武俠世界

招財進寶 這不是農曆新年的揮春，而是一個驚心動魄的鐵拐俠盜故事。有人爲了招財進寶而不擇手段，但也有人爲了維護正義而與歹徒們誓不兩立！



$2.00

885

◀編後話▶

遊俠傳奇故事「偵騎」今期已告終結，本故事刊載以來期期高潮掀起，深受各地讀者喜愛，名作家朱羽君，在下期起，繼續再為本刊撰寫精心巨著：「追」！這是一部以最新科學間諜鬥智為題材的小說，全文充滿驚險打鬥動作，詭異神奇，曲折迂迴，保証令你閱來拍案叫絕，大嘆觀止！由下期起開始連載，切勿錯過。……

***　　***　　***

「招財進寶」是今期刊出的巨型「鐵拐」故事，呂偉艮三俠為了應付一羣想發大財的狂徒鬥智鬥力，展盡奇謀，因為他們為了發大財想出了一個瘋狂的大計劃，實屬駭人聽聞！三俠在故事裡遭遇到他們歷險生涯中從所未有的厄境，終於憑着逾人機智、英勇不凡身手克服困難，大功告成！在他們輝煌英勇事件裡又再添上光采的一頁！

***　　***　　***

下期裡，我們將會精選一篇巨型小說紅粉殺手故事之二：「血海雙魔」刊出，本文作者為青年名家李天行加盟本刊後第二部巨著，李君是位尋幽探秘愛好者，構思精密，行文流暢，下期定當令你一新耳目，大開眼界！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8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招財進寶

文·雲令
圖·馬盧

尼斯賭場 出現怪客

「如果有人告訴你，有一個人花費三十三年時間，獨力建造一座宮殿，你相信嗎？」林愛莉故意引起阿生的興趣。

阿生這時候正坐在一家酒店的露台上，瞪住一列古舊的巴黎屋頂。

巴黎和倫敦一樣，想找新的建築物並不容易。阿生當時正嚷着要趕快離開巴黎；不管到什麼地方，總之要離開巴黎。甚至法國。

阿生爲什麼討厭巴黎？

既然討厭，爲什麼却偏要到巴黎來？阿生從沒有把他的心底事告訴別人，包括他最親密的師父呂偉良在內。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都非常了解他的心事。阿生並非眞正討厭巴黎或者法國，只是担心又有新任務降臨他的身上。

他們三個人是爲了交代「特種部隊」一案而飛到巴黎來的。因爲國際特警總部就設在巴黎；阿生是一名特警隊員。

現在一切巳成過去，阿生亦巳向上級交代清楚了。因此，他們隨時可以離去。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覺得法國還有一些地方值得一看，例如位於法國亞爾卑斯山與羅亞河之間的高基村，就有一座石雕的狂想宮。

當林愛莉旅居加拿大時，就聽她父母提及這是值得一看的奇景；後來她將聽過的故事轉告她丈夫，呂偉良也恨不得有機會一遊。

可惜每次到法國，要不是爲這爲那，就是阿生有任務在身，以致一直沒有機會。這一次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了，但阿生又嚷着要飛離法國。所以林愛莉正企圖說服他。

阿生聽了林愛莉的一番話，竟然無動於中！

林愛莉忍不住問他：「你有沒有聽到我剛才對你說話？」

「有！」阿生怔怔地，仍然望住那些陳舊的屋頂，「你說，有個儍瓜，化了三十三年的時間，獨力建造了一座宮殿。是不？」

「是的。你相信麼？這不是神話，是眞人眞事。」林愛莉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那個儍瓜是誰？」

「他不是儍瓜，不是建築師，也不是石匠，更不是雕刻家，却是一名郵差。」

「郵差？」阿生果然開始感到有些興趣了！

「是的，一個鄉村郵差，用他生命中的三十三年光景，完成了他夢想中的狂想宮，裏面包括有回教的淸眞寺，以及印度式的佛寺寶塔等等。此外還有……」林愛莉充份利用了阿生的好奇，求知慾特別强的個性，故意頓了頓。

阿生果然又急不及待地問：「你說他是個鄉村郵差，到底有沒有攪錯？」

「一點也沒有攪錯，他實實在在是個郵差，法國近代歷史也有記載。」

「一個郵差，憑一對手和三十三年時間，建造了……嗯！到底他建造了多少地方？」

「我倒不知道它的眞實面積，總之，你去到看看，就會明白，而且包保你會吃驚！」

呂偉良在這時候也走到露台上來，插嘴說道：「剛才你說他是個儍瓜，但當你去參觀過狂想宮之後，你就會覺得他偉大了！」

阿生反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相顧一笑。

「你想什麼時候去？」林愛莉問。

「越快越好！」阿生說。

「那麼，就在今天吧！」林愛莉笑了起來。

呂偉良也笑道：「其實我們早巳退了房，今天就南下。」

阿生這才明白，他師父早巳準備好一切。他心情頓感開朗。

許多旅遊社都會臨時在各大酒店把旅客們組織起來，爲那些沒有參加遊覽團的個別遊客挑選一些臨時觀光節目。

呂偉良等人，就是參加了一個臨時組織的「狂想宮觀光團」。

這觀光團的成員只有二十餘人，嚮導



是法國人。年約四十七八歲左右，很有經驗。

嚮導叫湯廸，據他說，每個月他最少爲旅遊社帶二至三團人到狂想宮觀光。

阿生因爲好奇心特別重，他問及許多事情林愛莉都支吾以對，所以在南下途中，阿生就極力爭取機會去接近嚮導湯廸。

湯廸很健談，但也很誇大，就像許多嚮導一樣，往往加鹽加醋的，說得阿生更加爲之心動！

等到達了目的地之後，阿生果然給眼前的奇景吸引住了。

那無非什麼蓬萊仙境，一切都只不過是人工堆砌的，但它爲什麼比起凡爾賽宮還要吸引遊客？

據嚮導說：每年到這兒來觀光的各國遊客，最少超過五萬人以上。由一九六九年開始，法國文化部將它列爲法國歷史文物之一。

每年由外國跑到這兒來參觀的人，除了普通遊客之外，還有不少專業人仕，他們包括了著名的建築師，學者，雕刻家，藝術家以及精神病學者。

參觀過狂想宮的人一直都在懷疑，以一個人的力量，如何完成這奇偉的建築物？那簡直就是一項罕見的奇蹟！

呂偉良等三俠，一邊看，心裏也在一邊想，法國嚮導的話是否可信？憑着個人的力量，是否眞的可以創造一切？

其實，當時所有加入參觀行列的人，都像他們一樣想法。

每年不遠千里而來的專業人仕，也都抱着考古，印證的心情而來；例如建築師要研究那些奇形怪狀的結構——這些都不是按照建築學常規而自行塑造的，但若干年以來，一直沒有變形和崩潰。

舉個例，宮中有六座盤旋樓梯，至今仍令到舉世知名的建築師爲之驚嘆不已！

考古學家也曾跑到狂想宮的「創造者」席伐的故鄉去，研究此人的歷史背景，以及其爲人等等。結果證明席伐確是一名信差。

席伐生於一八三六年，終於一九二四年，享年八十八歲。

根據法國嚮導說：席伐於一八七九年開始，着手興建狂想宮，至一九一二年完成，歷時三十三年之久，共用去九萬三千個工時，超過三千五百包水泥和石灰，奇形怪石則逹二十萬塊以上。

如果只憑肉眼所見，任何一名遊客都難免會懷疑嚮導口出「狂言」——未免太過「誇大」！因爲，眼前所見數以萬計的雕刻，花欵繁多，構圖複雜，令人目不暇給。

但是，如果每個遊客都像考古學家一樣，仔細研究這兒的每一件大小作品，再跑到他的故鄉去會晤席伐的後人，便再也沒有任何懷疑了。

根據席伐的後人說，他年靑時代求學的成績平平而巳。

席伐喜歡狂想，愛看遊記以及雜書，往往爲此而廢寢忘餐。

因此，眼前三俠他們所見到的狂想宮之內，有回教淸眞寺的尖頂，也有佛寺的寶塔；有阿爾及利亞的方屋，也有華盛頓白宮；有猙獰的石雕巨蟒，也有在埃及王

陵的守衛神，有萬馬奔騰似的瀑布，也有恬靜的庭園石龕。

其中有個石窟，洞穴內有各種水陸野生動物，例如猴子，野狗，熊，鹿，象等；水中動物則有海獺，鱆魚等等。

在動物之間，却滲雜了一些牧人與農人。席伐的用心可能强調「人與動物應該和平相處」。

洞外有三個巨大的石像，他們是「偉大的高盧守將」費沁哲托里，「偉大的希獵哲人」阿基米德和偉大的羅馬帝主「凱撒」！此等名字都被席伐刻在牆上。

此外許多雕刻之上也有席伐刻下的名句與格言，例如：「黃金就在你的手上」，「有志者事竟成」，「人生自古誰無死」以及「成功者的字典中沒有『難』字」等等。

席伐任職信差時，每天最少要走三十餘公里的路，往來於鄉間各處送信，由於途中寂寞，其人又愛狂想，偶然一次給道上一塊石頭絆倒。這塊石頭生得形狀古怪，席伐順手檢返家中。

此後他每天都檢了一大袋古古怪怪的石頭回來，越檢越多，堆積如山。他檢得性起，索性先收拾在一起，堆放於道旁，晚間黃昏時份才用手推車將奇石載返家中附近堆放。

當時隣居們無不竊竊私議，其實由那時起，席伐便想到獨力堆砌一座「狂想宮」來消化這一堆的奇形怪石。

他有時工作至深夜，每天只睡了五小時，晚上要用燭光帮助照明。他的妻子除了弄餐宵夜給他吃之外，無能爲力去帮助他。因此，他的工作實際只靠自己一雙手而已！

從現場上所見的一切分析，席伐當時確是想到什麼就動手去做什麼，事前沒有詳細計劃，更無所謂藍圖。

但是，儘管如此，眼前所見，盡是精雕細琢，絕不馬虎從事，每一件事都是精品。

同時從習慣法去考據，考古學家也相信一切是由席伐一個人獨力完成的。

現在環境顯示，高基村一帶極多古古怪怪的奇石，所以席伐只是充份「就地取材」而已！但是水泥和石灰却化去了他當信差的十年工資。

也許有不少人像阿生所說：他眞是個傻瓜！可不是嗎？試問一個人生存在世界上有多少日子？不過數十年而已。

但是，他竟用去自己生命中有數的時日，加上十年賺來的薪金，還有本人的精神和力量。以現代人的現實眼光與心理，自然是無法理解的。

現代人凡事都講現實，什麼都得講代價，然而席伐化去三十三年光陰和他的一切，他所得到的，到底又是什麼？

難怪遊客之中，不少人都在叫他是「可憐的傻瓜」！

但是，不遠千里而來的考古學家和心理學家，還有精神病學者等等，他們經過一連串的研究，都覺得席伐不但不是一個精神不健全的人；反之，他的所作所爲，極之配合他的性格。

席伐既然是個富於狂想的人，在他的石雕之中又刻上他喜愛的「金石良言」——其中有一句：「人生自古誰無死」，這就充份表現出他個人的哲學思想：對人生看透了！

說得明白一點，席伐認爲人生總難免一死，正是「來也空空，去也空空」！那麼，萬一人死了，是否一切都宣告完結？

席伐覺得，唯一可以令人不忘記他的方法就是做一件罕見，而且能留存於世的事。

他少年時不喜歡上學，又富於幻想，那麼，他有什麼方法可以完成上述願望？走政治，做大事，抑或成爲學者？可惜他缺乏了應有的學識。

那麼，他只有就他所能想像得到的，所能做得到的，去完成他的夢想，於是這座確是罕見的石雕狂想宮，終於面世了！

此外，席伐對於他死後也算是想得周到；因此，他趁住自己有生之年，在他的妻兒墓旁，建造了一座奇形怪狀的教堂，以及一個怪模樣的石龕。那時他已達高齡七十八歲了。

先後又再歷時九年，直至他八十七歲時，才完成他爲家人與自己而做的死後葬身之地！

也是石龕完成的翌年，席伐終於死了，他的遺體至今仍在他自己一手建成的石龕之內，與妻兒共處一起。

也許他確實完成了他的最後願望，後人至今仍然沒有忘記他！

只要到過法國的遊客，都有可能被嚮導慫慂到這兒來憑吊席伐！

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看過了宮中一切奇形怪狀的石雕之後，逐漸覺得，席伐確有他可愛的地方；他同樣留名於世，像許多政治家一樣，但他起碼沒有做出損人利己的事，他只默默地做自己思想中的事，沒有利用別人，更沒有損害別人。

更難的就是：他能用他的方法，讓後世人看到他的名字，他的天才和智慧！

拿破崙也是法國人，同樣聞名於後世，但他的成名令到無數人死於戰火之中！但時至今日，世人只能從歷史中知道他的一切。

席伐同樣是法國人，也許在世人的心目中，知道的人較少，也算不了什麼偉大；若以「留名於後世」而言，席伐所選擇的方法應該是最可愛，最乾凈，也是最偉大的！

阿生不敢再嘲諷席伐是個傻瓜，他反而覺得他實在令人懷念！

阿生正在觀看着自然殿東面四支石柱上的精細雕刻，內心讚嘆着席伐不但不是傻瓜，實在是個天才，因爲他從未經過訓練，竟能用雙手做出如此令人驚奇的藝術傑作，難怪擧世的雕刻家，藝術家和建築師都不遠千里而來。

那四支石柱完全一模一樣，上面還重重疊疊地，支持着數以噸計的石雕，與後面和旁邊的精雕細琢而成的奇石高牆相連貫。

阿生眞懷疑那是一些馬鈴薯，但經他用手去觸摸之下，的的確確是石——堅硬的石，笨重的石，經席伐加工，堆砌之後，現在出現在他面前的，一切都變得如此不平凡！

阿生正待將視綫轉移到另一邊，突然耳畔傳來兩個人的低語聲。

聲音顯然來自石柱的後面，說話的人甚至可能不知道阿生就站在這邊。

其中一人說：「數目有多少？」

「你要幾多我都有。」另一人說。

「價錢似乎太貴了。」

「一點也不貴，一流的貨色，包保你會爲之驚嘆不已，就像剛才你看了席伐的石雕一樣，讚不絕口！」

「有貨辦麼？」

「當然有。」

阿生的腦海中立刻出現了海洛英的印象；會不會是毒品的交易？

對方在邊談邊行——繞過石柱到這邊來！

阿生機巧地，由石柱的另一邊繞過去——小心地迴避。

他本來無心窃聽別人的秘密，但他本身却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對一切犯法的事，他總不能袖手旁觀。

雖然由於阿生年青的關係，有時會對工作感到厭倦，但是，那只不過是一時之間的意氣而已；尤其是對一個像阿生這麼喜愛冒險生涯，憎恨罪惡的青年來說，對剛才那一番對話，他又怎麼能够故作充耳不聞？

再聽下去，似乎又不是毒品交易那麼簡單！

語氣好像是買主的人說：「你身邊可有貨辦帶來嗎？」

「有。」

「可否給我看看？」

「可以。」

於是賣家由口袋中摸出了一些東西，遞給了與他併肩同行的買家。

事情發展至此，阿生再忍受不住了，他探首往柱後張望，可惜買賣雙方都背向着他，阿生看不見他們的面孔和手上的東西。

從背影和側面的印象，棕髮的男子年約四十餘，他是出賣「貨物」的人，衣着十分光鮮，一隻手正放在口袋中。

從他手中接過貨辦的人，年約三十許，金色的頭髮，正全神貫注地，瞪住手中的一些物件。二人正併肩慢慢地走向植了花草的園地。

阿生的好奇心越來越大，到底他們在作何種交易？

如果不是非法的，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

阿生逐漸聽不清楚他們的談話聲，因爲雙方距離拉遠了。

阿生靈機一觸，不再躲在石柱的另一邊，擧起胸前掛着的相機，先偷拍了兩個可疑人物的背影。然後慢慢地倒後——就像一般遊客一樣，若無其事地埋首於相機的鏡頭中，獵取眼前的景物。

其實阿生的目的，只是希望靠近一些那兩個人。

但是，那兩個人十分機警，發覺有人出現之後，匆匆走開了。

阿生失望之餘，正想對他們展開跟踪監視，但這時候，呂林夫婦却找上了他；原來他們跟嚮導約好的聚集時間到了。

每一個旅行團都有團員的自由活動時間，那就是當嚮導介紹過若干主要的觀光事物之後，團員可能憑他們不同的志趣，參觀不同的事物，因而四散。

因此，有經驗的嚮導就會在團員分散之前，跟他們約好一個時間和地點，到時到候令各人齊集於此，然後回程，或者改往別處繼續觀光。

呂林夫婦二人担心阿生大意，所以趁早把他找着，然後一齊趕往集合的地點。

阿生把剛才所見告知呂林夫婦二人。

林愛莉聽了，半開玩笑道：「你又想惹麻煩？」

「如果命該如此，我也沒有辦法！」阿生又說：「但是，我們未必可以再找到那兩個人。」

呂偉艮道：「他們一定是遊客，照計沒有理由找不到他們的。」

林愛莉也說：「對了，如果不是遊客，又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交易？」

「嗯！慢着——」阿生突然想到一些什麼似的，反問道：「他們爲什麼要在這種地方交易？」

「避人耳目！」林愛莉毫不考慮地回答。

但呂偉艮就說道：「不！未必如此簡單！」

阿生道：「師父說對了，不會這麼簡單的，最主要可能是其中一人，被有關方面監視，所以，他們才迫得跑到這兒來交易。」

「無論怎樣也好，現在我們應該先趕往集合地點去，」呂偉艮道：「因爲他們可能在那兒登上其他旅遊車。」

於是三俠匆匆趕到停車場。那兒最少停了十多輛大型旅遊車，分別屬於許多家不同的旅遊公司。

一般來說，嚮導們爲了方便起見，多數以停車場爲集合地點。

三俠這一團人，差不多到齊了，嚮導剛好正在點名。

阿生放眼四望，目的自然是爲了找尋那兩個可疑人物。

但是，停車場上，雖然有一些人，却未見那兩個背影。

阿生沒有看見過那二個可疑人物，除了背影之外，只可以憑衣服和身形去判斷而已！

從時間與環境判斷，阿生認爲那兩個人還未走，也許稍後時，他們會乘搭停車場上另一輛旅遊車離去。

但是，三俠這一團人到齊了。

嚮導湯廸叫各人立即上車回程，阿生他們是非走不可的。

他們也想過了，必要時三俠留下來，改乘另外自付費用的車子離去，然後歸隊；但嚮導表示，這兒沒有空着的營業車來此兜客。

也就是說：他們如果現在不走，回頭要找車子離去難之又難！

所有到這兒來的車子，都是只載雙程客的。

三俠無可奈何，惟有隨隊離去，時間上絕不容許他們再多管閑事了。

在車上，三俠對那宗「神秘的交易」，仍然念念不忘！

尤其是阿生，他越想越覺得可疑，到

底那兩個人在作何種交易？

× × ×

呂偉艮等三俠到了尼斯。

法國的尼斯，是地中海的渡假勝地！

尼斯是譯音，但絕不是「威尼斯」，後者是意大利的水都。雖是一字之差，但前者的環境比後者更富詩意，也更適宜於渡假。

尼斯所以成爲地中海最著名的渡假勝地，是由於獲得法國政府的悉心栽培。

法國政府存心要與地中海沿岸國家爭奪可觀的旅遊生意，決定奉行「遊客至上」的宗旨。因此尼斯的一切，幾乎盡爲遊客而設。

首先是面對地中海的連綿數十里的海濱區，政府指定爲旅遊區，海面之上，不准商業性，經常性的交通工具行駛；只准許出租給遊客的風帆，遊艇，水上單車，滑浪板等等在此活動。

因此，遊客在此，只要肯化錢，的確是想那樣就有那樣。

日間，坐在酒店的露台上，捧着一杯你心愛的飲品，面對碧海蒼天，對一個來此渡假的人來說，的確是心曠神怡的！

到了夜間，一切並未變得黑暗，反而變得更加美麗動人！

那路旁的花草樹木背後，透出柔和而神秘的綠光，街頭上的石像與噴水池在特別設計的燈光配合下，變爲更動人！這一切完全是政府爲遊客而悉心設計的。

遊客們如果想找娛樂，任何一家旅店都有專人爲你安排。

甚至你可以請個教練，就地教導你如何去潛水。一切潛水設備，都可以輕而易舉地租到。

阿生對一切運動都喜歡，潛水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以到達尼斯的第二天，他就提議去海底遊覽，呂林夫婦二人也沒有意見。

許多人到尼斯渡假是另有目的的，正如不少日本遊客到香港來一樣，他們未必沉醉於香港夜景，目的只是到澳門賭個痛快。

尼斯的地位也有些像香港，因爲它隣近便是舉世知名的蒙地卡羅賭場；而且比起由香港到澳門更方便。

由尼斯到蒙地卡羅，大約只須半小時左右的車程。

因此，不少遊客日間到了尼斯，晚上已趕到蒙地卡羅去下注。

三俠也準備到那兒去觀光，但卻不急於要在當晚就去。

蒙地卡羅是世界聞名的賭城，尤其是自從荷里活影后嘉麗絲姬莉嫁給雷尼埃王子爲妃之後，摩納哥這小國的名字，就更響亮了！

其實摩納哥這小國在世界地圖上也小得可憐，甚至可以說：只可以在法國地圖上找到它。

法國與這個袖珍的小國的關係非常微妙！也可以說：摩納哥的存在，完全是雷尼埃王子的祖先在「捉字虱」方面裝了法國人的「彈弓」！

原來兩國祖先曾訂合約，規定兩國的合併時間，應該在摩納哥的統治者後繼無人之時。也無疑說，只要摩納哥任何一位統治者「無後」，法國人就可以順理成章地併吞這小國。

但是時到今日，摩納哥幾時試過沒有「儲君」的？法國佬自嘆上當之餘，也無可奈何！

法國本來禁賭的，但人們想賭嗎，就像香港人到澳門一樣方便，甚至更方便得多。法國政府因此而感到啼笑皆非！

爲了避免法國國民大量賭欵流入摩納哥，法國政府於是便在尼斯開設了一間規模龐大的賭場，一方面希望遊客們在此「進貢」，另一方面，也不必國民的收入外流。

但是，這與法國政府基本禁賭政策豈非互相違背？

因此，目前的尼斯賭場，在名義上是屬於「俱樂部」型式，非「會員」是不准入內耍樂的。但是遊客們會獲得嚮導的口頭通知，一切只不過是手續問題，他們要入「會」只須付出約等於港元三數元的代價，也就等於付「入場劵」而已！

呂偉艮等三俠抱着觀光心理，當晚也由嚮導引領下，進入尼斯賭場一遊。

撇開博彩不談，單以一開眼界的心情臨此，總可滿足。

尼斯賭場位於尼斯市的商業中心，全間以意大利花崗石建成，門面裝飾得氣派豪華，金碧輝煌。尤其是晚間，更見燈光燦爛，氣象萬千。就是對不喜歡賭博的遊客來說，也感滿足！

場內有巨大的舞台，但台下沒有椅子，以免賭客變成了觀衆，坐着不走，不「進貢」賭場的話，賭場豈非賠本？

就場面的豪華而言，澳門的賭場自然無法比擬，但是下注的銀碼却未見巨大，這可能由於年來經濟不景，也有可能是跟歐洲人的性格有關，較大的注碼却是來自遊客。

三俠觀光了一陣，也隨便下注賭了幾次輪盤，結果都輸了！但無論如何，賭場是赢不了三俠大錢的，他們一不狂賭，二不抱任何赢大錢的希望。賭博之下，既然下了注自然希望博一博，但博不到就收手，試問又如何可以輸大錢？不「追」下去當然也不會狂賭，所以他們正如澳門賭場「經理部」贈以入場內賭徒的「金石良言」一樣，「保持娛樂性」！

三俠知時間差不多了，正擬離開尼斯賭場之際，阿生突然怔了一怔！

呂林夫婦二人曉得阿生的性格，他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決不會無中生有。因此，阿生儘管沒有說半句話，憑以往的默契，呂林二人也曉得必然事有蹺蹊！

首先是一度金光閃爍將阿生的視綫吸引過去。

那邊一張賭桌旁邊，坐了一個金髮男子，燈光之下，滿頭金髮閃爍，阿生不期而然想起了「狂想宮」中的可疑男子。

呂偉艮會意地問：「是不是他們？」

阿生一邊留意着那人的動態，一邊在低聲說道：「可能就是其中一個——較年青的一個。」

「是買家麼？」

「是的，看身型和髮型都很似。讓我過去小心看清楚。」

呂偉艮也知道這是遊客最喜歡到的渡假勝地，所以阿生如果重逢那二個可疑人物其中之一，亦不足爲怪。於是，當阿生離去後，他也偕同妻子若無其事地走了過去。

阿生是故意繞到那男子背後去的，由於他在「狂想宮」中是在後面見過這人一眼，那印象亦只有由後面望上去才覺得是否「似曾相識」。

但呂林二人却在前面留意那金髮男子，事實上這時候許多人也正是注視着他的一舉一動，就像看電影明星一樣。

其實他並非什麼明星，只是出手闊綽的豪客而已，此時此地難怪引來這許多羨慕的目光！

他身邊有個女伴。女伴棕髮，碧眼，渾身熱力四射，穿得極之暴露，這大概又是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原因吧！

這張賭桌四周圍上了不少人，三俠也是其中之一部份看熱鬧的人。

這張賭桌上賭的是一種撲克遊戲——「百家樂」。

下注的人分別賭「庄赢」，還是「閒赢」，與澳門賭場所見者一樣。但一般人下注較小，最大的就是目前最吸引各人的金髮男子。

看樣兒他只不過三十餘歲，衣着十分光鮮整齊，髮型新潮而不凌亂，站在他身旁的人，包括了阿生在內，都可以嗅到一陣高貴的男仕化粧品氣味。

呂林二人站在對面，混在其他人——大部份是觀光客的行列中。

呂偉艮是個善於觀察別人的人，他覺得此人絕不似是個在事業上獲得大成就的人；他若非「二世祖」之流的富家子，就是個「撈偏門」之輩！

他們前後只站了三數分鐘，那傢伙巳輸去了不少巨額注碼！

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都會面紅耳赤，但他們似乎若無其事。

他面前的籌碼終於輸光了。

阿生所期待的時刻終於來臨了，他一直希望此人站起來，甚至走一段路，如此一來他才可能進一步確定他是否就是「狂想宮」出現過的疑人。

阿生小心地由後面觀察，除了服飾不同之外，對方的一舉一動與輪廓，阿生也覺得他正是那個「買家」。

阿生剛才站得十分接近他，目的只爲了聽聽他說話時的聲音。可惜他與身邊的肉彈型女郎講的都是法語，儘管如此，聲綫總有相似的地方。

在「狂想宮」中，他與那個四十餘歲的棕髮男子「交易時」時，是講英語的。

呂偉艮走過來問阿生道：「肯定是他麼？」

「有九成相似！」阿生說：「由於當時我沒有見過他正面，所以很難確定。」

林愛莉道：「算了，也許只是捕風捉影，根本就沒有確實可疑之處。」

說話間，金髮男子已摟住那健美女郎步至兌現的櫃枱。

阿生一邊注視着他們，一邊說道：「他似乎還要加注呢。」

但事實上那人並非兌換籌碼，却是從口袋中取來了不少大額籌碼，兌回現金。

三俠看得又是一怔！

他們難免都感到有些意外，因爲剛才三俠與不少人都目睹金髮男子輸去了不少錢，想不到，他口袋中還有這許多大額籌碼。

看情形他要走了。

阿生對呂林二人道：「你們先返酒店休息吧，我要跟踪他。」

阿生說完，對方巳雙雙步出了賭場，於是他也迅速跟出。

一輛計程車將那金髮男子和女郎載走，阿生立刻登上了另一輛展開追踪。

阿生坐在街車裏，無意中發覺有另一輛車子在後面節節進迫。

阿生起初還以爲是呂林夫婦二人担心自己的安危，放心不下而追來，但後來發覺那車子的速度奇快，轉眼巳越過了阿生所乘坐的街車。

當那車子掠過阿生身邊時，阿生才發覺那是一輛黑色的私家車，而不是街車，那當然不可能是呂林夫婦二人。

阿生仍然不以爲意。

街車司機在接受了阿生的「超額車資」之後，正小心翼翼地，對金髮男子展開跟踪！

就在一處街口附近，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汽車剎掣聲。

汽車輪胎與馬路面的磨擦聲，令人聽得有點毛骨悚然！

阿生所乘坐的街車，速度也隨之減慢下來。

街車司機對阿生說：「前面似乎發生了事。」

「開上去看看吧。」阿生對司機道。

昏暗的街燈照耀下，只看見剛才出現的黑色私家車又出現在街頭之上。

黑色私家車橫在一輛街車的前面，阻住了街車的去路。

阿生認得街車之內坐着的，正是他要跟踪追查的金髮疑人。

阿生看見黑色私家車內跳下二名男子，分左右撲向街車後面，他立刻意會到，這是一幕街頭截刦活劇。

被刦的對象正是那金髮疑人，他可能在賭場中被人一直釘梢！

阿生本來可以不理，但他却叫司機立刻停車。

阿生離開街車，飛奔衝前，只見一人巳將金髮男子的車門拉開；另一個發覺阿生來意不善，手一揚，隨口吆喝了一聲。

阿生的反應快得出奇，只見他身形往前倒下，槍聲才「砰」然一响。

夜街頭上火光一閃，迅速又傳來了一聲尖叫！

發出尖叫的聲音並非阿生，而是那個向他吆喝，開槍轟動的大漢。

原來阿生事前計數到對方有槍，但對方的企圖却顯而易見。

當阿生聽到了一聲吆喝之際，對方揚手之時，阿生才感到對方原來有槍在手，而且正舉槍向住他這邊發射。

換上了一個平凡的人，在這一刹那間可能木然不知所措，但阿生絕對不是一個平凡的人，而且有着極高深的武功。

因此，阿生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他巳明白到：事既到此，惟有爭取第一時間制

勝，別無抉擇之餘地！於是他急急往前倒下，雙手支地，雙腿反彈豎起，較準對方面部勁踢！

那持槍大漢的腦海中正一片糊塗，爲什麼他還未扳動槍掣對方即先倒下？他想也未想得清楚，便先給阿生踢得口鼻血直冒，人也倒跌地上，手槍無聲墮地。

車中的金髮男子固然看得驚愕，就是另一名持槍大漢也爲之進退維谷，他既不知阿生的來頭，更不知道此時應該怎樣做才對。

本來他們打算左右夾攻，從金髮男子的身上刦去鉅欵，想不到中途却殺出了一個阿生，要不是前面被他們所駕駛的黑色私家車擋住去路，他還可以挾持街車司機連人帶車開走。但現在他根本沒有這種可能。

他發覺阿生原來已奪得一支手槍時，只有匆匆後退，退出了金髮男子的街車，逃返原來的私家車去。

阿生這時正在金髮男子那輛街車的另一邊，見狀正待追上去。

但是，街車上的男子却叫住阿生。

阿生回過頭來的時候，一條人影，已匆匆衝前，奪進黑色私家車之內，瞬即開走。

阿生又氣又急，却又無可奈何！

當他回到停在較後路旁的，由他召來的另一輛街車時，金髮男子的街車也消失在黑夜的街頭上。

收了阿生「超額車資」的街車司機，目覩一切，亦覺驚魂未定！

直至阿生回到了他身邊，他才問道：

「先生，你可是警探？」

阿生苦笑一下：「原來尼斯有華裔警探麼？」

阿生又叫他開車。

司機道：「你還要追踪他們麼？」

「是的。」阿生又說：「如果追到那街車，你仍有獎金。」

街車司機於是加油。

但是，另一輛街車早已渺然。

阿生只好令司機將他載返酒店去。

阿生回到酒店時，發覺呂林夫婦二人還沒有回來，於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叫接綫生替他接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接到巴黎去的，阿生覺得事到如今，必須向總部報告。

國際特警巴黎總部答應阿生，立刻以長途電話通知尼斯市的同僚趕到酒店來與他連絡。因爲他手上有一支來歷不明的手槍，此事自然要向尼斯市的警方交代。

× × ×

時間已過了午夜，是凌晨時份了。

阿生站在窗前，瞪住海傍一帶的夜景，呆呆地想得出神！

今天晚上的事情確實有點奇怪！例如金髮男子差點兒被刦，他爲什麼不報警？

阿生救了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結果連「多謝」也收不到一句。

阿生似乎打錯了算盤，原本他以爲那是結識對方的大好機會，結果却換來無數的問號，加上以前留在腦際的，變得更多了。

一陣敲門聲把沉思中的阿生驚醒，於是他跑過去開門。

可能是呂林夫婦二人回到酒店來了，也有可能是國際特警組織派駐尼斯市的同事來了，阿生就是沒有想到除了他們之外，還可能有來自第三方面的人。因爲他實在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門開處，既不是呂偉艮或林愛莉，也不是國際特警人員。

出現在阿生面前的，是二名彪形大漢，樣子非常之兇悍！

其中一人握了一支手槍，另一人强行推門入來，阿生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

阿生很少如此失策的，他太大意了，可惜當他發覺情勢不對時，已經太遲了！

握槍的人一直嚴陣以待，雙目像禿鷹一樣盯實阿生。

他的右手食指一直沒有離開過槍掣，阿生憑經驗，看得出這傢伙非常認眞，所以他也只好乖乖的舉高了雙手，動也不敢動！

阿生被另一人搜身，取去了他收藏着的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手槍——那是他在不久之前，由別人手上奪來的。

搜身的大漢小心地看看搜出來的手槍，又看看阿生，阿生現在才發覺那眼神很熟悉，心裏不由自主地震盪了一下！

「蓬」的一聲，阿生先捱了一拳。

阿生的咀角在流血，但他不敢用手去抹，只是舌頭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血液是什麼味道的。

他幾乎可以肯定下來，眼前毆打他的人，就是不久之前他在街上踢得他差點昏過去的人，由於當時環境昏暗，而且一起在電光石火之間進行，所以阿生看不清楚他的樣相。

「是他嗎？」持槍的人問。

負責向阿生搜身的人說：「不錯，正是他。」

持槍的人於是向阿生問道：「你是什麼人？」

阿生說道：「這句話，應該出自我的口！」

「他媽的！你準是活得不耐煩了，」搜身的人一手握槍，一手又待揮拳。

但在門後的人喝止他：「不要再打他，先讓我來問個明白。」

阿生苦笑道：「沒有什麼好問的，我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我看未必如此簡單！」門後持槍的大漢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遊客。」阿生說：「兩位想必是地頭虫之流，無非相發點橫財而已！」

「你想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也不難，跟我們走吧。」

那大漢向阿生旁邊的人打了個眼色。

阿生還來不及分析他們的用意，已感到頭骨一陣劇痛，眼前一黑，人也昏了過去。

對方是有備而來。

只見二人分工合作，一人將阿生用床單包裹起來，再用尼龍繩綑綁；另一人走到窗口，吹起一聲口哨。

黑暗街角駛來了一輛卡車，直至酒店旁邊停了下來。

酒店房間中的二名大漢，合力把阿生由窗口拋了出去。

他們像演雜技一樣，阿生在不知不覺

中被人拋落卡車的特製篷帳中，一些音响也沒有，車子迅速開走。

× × ×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尼斯賭場內，明知阿生是爲了追踪那個可疑人物而匆匆離去，但却無法及時跟上阿生，因爲有個人糾纏住他們。

那是一個女人。

那女人酒氣薰天，攔住呂林夫婦二人的去路，一忽兒向他借錢，一忽兒又指二人扒去了她的銀包，弄得夫婦二人，啼笑皆非！

賭場的警衛員很快就趕到，將三個人帶到警衛室去分道理。

呂林夫婦二人和阿生本來是由一名嚮導帶到這兒的，但這時候嚮導却不知到了何處去了。

呂林二人力證他們是遊客，但那婦人却硬指二人是扒手。

警衛員終於把嚮導找來了，呂林二人爲表淸白，願意接受搜身。

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因爲那女人本來就是喝得太多了！

如此一鬧，呂林夫婦二人便給她阻誤了不少時間。

事情本來了結，但賭場方面覺得對不起呂林二人，一邊向二人道歉，一邊將醉酒婦人交給警方。豈料警員來到，她却逃之夭夭！

經過一番擾攘，呂林夫婦二人才可以離開了尼斯賭場。

嚮導問起阿生何往，呂林夫婦二人只能佯稱阿生先返酒店休息去了。

原來嚮導剛才也是到了酒吧那邊去喝兩杯，想不到這邊却發生了這許多事情。

現在他們在酒店門前告別，仍然不知道阿生已經出了事。

呂林夫婦二人原本想截一輛街車到四下裏巡視一下，看看有沒有阿生的下落，因爲他們只知道阿生追踪一名金髮疑人去了。但回頭想想，時間隔了這麼久，加上有個嚮導在旁，實在不便明言，只好放棄了原意，先回到酒店去。

他們付了小賬給嚮導之後，彼此即互道「晚安」。夫婦二人然後登樓去。

就在他們向茶房取過門匙時，已知道隣房的阿生早已回來了。

因此他們登樓之後，未返回自己的房間，便先到阿生的房間去敲門。

但是裏面毫無反應。

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又奇怪，又吃驚！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照計茶房絕不可能會擺烏龍的，每一間房間都有一條鎖匙，每一條門匙都放在編號分明的格子裏。

任何一間房的旅客外出時，習慣上必須將門匙交給茶房；茶房內的職員也必根據門匙上附着的編號（也就是房間的編號）放回架子上的小格去。

因此，茶房只須望望某一小格，便知道某一間房的人客是外出或在內。

呂林夫婦二人也明白年青人往往貪睡，阿生自不例外；但他們却又明白到，阿生每當有事發生的晚上顯得份外清醒。

他們估計阿生這時候還未上床，即使上床，亦未睡着才對。

但爲什麼沒有聲响？

夫婦二人越想越驚，急忙推門入內。

首先進去的是呂偉艮，他急於要知道阿生的安危，想不到剛入來就被人迎頭一擊，還好他是個極之機警的人，尤其是在這種場合。

呂偉艮及時揚起手中鐵拐杖，「錚」的一聲清脆的金屬互撞之聲在黑暗中响起，份外覺得刺耳！

呂偉艮也知道處境危險，立刻連消帶打，聽聲辨位，打得絲毫不差。

那人剛叫出來了「喲」的一聲，林愛莉已竄了入來；換上了其他人，他們可能急急後退，甚至揚聲召來侍役。

但林愛莉却担心到她丈夫的安危，所以她不但冒險衝入，甚至還順手將門角的燈掣往下扳了一下。

房間裏登時大放光明。

與此同時，有人將房門關上了。

呂林夫婦二人還來不及分析眼前的形勢，那站在門後的人已發出了一聲吆喝，同時揮動着他手中的手槍。

夫婦二人只見房間中原來共有兩名大漢，二人都持有一支手槍，只是較接近呂偉艮的一人這時正彎下腰來，捧住小腹，雪雪呼痛！

要不是門後有着另外一名持槍大漢要脅他們，呂偉艮早已採取行動，將他身邊一名大漢繳械。

但是現在，他們動也不敢動一下，還要接受對方搜身。

「你們是誰？」呂偉艮終於忍不住問道。

「我正想問你，」持槍向他搜身的人反問道：「你們爲什麼要摸入這兒來？」

呂偉艮覺得他問得出奇。說道：「我們只是來找人的。」

呂林二人一時之間實在也想不透他們是何方神聖，但見不到阿生在這房間內，難免心慌意亂！

最正常的想法，眼前這二名大漢可能是「金髮疑人」的同黨——這也是當時呂林二人的想法。

他們以爲阿生的跟踪失敗了，反而被人反噬！

然則，阿生分明是被人帶離了酒店。

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已無法想得那麼長遠，因爲目前他們的處境非常之危險！

持槍的人問：「你們來這裏找誰？」

「一個中國人。」呂偉艮又故意說道，「也許我們找錯了地方。」

「不！你們並沒有找錯。」那人又問：「你要找的人叫什麼名字？」

在這一刹那間，呂林二人覺得他們實在愚不可及；可不是嗎？爲什麼要認是找阿生？那豈非等於自認是阿生的同黨？

對方既然可以將阿生帶走，當然也可以將他們一併帶走。

但是說了出口的，又豈能收回？

被呂偉艮反擊了一拳的人，這時才舒了一口氣，深呼吸一下之後伸伸腰。

他挺挺胸膛，含恨地瞪住呂偉艮。

呂偉艮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那人隨時會利用這優勢向他報復，例如毆打他幾拳。

縱然如此，呂偉良也不打算反抗，因為他們隨時會被殺。

林愛莉也在為她丈夫担心。

突然之間又有人敲門。

房間裏四個人都難免有些心情緊張！

其中一名大漢去開門。

另一個將呂林二人驅至一角。

夫婦二人還以為是酒店裏的侍應生，

但門板上傳出的响聲很有秩序。門開後，又有幾個男子進來，他們互相招呼，原來是自己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是江湖中人，他們很懂得利用機會，只要稍有可乘之機，他們絕不放過，但至今為止，他們不但毫無可乘之機，反而越來越處於下風！

相反，對方越來越佔有優勢。

「他們是什麼人？」進來的人向持槍指住呂林夫婦的人。

「我們還未清楚他們的身份，」持槍的人說：「我打完電話給你之後，我們正在這裏搜索，他們二人就闖了進來。」

最後進房的人之中，有一個是中年人，似乎是首領。

他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二人一遍，一邊又問呂偉良：「你可是中國人？」

呂偉良點點頭。

那人想了想，再問道：「閣下可是姓呂的？」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彷彿觸了電似的，渾身為之一震！

驚奇之餘，呂偉良忍不住反問道：「閣下是那一方面的朋友？」

中年人道：「如果我沒有猜錯，你一定就是呂偉良先生和呂太太！」

持槍的人立刻插咀問：「你原來認識他們？怎麼不早些說？」

「不！我們互不認識，但我聽過他的大名。」中年人又說：「他是呂阿生的師父，我看見這根鐵枴杖才想起的。」

室內的緊張氣氛頓然鬆弛下來！

呂林夫婦二人並不敢過份樂觀，在歐洲若干地方，三俠都曾經與黑道中人結過怨，誰曉得對方又是什麼來頭？

但看那中年人的神態，他們似乎並無惡意。

持槍要脅住呂林夫婦的人，開始把手槍收回；中年人也開始探手於口袋之內，取出了一份國際特警的證件。

「對不起，原來是一場誤會，」中年人抱歉地說道。

這時呂偉良忍不住立刻就問道：「阿生呢？」

「我們也正在找他，」中年人自我介紹道：「我叫雅倫湯信，是國際特警組織尼斯市的負責人。阿生曾致電總部，巴黎方面於不久之前通知我派人到這裏來；但是——」

湯信指指室內二名特警隊員，又說：「當我們的人到達這裏之後，發覺他已經失了踪。於是剛才用電話通知我。」

剛才以手槍指嚇呂林二人的特警隊員說：「酒店方面表示阿生在房內，但我們入來見不到他，窗門打開，床單不見了，我們便覺得事有蹺蹊！」

呂林夫婦二人想不到驚魂甫定，緊接而來又是一連串的担心！

毫無疑問，他——阿生一定是被人擄走了。

同時亦可以想像得到：對方的擄人方法必然十分周詳，最少酒店方面至今仍然一無所知。

呂林二人，開始在阿生的房間各處看看。

最先到達現場的特警隊員說：「我們進來時，房內已是一片凌亂，分明被人搜索過，床上欠缺一張床單，這表示他可能被人用床單包裹起來，帶離此地。」

另一名特警隊員補充說：「地毡上留下少許血漬，也許我們的同僚受了傷！」

中年人以經驗的口吻忖測着說：「窗門打開，表示他們可能由這裏將人運走，所以酒店方面也就一無所知。」

呂偉良將賭場中遇上「金髮疑人」的事，告知湯信等人。

湯信也將巴黎總部轉來的口訊說出，原來阿生在長途電話中已將當晚的遭遇，告知了巴黎總部方面。

阿生向巴黎方面報告的，包括了由「狂想宮」以至尼斯賭場兩度遇見「金髮疑人」，以及離開賭場之後，召街車追踪「疑人」的整個過程。

總部在長途電話中答允即晚通知湯信派人到酒店來與他連絡。

湯信是尼斯市的特警負責人，他是巳聽過阿生的大名，也從組織的刋物中，曉得阿生有個武功高深的師父呂偉良；而這位高手的象徵就是一支鐵枴杖。所以剛才他輕易便將呂偉良的名字說了出來。

呂偉良也早巳心感不妙，他偏偏在賭場中又來不及制止阿生。

等到他想追出賭場時，卻又被一名醉婦糾纏住，鬧得天翻地覆的，好不氣人！

要不是那醉婦纏住他們，他們必可及時追出，就算他們不及坐上阿生的街車，亦勢必可以召來另一輛街車在後追去。

只要他們追及阿生，自然就知道阿生曾經做過一些什麼事。

就算完全追不上阿生吧，他們夫婦二人也可以返回酒店來，相信總可見到阿生一面，彼此不致完全失去了連絡！

呂偉良越想越氣，一切問題似乎皆出自那醉婦身上。

那醉婦為什麼早不出現？偏偏在呂林二人準備離去時出現？

呂偉良忽然覺得她十分可疑，於是將當時的情形告知了湯信。

湯信聽了，也覺得這可能是唯一的綫索，於是帶同各人趕往賭場。

半醉瘋婦　穿針引綫

阿生在噩夢中醒來！

一盆冷水照頭淋下來，阿生自頂至踵，渾身皆是水漬。

他正感到渾身疼痛，眼睛還來不及睜開，頭髮又被人用手抓住。

「小子！不要裝死了，」耳畔有人在吆喝。

阿生勉强睜開雙眼，眼前一片模糊！

眼簾上有水珠，加上燈光的影响，令他的視綫受到影响。

他伸手在眼睛面頰之間先抹一把，但是，那雙手也給人綁住了。

他想搖搖頭，這樣也可以把水珠摔掉一部份，無奈他的頭髮被人扯向後面，抓得緊緊的，他的頭部根本無法動彈。

「你是什麼人？」身邊有人問。

「我先要知道你們是什麼人？」阿生道：「為什麼要把我抓到這裏來？」

「小子！不要賓主不分，現在是我問你。」那人惡騰騰地說。

阿生的頭髮差些兒被人扯落了，痛得他淚水直冒！

阿生只好試探的口吻道：「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你有種與我們作對，大概總有些來頭，」那人又說：「是不是德國佬請你做保鏢？」

「德國佬？」阿生聽得莫名其妙，「你們到底在說些什麼？」

「別裝蒜了，」身邊有人插咀道，「你雖然狡猾，但我們有辦法查出你住在那一家酒店，可見我們亦非等閑之輩！」

阿生想了想，反問道：「你們所講的『德國佬』，可是一個金髮男子？」

「你終於承認了，」那人說，「他到底在那裏？說啊！」

「我連他的名字還不知道，又怎會知道他在何處？」阿生說，「我想你們完全誤會了。」

「誤會？」有人憤怒地哼了一聲，「要不是你，德國佬現在巳在我們手中。」

「我只是愛管閑事，並非什麼保鏢，」阿生說，「請你們先放開手，也許我們的目標一致。」

抓住阿生頭髮的人放開手，但阿生雙手仍舊被繩子綁住。

阿生這時看得比較清楚了，他的面前最少站了超過十個人。

一個上了年紀，頭髮斑白，戴了金絲眼鏡的人，可能是這班人的首領，其他人都站着，只有他坐在沙發上。

阿生無法確定這是什麼地方。

他只見四周窗戶皆下了簾，室內亮了燈；阿生甚至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你說我們目標可能一致，這是什麼意思？」白髮男子問。

阿生道：「你們的目標，可是在乎他的錢？」

「誰希罕他的錢？」白髮男子瞪了阿生一眼，「你原來想在他的身上打主意，嘿！你這傻瓜！」

「為什麼你叫我傻瓜？」阿生決定裝蒜裝到底。

「如果你想刦德國佬的錢，那你應該為你的失敗而感到僥倖。」

「這是什麼意思？」

白髮男子笑了笑，把手一揚，身旁一名男子已將一疊鈔票遞了過來。

那是一疊二十元面額的美鈔。

阿生思前想後，再觀看眼前的形勢，聽聽這白髮男子的語氣，綜合起來，立即恍然大悟！

於是阿生又冲口而出：「難道他是印鈔票的？」

「他有什麼資格印美鈔？所以他印的自然都是僞鈔，」白髮男子又示意各人，將阿生解綁，然後讓他看看那疊簇新的美鈔。

阿生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對於分析僞鈔十分到家。但是，眼前白髮男子給他的一疊美鈔，幾乎完全看不出什麼破綻。

阿生在受訓時，須要接受分析僞鈔的特殊技能訓練，而主要課本則是一本由「國際刑警組織」所出版的「內部刋物」。

所謂「內部刋物」，意思是只刋登一些供「圈內人」參閱的刋物，絕不能公開，更加談不上公開發售了。

那本內部刋物所載就是「僞鈔與假證件」。

這刋物很有名堂，許多國家的警察首長對它絕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每一名身為警長的辦公室之內，必須收藏這本永久性的參考書刋。

目前世界各地不斷有僞鈔以及假文件出現；只要有新發現，各地警方立即就會將被發現的「樣本」，迅速送至巴黎近郊的聖克羅「國際刑警總部」。

「國際刑警組織」是世界知名的機構，它與阿生所服務的「國際特警組織」並不相同，但兩者之間有經常性的連系。

因此當一九七三年十月，「僞鈔與假證件」這本刋物在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慶祝創刋五十周年紀念時，許多國家的警方首長均應邀參加。其中不少嘉賓則屬於「國際特警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與「國際特警組織」可以說是姊妹機構，但兩者之間，性質差不多，同是為了對付罪惡的世界性機構；不過前者是公開的，後者則是秘密的。

再詳細分析一下，「國際刑警組織」是各地警方的世界性連絡機構，目的是保持一種經常性的連系。

只要某地或者某國參加「國際刑警組織」，該處的警方自然而然就成為它的「會員」。以後凡是該處發生有關刑事方面的，涉及世界性的案件，該會員就有義務以第一時間知會巴黎總部。

例如「僞鈔」的發現，因為它可以在世界各地兌換，所以是屬於世界性的犯罪行為，各地警方如有新發現，就必須將樣本交到巴黎聖克羅的國際刑警總部。

國際刑警總部於收到該新樣本後，立即交到中央化驗室，由專家仔細分析，包括該張鈔票的紙張質地，製版，油墨與印刷等等，到底「假」在何處？與以往發現過的同類僞鈔又有何分別？……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須要專家的詳細分析，化驗，然後分類列成表格。

上述工作完成後，立刻送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市製版。

因為負責印刷「僞鈔與假證件」這本刋物的出版機構總部就設在阿姆斯特丹市，它就是「基辛氏印刷公司」。

十六開度的印本完成後，國際刑警組織方面立刻以第一時間將印刷精美的印本，送交各國警方——國際刑警組織的基本成員，以及與該組織保持極密切連絡的「國際特警組織」！

除了上述機構由國際刑警組織免費供應之外，基辛氏印刷公司還可以將新印本供應給它的基本訂戶——世界各地銀行以及金融機構。

不過「基辛氏」的每一個基本訂戶必須受到國際刑警組織的嚴格審查和監視，以防該印本落入歹徒手中。

該十六開大的印本屬於「活頁印刷」，以便隨時可以加插入早期完成的「僞鈔與假證件」一刋物中，留作永久性參考。

警界人仕稱「僞鈔與假證件」這本刋物爲「照妖鏡」，因爲它對每一張僞鈔以及每一份假證件，都作出最詳細的分析。

該刋物分兩類，第一類屬「保密性質」，由國際刑警組織交由各地警方保存，第二類屬「參考性質」，由「基辛氏公司」寄交其「基本訂戶」。

第一類分以英、法兩種文字出版。阿生受訓時所讀的是「英文版」。

第二類分以英、法、德以及西班牙文出版。歐美各大銀行都是它的長期訂戶。

由於阿生在受訓時期一再細閱過該刋物，所以對分析僞鈔十分到家。

就以二十元面額的僞鈔而論，阿生一拿上手便知道它是眞是假。

主要關鍵不在乎紙質和印刷，而在於背後的白宮圖案。

僞鈔背面的白宮圖案之上，右上角是沒有小烟卣的。

當然，除了上述最顯著的分野之外，還有許多分出眞假的竅妙。

例如：眞鈔紙質較厚，僞鈔較薄。

美故總統傑克遜的肖像表面很似，但在放大鏡之下，破綻最少有兩處：一是眼睛的密聚同心圓綫條漏印，二是下唇大部份陰影綫條漏印。

此外僞鈔上的美國財政部鈐記亦有破綻，就是鈐記裏小形圖案紋之中的星星，在放大鏡底下竟然只是一點點的白點，而不是星。

阿生的記憶力好極，他雖然不是特警首長，也沒有機會坐在辦公室之內（應該說阿生沒有這種耐性），所以不可能常常翻閱「僞鈔與假證件」這本刋物，但他却大有全部學過的印象。

因此，僞鈔到了手，除非阿生連看也懶得去看一眼，否則一定分得出眞與假。

但是現在阿生却呆住了！

對方那白髮男子交給阿生的一叠新美鈔，經他再三仔細翻閱之下，竟分不出眞僞。

分辨眞鈔與假鈔須要有許多基本技巧，手指的觸覺即爲其中之一。

但是阿生雙手被繩索綁過之後，至今仍然有些痲木。因此他無法知道印刷上的凹凸情況。

他再將鈔票放到燈光下細看，紙質似乎稍爲薄了一些。

阿生一邊分辨手中鈔票的眞僞，一邊又問：「這些都是你們得到手的賍物？」

「不！不是賊賍！」白髮男子說：「是賬欵的一部份。」

「是你從金毛虎邦裏贏來的？」阿生所說的「金毛虎」自是指那個金髮男子，也就是眼前這班人所指的「德國佬」。

「不是我贏的，是他輸給賭場的。」白髮男子說道。

阿生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這班人要找「金毛虎」算賬，是因爲他使用僞鈔。

但是阿生又有點不大明白，尼斯賭場是政府批准開辦的，既然發覺有賭客使用僞鈔，何不當面揭發或報警？

於是阿生說：「你們應該在賭場內採取行動，何必多此一舉？」

「你一定以爲我們是尼斯賭場的人，」白髮男子說。

阿生反問道：「難道還有第二間？」

白髮男子道：「是的，除了尼斯之外，還有第二間。」

「蒙地卡羅？」

「不。」

「地下賭場？」

「差不多了。」白髮男子道：「總之我們不是由政府保護的，你可明白？」

阿生當然明白，地下賭場亦即香港人所稱的「大檔」。

阿生同時也明白到「狂想宮」內所目睹的「交易」。

原來那宗交易並非涉及毒品，竟然是僞鈔。

阿生雖然受了不少苦難，但至今亦總算由悶葫蘆裏走了出來。

他說：「你們攪錯了，我與德國佬完全無關，目的只在乎他的錢，當時我以爲你們的人也是行家，想不到……」

「嘿！你這笨蛋！」白髮男子含怒道：「現在你如何賠償我們的損失？」

「道理簡單，」阿生道：「我令你們的人不能及時捉住德國佬，現在就讓我去替你們把他抓回來如何？」

「你有這種本領？」

「試試看吧！」

室內客人交換着眼色。

每個人都沒有講過半句話，但每個人的目光都有所表示。

目光中沒有人不懷疑。這也難怪，像阿生這把年紀，又是個中國人，在這班人的心目中更是藉藉無名之輩，誰敢相信他有本事把那個德國佬抓回來？

阿生爲了增强他們的信心，又說：「只要你們合作，以及答應我的條件，保證可以滿足閣下的願望。」

「你要什麼條件？」白髮男子問。

「我要酬勞。」

「酬勞？」室內的人都笑了起來。

白髮男子却喝止各人。

難怪各人忍不住笑的，以阿生這時的地位，那裏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但白髮男子顯然是首領的地位，他的說話沒有人敢違反。

經他一喝，室內又靜了下來。

「你眞的有把握抓住他？」白髮男子以懷疑的目光盯實阿生。

「是的，」阿生以肯定的口吻回答，「先談好價錢，商量好連絡方式，一切聽我的擺佈，保證有好收穫。」

幾乎阿生還沒有說得完，室內各人又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是什麼意思？」阿生有點生氣地說，「你們不相信麼？」

白髮男子喝止各人，又說：「價錢不成問題，但你有什麼保證？」

「你們是地頭虫，我一定逃不了的。」阿生說，「問題只是德國人可能巳經逃離法國。但，無論如何，我也要抓到他爲止。」

「你有什麼把握？」

「我有把握，但無法提出保證：如果你對我仍有懷疑的話，何不問問你兩個手下？」

「那兩個？」

「就是曾經持槍準備刦持德國人的那兩個好漢。」

白髮男子把視綫移向二名大漢的面上，其中一人面頰通紅，但是另一人却豎起大姆指說：「他確是好身手！」

「我也知道中國功夫厲害！」白髮男子說道：「但是，這仍不能保證你得心應手。」

阿生心裏想：「如果讓對方知道他的國際特警隊員身份，相信對方一定深信他有此力量。」但是他又豈能透露自己的身份？

阿生本來有證件，但呂偉貢早巳將三人的證件集中一起，交由酒店保管。這是很好的保存方法之一。

若非如此，阿生的房間曾被搜索，只要對方搜出國際特警證件，阿生早巳身份敗露。但現在聽對方的語氣，對方顯然未知道這點。

阿生乘機又說：「如果要我信口開河，我做不到。但是老實說吧，我們並非仇家，你們不該爲了街上的一場誤會而殺我。因爲我畢竟是局外人，你們一定了解這一點。既然你們到頭來遲早要放我，何不放得大方一點？」

白髮男子果然有些心動！

他想了又想，終於說道：「讓我們先商量一下，你暫時好好地休息！」

他又打了一個眼色，有二名大漢把阿生帶走，轉進一間房內。

房間裏只有一張床，彷彿囚室一樣。

阿生剛踏進去，就被人將鐵門反鎖起來。

他還摸不清對方的心意如何，但無論如何，至今爲止他還是安全的。也許白髮男子心裏仍有懷疑，所以不放走他。

萬一對方是爲了起清阿生的底子，情況就可能變得嚴重。

時間上的拖延，對阿生來說，有利亦有害：有利的一點，是呂林二人如果發覺阿生失踪，一定會設法營救。

對阿生不利的，就是對方可能利用這段時間去查出阿生的眞正身份。

萬一對方果眞查出了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的話，那麼，對一個犯罪組織來說，他們的領導人會作何感想？

阿生想到了這裏，總難免覺得有點担心！

他往四壁巡視了一番，這間房連窗門也沒有一個，如何逃走？最後，他惟有頹然在床上躺了下來。

× × ×

呂偉貢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尼斯市特警隊負責人湯信的陪同下，來到了尼斯賭場。

賭場經理還不曉得湯信是什麼來頭，但他却認得呂林夫婦二人。

經理還以爲呂林二人帶了這許多人前來報復，示意警衛人員戒備。

湯信不但看得透澈，也明白對方的想法，於是遞上一張咭片——上面印有姓名，銜頭以及辦事處電話號碼的咭片。

咭片不是湯信的。

國際特警是個秘密組織，若非迫不得巳，他們的身份絕不會公開。

咭片上所印的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這名字在經理人的眼中十分熟悉。

湯信笑道：「明白我意思嗎？」

「是局長介紹你來的？」經理怔怔地問，却猜不透湯信的意思。

「不！我是要你先撥這個電話找到警察局長，然後由他來證明我的身份。」湯信笑道——善意的笑。

賭場經理看看腕錶，巳是凌晨時份，警局局長不可能留在他的辦公室內，大概正在官邸作元龍高臥！

經理想起尼斯市警局局長的扮相——翹起的八字鬍子，渾身肌肉，生氣時像地震，下屬們對他怕得要死！

有一次他帶人來到賭場來作例行檢查，有些地方不合規格，經理就被他駡得狗血淋頭。

有過那次的經驗，如果這個時候打電話去吵醒他，後果如何？不難可以想像得到。

因此那位經理惟有問道：「閣下是警探先生麼？」

「不！」湯信仍在笑着說，「如果我是警探，又何必勞煩你打電話？只要出示警員證件就行了。」

「然則閣下是——」

「局長的朋友！」

「在下有什麼可以效勞的，儘管開聲好了，何必驚動局長？」

湯信道：「那麼，請告訴我一個人的下落，就是曾經在這裏出現過，喝醉了酒的女人。」

「我果然猜得不錯，是兩位中國朋友感到受了委屈！」經理又說：「這件事實屬誤會，可否讓我在此道歉算數？」

湯信面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搖搖頭：「事情並非你想像得那麼簡單，我們另有要事非找那女子不可。」

「老實說，彼此同是我這裏的賭客，這個時候，你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她？」

「那麼，請借用電話。」

「隨便用好了，別客氣！」

湯信於是撥了一個號碼，身旁的賭場經理仍不以爲意，直至湯信叫出了一個名字，他才吃了一驚！

原來湯信要找的並非別人，正是警察局局長彭美拉。

彭美拉果然在睡夢中被湯信吵醒，他還以爲是下屬打來的，氣得在電話中呱呱大叫。

但當他知道原來是湯信時，語氣立刻就改變了：「老朋友，什麼事？」

湯信並非彭美拉的上司，也算不上「老朋友」，但彭美拉爲什麼如此「敬重」湯信？主要是由於湯信是國際特警組織中的負責人，每當一些重大罪案無法破案時，當地警方，必須借重國際特警組織的力量。

因此，彭美拉儘管不高興，這時候也要低聲下氣。

湯信在電話中說：「我要你帮我一個忙，局長先生。」

「老朋友何必講這些客套說話，有什麼儘管吩咐就是。」許多人連發夢也休想聽到彭美拉這麼客氣。

湯信又說：「我要知道一個半醉瘋婦的下落。」

「你說什麼？」彭美拉還以爲自己尚在夢中，「請你再說一次可以嗎？」

「一個喝得半醉，曾在尼斯賭場鬧事的瘋婦。我急於要找到她。」

「老朋友，別開玩笑了，我怎麼知道她是誰，以及在何處可以找到她？」

「你以爲誰會知道？局長先生。」

「她——她在什麼地方出現過？」

「尼斯賭場。」

「你應該先往那兒查查。」

「我正在你所講的地方。」湯信又故意問：「你以爲我應該先找誰？」

「嗯！找最高負責人，當然是夜班經理。」

「可惜我不認識他。」

「爲什麼不提及我的名字？」

「噢！對了，經理剛來了，你可否澈底帮帮我的忙？」

湯信於是將電話交到他身旁賭場經理的手中；那位值夜班的經理已心感不妙！

果然，當彭美拉在電話知道對方已不是湯信時，立刻就傳出一陣震耳欲聾的臭罵！

他最後以命令的口吻道：「事情在你那兒發生，你一定要想辦法辦妥。」

經理只好在唯唯諾諾中掛了綫。

經理挨了一頓臭罵之後，也明知此事不會輕易了結。

他把警衛員領班召入辦公室，問道：「記得那個喝醉了酒的女人麼？」

領班看看呂林二人，心裏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領班說：「經理，她走了。」

「我當然也知道她早已走了。」經理生氣地說道：「你可知道，怎樣可以找到她？」

「我只知道她時常在酒吧那邊出現，問問酒保也許知道。」

「快把酒保叫來。」

領班匆匆退走。

三分鐘後，領班陪着酒保入來。

酒保已從領班的口中知道了經理要找的女人，所以他進來就說：「那女人叫芬妮，是個過氣的脫衣舞娘。」

「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麼？」經理問。

「有辦法的，我有她的地址。」酒保早已知道事態嚴重，所以，絲毫也不敢怠慢。

他把一個地址由小記事册中撕了出來，道：「她曾託過我，如果知道有合適的工作就爲她介紹，所以我有她的住址與電話。」

「不必多作解釋了，那半老徐娘，你當然不會去追求她的。」經理又對湯信說，「現在閣下還須要我做些什麼？」

湯信笑了笑：「你已經帮了我很大的忙！」

湯信回頭又問那酒保：「芬妮目前是幹什麼行業的？」

酒保苦笑聳肩：「我也不知從何說起，總之她給酒精所害！」

「今天晚上發生的事，相反你也清楚吧？」湯信望望呂林二人，示意着說。

「是的，她太過份了，不該騷擾這兩位貴賓。」酒保也望了呂林二人一眼說：「但是，我相信，這不是出自她本人的意思！」

「你是指芬妮可能受人利用？」

「有可能的，一個女人到了人老珠黃的時候，又患上了酒癮，只要有人付她一些錢，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

「非常感謝你的帮忙！」湯信對酒保說，「這件事最好不要張揚出去，否則可能對賭場的名譽有損！」

酒保唯唯而退。

經理人仍然不知湯信的來頭，但却明白他的意思。

× × ×

芬妮頭上頂住一個冰袋，搖搖擺擺地出來開門。

她的酒氣已經過氣了，但頭仍在痛。

當她發覺湯信時，仍未猜得透對方的來意；但當發覺呂林二人時，就呆了一陣！可惜這時候各人已經入屋。

「什麼事？我並不認識你們。」芬妮清醒地說道。

湯信帶來的特警隊員，已分頭到屋內各處展開搜索，看看有沒有其他人。

但是，屋內只有芬妮一個人。

湯信指指呂林夫婦二人：「你可認識他們兩位？芬妮小姐。」

芬妮搖搖頭。

「扒過你錢包的人，你怎會覺得陌生？」湯信笑道。

「可能是另有其人。」芬妮又說：「那只不過是一場誤會，何必如此認眞？」

「不要演戲了，」湯信面上的笑容頓然消失，直瞪住芬妮說：「我以爲你只會表演脫衣舞；想不到你的演技也不錯！告訴我吧！誰主使你上演那幕鬧劇？」

「我不知你說什麼。」芬妮道。

「誰叫你纏住這兩位？目的又是爲了什麼？」湯信指指呂林二人。

「我已經解釋過了，那只是一場誤會。」芬妮道。

湯信對他的助手說：「她既然如此頑固，你們動手吧！」

芬妮看見數名大漢分頭散開，窺向屋內各處，急忙問：「你們幹什麼？」

湯信道：「我們要搜查你的犯罪證據，然後送你上法庭。」

芬妮還以爲對方是警探，說道：「你們沒有搜查令，怎麼可以亂搜一通？」

「芬妮小姐，你又攪錯了，我們並非警方人員。」湯信故意笑了笑。

「那麼，你們是什麼人？」

「猜猜吧！」湯信又說：「不過，如果你不說實話，我担心你連報警的機會也沒有。」

芬妮弄得昏了一陣！

她眞猜不透對方是人還是鬼，忽然說要送她上法庭，忽然又出言恫嚇！

這時候，有一名特警隊員由芬妮的床下找出來了一個占士型手提箱。

此外，還有一個人造皮的大手袋。前者顯然不是芬妮之物，後者呂林二人也見過了——那是芬妮之物。

芬妮在賭場中曾指證呂林二人曾靠近她身邊，不久，那個大手袋中的小錢包便不見了。

許多女人的大手袋之內另有一個載硬幣的小錢包。呂林夫婦二人當晚就曾經爲此而困擾了大半晚；後來雖然證明無事，也因此而阻延了他們離開賭場的時間。湯信也深信，其中必有人在幕後主使芬妮這樣做。

現在芬妮的面色也不好看，只是無可奈何！

一名特警把手袋交到湯信手上，湯信當住芬妮面前搜查。

裏面是一些廉價化粧品，另外有二張二十元面額的簇新美鈔，以及若干法郎。

湯信仍不以爲意地問：「誰給你這許多錢？」

「我爲什麼要答應你？」芬妮把臉別過了一旁，雙手交加放在胸前。

「這手提箱是誰的？」湯信又問。

「朋友的。」

「什麼朋友？」

「這又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因爲我們現在就要看看裏面的東西。」

「你們沒有這種權力！」

「那你回頭向法庭告發我們好了！」

湯信回頭又對呂偉艮說道：「我知道，閣下對這門手藝十分到家，可否讓我一開眼界？」

呂偉艮瞥了那個占士邦式手提箱一眼，是保險箱型，用的是號碼鎖。

湯信既然從國際特警組織的內部通訊刋物中知道阿生有個師父，又知道他師父呂偉艮是個開鎖專家，所以才乘機有此提議！

呂偉艮也明知湯信存心考考自己，於是略施小技，手提箱便應聲而開。

湯信發覺手提箱之內，除了若干文件和貨辦之外，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一個長信封。

長信封之內載住一叠直版新美鈔，全是二十元面額的。

湯信與呂偉艮等人都是警覺性十分高的人，立刻順手將剛才由芬妮手袋中找出的兩張美鈔再取出來。

結果憑鈔票上的編號，可以知道芬妮那二張美鈔與手提箱內找出的，原來是一叠。

因此湯信說：「原來是你男朋友收買你的，他在何處？」

「我不知道！」芬妮不高興地說。

「本來我無須問你，這手提箱內自有綫索。」湯信說，「但我十分同情你這種風塵女子，明知你男朋友要吃官司，沒有理由見死不救！」

「你說什麼？」

「行使僞鈔是十分嚴重的罪名，你可知道？」湯信一邊仍在瞪住手上的一叠簇新的二十元面額的美鈔。

湯信能成爲尼斯市的特警組織負責人，當然與阿生一樣受過極嚴格的訓練。所以對手上的美鈔很易引起懷疑。

「僞美鈔？」芬妮怔了一怔！

「大概不會錯吧！」湯信仍在鑑辨。

「那該死的傢伙！狗娘養的殺千刀！」芬妮氣得呱呱大叫！

湯信的助手在手提箱的文件中，找出了一叠人名咭片。

湯信瞥了那些咭片一眼，立即就問：「芬妮，你的男友可是叫達奇？」

「是的。」

「他在一間公司做經紀？」

「不錯。」芬妮又說：「事到如今，我看我亦不必再隱瞞了。」

「那就最好不過，因爲你不知者不罪，我們會替你在警方面前講好話。」湯信半哄着說，「坦白的告訴我，可是達奇叫你阻止這對夫婦離去？」

「就是他！」芬妮道，「他給我六十元美鈔，叫我詐醉纏住這二個中國人，最少要纏他們三五分鐘。」

「目的爲了什麼？」

「我也不清楚，總之六十元美鈔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就是這些？」湯信揚起從她手袋中找到的兩張。

「是的，這裏只有二張，另一張在酒吧找續，換了一些法郎。」芬妮想想又問：「剛才你說這是僞鈔？」

「不錯。」湯信說，「我想大概不會錯吧！」

「但是，酒吧的收銀員爲什麼看不出來？」芬妮半信半疑。

湯信苦笑道：「這是新貨，除了紙質較薄之外，幾乎沒有破綻！我是半個專家，但同樣有可能上當，收銀員自難發覺它是假的。」

芬妮呆在一旁！

湯信又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達奇？」

「你根本不必找他，天亮後他自會到這兒來取回他的手提箱。」芬妮又說：「他對我說趕住去找個朋友，不方便把手提箱帶在身邊。現在聽你說來，這傢伙分明存心靠害。」

「是的，這是重要贓物之一，他很聰明！」湯信看看腕表，道：「我們方便留在這兒等你的男朋友來嗎？」

「當然可以。」芬妮心中也明白對方只是多此一問！

就算芬妮說不可以，他們還是要留下來的。從剛才湯信和他手下的行動，便可以想像得到。

趁住還未天亮之前，湯信一邊與尼斯市警方取得連絡，一邊命助手細心檢查手提箱中的其他文件，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綫索。

至於呂林夫婦二人，因爲急於要知道阿生的安危，也沒有轉回酒店休息。

由於他們不在現場，自然不知道阿生的遭遇；只道這是「僞鈔黨」因阿生多管閒事，憤然將阿生擄去。

然則，達奇既然與僞鈔黨的人有來往，他應該是一條好綫索才對。

尼斯市警方偵緝人員接到湯信的電話之後，立即設法查出達奇此人的記錄，看看他過去有沒有案底。

湯信所以要及時知會當地警方，一方面是手續問題，另一方面，則担心風聲萬一外洩，天亮之後，達奇未必會「依約而

來」。

因此，湯信一邊在等達奇送上門來，一邊也等着警方的電話通知。

尼斯市警方在有過刑事案底的檔案中，找不到達奇的記錄。

但是，他們終於在交通犯規檔案中，找出了達奇的居處。

於是他們立即通知正呆在芬妮家中等候的湯信等人。

「達奇——積信達奇，四十二歲，業經紀，本國人……」

警方一名探員在電話中向湯信讀出了達奇的記錄。

湯信記下了地址，要求警方也迅速派人趕到該處去。

這時候，由尼斯市警局派來的二名便衣探員，也剛好到達了芬妮家中，依手續先把芬妮落案，錄取她的口供。

× × ×

湯信和呂林夫婦等人趕到達奇住所門外時，警方已悄悄把附近街道封鎖，在屋前屋後展開重重包圍，而時間也差不多天亮了。

照計這個時間，人們都在憩睡之際，除非幹早活的，否則，這時候誰也不願離床！

一名探員對湯信道：「探長在那邊請你過去。」

湯信認識尼斯警局中大部份警探，那位探長他當然認識。

雙方見面後，決定立即就展開行動。

於是由那位探長先帶人去拍門。

一名婦人很久才出來應門，但却不肯開門！

那位探長表明身份，還聲明有入屋手令，但婦人只答應叫醒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正是達奇。

達奇知道是警方人員，立刻穿上衣服，由後門溜了出去。

但是，湯信早已帶人在那兒「恭候」這時！

達奇在湯信等人的押解下回到了屋內，這時警探亦已破門而入。

全世界的警探似乎都有一個不約而同的習慣，就是對待疑犯時，只要對方有幾分可疑，就不到犯人閉上咀巴，否則便是拳腳交加。

達奇也想不說話，可惜抵受不住警探的躁暴對待。

探長亞力警告達奇說：「除非你句句眞言，否則，你未押上法庭，會先吃盡苦頭！」

達奇哭喪着臉道：「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來龍去脈，只知道那是一宗賺大錢的生意。」

「換句話說，你早已知道這是僞美鈔，對嗎？」亞力問。

「是的，一個德國人要我代爲推銷，佣金十分可觀！」達奇說，「我看過貨辦不錯，也先後利用芬妮使用過，我本人也在尼斯賭場，換過籌碼。結果，全部過了關！」

「你所說的德國人，是什麼樣子？」湯信插問道。

「金色頭髮，衣着光鮮，年紀三十餘歲。」達奇回憶着說，「他住在一家第一流海濱酒店，我們已約好明天再見。」

「你們怎樣認識的？」亞力探長問。

「朋友介紹。」達奇說。

亞力又問：「你朋友叫什麼名字？」

「伊凡！」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也許在他的家中。」達奇又問：「這是什麼時候了？」

「快要天亮啦！」

於是尼斯市的警方與國際特警組織立刻採取聯合行動，分頭出發，趕往一家海濱豪華旅遊酒店。另一組人則去找達奇的朋友伊凡。

根據達奇的口供，伊凡獨居於一個住宅單位中，沒有家眷。

達奇又說，伊凡與黑道中人有來往，有關左道旁門的門路甚多。

達奇則因爲本人嗜好杯中物，因而結識了同道中人芬妮，近來更由於在賭場中輸去一筆公欵，不得不找伊凡商量一下。

伊凡於是介紹那個德國人給他認識。

達奇只知道那個金頭髮的德國人叫克魯格，經過一次接觸之後，由於利之所誘，達奇已經急不及待。

因此，那天晚上他們就約好了在賭場見面，完成第一宗交易。

賭場是遊客最多的地方，所以比較不易引人注目。

克魯格表示，他的「貨品」是一流的，達奇不妨「小試牛刀」，如果認爲滿意，他可以大量供應。彼此採取合作方式，或者讓達奇以經紀身份從中賺取佣金都可以。

達奇利用代公司收到一筆欵項，購下小量僞鈔之後，曾試到尼斯賭場掉換籌碼。結果，竟能順利瞞過目光銳利的賭場職員。

但達奇仍不放心。

後來他們在賭場之內，無意中發覺呂林夫婦二人形跡可疑，知道他們正監視着克魯格。當時達奇一方面担心克魯格這位「財神爺」有難，另一方面也担心惹禍上身。

左思右想，無計可想之下，靈機一觸，便悄悄的到酒吧那邊，對芬妮授予「妙計」。叫芬妮到賭場這邊來，教她如此這般。

當時克魯格剛好離開了賭場，同時阿生也跟了出去，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則仍在着，看情形他們也剛想離去。

於是芬妮在接受了三張二十元面額美鈔的酬勞下，便上演了那一幕令呂林夫婦二人無限尷尬的鬧劇。

說過了前因之後，回頭再說警探開抵伊凡住所門外時，剛好有一輛藍色私家車匆匆離去。

達奇心裏一凜，立刻對他身邊的探員道：「伊凡就在前面那車子裏。」

其實押住達奇開抵現場的探員早已發覺那車子形跡可疑，現在聽了達奇這麼說，負責開車的探員立即把準備停在道旁的汽車，再次加速開動，跟踪而去。

這時候，前面那輛藍色的房車之內，似乎坐了幾個男子。

天色已放亮，街道上一切景色，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因此車內的情形亦約略

可見。

達奇與車中探員由後面望上去，前面藍色房車內的人，似乎顯得有些混亂？這情形表示車內可能有人掙扎，而其他人則從旁制服反抗，掙扎的人。

憑剛才一刹那間的印象，以及現在離遠看上去的髮型判斷，達奇告知身邊的探員，那正在掙扎中的人，正是他們要找的伊凡。

於是探員不動聲色，在後悄悄跟踪，一邊利用車上無綫電話，通知探長亞力。

探長亞力正與湯信等人趕往一間豪華大旅店，那是海濱旅遊區。

呂偉民和林愛莉夫婦因爲見過德國人克魯格，所以亦同往。

湯信担心風聲洩漏，克魯格可能聞風先遁，於是派人到後門看守。但是，當各人進入酒店之後，才在管房部知道，原來克魯格昨天晚上就退了房，以後一直未見回來。

各人撲一個空，正感失望之際，另一組探員已透過汽車上裝置的無綫電通訊設備，通知探長亞力。於是各人知道有人正在綁架伊凡。

亞力率領各人乘汽車趕往市區。

沿途警方人員一直保持連絡，以防事情會有變化。

直至後來綁架伊凡的車子停了下來，跟踪的警探仍奉命「只許監視，不准採取行動」。

亞力探長等人，這時已接近被監視的地區。據報，伊凡被三名大漢押登一幢樓宇的二樓。

警探又在無綫電通訊稱：那兒二樓所有的窗戶皆落了簾，顯得一派神秘。

亞力未抵現場，已指揮若定，部署好一切。

他首先從無綫電中知道車子的編號，立即通知總部，查那藍色房車的車主是誰，以確定綁人的眞正身份。

同時又通知總部，加派人手馳赴現場包圍，封鎖隣近一帶街道。

因此，當亞力等人趕到現場時，大批警方人員已全副武裝，開至現場一帶，展開戒備！

在警方心目中，以爲綁架伊凡的人，可能就是克魯格的僞鈔黨。但是，根據總部來電，查出綁架伊凡的藍色房車竟然是一名黑社會人物所有。

那名黑社會頭子叫查理。

根據警方的紀錄，查理算得上是當地的黑社會名流。

此人無惡不作，開娼包賭，販毒走私，無所不爲。警方一直在留意此人，只要罪有佐證，就會抓他入獄。

至此，探長亞力又認爲德國人克魯格的「僞鈔黨」，也許與當地黑社會朋比爲奸。

一切部署妥當之後，亞力一聲令下，穿上了避彈衣的探員，率先攻入那幢建築物的二樓。

屋內各人雖然有槍，但事情來得突然，各人不及反抗。

警方終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控制了大局。

伊凡命不該絕，剛剛開始吃苦頭，警方人員經已趕到。

此外阿生也在一間房間之內被找到。

阿生見到的白髮男子原來就是黑社會頭子查理。

查理不但沒有與克魯格合作，反而處於對立的地位，所以警方猜錯了。

也因此警方無法在現場上找到德國人克魯格。

伊凡是認識克魯格的人，不知怎的給查理知道了，所以今天早上派人去把他抓來，目的亦無非爲了查出克魯格的下落。但是，伊凡自問至今仍不知克魯格已遷出了酒店。

但無論如何，伊凡是一條有用的綫索，亞力探長和湯信都希望利用他找到克魯格。

查理承認他開設的地下賭場上了克魯格的當，損失頗大！

其實尼斯賭場也同樣受到極大的損失，只是他們知得較遲而已！如果進一步統計，數目可能非常可觀。

克魯格的方法十分簡單，他進入賭場時，先換了一筆數目的籌碼，當然是付出他帶來的二十元面額的美鈔——假的，不是眞的。

由於他身上的衣着光鮮，出手闊綽，身邊又有個如此美麗動人的女伴，所以並未引起任何懷疑。

結果他輸了！

下一步他用僞鈔換來更多的籌碼。

由這時開始，地下賭場的出納開始有些疑心，但仍找不出僞鈔的破綻。

不過由於克魯格所用的盡是二十元面額的美鈔，地下賭場中人即使找不出破綻，亦已及時提高了警覺了！

等到克魯格離開賭場時，他表面上是輸了。因爲他先後換來三十五萬美元的大額籌碼，離開時再以輸餘的籌碼換回現金，數目亦多達三十萬元左右。

也就是說，克魯格表面上在地下賭場之內，輸了十五萬元左右。

但是，由於地下賭場有兩個找換籌碼部門，加上克魯格利用那個女人到另一個找換部換回現金。所以地下賭場的人，即使提高了警覺，仍防不勝防。結果損失了二十萬美金。因爲他們收入的三十五萬元全是僞鈔。

翌日，地下賭場老闆查理知道昨夜有個闊客出現，仍然不以爲意。

但手下們既有所疑，也儘管將收入的新鈔，送去檢驗。

結果，查理接到專家的報告，證實三十五萬元全屬僞鈔。

查理十分生氣，暗中四下裏派人去追查克魯格的下落。

直至到晚上，查理的二名手下才在尼斯賭場發現克魯格的踪跡，可惜他們大隊人馬還未趕到，克魯格已與女伴離開尼斯賭場。因此，那二名手下惟有獨自駕車追踪，至人跡罕見的僻靜街道，然後採取行動。可惜「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偏偏又遇上了阿生。

後來查理聞報，立刻展開追查。就憑查理在尼斯市的黑勢力，要查出阿生這陌生旅客的下落，自是易如反掌的事！這就

是阿生被查理派人綁走的來龍去脈。

但是，克魯格為什麼匆匆撤出酒店？

看情形，克魯格消息一定十分靈通，他知道事情不妙，自然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但無論如何，看來一定不會是伊凡和達奇二人向他通風報訊的，因為這兩個「本地人」，現在亦告雙雙落網，如果說他們消息如此靈通的話，他們應該先逃跑才對。

事情發展至此，只算是告一段落！

尼斯警方一邊公佈此事，以防其他市民收入偽鈔；一邊要求市民提供更多綫索，以便追緝克魯格歸案。

尼斯賭場經統計後，損失竟達三十萬元美金。

克魯格用同一樣的方法，以假美鈔換入大額籌碼，未輸光便佯作輸光了，再換更大數目的籌碼。然後分批由那個不知名的女人，從另一櫃枱換回現金。

等到他們最後離去時，又換回多一批現金，總數已達三十萬元。

但賭場收到的偽鈔，總數卻達五十萬元。

為什麼克魯格用籌碼換回現金時，沒有收入偽美鈔？

道理十分簡單，主要是由於賭場方面，為了方便場內賭客，設有多個找換籌碼的櫃枱，而彼此相隔頗遠。

例如他用偽鈔在東面一個櫃枱換入籌碼，下次換回鈔票時，他永不會到這櫃枱來。因此他使出去的便是偽鈔，收回的是其他櫃枱的真鈔。

由於這種偽鈔足以亂真，賭場自然上當。直至到警方通知他們，他們才從賬房中把偽鈔一一揀了出來。

國際特警組織與「國際刑警組織」分別設在巴黎的總部，均已接獲報告，紛紛派員兼程趕到尼斯市來，以便協助進一步調查這宗龐大的驚人偽鈔案。

偽鈔案在世界各地常有發現，本來就不值得大驚小怪！

但是這一次之所以例外，一因數目龐大，二因這是最新發現的「樣本」！

於是，克魯格亦順理成章地，成為國際刑警的通緝犯！

不過，呂偉艮等三俠回想起「狂想宮」中所見，當時與克魯格在一起的，還有一個中年人。

如果根據阿生的口供，金髮的克魯格只是個「買家」——他從棕髮的中年人手上買入這批偽鈔，然後南下推銷。

然則，克魯格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名「批發商」而已！

那麼誰才是「出品者」？

毫無疑問，在「狂想宮」內與克魯格會過面的人，大有可疑。

可惜阿生當時並未見過那人的正面，除非有機會再見到他，否則阿生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

無論如何，阿生這份口供大受有關方面重視。同時他們也深信，只有先把克魯格抓住，然後才可以追捕「出品者」——負責印偽鈔的人。

暫時被發現的偽鈔，只有二十元面額的一種美鈔而已！

國際刑警組織立刻以第一時間，將樣本送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市的「基辛氏公司」去，以便爭取時間趕印成「偽鈔與假證件」的活頁印本，送交世界各地警方以及「基辛氏公司」的基本訂戶——包括銀行界和金融界等等。

另一方面，尼斯市警方加緊盤問黑社會中人伊凡。因為根據達奇的口供，他之認識克魯格，是由伊凡從中介紹的。

但是伊凡只說他和克魯格是在一間酒吧中邂逅的。

由於當時二人談得投機，伊凡就被克魯格加以利用。包括介紹克魯格認識達奇。因為當時克魯格表示，希望迅速認識一個能與最多生意人來往的經紀。

在這次事件中，伊凡自認所獲的好處並不太多。但克魯格答允他，假如他和經紀達奇合作順利，保證給他更多的好處。

警方對伊凡的口供半信半疑。

探長亞力又想用最陳舊的方法——暴力迫供，但被湯信勸止了。

特警隊長湯信和阿生再三商量過之後，卻勸亞力探長把伊凡和達奇二人釋放。

阿生和湯信認為，以目前階段，扣留這兩個人也沒有什麼用處。

亞力道：「我也知道你們國際特警辦事不循常規，但他們是重要證人，豈可輕輕將他們放走？」

阿生卻說：「探長，這是毫無辦法之中唯一的辦法。老實說，克魯格未落網，相信你們解此二人上到法庭，也不可能令法管判以重刑，索性來個順水推舟。」

「你的意思可是——」亞力彷彿明白了阿生的意思。

「欲擒先縱！」阿生道：「一切交給我們好嗎？」

亞力沉思片刻，回頭問湯信：「你有什麼高見？」

湯信說道：「事到如今，惟有孤注一擲。」

「好吧，既然你們也這樣說，我也只好冒一次險，希望有奇蹟產生。」亞力探長說。「但我必須先向局長請示，才可以決定。」

探長亞力進了局長的辦公室裏去了。

不久，亞力出來，把湯信和阿生二人也召了進去。

但他們並非討論「放走犯人」的事，而是介紹一個人給阿生他們認識。

「這位卡西先生是美國財政部密探，」局長彭美拉從中介紹，「這位青年的中國人是最受國際特警組織重視的隊員阿生，另一位是特警隊本市負責人湯信。」

各人寒暄一番自所難免。

凡是有偽美鈔出現的地方，絕不例外地，必有美國財政部密探出現。他們通常是帶來可供參考的資料給當地警方，然後交換當局警方已搜到的資料，必要時還協助破案。

這次據卡西說，他與助手兩人帶來一批疑犯的資料。

這批資料稍後將由卡西的助手送到這裏尼斯警局中來。

這是過去曾經入獄的「偽鈔專家」，期滿出獄後，行動一直受到監視，資料中就是涉及他們的過去，以及目前的職業，

居處等等。

這批專家有些仍居於美國境內，有些則移居外國。

若照記錄所示，有些「偽鈔專家」甚至就在法國居住。

資料對尼斯市警方確實很有用，但是阿生有他自己的見解。

阿生認為，現代印刷技術精湛，再不是以前那一套。

以前罪犯想印刷偽鈔幾乎毫不例外地，必須「專家」協助。

「偽鈔專家」通常須要極大的耐性，將真鈔上的圖案小心繪圖，製版，然後付諸印刷，整個過程可能需時甚久。

但時至今日，如果歹徒夠聰明的話，根本不必什麼專家，最新式的自動攝影，分色，製版以至到彩色精色，只要付得出價錢去購買優良的器材設備，一至兩個受過訓練的印刷技工，幾乎就可以完成整個過程。

難怪有些有心人慨嘆道：科學既進步，人類的生活雖然越幸福，但犯罪的人也同樣地感到更易從事他們的犯罪行為！

不過，這只不過是阿生私心底下的一己之見，他並沒有當住這班同道中人的面前說了出來。尤其是眼前這班人之中，阿生年紀最輕，論資歷，論職位，又那裏輪到他說話？

因此阿生惟有坐在一旁，聽聽卡西的意見。

卡西表示先要向三名近年移居法國的「偽鈔專家」着手偵查。

各人在等待卡西的助手將資料送來。

彭美拉局長反對阿生和湯信的建議，他不准釋放達奇和伊凡。

彭美拉認為放走他們亦未必有用，索性送他們上法庭。

阿生和湯信也無可奈何，因為這是人家的管轄地方，如果要驚動巴黎總部，那就不必。

阿生知道彭美拉的決定後，便與湯信先行告退。

美國財政部密探卡西和彭美拉都難免感到驚奇，但卻沒有能力將他們留下，因為國際特警的地位是超然的，沒有人可以管到他們的頭上來。

離開警局之後，湯信問阿生：「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阿生沉思着說：「也許局長講得對，放走伊凡和達奇亦未必有用，因為他們只是被克魯格利用的人，正因為如此，我有理由懷疑那個女人也是被利用的人，一個聰明如克魯格的罪犯，在危急關頭，沒有理由再把那女郎帶在身邊，既然如此，那女郎也許仍在本市，或者法國境內，但是，如果女郎只不過也是被克魯格利用的人，那麼，我們即使找到了她，試問又有何用？」

「是的。」湯信束眉道：「可不知總部有什麼意見呢！」

「總部只派人來將偽鈔樣本分別送往阿姆斯特丹和巴黎。

「我看，總部的意思是準備不再插手此案，交由尼斯警局和法國警方去理。」

「但是，這是國際性的案件，歹徒所印行的偽鈔肯定不限於法國境內。我們又豈能袖手旁觀？」阿生又說：「我要先到你的辦事處去。」

「好的，歡迎之至！」

二人坐上了湯信的車子，駛往尼斯市商業中心地區。

國際特警組織派駐世界各地的辦事處，一般都是保密的。地址既不公開，甚至表面亦往往加以適當的掩飾。

例如眼前阿生所見到的，只是市中心區的一家商行。

商行後面就是尼斯市國際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所在。

阿生跑到這裏來的目的，是為了利用辦事處的無綫電通訊設備，與巴黎總部方面取得聯絡。

阿生覺得這次事件中，國際特警方面不應該與「國際刑警組織」行動一致，而必須另行想辦法破案。

因為「國際刑警組織」方面一般只是着重形式，做的大部份是連絡工作，例如將鈔票樣本送往特約印刷商，以便及時讓全世界的警方都能知道這種新發現的「偽鈔樣本」。

過去這種工作只留待「國際刑警組織」的人去做。

但是這一次，由巴黎國際特警組織派來的人員，竟也陪着他們「國際刑警的人」到了阿姆斯特丹去了。

根據以往一般習慣，兩者之間性質雖同，但國際特警組織的人員多數負責行動上的任務，與「國際刑警」之間保持聯絡。為什麼這次竟然一齊行動。

因此阿生覺得事有蹊蹺，就利用這的通訊設備與巴黎方面取得連絡。

總部的接綫生知道是阿生，立刻接到總指揮室，找着主管與他談話。

阿生這才知道這一次事件的一項新發展，原來總部人員所以趕到阿姆斯特丹市去，並非為了送出偽鈔樣本給特約印刷商；那只不過是「國際刑警組織」的責任。

這次與「國際刑警」同行的特警隊員，到荷蘭去的目的，是為了了解一件事的真相。

據報：「基辛氏印刷公司」的一個基本訂戶，突然要求該公司補發「偽鈔與假證件」刊物中的數頁精印內容。

上面我們也介紹過了，凡要訂閱「偽鈔與假證件」不定期刊物的訂戶，其資格必須經過國際刑警組織的小心審查。因此，任何有關於這方面的事物，「基辛氏公司」均不敢大意，必及時通知國際刑警組織的主管部門。

這次國際特警隊所以派人到「基辛氏公司」調查，亦與此事有關。

巴黎總部內的主管問阿生：「尼斯那兒的發展如何？」

阿生據實說了。

他又對主管說：「美國財政部已經派人來了，我看這裏用不着我們！」

「你對此事有興趣麼？」主管很客氣的問阿生。

「這是我的工作範圍，難道還有選擇的餘地麼？」阿生在長途電話中說。

主管笑道：「我們只是尊重你上司任先生的意見，他認為你正在渡假，叫我們切不可迫你去做你不感興趣的事。」

阿生心裏自然明白，他的上司固然對他太好，就是巴黎總部裏的高級領導人也對阿生非常之尊重。以一個如此有名堂的世界性機構而言，要成為他們的一員，已經絕不容易，更別說受到他們的另眼相看了！

但是，阿生却也知道這份榮譽的得來殊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是用生命，智慧和胆色去換來的。

阿生的師父呂偉艮時時提醒他：一個人的成功絕無倖至，如果驕傲就只有快些失敗！

因此阿生在電話中表示，他的假期隨時可以中止。

其實以阿生目前的身份，已成為變相的「巡迴特警」，在渡假旅遊中仍須隨時奉召回到國際特警的工作崗位去。

只是他的上司任如重深知阿生這小子的個性，如果一旦強迫他去做一件他不願意做的事，他可能從此對特警工作失去興趣，那時這支國際特警部隊中，就會平白失去了一員猛將！

現在那位主管既然聽了阿生的心聲，便主張他先飛阿姆斯特丹，與正在該市的特警會合。

阿生覺得這是另一項發現；也許兩者之間互有關連亦未可料。

於是阿生回到酒店去。

呂林夫婦二人，正在酒店露台上晒太陽。

呂偉艮見了阿生之後，立即就急不及待地問：「他們答允放走伊凡和達奇二人麼？」

「不！局長認為無濟於事，決定送他坐牢。」阿生又說，「但這件事可能有另一項新發現，我立刻要飛往荷蘭。」

「荷蘭？」呂偉艮問：「荷蘭那一處地方？」

「我們遊過的阿姆斯特丹市。」阿生又說，「總部人員正在該處調查。」

「嗯！」呂偉艮沉思着說，「那麼，你自己去吧，我們不想去。」

「你們在這裏等我，還是隨時連絡？」阿生說，「我到那裏總部一定清楚。」

呂偉艮最怕看見阿生工作情緒低落，現在看見他這麼興奮，心裏自感快慰。

但是，呂偉艮却有他自己的見解。因此他對阿生說：「今晚我們可能到蒙地卡羅去玩玩，但最後一定回到這兒來。有什麼事你可以在酒店接綫生那兒留言，隨時連絡吧！」

「我明白了！」阿生說。

於是阿生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收拾一下。他檢了一些十分簡單的行李，又到酒店保管部取回護照和證件等物……

真假難分　天衣無縫

當呂偉艮與阿生談話時，林愛莉正全神貫注地，看着一本雜誌。

她沒有插嘴，亦未表示任何意見，這是十分罕見的事。

等到阿生走了，林愛莉才對她的丈夫說道：「你以為跟克魯格在一起的女人是誰？」

「我怎麼知道？」呂偉艮出奇地瞪住他妻子林愛莉。

林愛莉道：「是個準明星。」

「你又怎麼知道？」

「是這裏告訴我的，你瞧！」林愛莉順手把手上的一本雜誌遞了過去。

呂偉艮果然看到一張無上裝艷照刋在其中。

那健美女郎裝胸作勢，讓攝影記者為她拍了一輯無上裝艷照。

根據其中文字的描述，此姝名叫花莉絲。

文中又稱：這是每年「康城電影節」的「特產」！

「康城電影節」之所以聞名於世，主要是因為每年舉行時，各地製片家雲集於此。於是有志於電影事業的女郎，紛紛趕到這裏來亮相。較大胆的，便剝衣脫裳，讓記者們為她們大事宣傳一下。

康城距離尼斯不遠，大概只須一小時左右的車程！

呂偉艮說道：「花莉絲可能只是個藝名。」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條很好的綫索。」林愛莉說完又問：「剛才阿生說要到那兒去？」

原來剛才阿生跟呂偉艮說話時，林愛莉正留心閱讀雜誌中關於「肉彈新星花莉絲」那段文字。聽不清楚二人說了一些什麼。呂偉艮便告訴她道：「阿生要到荷蘭去！」

「那麼，我們就到康城去吧！」林愛莉說。

「到康城去幹什麼？」呂偉艮原本另有他的打算。

林愛莉指指雜誌的內頁：「先去訪問一下這家雜誌社。」

「你以為負責替花莉絲拍照的人會知道她的下落？」

「有此可能。」

「嗯——」呂偉艮沉思着。

林愛莉把那本雜誌摺了起來，離開那張尼龍躺椅。

呂偉艮說：「你所提議的，也許有些用處，但我們最好先找湯信。」

「找他幹嗎？」

「他是國際特警，行動上可能帶給我們更多的方便。」

「為什麼不把阿生帶去？」

「他長大了，他有他的主意；我不會以尊長的壓力加在他頭上。」

林愛莉聳聳肩：「好吧！一切聽你擺佈好了。」

於是呂偉艮步入房間內，致電湯信。

湯信非常敬重呂偉艮，尤其是經過這一次的合作之後，他對三俠更具信心！

湯信也知道總部要阿生到荷蘭去，而且很快就要起程，所以答允回頭就會到酒店會見呂林二人。

呂偉艮所以不阻止阿生，主要當然是因為這是巴黎總部派出的任務。

另一方面，呂偉艮覺得這次到康城去，也不一定有把握找出頭緒來，所以才索性分道揚鑣。

當湯信趕到酒店時，阿生早已離去。

阿生先到警局去見彭美拉，因為如此匆忙的情形底下，許多例行手續難以完成

。但在警方的協助下，自可例外！

回頭再說呂林夫婦二人，他們會見了湯信之後，把電影雜誌上的發現，告訴了湯信。

但湯信知道了林愛莉的企圖後，却担心此行沒有結果。

他說：「一些女星的目的，只不過出出風頭，她們的幕後背景，又豈會告知記者們？」

林愛莉道：「既然你不同意我的見解，我們只有各做各的。」

湯信道：「我反而覺得，焦點應該放在達奇和伊凡的身上，可惜，胖子局長不肯放人，否則，我們監視此二人，必會有所獲！」

「但是，我覺得找到花莉絲，收穫可能更大！」林愛莉說。

湯信笑道：「如果她只不過是克魯格的玩偶，你找到她又有何用？這時候他們也許已經分手，各行各路。」

「既然如此，」林愛莉笑笑說：「我們也惟有各行各路，且看誰有收穫。」

呂偉艮也知道他妻子的個性，林愛莉有時很頑固，想到一定要做的事，有時連呂偉艮也無法阻止。

最後呂林二人只好暫時與湯信告別。

× ×

在尼斯市各大酒店的櫃枱之上，遊客都可以順手取得一些招徠小册子。

這一類小册子目的是宣傳隣近的名勝，吸引遊客參加臨時組成的觀光團。例如「遊蒙地卡羅」，「遊康城」等等。

其中尤以「遊康城」的最多，每一間旅店都可以隨處見到五彩繽紛的傳單，小册。

參加這一類「觀光團」所費無幾，通常是一早由尼斯出發，晚上回程，費用不過數十港元代價而已！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並不參加這一類由酒店或者旅遊社主辦的觀光團；而是首先跑到出租汽車的公司去。

法國的租車公司雖然不及美國那麼方便，但却可以連同司機一齊租用。

這一次呂林夫婦二人就連同一名會講英語的司機一齊租下。

這位法國中年人無疑是身兼兩職——司機和嚮導。

看在小賬份上，他們的服務態度幾乎可以保證「一定艮好」！

呂林二人的目的不是觀光，只為了找人——找那本雜誌的一位記者。

因此，當汽車開入康城時，司機亦只好按址先找到雜誌社之所在。

汽車只行駛了一小時左右，有如在九龍天星碼頭到元朗去，時間與路程都是差不多的，可以稱得上十分的方便吧！

但是，當司機把車子開入街道去之後，呂林夫婦二人却心裏納罕！

林愛莉用他們的方言對她丈夫道：「我們可不是被人拐帶吧？」

呂偉艮也心裏生疑，因為車外的街道既狹窄，眼前所見亦與雜誌中所見的「美麗風光」完全不符。

他們只好一邊提高警覺，一邊由呂偉艮問：「這就是康城麼？」

「是的，先生。」司機嘴裏答，眼睛却一直望向車外。

因為林愛莉早已將雜誌社印上的地址，告知了司機。現在司機就要找到那地址似的。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總覺得事情有些不大對勁，那並非由於他們習慣了多疑，而是事實上，眼前所見，比想像中差得太遠。

無論電影或者雜誌，例必把康城描寫得多采多姿！

而事實上，一個可供開影展之用的風景區，必有其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這橫街窄巷似的街道，根本亦無可觀之處。

至於銀幕與圖片上所見過的「美麗風光」，「詩意的海灘」……等等，更加不知在何處。

在這種情形底下，就是任何人也都難免會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會不會是司機別有用心？

然則，司機又是那一方面的人？

至於這家租車公司，都是由呂林二人下榻的那間酒店的「服務部」介紹的，照計在正常的情況下，不會出亂子。

但世間事有時很難說，尤其是像三俠他們這種愛管閒事的人，在普通人心目中看似平凡的事，往往在他們的身上立刻變得絕不平凡！

最近在尼斯發生的事，以及林愛莉「主動出擊」，會不會都給歹徒事先偵知了，於是，佈下天羅地網，引他們入陷阱之內？

夫婦二人正在胡思亂想之際，車子終於完全停了下來。

「這就是了，先生！」司機回過頭來，指指那邊。

呂林二人從幻想中回到了現實，發覺車外的路旁，果然有個招牌。

招牌是那間雜誌社的。

司機示意二人先下車，因為這裏沒有停車位，他必須先找地方停好了這車子，然後才來找他們。

呂林二人只好先下車去。

雜誌社辦事處就在行人道上一度玻璃門後面。

林愛莉打開手上的一本雜誌，核對過地址無誤，這才入內。

有個女人過來招呼他們：「兩位想訂閱雜誌麼？請到這邊來。」

林愛莉立刻更正道：「不！我們想找人。」

「找人？」對方有些意外地，打量着夫婦二人：「找誰？」

「就是這位記者先生。」林愛莉打開雜誌，指指圖片一角的名字。

「噢！你說夏里斯？」那女人說，「有什麼事嗎？」

「很重要的事！」林愛莉很認眞地說道。

那女人又緊張起來：「你們是夏里斯什麼貴親？」

林愛莉道：「不！不是親友，我們只是他的讀者。」

「請跟我來。」那女人想了想，最後只有帶他們到二樓去。

「這位是採訪主任，夏里斯是他的人

，你跟他談好了。」那女人指指一個大鬍子。

那大鬍子就坐在一間辦公室內，一張辦公室後面，吸着烟斗。

他擺擺手，示意着說：「兩位隨便請坐，有什麼貴幹？」

「我們想認識夏里斯先生。他在嗎？」林愛莉問。

「他剛出去了，有什麼事？」大鬍子在打量着二人，心中忖測着二人的眞正企圖。

「我可以等他。」林愛莉又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除非你說出爲什麼，否則你不可以留下等他。」大鬍子道。

呂偉艮插嘴道：「我女朋友十分欣賞他的拍照天才！」

「噢！原來如此！」大鬍子自頂至踵的，又打量了林愛莉一遍。

林愛莉給他看得有些難爲情，但呂偉艮却在心裏發笑。

呂偉艮很少在這種場合跟他妻子開這麼大的玩笑。

林愛莉心裏也在責她丈夫太輕佻。

其實呂偉艮亦非單單是爲了開玩笑，他一時之間找不到更好的藉口，也看得出他的妻子在發窘。

可不是嗎？既與夏里斯非親又非故，爲何要找他？

報章雜誌都是公衆傳播刊物，最容易惹上了官非！

如果他們不能說出一個很合理的藉口，也難怪人家不合作，因此呂偉艮情急之下，也只好暗示林愛莉要找夏里斯爲她造型。

但是，假如呂偉艮對大鬍子直言這是他妻子，人家又可能作另一種想法，所以他才會說這是女朋友。

大鬍子終於說道：「好吧！中國小姐，請你跟我來。不過，你要答允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林愛莉一邊跟隨着大鬍子步出他的辦公室，一邊問道。

「拍好的照片，讓我們刋出！」大鬍子又說，「當然，我們會付酬金給你。」

「好的！」林愛莉輕輕一笑，「如果拍好了照片，你們有權刋登。」

呂偉艮也忍不住笑了。

林愛莉輕輕捏了她丈夫的手臂一下，作沉默的抗議。

大鬍子走在前頭，根本未注意到二人的表情與動作。

他一直帶着二人走到街上。最後站在行人道上等街車。

「夏里斯先生在何處？」林愛莉忍不住問道。

「海灘。」大鬍子道，「他在海灘爲一些美女造型。」

一輛汽車由那邊駛來，大鬍子把手一揮，截停了。

呂林二人定神一看，竟然是他們租用的那一輛，並非「白牌車」。

原來司機四下裏找不到停車位，正駕車在附近兜圈，想不到看見呂林二人正站在路旁，大鬍子却以爲這是「白牌車」。

原來康城也有不少的白牌車，供一些「準明星」充排場。

現在各人坐了上去，大鬍子仍不知道這是呂林二人由尼斯租來的汽車，吩咐司機開往海灘。

汽車駛出了海傍之後，頓覺開朗。

如今呂林二人的觀感完全不同了。

原來眼前的海傍大道，才是電影和圖片中所見的景象。

那條大道美麗得有如畫圖，每邊可供三列汽車併排前進的大道中央，植滿了青松垂柳，將馬路一分爲二的翠綠草坪之上，種植了七彩繽紛的奇花異草！

馬路兩旁又是二列花卉矮叢，然後才是行人道。

大道一旁是併排着的花園洋房，另一邊則是風光明媚的海灘。

呂林夫婦二人置身其間，彷彿進入了仙境一般，心情頓覺開朗！

司機在大鬍子的指示下，開到了一處灘頭。

灘頭一望無際，分成一段一段的，每段由對面的酒店管理。因爲競爭的緣故，所以每段設計不同，種滿花草的，別出心栽地建成樓台的，林林總總，令人目不暇給。

撇開享受不說，單在視覺方面，已經令人心情舒暢！

馬路的另一邊，是競爭劇烈的酒店。

每家酒店門前幾乎都有一個露天茶座，供遊客在彩色洋傘下觀看海景。

呂林夫婦二人在大鬍子帶領下，來到了一間酒店對面的海灘。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年青法國人，胸前和肩上都掛滿了相機，鏡頭和測光錶等，一羣只穿上了比基尼式泳衣的美女，在他四周嘻嘻哈哈的，令人羨煞！

「他就是夏里斯——令人羨慕的小子！」大鬍子笑語呂林二人，「許多大明星都找他造型，包括先後成名的碧姬芭鐸，以及顏芝狄堅遜等等。你們來得不大合時，今天他太忙了，怎麼辦？」

林愛莉故意嘆口氣，說道：「只好等下去。」

呂偉艮對大鬍子道：「可否先介紹我們認識他呢？」

「可以的。」大鬍子於是走過去。

一些少女包圍着大鬍子，竟然當衆吻他，樂得大鬍子呵呵大笑！

呂偉艮沒有想錯，他老早想到大鬍子既是採訪主任，他一定得到夏里斯的尊重，由他從中介紹，總好過其他方式。

現在那些美女向大鬍子獻吻，也是基於他是夏里斯的上司。

夏里斯見到了上司來了，果然暫停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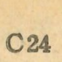
於是大鬍子趁此機會，介紹他認識呂林夫婦二人。

呂偉艮趁住握手之際，對夏里斯道：「有空賞面麼？我們由尼斯來，專程爲了結識閣下，如不見棄，可否同進晚餐？」

夏里斯有些猶疑，但大鬍子附耳不知跟他說了一些什麼，他竟然答允了。

「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夏里斯很爽快地問。

「一切由你決定，我們對康城太陌生！」呂偉艮說。



呂偉良和林愛莉坐在汽車內，要跟踪夏里斯。

夏里斯看看腕表，四下裏張望一番，終於說道：「就請兩位到那兒露天茶座等我，大約半小時左右我就可以完事。」

說完，他又旋風似的，攢入美女羣中，爲她們拍照去了。

大鬍子撚鬚微笑，道：「我眞後悔結婚太早，哈哈！」

他又拍拍呂偉艮肩膊：「來吧！朋友，我先陪你喝杯咖啡。」

何止喝咖啡，呂偉艮担心他賴到一齊去吃晚餐呢！

本來呂偉艮並非吝嗇的人，多一個與少一個花費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但問題他是夏里斯的上司，呂偉艮担心有他在場，夏里斯對他的發問，可能得不到答案。

三人橫過馬路，到了那間酒店的茶座，立刻獲得侍者的熱烈招呼！

看情形大鬍子不但是這兒的熟客，還是個「頗具權威」的人物，也因此呂偉艮夫婦受到另眼相看！

「兩位來自尼斯？」大鬍子好奇地問道。

「是的。」呂偉艮在心裏盤算，以防露出馬脚。

「住在尼斯？」

「不！只是遊客。」

「中國人？」

「是的。」

「去過香港麼？」

「還在那兒住過。你呢？」

「一年前到過一次，我有個朋友在香港一家英文報紙做編輯。」

「噢，原來如此！」呂偉艮恨不得他扯開了話題。

林愛莉當然比呂偉艮更加担心大鬍子會查「家宅」！

呂偉艮又說道：「你覺得，香港好玩麼？」

「不錯，就是治安太壞！」大鬍子道，「我在九龍繁榮的遊客區，給二個年青人刧去一個金手表和一個相機，還有千多元的美金旅行支票，數百元港幣，就是未劏下這把大鬍子！」

說完又他格格大笑。

呂偉艮搖頭嘆息道：「那是英國人的錯，他們對歹徒太過容忍。如果學台灣和星加坡，刼匪雖則未致絕跡，也不致像現在那麼猖狂！」

「聽說台灣對刧匪絕不容情！」大鬍子睜大雙眼道，「他們動輒槍斃！」

「不！必須經過審訊，認明有罪，而且罪有應得才判死刑；輕者亦判入獄或者無期徒刑。一切有法理根據。」呂偉艮解釋道。

林愛莉又補充說：「最近槍決的三名暴力刧匪，都是三年前落網的，經過反覆審判，認明無誤，才把他們置死！」

「本來亂世用重刑，這是好事！但是，太殘忍了吧！」大鬍子道。

呂偉艮說：「如果像年前你在香港遇刧時一樣，萬一你反抗，後果如何？」

「刧匪有刀，他們可能殺我！」大鬍子說。

「閣下罪有應得麼？」呂偉艮半開玩笑地說。

「不！我有何罪？」大鬍子道。

「對了，閣下只是遊客，何罪之有？」呂偉艮又說，「但歹徒不跟你講理，你又何必憐憫他們？」

「嗯……」大鬍子無言以對。

不久，夏里斯來了。

他滿頭大汗的，逐一把相機，鏡頭，測光表等物放下，伸着懶腰，深深地呻了一口氣！

侍者替他取來飲品，那是一杯冰凍的啤酒，他呷了一口。

呂林夫婦二人正考慮着應該如何開口，大鬍子問道：「夏里斯，你拍了多少美女的照片。」

夏里斯會心一笑，道：「收穫非常之豐富，如果你急於一飽眼福，我可以把拍好的一卷非林先讓你拿回去交給黑房技師冲晒。」

大鬍子看看腕表，乘機說道：「好吧，讓我先走一步，反正，我也出來得太久了。」

呂林二人正是求之不得，輕輕舒了一口氣！

大鬍子終於走了。

他臨走之前，還跟夏里斯交換了一個眼色，以呂林二人的機靈與反應，自然明白對方的用心何在，但他們却佯作不知。

等到大鬍子離去了之後，夏里斯才開腔問林愛莉：「小姐，過去有過演戲經驗麼？」

這一回却輪到呂林二人會心一笑了！

林愛莉道：「閣下一定以爲我是個發

着明星夢的女人!」

「難道不是麼?」夏里斯意外地瞪住林愛莉。

林愛莉笑道:「我這把年紀不但太老，而且也沒有演技!」

「不!一點不老，你有成熟樣子的美!嗯——」夏里斯打量着林愛莉道:「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

林愛莉正待直率地回答他，却給她丈夫在枱下輕輕蹴了一腳。

呂偉艮立刻又插咀道:「夏里斯先生，你眞的有辦法介紹她進入電影圈?」

「是的，我認識不少影業鉅子，以這位小姐的外型和條件，應該有機會的。」夏里斯又問道:「你們怎麼會懂得來找我的?」

林愛莉未答反問:「相信你一定還記得一位花莉絲小姐吧?」

「噢!原來是珍妮介紹你們來找我的。珍妮・花莉絲，我為她造過像。」夏里斯忽然又問:「她近來好嗎?如果再見到她，請代我問候!」

呂林夫婦二人又交換着眼色——這一次却是充滿了失望!

但是，林愛莉仍然問道:「你應該和她有連絡的，請問她家居何處?」

「嗯……」夏里斯支吾片刻，道:「我不知道她的住址。」

「你們沒有連絡?」林愛莉又問。

「沒有。」夏里斯又呷了一口啤酒，一邊却在瞪住呂林二人。

他忽然又看看腕表，道:「我約好了一個朋友，時間差不多了。請問是否須要為這位中國小姐造像?」

呂偉艮覺得他的態度轉變得太快。但這也沒有什麼奇怪，也許對方巳知道「僞鈔票」涉及花莉絲，許多人都担心自己惹上不必要的痲煩。

林愛莉問:「珍妮・花莉絲可是她的眞實姓名?」

「對不起，我也不大清楚!」夏里斯反問道:「請問二位是什麼人?看來二位並非為了拍照而來此找我。」

呂偉艮望望他妻子，說道:「是的，不怕告訴你，我們只是專誠為了了解花莉絲小姐而來，希望你能帮了我們!」

夏里斯道:「你們想我怎麼樣帮忙你們?」

「很簡單，我們除了想知道花莉絲的居處之外，還想知道她的一切私生活，例如她與那一些男友來往，以及其他。」呂偉艮說。

夏里斯又以另一種目光注視住二人，問道:「你們可是警探?」

呂偉艮開玩笑地反問:「原來法國政府也請華人做警探?」

夏里斯道:「然則你們為什麼一定要知道花莉絲的一切?」

「除非你眞的一點也不知道，否則你告訴我們，總好過告訴別人，因為我知道稍後時間亦必有警探找到閣下這裏來。」

「老實說吧，就算是警探找到這裏來，我也無話可說，因為我根本對她一無所知。」

「那就算我找錯了門路。對不起，阻了你不少寶貴的時間。」

「不要緊!」夏里斯隨即把手一揚，召來侍者。

呂偉艮爭先付賬，雖然夏里斯叫侍者記入他的掛賬單之內。

夏里斯是這兒的熟客，可以記賬的。他通常是每月結賬一次。

呂林夫婦二人離座，夏里斯說要到洗手間去，請呂林二人先行一步。他們就此握別!

毫無疑問，這次呂林二人一無所獲。

林愛莉越想越氣，呂偉艮叫她平心靜氣地先去找汽車——他們由尼斯租來的，有司機的租賃汽車。

呂偉艮說要去打個電話跟尼斯方面的湯信連絡一下。

於是林愛莉先離開那露天茶座，呂偉艮則回頭走向酒店一角——那是可以入角子撥電話的所在。

但是，當呂偉艮走到電話間門前之際，透過玻璃門內望，那兒巳經有人佔用。

這是公共場所，電話最多人應用，這原是不足為奇的事，但奇就奇在呂偉艮竟然發覺正開始撥動電話號碼的人正是夏里斯。

夏里斯佯稱要去洗手間，想不到原來是來此打電話。

他打電話給誰?

呂偉艮透過那度玻璃門，清楚地看見他撥過的每一個號碼。

但是玻璃門掩上，呂偉艮却聽不到他說了一些什麼。

呂偉艮心裏既然對夏里斯生疑，於是迅速閃過一旁，避免讓夏里斯見到他。

夏里斯由電話間出來，這一次是眞眞正正的走進洗手間去了。

呂偉艮沒有再撥電話，匆匆離開酒店，去找林愛莉。

這時候，林愛莉巳找到那位司機和租賃的汽車，他們正在酒店門前的石階下，停車於馬路一旁，等候着呂偉艮。

呂偉艮登上汽車之後，立刻對司機說:「我們須要跟踪一個人，請將汽車先行開前一些，他快要由酒店出來了。」

司機雖然不大明白，却也聽命。

林愛莉問:「是湯信的主意麼?」

「不!只是我的主意。」呂偉艮把剛才的情形告知了他妻子。

林愛莉道:「也許他只是與雜誌社方面連絡，因為看大鬍子的表情，他大概以為我是企圖來康城出風頭的女人。」

呂偉艮取過她手上的一本雜誌，揭開第一頁，裏面刋登了雜誌社的電話與地址，發覺那兒登出的電話號碼與剛才呂偉艮記下的不符。

也就是說:剛才呂偉艮看見夏里斯所撥的電話號碼，並非撥回他辦事的地方。

當然，夏里斯有可能與其他業務上有關的人取得連絡，但是呂偉艮思前想後，越來越覺得此人可疑!

不久，呂偉艮果然看見夏里斯由酒店出來，然後步向停車場。

呂偉艮告訴司機:「我就是要跟踪這個人。」

司機會意。

等到夏里斯把車子開出了停車場之後，便一直被呂偉艮的監視。

呂偉艮向司機問道:「這條路通往何處?」

「那邊是一帶海濱別墅，是富貴人家的渡假地方。」司機說。

林愛莉沉吟道:「也許你的想法對了，看來我們必須與湯信取得連絡。」

呂偉艮回憶起夏里斯在酒店門前的露天茶座中，言詞閃縮，再想到他剛才鬼鬼祟祟的去打那個神秘電話，覺得這個人一定有問題。

在那本刋登花莉絲半裸照片的雜誌上，夏里斯固然顯出了他本人的攝影技巧——把一個並非十分美麗的花莉絲，拍攝得如此艷麗動人，難怪這許多女人喜歡找他造像。

同時在夏里斯親自執筆的文章中，也極盡吹捧之能事。

林愛莉最愛看電影雜誌，所以才有此發現，但是，她記得其他由夏里斯負責攝影的圖文之中，通常執筆為文的，另有其人。

由此可見，夏里斯說他與花莉絲只是「泛泛之交」，這點絕對相信。

從花莉絲的無上裝裸照以彩色插頁刋出，以至夏里斯親自執筆隆重介紹，均可從旁證實夏里斯一直對呂偉艮他們說謊。

林愛莉離去時心有不甘，也是基於這一點，只是想不到後來她丈夫竟在無意間為她揭開了心中的疑團罷了。

現在車子巳開入出租汽車司機所講的「富貴人家的渡假聖地」!夏里斯亦開始把車子的速度緩慢下來。

夏里斯似乎還未發覺被人跟踪。

出租汽車司機可能是看錢份上，顯得非常機警，既不會把他控制的車子開得太前，也不會開得太後。

直到夏里斯停車於一幢海濱別墅門前，司機才問呂偉艮:「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做?」

「你可知道那兒有電話?」呂偉艮一邊問司機，一邊留心那邊的動靜。

這時候，夏里斯巳離開他的汽車，進入那幢別墅去了。

司機表示附近有電話亭，於是，呂偉艮吩咐林愛莉與司機去撥電話，他獨自下車。

林愛莉担心呂偉艮在這兒人生路不熟，生命有危險，但呂偉艮覺得他們忖測的事甚為接近，必須趕緊通知湯信。

正因為他們身份特殊，隨時會惹來痲煩，但湯信是國際特警組織人員，他與法國警方一定時常有連繫。

林愛莉終於在司機的引領下，去找電話。

呂偉艮徒步走向那幢沿住海濱建築的單層別墅。

這兒一帶全是一至二層高的建築物，但每一幢必隔相當距離。

由於預防潮水的關係，每一幢別墅面海這一邊，均離海灘數呎以上，下面則全是石柱支撐，另有石階直落海灘。

每一幢別墅面海這一邊，都有一個大露台，七彩太陽傘豎立其中。此情此景，一切暑氣都會消失!

呂偉艮正待繞到屋旁，觀看屋中情景之際，却發覺露台之上出現了一些人，其中一個是夏里斯，另外有一男一女。

男的赤裸上身，披着大毛巾，戴太陽眼鏡，穿泳褲。

女的也戴上了太陽眼鏡，穿比基尼泳衣，身裁十分健美。

呂偉艮從頭髮的顏色中，沒有理由懷疑那男子就是德國人克魯格。但那個健美女郎外型極似就是花莉絲。

雖然刋登在雜誌上的照片與花莉絲本人尚有若干距離，但呂偉艮是見過她本人的，那是在尼斯賭場之內。

克魯格的頭髮是金色的，但眼前這人却是滿頭棕髮。

至於他的正面，呂偉艮也由於角度關係，根本看不到。

呂偉艮立刻閃到露台底下的石柱去，那是最易藏身的地方。

儘管如此，呂偉艮仍然担心，他担心的不是本身的安全，而是担心對方講法語，他可能一句也聽不出頭緒來。

但是，當他攀上石柱上端，極力靠近露台的時候，却有些意外，因為對方竟然全部用英語互相交談。

「……你可知道他們的身份?夏里斯?」這分明是披毛巾的男子說的。

夏里斯道:「我不清楚，他們也不肯直言，但肯定不是警探。」

「你怎會這麼肯定?」

「因為那一男一女是中國人，而且，男的還是個跛足的人。」

「嗯!他們怎麼會找到你的身上來?奇怪了!」

「我想，可能是由於我們的雜誌刋登花莉絲小姐的照片，雜誌上有我的名字，要找我眞是易如反掌!」

一個女子的聲音插咀道:「你做得好極了，夏里斯。」

「是的，我一發覺情形不對，什麼也不敢說，立刻打電話給你們。」夏里斯邀功地說。

「夏里斯，你的確機警，而且非常够朋友。」男子似乎在倒酒，「來!我們先喝一杯。」

「慢着!」夏里斯忽然又問:「克魯格先生，到底出了什麼亂子?」

「嗯——」那男子猶疑一下，道:「回頭我再告訴你吧!」

呂偉艮呆了一陣!

想不到現在露台上的人果然是克魯格，那麼，另一個自然也是花莉絲，呂偉艮並未看走了眼。

為什麼克魯格的頭髮巳不是金色?

呂偉艮對此根本沒有感到任何驚奇，因為現今科學昌明，除了可以戴上假髮之外，還可以染髮，尤其是以目前的情勢對克魯格如此不妙，他更加沒有理由以本來面目示人。

但是，夏里斯怎麼知道他們在這裏?他們可能是同黨麼?

不過，聽剛才夏里斯的口吻，既然如此問克魯格，克魯格又不肯詳細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看來又不似是同黨。

呂偉艮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又聽到二名男子的談話聲。

談話聲是由碰杯聲傳出之後不久開始，克魯格以詑異的語氣問:「夏里斯，你

怎麼會知道這裏的電話號碼?」

「是花莉絲較早時告訴我的。」夏里斯答道。

花莉絲看得出克魯格不大高興，她說道：「這件事還未發生之前，夏里斯既然是我們的朋友，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是的，我只担心你還將這裏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告訴了別人。」克魯格道。

「你放心吧，我只告訴過夏里斯。」花莉絲說。

夏里斯道：「我是個守口如瓶的人，而且對朋友一向忠心耿耿！可惜你們似乎一直未當我夏里斯是朋友。」

克魯格道：「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夏里斯道：「你們的事我雖然至今還未清楚，但肯定不會是一件好事。」

「然則，你以爲是什麼事?」克魯格忽然又反問道。

「如果我已經知道，根本不必多此一問。」夏里斯有點不高興地說。

「好吧！」克魯格道：「請跟我到裏面來，我會慢慢告訴你。」

「爲什麼在這裏不可以?」夏里斯似乎也開始懷疑對方的態度。

「很簡單，我担心隔牆有耳！」克魯格開始由露台往屋內走。

呂偉艮也覺得有些奇怪，左隣右里與此最少相隔二三丈，而且，那些隣居的露台上眼前也沒有人。所以「隔牆有耳」極有可能只是一個藉口而已！如果他如此小心謹愼的話，就連剛才那一番話也不該說出來。

呂偉艮越想越覺不妙，立刻翻過露台的欄干，竄向屋旁。

透過玻璃窗內望，呂偉艮看見不尋常的一幕——

克魯格手握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手槍，對住了夏里斯的胸膛。

夏里斯舉高了雙手，站在屋內一角。

呂偉艮對軍火有點認識，他一望而知這是一支「華達FFK型，點二二長型口徑」手槍，東南亞許多國家的警方，都喜歡採用這種手槍，它是由「華達PP型」改良而成的。前者一九三一年面世，後者早兩年經已面世，首先在歐洲大陸，廣泛應用。

香港亦屬東南亞地區，但除了部份密探之外，軍裝警員所用者則是點三八口徑的英國製手槍。是「史密夫與韋遜」廠出品，簡稱「S&W」。重一磅八安士，管長五吋，可一次過連發六响子彈。

兩者比較，自然是點三八口徑的厲害，但點二二口徑比較易於收藏。

但無論如何，以眼前這種距離，克魯格只須扳一下機掣，就隨時可以將夏里斯置諸於死地！

別墅兩旁雖然有窗門，但此時都下了簾子，隣居看不見屋內的情形。縱然如此，萬一克魯格開槍，槍聲極有可能驚動他們。

萬一槍聲驚動了隣居，後果將會如何?像克魯格如此聰明的人，他應該早已想到。

呂偉艮這時又聽到夏里斯求情說：「你何必這樣?我只是一片好意，前來通知你們。」

克魯格嘿嘿地說：「我也相信你是一片好意，但可惜你知得太多!」

夏里斯道：「如果你殺我，對你們也未必有什麼好處。」

「但是，最低限度再也沒有別的人知道我們躲在這裏。」克魯格又對花莉絲道：「你去把所有的窗和門都緊閉。」

夏里斯道：「即使如此，槍聲仍會驚動他們，他們亦勢必報警查究。」

「我會把擴音器放大，播出流行而熱情的音樂爲你送行！」克魯格道。

「但是，我的車子停在外面，警探總會查到這兒來的。」夏里斯說。

克魯格笑道：「謝謝你提醒我，夏里斯，那輛汽車的確是十分重要的綫索，但我會好好處置的，你放心吧！」

這時候，花莉絲已把大部份的窗門都關緊了。呂偉艮倚在門旁——通往面海露台的門。他可以清楚聽到一陣女人的步履之聲正朝這門後走過來。

呂偉艮在心底盤算過了，以目前這形勢，如果他再不設法救夏里斯，就只有讓他死在不明不白之中。

心念一動，呂偉艮便以救人要緊，義不容辭，鐵杖出手，看準了時機，用力將那扇門往後推動，此時花莉絲剛剛將門掩上，還未上栓之前一刹那間，想不到外面有人突如其來，登時嚇得花容失色，驚叫起來！

呂偉艮早將算好忖準，趁住嬌呼聲傳出之際，回手朝住玻璃窗門狠狠地擊了一杖，一時「嘩啦啦」連聲响，足以令到克魯格爲之方寸大亂。

事實上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亦會爲之方寸大亂，不知所措！

這邊花莉絲突然驚叫起來，那邊却彷彿有人破窗而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如驚弓之鳥的克魯格，根本就想不到。

呂偉艮所以要如此，也是看準了當事人的心理，也只有他才做得到。因爲別人未必有一支鐵拐杖在身邊。

只有鐵拐杖才可以迅速擊破了三呎以外的玻璃窗門。

窗門剛剛才被花莉絲落了簾，所以屋內的克魯格但聞其聲，不見其人，慌忙朝住窗口開了一槍。

這是呂偉艮想像中的事，所以他只是伸出鐵拐杖擊破了窗門，人仍然留在門前這邊。

槍聲响過了，呂偉艮才冒險衝了入屋內！

他沒有計算錯，花莉絲剛想轉身就走，但被呂偉艮一手抓住。

她身上實在穿得太少，三點式的比基尼泳衣裝，呂偉艮可以下手將她一手抓住的地方幾乎絕無僅有。

克魯格槍咀回擺，正待向來人發射，但呂偉艮這時已抓住花莉絲的一把秀髮，以她的半裸身軀作爲擋箭牌。

由呂偉艮開始採取行動到現在爲止，前後還不足十秒鐘光景。在這電光火石之間，夏里斯也被嚇得呆住了！

他不敢動，以免死得不明不白！

現在連克魯格也獃住了，他不敢開槍，否則可能錯殺花莉絲。

呂偉艮狠狠地揪住花莉絲的一把秀髮

，吆喝着說：「叫他快些放下手槍，否則老子會先殺死你！」

花莉絲連呂偉艮是怎個樣兒也不知道，因爲呂偉艮是躲在他背後的，但從呂偉艮的語氣中却可以領悟到他充滿了敵意！

「這是你最後機會，快些快些?」呂偉艮充份運用了心理戰術。

因爲如果讓對方看清楚了形勢：既知道他手上不但沒有槍，而且只不過是單人匹馬的話，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花莉絲一方面受到皮肉之苦，另一方面也眞的担心克魯格在慌亂中開槍，於是尖聲呼叫，叫克魯格放下手槍。

克魯格沒有開槍，但也沒有放下手槍，却匆匆後退。

他退進了一間房間之內，然後迅速將房門關閉了！

呂偉艮還未清楚克魯格的用心，一手將花莉絲順勢朝住夏里斯站立的位置用力一推，同時對夏里斯以命令的語調說道：「夏里斯，看管這個女人。」

夏里斯第一次從噩夢中驚醒過來，憑住呂偉艮那一股餘勁，花莉絲有如人球一樣被推倒向夏里斯的懷抱中。

夏里斯差點與花莉絲雙雙倒下。

呂偉艮竄向房間門口，傾耳細聽，房內一片雜聲，大概克魯格正在收拾細軟，準備逃走。

呂偉艮存心要拖住他，於是以鐵拐杖力敲房門，撞擊的「隆隆」有聲。

克魯格果然在房內又急又驚，隨即向住房門連開了兩槍。

幸好呂偉艮早已料到對方必有此一着，所以，一直只躲在門旁的水泥牆壁之後，而子彈只可以穿過門板，射向走廊的牆上。

兩彈落空，房間內沉靜下來。

呂偉艮回頭看看，夏里斯已將花莉絲制在手中。她雖然極力掙扎，但到底女人氣力有限，還是無法掙脫夏里斯的掌握！

呂偉艮一直在盤算着克魯格的下一步行動，他可能由房內突然撲出，也可能悄悄由窗口逃之夭夭！

假如他由房內衝出，呂偉艮一定給他迎頭一杖，務求以第一時間將他擊倒，因爲對方手中有槍，只要稍爲給他喘息的機會，呂偉艮就可能首先在他面前中槍倒下來。

不但呂偉艮遭殃，還有夏里斯亦勢必大限難逃！

基此理由，呂偉艮必須全心全力注意房間中的一動一靜，不能稍爲疏忽。

另一方面，呂偉艮也明白到，萬一讓對方再佔到優勢的話，後果難以想像。

因此，他猛打着手勢，示意夏里斯致電報警。

夏里斯反應算快，他終於明白了呂偉艮的意思，只是他這時正控制住花莉絲，如何是好?如果他放開花莉絲去撥電話，花莉絲亦有改變局勢的能力，最低限度也有可能逃走。

但是，夏里斯這時既然大徹大悟，自然希望自己能將功贖罪，以報答呂偉艮；因爲在此之前，他確實希望從花莉絲和克魯格身上得到一些金錢上的好處。

結果他不但未得到任何好處 差些兒連性命也丟掉了！

夏里斯靈機一觸，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這辦法可以防止花莉絲逃脫……

夏里斯果然可以去撥電話，而無須再爲花莉絲而傷腦筋！

連伏在門旁的呂偉艮也感到奇怪，爲什麼不見了花莉絲?

呂偉艮回頭一看，發覺花莉絲赤條條的蜷縮着，躲在沙發椅背後。而她身上的三點式泳衣却被夏里斯把握在手中。

夏里斯的辦法雖則接近下流，但亦不失爲毫無辦法之中的辦法。因爲這是人家的地方，一時間固然找不到繩索，而且也浪費時間。

現在夏里斯終於通知了警方，他又迅速回到了花莉絲的身邊去。

呂偉艮已經不止一次地，冒險朝房間裏望入去；他是透過那些彈孔內望的。

突然間，呂偉艮由正門飛奔而出。

由於呂偉艮一聲不發，連夏里斯也不知道他意欲何爲。

夏里斯以爲自困於房間裏的克魯格可能已由窗口爬出逃去。但無論如何，他對於呂偉艮那一份勇敢，已深爲敬佩！

呂偉艮所以急急衝出門外，是由於憑他所見，肯定克魯格不久即將逃離此地；剛才他自困於房間之內，除了更衣之外，就是執拾細軟。

如果當一會兒克魯格須要逃走，最須要的自然是交通工具。

因此，呂偉艮忽然想起門外停放着的兩輛汽車，一輛是克魯格的，另一輛是夏里斯的。

呂偉艮在採取行動之前，自然也想過了，他要弄壞汽車的機件，必須先將車門弄開；要把車門弄開，自然需要車匙。

呂偉艮是個開鎖專家，他無須車匙也可以，但是一定要一些簡單的工具，例如一枝髮夾，或是一條鐵綫之類。

可惜呂偉艮眼前就連這些簡單的工具也沒有在身邊。

還好有一輛汽車的車門尚未鎖好，這是夏里斯的車子。

呂偉艮曾跟踪過夏里斯，自然知道這是夏里斯的汽車。

呂偉艮先將車頭蓋打開，再將接駁乾電池的綫路截斷。

然後他再去設法弄壞克魯格那一輛。

克魯格的車子鎖得很好。呂偉艮既然無法將車門弄開，就只有另外再想辦法。

在這有限的時間內，他必須快些想出一個完善的辦法來。否則，他除了眼光光看着克魯格逃脫之外，還能被他射殺！

因此，他必須趁住克魯格未由屋內衝出之前，完成一切。

車門弄不開，車頭自然也弄不開。

無法弄壞機件，試問如何阻止對方利用這車子逃走?

呂偉艮心生一計，只要利用樹木枯枝，就可以將鎖匙孔塡塞；只要對方無法把鎖匙插入，同樣發生阻延作用。

但是，現場之上却找不到細小的樹木枯枝或者雪條棒之類。

情急之下，呂偉艮又想出了另一個方法來，他匆匆走下沙灘，用手帕包來一大包沙粒。

他將那車子的油門旋開，然後將沙粒盡傾入內。

就在這時候，大門開處，果然有個人持槍衝出。

呂偉艮看得清楚，立刻躲在車後，彎腰急竄，避過了對方的視綫。

呂偉艮沒有猜錯，克魯格果然挽住一個手提箱，朝住停車的地方飛奔而來。

唯一令呂偉艮猜不到的，就是克魯格沒有由窗口爬出。

然則，他是否在衝出房門時，殺了夏里斯？

當時夏里斯和花莉絲二人正在房門外的廊子裏，照計他一定見到二人的。但剛才並未聽到槍聲由屋內傳出來，這還是唯一足以令到呂偉艮稍爲放心的。

呂偉艮在此時此地無暇多想，他匆匆找一個有利的位置先躲一陣。

當然，假如警方接到了夏里斯的緊急報警電話之後，能及時派人趕來，眞是最好不過；無奈到今爲止，連警車聲也聽不到。

更奇的是；剛才最少也先後响過了三响槍聲，爲什麼左隣右里沒人出來查看？

也許是隣人怕事，也有可能附近盡是富人的別墅，只有渡假時才住了人，平時却是空置無人的。

克魯格登上他自己的汽車立刻開動。

呂偉艮明白，他這車子不會走得太遠，因爲油管遲早會閉塞。

儘管如此，呂偉艮仍不能現身，因爲克魯格此時有如被追殺的狠，明知走投無路，勢必盡其所能反噬。

就在這時候，警車聲終於傳來了。

法國警車聲與香港稍有不同；香港是「嗚嗚」的响個不停。

但法國警車一高一低，响得甚有節奏，似乎香港有些救傷團體的十字車，也裝上同一類的警號。

克魯格於是把車子開得更快。

車子開得越快，一定也停得更快！因爲油箱裏的汽油根本不能用。

果然，克魯格的車子剛駛出公路，就打横停在路中心。

警車剛好開到。

警員們可能還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克魯格已離開了那輛「突然死火」的汽車。

直至警員們發覺他挽住一個手提箱急急奔逃時，才厲聲喝住他。

但克魯格充耳不聞，繼續逃走，於是警車追上去，車上的警員也開槍示警！

克魯格雖然有槍在手，但他明知大勢已去，再不投降就只有死於亂槍之下，因此只有止步，棄械投降！

破僞鈔黨 滅發財夢

克魯格落網了！

夏里斯把花莉絲由露台下的石柱陣中帶出來，交給到達現場的警方人員。

原來夏里斯也想到留在屋內的危險性，在克魯格未衝出之前，先把花莉絲押走，躲在面海露台下的石柱陣中。

直至警方人員在呂偉艮的陪同下，回到屋內搜索時發覺四下無人，才在那靠近海灘的地方，把二人找到。

克魯格那個手提箱中，搜不到半張僞鈔，有的只是一些眞美鈔，都是他從賭場換來的。

但在別墅之內，却找到一些未用去的假美金。

克魯格本來打算逃離法國，無奈他太過小心，先行染髮，再要設法取得假護照然後才成行，這樣就拖慢了步伐。

如果他及時横渡地中海，進入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等處，相信仍有機會逃離法國國境，雖然最後他仍有可能被捕。

克魯格承認正在找門路，企圖購得假護照，偕同花莉絲一齊逃亡！

他們最後的目的地是瑞士。

可惜他太過小心，也可能是花莉絲拖遲了逃亡的時間，以至有現在這收場！

克魯格沒有埋怨任何人，自嘆是命運的安排。若非夏里斯介紹花莉絲這尤物給他認識，也許還好些。

國際特警組織，尼斯分處的隊長湯信這時已接到林愛莉的電話，乘直升機趕到康城來。

當湯信趕到康城時，克魯格和花莉絲經已落網！

呂林夫婦二人無意中立了一功。夏里斯只好向二人道歉，若非他轉彎抹角，一場驚險場面就不致出現！

還好在呂偉艮隨機應變，否則夏里斯會死得不明不白，甚至還會讓克魯格在殺死夏里斯之後，提前逃走。

但是現在就由於呂偉艮諸多困擾與阻撓，拖垮了克魯格！

克魯格與花莉絲二人被押回尼斯市，由警方會同國際特警隊聯合偵訊。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人最關心本案的，他們就是由美國派來的財政部密探。

以卡西爲首的美國財政部密探們，聞悉克魯格落網，匆匆趕來，目的自然是要查出一些印製僞美鈔的人。

克魯格在尼斯市警局供出，他本來只是一名小商人，在巴黎路邊茶座中偶然結識了一個棕髮中年男子栢特。

柏特自稱有門路介紹他做一宗保證可賺大錢的生意。

後來克魯格知道柏特所講的賺錢生意原來是買賣僞美鈔。

於是雙方約好一齊參加一個臨時旅行團，以掩人耳目。

他們就在石雕的狂想宮中旅遊時，討價還價以及「看貨辦」。

也就是說：阿生當時在狂想宮中所見，絕非過份敏感！

尼斯市警方已知會巴黎警局，追緝一個叫柏特的長髮男子歸案。

× × ×

阿生與巴黎總部派出的人員哈利，一齊飛到了阿姆斯特丹市。

阿姆斯特丹市是荷蘭名城，呂偉艮與三俠曾遊過此地。

不過阿生這次到這兒來，却非遊覽，而是爲了偵查另一件事。

這件事可能與僞鈔黨有關。

首先是由於負責印刷「僞鈔與假證件」一刋物的「基辛氏公司」收到一個基本

訂戶的特殊要求，要求補發數頁有關「僞鈔與假證件」的內容。

前文我們也介紹過，凡是訂閱上述刋物的基本訂戶，必須經「國際刑警組織」巴黎總部的小心審查。

因此，「基辛氏公司」的行政人員，對每一個基本訂戶的要求，亦必須與位於巴黎近郊聖克羅的國際刑警總部，密切連繫。

這次國際特警隊既然插手追查僞鈔案，他們就憑「國際刑警組織總部」的資料，追到阿姆斯特丹來。

負責印刷「僞鈔與假證件」一書的基辛氏公司高級行政人員費曼，首先與阿生等人會面，將一間銀行的名字說出。

該銀行即要求基辛氏補發內頁的基本訂戶之一。

原來該銀行就在意大利。

意大利某銀行米蘭市分行的來函原件，由費曼交給阿生等人過目。

原函大意稱：該公行所收藏以作參考用的「僞鈔與假證件」一刋物中數頁不愼遺失，請求基辛氏公司補發。

關於該信的副本，在航機飛往阿姆斯特丹市的途中，哈利已給阿生看過了！

阿生現在就問費曼：「我可以看看『僞鈔與假證件』一刋物麼？」

「當然可以！」費曼由他辦公室的保險庫中，取出了一本十六開本的厚册子。

這是活頁精製，因爲隨時有新內容要加插進去的緣故。

阿生在受訓時期已經看過這刋物不止一次，因爲這是規定的課本之一。

他現在所以要費曼取出來再看，目的只想知道，米蘭銀行所失去的頁數的內容如何！

費曼也明白阿生的意思，逐一指出那些頁數是來函中要求補發的。

阿生發覺該銀行要求補發的內頁之中，竟然包括了「第十二類，A欵，編號四四二弍」的樣本在內。

「四四二二」號樣本是一張僞美鈔。

該類僞美鈔面額是二十元的，專家在該內頁中，逐一揭出其中的破綻所在，讓「訂戶」知道分辨眞與僞的重要關鍵！

根據記錄，二十元面額的僞美鈔，先後被發現有許多種。

編號「四四二二」的一種，是一九七二年首先在瑞士蘇黎世被發現的。也是被認爲模仿得十分似樣的僞鈔之一。

如所周知，美鈔面額有許多種，爲什麼歹徒偏偏要僞造二十元面額的?既不僞造五元的，又不僞造百元的。

其實道理十分簡單，因爲太大面額，使用者難以出手，太小面額的，又太過不化算！

當然，太大或太小面額的僞鈔仍然有人僞造，但爲數不大。

根據美國財政部調查局的一九七三年年報指出，在上個會計年度中被破獲的僞鈔總額，高達二千七百多萬美元。

這數目相當於該局過去十年前在一年中破獲的僞鈔總數的七倍。

至於因印製及運送僞鈔而落網的歹徒，總數亦多至二千三百多人。

在所有破獲的僞鈔之中，面額二十元的最多，十元次之，偶然亦有發現一些五元，甚至五十，一百的，但數目有限。

通常僞鈔的最後發現，是被收入者存入銀行之後，由銀行出納員發覺。

當然，如果收入者早已發覺，他就不會照數全收然後存入銀行了。

一般情形是：銀行發現僞鈔票之後，通知當地警方，再由當地警方知會國際刑警。

國際刑警總部收到報告之後，搜集樣本以及一切詳細資料，交化驗室專家仔細分析。然後送交阿姆斯特丹市的基辛氏公司。

基辛氏印刷公司專家們立刻將樣本製版，精印成「僞鈔與假證件」一刋物中的活頁，分發給萬多個基本訂戶。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數量絕對不能多出一份，一切必須受到國際刑警總部的嚴密監督。這也是國際刑警總部與基辛氏公司的合約規定。

他們的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防止落入歹徒手中。

但是現在，米蘭銀行爲什麼失去了其中數頁內容？

阿生所以注意到其中被認爲最可疑的一頁，正是由於它詳細描述了一類最新發現的二十元面額美鈔的破綻。

歹徒極有可能針對專家列出的破綻，而加以改良。

然則，最近在尼斯所發現的僞鈔，是否與此有關？

阿生首先感到懷疑！

哈利雖然是由總部派來的，此外還有聖克羅國際刑警組織總部的人在着，但是他們都知道阿生的來頭。

他們非常尊重阿生的意見。

阿生既然認爲這次「失竊」事件與僞鈔黨可能有關，決定先到米蘭市一次！

米蘭銀行「失竊」文件，表面看來並無可疑之處。

但是，文件涉及僞鈔樣本，就絕不簡單。

阿生所以主張到米蘭市去，目的也是爲了要實地了解「失竊」情況，向銀行方面展開詳細的調查。

經過一番請示之後，巴黎兩個組織的總部都同意阿生的見解。

所調兩個組織的總部，就是包括了「國際刑警組織」與「國際特警隊」在內。他們的總部，分別設於巴黎市中心區與近郊。

阿生與哈利二人，會同國際刑警代表胡麥等，一行三人，又匆匆由阿姆斯特丹南飛。

他們的目的是米蘭市。

米蘭市，位於意大利北部。屬於意大利的一個大城。

阿生等人到達該市之後，首先會晤國際刑警組織和國際特警隊派駐該市的人員；在此之前，巴黎總部方面已分別通知了他們。

意大利是該兩個組織的成員之一，所以阿生等人的行動比較方便。

阿生等人幾乎沒有休息，就匆匆趕往該銀行去。

但是，辦公時間已過，銀行已經關門

了。

哈利道：「看來只好等明天。」

但阿生認爲辦公時間只是剛剛過去，也許經理級人員未走。

這也屬於一種常識，通常一間銀行關門，辦公時間已過，未必表示銀行中的人都走光了。

由於銀行業務繁複，所以銀行雖然在某一規限的時間內關門休息，但內部工作，仍在進行，直至該日的清核工作完竣爲止。

阿生是個具有多方面知識的特警隊員，所以堅持要進去求見經理。

門警以辦公時間已過，拒絕任何人入內。

阿生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有召來當地高級警務人員。

高級警官透過電話連絡，銀行經理果然仍在他的辦公室內。

阿生在電話中道明來意，終於獲准入內。

銀行內大部份男女職員均已下班。

經理將阿生等人接待到他的辦公室去，寒暄一番。

阿生出示一份影印副本，問那位經理：「這是閣下寄到荷蘭去的信件吧？」

經理只瞥了一眼，便點點頭：「不錯，這正是本行的要求。」

由於剛才在電話中說過了，所以現在亦無須多講，那位經理亦已明白各人的來意。

有件事大出阿生意料之外。

那位經理又說道：「很抱歉，可能阿姆斯特丹方面，仍未收到我發出的第二封信。」

「你是指基辛氏公司？」阿生問、

「正是。」經理道：「我們昨天又寄出了第二封信給基辛氏公司。」

「第二封信說及一些什麼？」阿生又問。

經理苦笑聳肩：「剛才我所以要道歉，是一時疏忽，把這件事鬧大了，勞煩各位白行一次，眞不好意思！」

阿生與哈利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彼此都爲之愕然！

阿生道：「難道這是一場誤會？」

經理尷尬地說：「此事我眞不知道應該如何向閣下解釋才好！這的確是一場誤會而已，事實上那數頁文件並未失去。」

各人又是一怔！

阿生這：「請你詳細些告訴我們好嗎？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我事前未預料到事態會如此嚴重，我只以爲失去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件，要求補發一份，大不了只是付錢！」經理說。

阿生道：「經理先生，你似乎忘記了那不是一份普通文件。」

「是的，我也曉得它非常重要。」經理又說：「但後來，我們在閣樓一個檔案櫃中找回，這才知道只是一場誤會。」

哈利和胡麥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但阿生却在沉思！

經理又說道：「昨天，當一個職員在閣樓清理文件時，發覺那數頁報失的刋物，於是我立刻寄了一封信往荷蘭、可能信未到，你們人已起程來此。」

阿生道：「是那一位職員發覺的？」

「他叫安東尼。」

「職位呢？」

「出納員。」

「服務記錄如何？」

「一向行爲良好！」

阿生又問：「可以帶我們參觀一下閣樓麼？」

「當然可以，不過——」經理有些不高興地說：「你們還懷疑一些什麼？」

「反正來了，順便看看又何妨？」阿生道，「請你原諒！」

他的客氣，加上當地一位高級警官在場，令到那位經理無法拒絕，

各人登上閣樓，那是一列存放文件的鋼櫃，裏面分別存放了各種客戶的資料，絕非圖書室之類。

阿生開始感到事態可疑！

首先是：這兒既非閱讀室，爲什麼報失的文件忽然會在此發現？

阿生問：「是不是每一個行員都可以登上這兒來？」

「是的，只要是在辦公時間之內。」經理又說，「下了班之後，我們才將它鎖上。」

各人回到經理辦公室。

阿生又要求看看曾經向基辛氏報失的文件。

經理雖然有些不耐煩，但也無可奈何，因爲他是這間分行的負責人。

這家銀行的總行則設在羅馬。

阿生小心視察那幾頁曾經報失的文件——「僞鈔與假證件」一刋物中的數頁。其中有摺叠過的皺痕，阿生覺得這是最可疑的地方。

阿生問道：「這些文件，通常存放於何處？」

「以前存放於資料室，但自從發覺失竊後，移到我這辦公室來。」經理又說，「職員們如要參閱，可以向我借用。」

「換句話說，以前是每個職員均可隨意拿來閱讀的，對嗎？」阿生道。

「是的。」經理說道，「這是參考書之一，出納員爲了避免收入僞造鈔票，及旅行支票等等，必須時時參閱這裏面的資料。」

阿生又問道：「職員可以帶返家裏去麼？」

「當然不可以，」經理說，「只限於在銀行裏閱讀，任何人，包括我在內，都不能把它帶離銀行半步。」

「我想見一見你剛才提及過的安東尼！」阿生說，「他是否已下班？」

經理把他的女秘書召入經理室，據報安東尼已經離開了銀行。

阿生無可奈何，只好要了安東尼的住址。

女秘書退出了經理辦公室去。

女秘書辦公的地方，就位於經理室門外，中間有一度半透明的玻璃屏相隔。

當經理室房門關上了之後，聲息就不能互通。

唯一用以連絡的，就是放在他們桌上的通話機。

通話機是案頭按鍵式那一種，剛才經

理把女秘書召入來時，也是利用了此機。

現在女秘書離去後，房門雖然已經關上，却未完全掩閉。

一些音响傳了入來。

那些音响，十分輕微，但阿生却聽到了。

似乎有人在撥電話。

誰？當然是坐在門外的女秘書。

阿生陷於沉思之中！

直至到那位女秘書再次推門入來，阿生才抬頭看看她。

她很漂亮，但年紀肯定在二十五歲過外。

意大利女人有一股成熟美，例如珍娜羅露寶烈吉妲，在世界影壇之上享有盛譽實非偶然的事。

女秘書問經理，她家中有些事，是否可以現在就走？

經理看看腕錶，這時候應該讓她下班返家休息了。

於是在經理的同意下，女秘書又回到門外她的座位去收拾一切，然後下班。

阿生靈機一觸，也向哈利示意，要暫時告辭。

國際刑警代表胡麥因爲還有許多問題要向經理調查，所以沒有跟他們一齊走。

阿生答允稍後再與胡麥取得連絡。

阿生走後，那位經理似乎悄悄鬆了一口氣！

經理問胡麥：「那中國人可是你的同事？胡麥先生。」

胡麥道：「算得上是同事，因爲彼此服務機構雖則不同，但性質相同。」

「嗯！然則他是——」

「他是一名出色的國際特警隊員。」

「國際特警隊？」

「是的。」

「我似乎未聽過這名稱。」

「它是一個保密性的國際組織。」

「無論如何，我總覺得他未免太過嚕囌了！」經理道。

「這是他的職責，請勿見怪！」

「失物既已找回，我們向基辛氏公司的申請亦已撤消，請問你們還在懷疑一些什麼？」經理很不高興。

「坦白告訴你，我們所懷疑的，就是此事可能與僞鈔黨有關。」

「僞鈔黨？」

「是的，最新發現的僞鈔，簡直眞假難分，天衣無縫！」

「嗯！」經理呆了一呆，又說：「但是，我們這裏並未發現僞鈔。」

「當然未發現。如果發現了，本市警方一定會告知我們，可不是嗎，警官先生。」胡麥望住身旁的一位高級警官。

高級警官道：「是的，我們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自然會以第一時間通知巴黎總部的。」

胡麥又說：「所謂未發現，未必是等於沒有一些僞鈔在本市流通，只是未被你們發現而已。經理先生。」

經理道：「這是什麼意思？」

「剛才我也說過了，最新的僞鈔幾可亂眞，你們這裏的出納員未必發覺，」胡麥又說：「稍後時間，基辛氏公司會把新僞鈔的樣本送到這兒來。」

經理苦笑搖頭。「聽你這番說話，令我也失去了信心！」

胡麥道：「收到基辛氏公司精印的新樣本之後，你會相信，我並未誇大。新僞鈔的印製者，極有可能參考了其中露出破綻的地方，因此，我們的嚕囌，希望你原諒！」

經理到此，再也沒有埋怨。

× × ×

阿生和哈利二人離開銀行時，女秘書大概已走到了街口。

阿生只憑記憶中的背影追過去。

哈利一邊與阿生併肩走着，一邊半開玩笑地問：「閣下原來對女人也有這麼大的興趣。這也難怪，意大利美女天下聞名啊！」

阿生道：「別開玩笑了，現在仍然是工作的時間。」

「工作？」

「是的，追女人也是我的工作一部份，行快一些，別失去了她。」

這時候，女秘書在街口轉角處拐了彎，走入另一條橫街。

阿生步履加速，急奔了幾步。

哈利覺得不似開玩笑，不敢怠慢，也追上了他。

阿生看見女秘書最後登上了一幢舊樓，他立刻走到那建築物的對面行人道上，發覺那舊樓只有三層高。

哈利走到他身邊。「怎麼樣？」

「你可知道這是什麼街道？」

「我不懂，但可以問警察。」

「不要問警察，他們未必知道什麼是國際特警隊員。」

「那怎麼辦？我不懂意大利文。」

阿生道：「痳煩你去撥個電話。」

「撥給誰？」

「可能胡麥還未走，叫他帶同那位警官來這裏。」

「好的，找不到電話，我可以立刻跑步趕回銀行去。」

哈利沒有說錯，這兒距離銀行不太遠，只須走幾分鐘。

哈利剛行轉身，阿生又把他叫回來。

哈利感到奇怪，阿生的視綫則一直盯住二樓一個窗口。

「什麼事？」哈利回頭問阿生。

阿生道：「把安東尼與女秘書的住址也一併帶來！」

哈利唯唯而退。

阿生始終留在現場監視。

× × ×

「剛才你究竟在電話裏說了一些什麼？」安東尼問。

剛進門的女人正是銀行那位女秘書，她有點氣急敗壞地說：「我在電話中不敢說得太多，因爲他們仍在着。」

「他們？誰？」

「警察。」

「警察？」

「是的，安東尼，別裝蒜了，這事非同小可！」女秘書盯住那青年人，關心地說：「我們經理仍在接受警方問話。」

「吉蒂，你把我弄得糊塗了！」安東尼苦笑着說：「至今爲止，我仍然聽得一頭霧水。究竟怎麼一回事？」

「告訴我，你是否悄悄帶走過一份文件？」女秘書吉蒂問。

「你是指那份僞鈔樣本？」

「對了，就是其中數頁。」

「你怎麼知道我會將他帶返家？」

「你可以騙過經理，却瞞不了我。當你佯稱在檔案中無意間發覺數頁失竊的文件時，我已開始生疑。」

「爲什麼？」

「因爲我查過你當日的工作記錄，根本無須跑上閣樓檔案室去，對嗎？」

「嗯——」

「安東尼，不要再瞞騙我了！」

「好吧！」安東尼面上紅了一陣，垂頭道：「爲什麼你早不說？」

「我一直未知此事如此重要，直至今天警方找到我們經理這裏來，才知道事態嚴重。」吉蒂道。

「失物無意中尋回，難道經理還要報警麼？」

「不是經理報警，只是國際刑警由荷蘭飛來。」

「國際刑警？」

「是的，據說其中有國際刑警和國際特警隊人員在內，現在他們仍在查問着經理，所以我才把你找來。」

「吉蒂，他們有沒有提及我？」

「當然有我才會急於找你。」吉蒂又說：「他們要我查出你的住址。」

「你有沒有照辦？」

「當然要照辦啊！傻瓜，若非如此，他們豈非連我也監視起來，」吉蒂又說：「我所以急急通知你跑到我這兒來，就是担心他們立刻派人去找你。」

「他們找我幹什麼？」

「你做過的事，應該心知肚明，怎麼還會問起我來？」

「吉蒂，你相信我，我並未做過任何非法的事。我借用那樣本，也只是爲了滿足我叔父的好奇心！」

「你叔父？就是你時時提及，自小把你養育成人的叔父？」

「對了，就是他。」安東尼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又說：「我事前未想到，此事會牽涉如此重大！」

吉蒂的年紀比安東尼大了一至兩年左右，但表面看上去仍然十分相襯。

安東尼像個拉丁情人，十分英俊，也難怪吉蒂一直爲他傾倒！

吉蒂不但漂亮，而且世故，所以她內心儘管非常喜歡安東尼，也採取了「欲擒先縱」的策略。

因爲追求安東尼的女子太多，吉蒂却是所有喜歡安東尼的女子之中年紀稍大的一個。所以她必須出奇制勝。

現在是個大好機會，吉蒂自然不肯輕輕地放過。

「吉蒂，你看，我應該怎麼辦？」安東尼面色蒼白，抖聲問道。

「坦白告訴我有關的一切，也許我有辦法帮帮你。」吉蒂道。

「只要你肯帮我，以後你說什麼，我都完全聽從你的。」

「那你快些從頭說起。」

「首先是叔父最近由法國回來看我，與我住了幾天，你也知道，他是我半個父親，我自小沒有父母，他從小把我養大成人。」

「是的，我都聽你講過了。但是，他爲什麼要你偷文件？」

「不是偷，只是借用。」

「但你一定知道銀行的規矩，那本東西，誰也不可以拿走，在銀行中參考則可以。」

「正因如此，所以我才迫不得已，悄悄把其中數頁拆下，偷偷帶回來。」

「是他要你這樣做的？」

「是的，他說他知道我們銀行中有這麼一本罕有的刋物，但由於不是銀行職員，恐怕這一輩子也無法一開眼界。言下之意，是暗示我最好能滿足他的好奇心！」

「於是你便冒一下險！是不？」

「是的，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我還未將它還原，經理就取閱那本『僞鈔與假證件』刋物。唉！」

吉蒂道：「是的，當他發覺失去了數頁之後，叫我寫信到阿姆斯特丹去要求補發，因爲他以爲職員們大意錯弄了！想不到你——」

「我只是爲了滿足叔父的好奇心，沒有弄毀它，也未取走，結果還是原物送回，有什麼不對？」安東尼瞪住吉蒂。

吉蒂道：「我也猜不透，事情到底爲什麼會如此大陣仗！」

「你以爲他們會找我麼？吉蒂。」

「既然要了你的住址，遲早也會找上門，所以我才會急急叫你離家來此。」

「唉！」安東尼抓着頭皮，「這回眞給我叔父害死！」

吉蒂走到窗前，將簾子落下。

她毫無羞愧地，當住安東尼面前更衣，因爲這機會她不知等了多久。

但是，安東尼那有心情？

突然有人敲門。

安東尼有如驚弓之鳥地低聲問道：「是誰？」

「讓我看看。」吉蒂迅速把脫下了的衣服再穿上。

她走到門邊，低聲問：「誰？」

「開門，我們是警探。」門外人回答道。

吉蒂有如晴天霹靂，她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得這麼快。

她打手勢向安東尼示意。

安東尼急急往後門走出去。

吉蒂一邊拖延着說：「請等一等，我正在更衣。」

一邊她留意安東尼的行動，直至安東尼把後門掩上，她才開門。

進來的除了當地便衣警探之外，有幾張面孔在吉蒂眼中都十分熟悉，包括了她的上司——銀行經理在內。

此外還有阿生等人。

當然更少不了那位米蘭警局的高級警官。

那位警官問：「吉蒂小姐，你可是住在這兒的麼？」

「是的。什麼事？」吉蒂佯作驚奇地問。

「你有見過你的同事安東尼麼？」

「沒有。」

「你不久之前寫給我們的住址可是眞

實的？」警官問。

「你是指安東尼的居處？」

「對了。」

「當然是眞實的。我依照職員註册表抄給你們的。」

警官道：「但是，我們在上述地址找不到他。」

「這與我何關？」

「我有理由懷疑你悄悄用電話通知他逃過我們的合法拘捕。」

「我沒有這樣做。」

「我可以在這裏搜查一下嗎？」

「當然可以。」

警官於是指揮各人在屋內搜查。

他們當然不可能再在這裏找到安東尼的影子。

阿生發覺有後門，立刻與胡麥等人由後門直追落街。

但是後街靜得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這次上當了！」胡麥說，「我們早該想到這兒可能有後門。」

阿生沒有答他。

阿生曾吩咐哈利在前門守候，但當阿生與胡麥二人繞到正門時，哈利已不在那兒。

阿生於是立即通知正在屋內搜查的一名高級警官。

這位高級警官是負責代表當地米蘭市警局與國際特警隊等單位連絡的。剛才他正和胡麥在銀行經理室中，接到了哈利的電話，立刻通知總部派探員到這兒來。

另一方面，警官又從銀行裏把經理和胡麥等人帶到這兒來。

阿生與他們會合後，把心中的想法告知各人。於是警官當場指揮探員到隣近一個單位去找銀行職員安東尼。

原來阿生所監視的只是吉蒂的香閨。

至於安東尼的住宅，就在不足一百碼處，同一街道的另一幢樓宇之內。

警方因爲找不到安東尼，才決定登樓找吉蒂。

至此，身爲銀行經理的意大利中年男子似有妬意地，說出安東尼可能就在吉蒂的香閨中。

原來銀行經理也是吉蒂的追求者，可惜吉蒂心中另有所屬！

阿生想起剛才吉蒂曾出現過窗前，動手把窗簾拉上，更覺事有可疑，於是促成了警方立即採取行動。

但現在不但未找到安東尼，連特警隊員哈利也不見了。

後來奉命在門前監視的一名警員說：哈利曾獨自繞到後面去觀察形勢。

看來哈利大有可能在繞到後面去的時候，發覺安東尼由後門逃出，於是悄悄地向他跟踪，另一可能却是被安東尼挾持而去。

因爲哈利身上並未携有手槍等武器。出了亂子不足爲奇！

胡麥埋怨道：「那傻瓜，他應該通知我們，最少也應該與門前的警員連絡。」

阿生爲他的同事辯護，道：「也許時間上來不及。」

警官爲防發生意外，通知總部，分別用無綫電，通知各巡邏車，注意哈利的下落。

× × ×

哈利並未被人挾持。

阿生沒有猜錯，他只是機警過人，想到那舊樓可能有後門，所以繞到後面去，小心地加以觀察。豈料就在此時，哈利竟然見到一名年青人鬼鬼祟祟的，匆匆由後梯落來。

哈利未見過安東尼，自然不敢肯定他是否安東尼。

但是，哈利到底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隊隊員，於是經驗告訴他，此人十之八九就是逃避警方搜捕的人。

再審察一下形勢，時間，地點等等，似無猶疑之必要。

於是他立刻展開第二次的追踪。

第一次他只是與阿生一齊，追踪銀行女秘書吉蒂。

但這一次似乎更爲重要，可惜形勢迫得太過緊，他來不及通知任何人，否則就會讓疑人逃脫。

哈利本來可以揚聲高叫，以引起登樓搜索的警方人員注意，而及時制止安東尼逃去。

但是哈利沒有那樣做，道理最少有以下兩點：——

第一，他身上沒有武器，同時也難以肯定對方身上是否懷械。

萬一他大聲叫，對方可能迫於無奈，惟有先拔槍殺了他再說。

第二，他是一名由總部派來的特警隊員，工作經驗不差，自會想到，破案才是最終的目的，所以他不動聲息，只有悄悄跟踪。

現在他發覺安東尼溜過大街那邊，召了一輛街車離去。

哈利豈敢怠慢？他也召了另一輛過街的街車，展開追踪。

街車司機可能以爲他是外地來的遊客，用生硬的英語跟他打話。

直至到哈利告訴他，他是外地來的警方人員，司機才打醒精神。

哈利知道許多人對「國際特警隊」這些名稱還很陌生，所以只有用「外地來的警務人員」代表了自己的身份。

這也難怪他，因爲若要詳細解釋，只怕對方不但未必可以聽得明白，萬一生疑，先把他載去警局，那才眞的費時失事！

現在前面一輛街車已停了下來。

哈利也示意司機停車。

他離遠看見安東尼匆匆下車之後，登上一幢新樓。

哈利付了車資，然後到路邊一個電話亭去打電話。

他本來想先致電當地警局，然後叫他們設法通知阿生等人。

但是，哈利還未接通電話，已有一輛警車在電話亭外面停了下來。

哈利正感到愕然，若非對方都穿上了制服，他還可能嚇得一驚！

這時一位警長問他：「你可是法國來的哈利先生？」

「哈利？噢！什麼事？」哈利根本不知道所有巡邏中的警車都接到同一命令，找尋一名年約三十餘歲的法國人。

「如果你就是哈利先生，請立刻到這兒來，我的上司在找你。」

「你的上司是誰?」

「龐貝警官。」

「哦!原來是他!」

「不必撥電話了，哈利先生，請用我們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話系統。」

哈利於是登上警車，透過了車上的無綫電通話系統，終於與那位高級警官取得了連絡。

阿生等人知道哈利的情況之後，立刻叫哈利與警車上的警員在現場展開包圍，以防安東尼再次逃脫。

另一方面，龐貝高級警官立刻通知大批警方人員趕到了現場來。

哈利担心打草驚蛇，所以不准現場上的警方人員入屋。

他勸諭各人只須小心戒備，切勿採取行動。

直至到阿生與龐貝警官等人趕到了現場，他們才重新部署。

龐貝警官親自指揮警方人員，將隣近幾條街道嚴密封鎖，任何人暫時既不准進入這地區，也不准離去。

然後阿生等人才與龐貝警官率先登上那幢新樓。

新樓是一處高尚住宅區，龐貝既是當地一位高級警官，自然知道這兒住的都是非富則貴的人，若非為了「國際聲譽」要緊，他才不會冒這種「危險」!

萬一只是捕風捉影，萬一毫無所獲，後果如何?

到頭來龐貝可能被免職，更可能被那些有錢人反控!

但是，國際刑警組織以及國際特警隊都是大有來頭的人，他這個「險」是值得一冒的。

現在各人登上那幢新樓之後，忽然又變得毫無頭緒。

因為哈利只知道疑人安東尼登上了這兒，却不知道他進了那一個單位。

這兒每一層有兩個單位。

每個住宅單位也千多二千呎的面積。

整幢大厦只有五層高，也就是說：上面共有十個單位。

最低下一層是車房。

當龐貝警官帶人逐戶拍門查問時，那些有錢人的咀臉十分難看，也絕不合作。

甚至有些根本不開門。

即使開了門，他們也不准警方人員入內，反索入屋手令。

這可能是自由世界中對人權的起碼保障，但對歹徒來說，却起了若干「保護」作用；反之，對警方來說，阻碍了工作效率!

但無論如何，法律上的規定，必然有它的大條道理，否則，警方人員萬一可以擅入民居，豈非變了「警察世界」?

龐貝警官變得一籌莫展，頹然對阿生他們說：「看來我也無能為力，只有向上司作進一步的請示。」

阿生從被警方拘捕的吉蒂口中，知道安東尼承認「盜竊文件」罪名，立刻肯定了他就是一個問題人物。否則，他何必逃走?

由此亦可見，安東尼對吉蒂所講的，未必都是眞話。

如果他眞的什麼都不知道，只為了「滿足叔父的好奇心」的話，他此時不該再逃避，反而要協助警方找尋他那位「叔父」才對。

阿生就是憑了這種最淺易的常識，肯定安東尼畏罪逃走!

哈利既然說得如此肯定，那麼，安東尼亦必在這幢大厦之內。因為一開始哈利已和巡邏車上的警員監視現場一帶，根本沒有人可以逃出他們的監視範圍。

龐貝警官無可奈何，惟有趕回總部，向局長請示。

阿生和哈利等人一直沒有離開過現場半步。

尤其是阿生，他自小受到呂偉艮的影响，對一些恃財，恃勢凌人的富貴人家，極具惡感，眼前這班就是那一類人了。

阿生在每一個住宅單位的前後左右，非常細心地觀察了一遍。

他要找出破綻，也希望再次見到吉蒂和她上司口中所描述的青年人安東尼。

但是，每一個單位都重門深鎖，誰也不會隨便將大門打開。

因此，阿生不但見不到屋中的人，連屋中的情況也難以一睹。

不過，阿生是個有頭腦的人，他不但有恆心，有信心，還會「用心」!

他發誓要破偽鈔黨，這是恆心。

他既然證實了哈利所追踪的人就是安東尼，他有信心必可在這兒找到他。

他肯用腦，這就是俗語所謂「用心」了!

憑住經驗，常識，再加上冷靜的頭腦去分析，阿生終於找到了一些非常奇怪，也可能十分有用的綫索。

阿生發覺二樓——最低一層的電錶似乎出了毛病。

普通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一個月的用電是二至三百度左右。

如果樣樣電器化，可能多至四五百度亦不足為奇!

阿生不是電燈公司的抄錶員，當然不知道這些「富有之家」每月的用電量。

但是，在阿生的小心觀察下，發覺二樓兩個單位與其餘的四個單位的用電總量，相差甚遠，達到幾倍的程度。

如果這是舊樓，阿生不會生疑，因為有些住宅住得久，有些新裝電錶，自然是舊的電錶走的度量較大。

但問題是每個單位都是一樣新，封錶日期完全一樣。

既然同一樣，為什麼二樓兩個單會用多數倍的電力?

阿生與哈利商量過之後，正待找警方高級人員一談，龐貝此時剛好趕回到現場來。他已獲得十張搜查令。

憑此十張搜查令，他們大可以名正言順地入屋找尋安東尼。

於是現場上的警方人員，分為十個小組，分頭進入各單位搜查。

因為天色將黑，他們這項行動必須加緊進行。

黑暗對歹徒永遠都是比較有利的。

阿生既然疑心二樓二個單位，所以示意龐貝警官集中注意力於此，其他八個單位只不過循例性質而已!

意大利人看來總算得上是「守法的民族」，看了一紙手令之後，沒有人敢加以反抗，乖乖的開門讓警方人員入內。

阿生覺得意外，原來二樓兩個住宅單位是打通了的。

但在外面看，兩個單位淸淸楚楚分成兩個門口出入。

單是這點，已够阿生他們產生很大的疑心，何況還有那些電錶上所示的數字，竟與其他單位相差了數倍之多。

懷疑也僅止於懷疑，眼前所見根本就一切正常。

從屋內的佈置，一看而知，這是一家富豪的住宅。

一切傢俬如此講究，所有用品都是名廠的出品。

這種排場，也只有億萬富翁才配得上去住。

但是，屋內竟然只有五個人。

一個是厨子，三個女工人，還有一個司機。

三個女人之中，有個是女管家，其他二人是女傭。

司機與厨子都是男性。

龐貝警官問：「你家主人呢?」

「去渡假了!」女管家答。

「去那兒渡假?」

「我不清楚。」

「你家主人叫什麼名字?」

「和路達。」

「本國人?」

「是的。」

「結了婚?」

「當然，還有兒女。」

「有多少個兒女?」

「三個。」

「現在何處?」

「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英國，另一個在法國。他們正在留學。」

「你可知和路達先生做什麼生意的?」龐貝問。

女管家道：「大概是做出入口一類生意，因為他常常到外國去，很少留在家。老實說，我們只要他付得出薪金，什麼都不管。」

這時候，阿生和哈利二人已完成了屋內的澈底搜查。

他回到客廳中問女管家：「你主人常常不在家?」

「是的，剛才我已告訴了這位警官先生。」女管家道。

阿生又問：「這裏只住了你們三個人?我是指平常的日子裏。」

「是的。」

「謝謝你!」阿生回頭對龐貝警官道：「這裏似無可疑之處，上三樓看看。」

龐貝只聽阿生的意思，於是跟他再登一層樓。

三樓兩個單位仍由警方人員查問和搜查。裏面的人儘管不高興，總算合作，起碼也做到有問必答。

阿生問一位主婦：「可知二樓住了一些什麼人?太太?」

「不知，我們從來不打招呼，」那位主婦又說，「不過，從來很少見到主人，多數只見一些下人出入。」

這時候，一名探員帶了一個電燈公司的抄錶員入來，那是龐貝警官聽了阿生的意見之後，派探員設法把他找來的。

阿生覺得這可能是唯一的綫索。

抄錶員表示：他與阿生的看法有同感，就是覺得那兩戶人家用電量太過驚人。因為他們與其他八個單位差不多同時入伙，但每個月用電量比較，相差倍數以上。

但由於這是有錢人住家，只要人家不欠電費，他自然無權過問。

阿生聽到這裏已經心裏有數。

他把龐貝警官拉過一旁，低語一陣，然後又雙雙落樓到車房去。

車房內，似乎沒有什麼可疑之處。這裏停放的每一輛私家車，都是歐洲名廠的出品。

但是阿生指指其中一條石柱陣，對龐貝警官說：「這可能就是二樓通到地牢去的通道之一，我們必須將它鑿開。」

「鑿開?」龐貝警官道：「你別開玩笑，我取得十紙手令已經不易，豈敢再冒犯這班有錢人?」

「你怕一無所獲麼?」阿生道：「我看過了整幢大厦的結構，只有這條石柱陣是多了出來的。」

「你如何證明?」

「鑿開它。」

「萬一證明你捕風捉影，我辭職只怕也來不及!」

「難怪你對我沒有信心，因為我在三樓對你表示過該處無可疑之處。」阿生笑了笑，又說：「其實那是緩兵的心理攻勢，以免打草驚蛇而已!那兒絕對可疑。」

阿生又指出：「首先我發覺一組電綫入地之後失了踪。」

「也許是通到這兒停車場來的。」龐貝警官道。

「但是，停車場一來無須這許多綫路，二來我查過了，停車場一切照明設備的綫路來源在樓下管理處，與二樓無關。」

「嗯!這……這表示什麼?」

「表示二樓每月用電量特大，乃由於該組電綫。」

「你以為該組電綫通至地牢?」

「是的。」

「但這兒沒有地牢。」

「表面上是沒有，也許實際上有。」阿生又指一指大厦樓下的花園廣場，「你過來這兒看看，這抽氣系統，究竟通往何處?」

龐貝等人跟阿生到那邊一角，那兒有一座矮矮的建築物。

警官道：「這是大厦的抽水泵房，有什麼出奇呢?」

「我看了泵房內另有巨大的抽氣系統，若非值得可疑，我又怎麼會叫你看?」

阿生把泵房的鎖弄開。

龐貝警官也覺得可疑，泵房之內果然有個巨大的抽氣系統!

阿生說：「這正好說明：我的忖測不會錯得太遠，這兒下面另有天地。」

「我明白了!」龐貝道：「因為這抽氣系統，所以用電特多。」

「不，單是這抽氣系統，用電不致這麼多，地牢中可能另有機器。」阿生說：「如果我推測不錯，下面就是印刷偽鈔的地方。」

這一來，龐貝又呆了一陣！

他一直希望有個特殊的機會，讓他升官。但他必須十拿九結，現在經阿生細心分析之後，他再也不敢猶疑！

於是他立刻向局長請示！

米蘭警局局長以事態嚴重，親自趕到了現場來。

龐貝從中爲各人介紹，又聽了阿生不厭其詳的再一次解釋，局長這才召來消防人員，與阿生等人分路進軍。

消防人員以儀器和工具在停車場內展開探測和發掘。

阿生和龐貝等人，再度進入二樓，找尋一個秘密通道的入口。

如果工務局不是停止了辦公，他們只須找出這建築物的藍圖一對，就可以看出了其中破綻，無可奈何辦公時間已過。

意大利人講究享受，工務局的主管官員下了班之後，人影也不見了。警察局長以事不宜遲，也只好動用了消防人員。

消防人員聽了阿生的意見，一邊進行探測，發掘工作，一邊把抽氣系統關閉。

阿生想過了，地牢中空氣薄弱，沒有抽氣系統的補給，裏面的人一定挨不了多久，最後即使他們找不出「入口通道」之所在，裏面的人亦會自動出來。

但是，阿生憑電綫綫路的引領，在後面一幅牆脚之下，終於找到了丁方數呎的地板是可以移開的。

那兒用一些雜物堆放，掩飾得很好。

但阿生想到一大排的電綫由此滲入地板，樓下車房又一無所見。再估計一下那位置，正是一條「多餘」石柱陣之所在。此中奧妙，也就不言而喻。

阿生對電器可以稱得上半個專家，就憑綫路的來龍去脈，又給他找出了一個電動的「暗掣」。

暗掣一經按下，那數方呎的地板果然應聲移開。

一個丁方四英呎的大洞，立即呈現眼前。

那大洞有一度扶梯，就像太平梯一樣，緊貼住牆壁一邊。

盡頭處有燈光透出。

一陣陣咳嗽聲傳出，竟然有陣陣烟霧，阿生難免感到奇怪！

等到一些人在嗆咳聲中，帶淚爬上來時，警員已毫不費力地，分別替他們加上了手鐐。

原來這是局長的主意，關上了抽氣系統之後，由氣槽中投入了催淚彈；果然就是如此這般的，不費吹灰之力，迫地牢中十多人先後自動走開來。

阿生的估計當然有根據，首先是電錶中的顯示，然後是泵房的抽氣系統，再加上停車場內多了一個石柱陣，他便肯定其中一定有古怪。結果證明他猜中了。

地牢是秘密的，在建築這幢大厦時，已作了有計劃的安排，因此，住客與外間人士，根本不會懷疑。

換句話說：建築這幢大厦的人，早有預謀；他，自然亦是二樓的主人。

他沒有去「遊埠」，最後他與他的妻子都在「被催淚彈氣體迫出來的人羣」中找到。女管家存心說謊！

他是意大利人，叫彼德遜。

地牢果然也就是印製美鈔的工場，工人只有數名，一切印刷機器都是最新式的自動印刷系統。

其他在現場捕獲的，包括了製版師和分色技師等等。

至於安東尼，也在現場中找到了。他是首先逃入二樓，由秘密通道躲到地牢去的。

他對吉蒂所說的，自然是一派胡言。他只是受了彼德遜的主使，偷去銀行的幾頁樣本，以供技師參考而已！

這是歐洲境內有史以來破獲最大的印製僞美鈔工場。

現場上找出的僞美鈔，大部份是二十元面額的，與克魯格在尼斯所用的一樣。

經過一番認人手續之後，由尼斯來的克魯格，在米蘭警局中認出了彼德遜就是他在「狂想宮」中秘密會面的「柏特」。

當然，「柏特」只是一個假名而已！

現在再無懷疑，彼德遜就是印製僞美鈔的幕後人，他每周差不多都親往歐洲各地，親自推銷僞美鈔。

由於他請回來的技師都是一流的，加上現代的柯式精印技術，所以印出來的每一張僞美鈔，都幾可亂眞。

如果要找破綻，就是紙質稍薄！

結果在例行檢查中，米蘭銀行之中，已有不少同樣的僞美鈔。

被捕的銀行出納安東尼也承認先後以不少僞鈔換了眞鈔交給彼德遜。

若非國際特警隊的鍥而不捨，相信仍有一個長時期讓他們逍遙法外！

阿生又立了一個大功。

但是，全世界的報紙都沒有提及三俠的大名，爲什麼？

因爲他們都不是喜歡出風頭的人，同時，警方也一直在調查彼德遜的「發行網」及其餘黨，所以此事並不張揚。

不過無論如何，事情發展到這裏，總告一段落了！

阿生把一切向總部加派到米蘭市處理此事的人交代妥當之後，又匆匆會同尼斯市南下的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登上他們新的旅程！

（完）

武林軼事

方世玉血戰將軍府

希華・文　盧令・圖

近代俠義英雄人物，如潮推出，皆因火燒少林寺，至於火燒少林寺，禍苗是高進忠，此人是武當派的武林高手，勾結清兵，夜間朝聖，得到乾隆皇的密旨，由武當派師尊白眉道人指引，宵深縱火，焚少林寺，當晚有三千之衆，福建九蓮山密層層的聚滿了清兵，火勢沖天，整個少林寺反清復明的老巢毀滅，人寺俱亡，僅有幾個武林高手逃脫，此即至善禪師與洪熙官等。

福建少林寺是乾隆三十二年八月被烈火焚燬的，論功行賞，清廷認爲高進忠是第一人，召見高進忠於北京太和殿，擢升廣東提督，將來高進忠娶妻，她就是二品夫人，十分光采，

當時高進忠在京謝恩之後，返粵履新，先到總督衙門，拜謝兩廣總督曾必忠提拔之恩，曾必忠看見高進忠年少英俊，武功超卓，且是現任廣東提督，有心將愛女曾鸞玉許配，談了幾句，他就很率直的問高進忠有了意中人未，高進忠說：「晚輩行年三十，尚未有家室之想，皆因初入仕途，毫無建樹。」

曾必中聞言，哈哈大笑，曰：「高年弟，聖眷方隆，前程無限，愚兄欲以愛女鸞玉許配，未知高年弟意下如何？」

高進忠久聞曾鸞玉的美色，天下無雙，聽了欣然點頭，立即離座，跪下，很忠誠的說：「岳丈大人在上，請受小婿三拜。」

三拜之後，這一段良緣已成定局，曾必忠命人傳諭夫人，立即精製盛筵一桌，在東廳欵待佳婿，兼命四小姐出見，到晚上華燈初明，高進忠步入東廳，侍婢如雲，微聞蓮步細碎之聲，有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由四名艷婢扶着出見，明眸皓齒，粉臉朱唇，艷如桃李，趨前深深一拜，高進忠立刻還禮，此際四目交投，心心相印，進而入座共食，秀色可餐，高進忠簡直食而不知其味，宴後曾必忠擇定是年十月吉日成親，高進忠又再拜謝，消息傳出，官場裏面的人，亦感興奮，無人擔心少林寺的漏網英雄，到來尋仇。

當時少林寺死裏逃生的英雄，禪師當中，武功最高的是至善禪師，隱於紅船，無人知曉，俗家子弟，最出色的是方世玉，他無依無附，到處飄泊，一來訪尋少林寺死剩的師尊朋友，二來替亡母苗翠花報仇，行踪無定。有一日，他潛返羊城，夜間到白雲山的孤墳致祭亡母，撫碑痛哭，黎明之前，由大北門潛入市區，忽見橫巷竄出一條黑影，躍登屋脊，如履平地，他因爲哀傷過度，走動較遲，追之不及，悵然返店休息。

方世玉此行是潛藏不露的，他在大北門附近的南來客棧住宿，所見之夜行人與他無關，他可以不理，殊不料翌日他在店小二口中獲悉一件奇事，連夜均有黑衣人出現，寄柬留刀，刦去三個富戶一批珠寶，此人自稱方世玉，眞的方世玉探悉此事，怒火攻心，知道這傢伙亦在城北出沒，索性晝間高臥，晚上追蹤，務必擒他洩憤。

方世玉對羊城街巷頗爲熟悉，他認爲那個夜行人不走大路走小路，必是每晚由城外恃着輕功翻越大北門，然後回到老巢，方世玉雖然不知他的巢穴，明白他的行踪，便可截擊，主意打定了，方世玉就在每晚入黑之後，躲在大北門的城樓之上，第一晚，和第二晚均無動靜，第三晚，他仍在城樓躲藏，遙聽打更聲響，三更過後，黑衣人忽然出現，從城外揀一處容易扳登的地方，先用五爪金龍飛爪，抓住牆頭，然後扳登，方世玉看在眼裏，立刻閃身一躍而出，這個夜行人正在收回飛爪，跳下城來，方世玉追到，只見他兔起鶻落，三次縱跳，已經踪影全無，不覺沉悶起來。

那時夜靜無人，風高月黑，方世玉正在蹲蹐，忽然看見較遠的一座高樓，燈光亮起，認爲該處必是飛賊藏身之所，大概是他偷了財物返寓，亮燈檢視，趕快疾步向高樓那邊走去，抵達該處，才知它是一間巨型的押店，共有五層，收藏客人所典押的衣物，既然五樓燈光外洩，方世玉便不留步，飛躍而起，三幾次縱跳，已經到達角簷，先抽寶劍，向窗上斬劈，隨即連人帶劍衝入。

果然不出所料，那一層樓的風燈高懸，燈光照映之下，有一個身型瘦削的男子，打開包裹，翻閱刦取的財物，此人身手不凡，方世玉剛剛衝入，他就退後兩步，拔出腰間佩劍，喝問方世玉是誰。

方世玉站定，暫時沒有動手厮殺，說：「久聞方世玉大名，今晚特來領教。」

飛賊聽了，傲然說：「少林寺死剩一個方世玉，已經够了，你並非我的對手，饒你一死，快些走吧。」

方世玉哈哈大笑，說：「方世玉有眞假之分，很多人姓方，我如何辨別你是眞的方世玉呢？」

此人怒容滿臉，冷然說：「你是存心送死的，成全你吧！」

說完，一招白蛇吐信，那一柄長劍當胸直刺過來，方世玉微微一閃，劍光飛出，連發五劍，化守爲攻，他認爲對方沒法招架，怎料這傢伙似乎熟悉他的八仙劍，連擋五招，並無喘息，退守一隅，說：「兄弟，我估計錯了，你絕非等閑之輩，那一路八仙劍如此出色，我更加不想殺你了，走吧。」

方世玉笑着說：「你剛才說過，我是存心送死的，你還是把我殺了吧。」

說完，方世玉一聲：「看劍！」再度急攻，八仙劍名不虛傳，一經施展，便是一團劍氣，罩住對方身體，彷如有八條長劍分別從八個方位刺來，對方只是一名飛賊，如何能够招架

？勉强接招，眼見他輪定了，不料他突然飛躍起來，使用蜻蜓點水之技，雙脚向方桌按了一下，順勢由破窗飛出，百忙中，他還喊了一聲：「好劍法！」

方世玉如果閃電追殺，此人就會背上開花，但因方世玉盼望把他活捉，刺探狗官的動靜，沒有下毒手，只是啣尾越窗飛出去。

擅長輕功的人，雖然不能够飛躍到五樓那麼高，由五樓躍下，却輕而易舉，方世玉從高處躍下，與此人相距丈外，兩人站定，這傢伙沒有發招，忽然開口：「兄弟，你苦苦相逼，定有內情，可否賜告呢？」

方世玉認爲時機已到，索性一句戳穿對方的假面具，很鄭重的說：「你究竟姓甚名誰？我茫無所知，至於我的姓名，不折不扣，確是方世玉，我一生從未做過飛賊，斷不容許別人盜用我的姓名做賊。」

對方聽了，黑暗中發出一聲冷笑來，說：「我也是姓方的，單名一個鼎字，既然你口出大言，目中無人，我就把你教訓一番吧，請發招！」

剛才兩人在五樓交手，這傢伙顯然不敵，跳下天階的空地，竟然口出大言，莫非暗藏伏兵？此念一起，方世玉的態度反而悠閒起來，緩步走近，說：「兄弟，原來你也是姓方的，請你先發招。」

方鼎突然改變主意，說：「我先發招也好，看劍！」

語聲離口，便見長劍飛出，跟着雙鉤一幌，恍如兩條白蛇，撲面飛竄過來，這傢伙早在身上藏了雙鉤，故此擲出長劍之際，如此快速，便把雙鉤疾刺過來，一劍雙鉤，攻勢凌厲，好個方世玉，不慌不忙，肩上一動，微向左閃，已經避過長劍，就勢把他的寶劍由左至右繞了一個圈，雙鉤就此擋住。雖然他沒有給對方暗算，可是，兵刃相交，他仍猛吃一驚。

凡是刀劍之類的短兵器，最忌雙鉤，如果對方所握的雙鉤，並非一邊曲一邊直，而是兩端俱係鉤形，稱做蠍子雙鉤，那就更不容易取勝，由此可以看出對方有備而戰，故此方世玉心上一震，再者，他所握的寶劍雖然不是削鐵如泥，仍非凡品，普通的鋼鉤碰上了它就無法使用柔勁，那時他發覺方鼎不但早有準備，雙鉤緊隨長劍飛出，而且那一對蠍子鉤居然剛柔兩勁都可以施展出來，搭住他的長劍，反手一鉤，朝他的右臂削來，倘不是他疾跳閃避，而且十分巧妙的使長劍從雙鉤之間收回，變招出擊，他的右手早被削斷，因此他雖然打個平手，仍是吃了一驚。

方鼎恃着雙鉤佔了便宜，說：「方世玉，你聽見過，江湖上有雙鉤方鼎這個飛賊嗎？今天你的死期到了，閒話休提，請你接招！」

剎時雙鉤分左右出擊，先是攔腰一鉤，忽又從中門撲攻，化鉤爲劍，當胸刺來，鉤法奇詭，變化多端，換過別人，早已吐血身亡，可是，方世玉是少林寺頭名好漢，怎會如此不濟？他一向練習滾堂劍法，倒地打滾，不管滾到那裏，總是劍尖朝外的，敵人想殺他，必須逼近，要是逼近，便要提防他的蜂尾劍，各有各的一套，方鼎雙鉤在手，無法取勝，不覺焦躁起來，心上一急，冒險發招，雙鉤如雨，罩住方世玉，苦鬥了幾十個回合，方世玉的長劍給對方的雙鉤套住，突然大喝一聲，使勁一挑，對方的雙鉤不但無法削下，還給他一挑之勁，連人帶鉤飛出二丈過外，然後跌下來。

方鼎發覺對方的長劍給雙鉤套住，滿懷歡喜，以爲這一次方世玉難逃一死了，怎料他忽然給一股劍風震蕩，飛出丈外呢？他雙脚剛剛踏在地上，已給方世玉搶先一步，把長劍橫放，壓住他的胸前，喝令他拋掉雙鉤，這一招足以制他的死命，他沒法不依，只好馴若羔羊的棄鉤。

方世玉喝問：「方鼎，你是飛賊，與我無冤無仇，何以冒名行刦？」

方鼎預料他必有此問，不慌不忙回答：「因爲你的大名使狗官聽了心寒，廣東提督高進忠在下月成親，最怕少林寺豪傑，冒名行刦，所刦的富戶俱是與狗官勾結的，不敢聲張。」

言之有理，看來他是個刦富濟貧的飛賊，方世玉覺得此人亦有可恕，不再追究他冒名行刦了，反而因他所述關於高進忠下月成親之事，觸動心事，認爲他可以利用，更加不想下毒手了，索性收劍，說：「兄弟，你也是江湖好漢，一向跟貪官作對，我們交個朋友吧，只要你以後動手，絕不盜用方世玉這個名字，我就不再追究。」

方鼎喜出望外，伏地叩拜，說：「方大哥，請恕小弟無禮，觸犯虎威。」

方世玉把他扶起，和顏悅色的問：「兄弟，你上邊有酒沒有？」

方鼎說：「有酒無餚。」

方世玉說：「找個地方痛痛快快的吃一頓吧，我很想喝醉。」

方鼎說：「小弟有個朋友，經營酒肆，隨時有酒肉供應，可否同赴杏花軒共謀一醉？」

方世玉欣然點頭。

兩人在天色未明之前，同到杏花軒酒樓痛飲，酒樓的東主劉杏軒十分喜客，且是江湖人物，痛恨貪官汚吏，不但慨然獻出佳餚美酒，還把高進忠的動態詳告，使方世玉有所準備，因此方世玉不止是沒有責備方鼎盜名行刦，還對他頗爲重視，不再住在客棧，移居押店。

原來方鼎就是大福押店的保鑣，晚上就在五樓寢息，無怪他夜間行刦之後，一定回到城北的大街了，他十分敬重方世玉，在方世玉夜襲之前，決不再幹夜行人的勾當，此外，方世玉所需各物，他逐項購備，不用方世玉付賬，更得方世玉歡心。

漸近中秋，夜間寂寥，方世玉與他兩人對坐，研究中秋節夜高進忠成親如何偷襲，根據兩人分別調查所得的綫索，高進忠擔心迎娶曾必忠的愛女鸞玉，被人騷擾，先在兩廣總督府迎親，轟飲之後，便與新娘同返將軍府洞房，該處正是廣東提督府的第二座官衙，平時經已守衞森嚴，到了洞房那晚，更加保衞嚴密了，除非輕功卓絕的人，難以飛越，故此兩人要從長計議。

方鼎有意無意的問：「大哥，聽說少林子弟，仍有十多個武林高手，浪跡天涯，何以僅有大哥一人露臉呢？如果有辦法召集他們圍攻將軍府，豈非更易得手嗎？」

方世玉說：「我只知道至善禪師與師兄弟隱居南方，不知他們的踪跡，如果我到處查訪，露了眞面目，反而不便，再者，現已交秋，距中秋節不遠，實在無暇訪尋各人下落，如欲踏平將軍府，縱火焚燒督衙，僅得我們二人，實在辦不到，不過，祗是刺殺高進忠，我却很有信心。」

說順了嘴，方世玉就把他的計劃詳述，他認爲高進忠的守衞只是集中力量保護曾鸞玉，將軍府水洩不通，祗可智取，不宜力鬥，三更放火，焚燒樹木，先把守衞誘開，然後跳入房內，高進忠逼於迎戰，酒後乏力，兼是色心已起，更難苦鬥，到時他必死於八仙劍下，最要緊的是探悉將軍府何處是新房。

方鼎聽了，拍拍胸膛，說：「探悉新房，包在小弟的身上。」

他說得如此豪氣，方世玉深信不疑。

時光逝水，轉瞬就是團圓節，穗城習俗，中秋之夜，提燈賞月，因爲有燈卽有火，借此引火燒樹，絕不困難，既然方世玉對於偷襲將軍府已經計劃周詳，兩人便不反覆研究，一心一意，依計行事。

那晚高進忠喜氣洋洋，先在兩廣總督府拜見岳丈岳母，依禮成親，然後把如花似玉的四小姐曾鸞玉，迎入將軍府，由艷婢多人送進新娘房內歇息。

一切風平浪靜，忽聞驚呼聲，將軍府近牆那邊的樹木忽然焚燒起來，高進忠叫人到那邊救火，傳命各人，緊守崗位，按兵不動。

樹木焚燒是從圍牆之外的火勢延引進來的，圍牆外邊的樹木，火光雖烈，却無法使圍牆之內的樹木大批燃燒，故此高進忠絕無所懼，亦不派人到將軍府外觀看，胸有成竹，反而縱火的人焦躁起來。

當時方世玉與方鼎二人在圍牆之外縱火，擾亂視綫，盼望高進忠出視，單對單的厮殺，此計落空，方世玉對身旁的人說：「方鼎，你留在此處縱火，今晚吹西北風，只要牆外的樹木着火焚燒，不論遲早，牆內樹木必然火勢漸盛，將軍府上下各人，騷動不寧，我潛入將軍府內，直趨新娘房，取了高進忠的狗命，再到此處會合，切勿走開。」

方世玉說完，縱身一躍，抓住圍牆略爲凸起的磚石，使勁往上扳登，很快就置身於牆頂，看準東南方的一角，有一座樓宇是最近修葺過的，欄杆一片朱色，南邊的房間有燭光透出，他認爲那種光輝一定是紅燭高燃了，脚下一緊，便卽躍到地面，沿着假山那邊，如飛殺上去。方世玉已經拔劍，碰着甚麼人都是直刺過去，想不到沿路竟無一人，他躍登紅樓，跨過橫杆，緩步走近窗外，仍然沒有守衞，疑心頓起，試用劍尖挑破窗紗，趁着燭光朝內張望，果然不出所料，近窗的長桌放下兩個燭台，燭形奇偉，光氣如虹，正是新婚洞房拜賀的龍鳳燭，放在燭台後面的一張繡榻，羅帳低垂，床前擺放兩對錦履，一男一女所用，此種跡象顯示那個房間之內，有兩人正在鴛鴦交頸，方世玉認爲床上之人必是高進忠與曾鸞玉，殺機頓起，立刻從背後的長方形箭壺內拔出六枝鐵箭來，對準大床中央，脫手飛出。

那些鐵箭只是長條形的幼鐵，有一邊是尖銳的，它比較普通的弓箭沉重許多，手上有勁的人，不必拉弓，也可把它拋擲傷人，這種暗器是方世玉最喜歡使用的，瞞住方鼎到鐵店定製了二百枝，那時他有膽闖入虎穴，就靠它取勝，他以爲高進忠擁抱着美人同睡，無法逃生，鐵箭射出，便卽聽到連聲慘叫，殊不料六枝鐵箭穿入羅帳，竟然沒有動靜，方世玉突覺心寒，認爲眼前所見的是個陷阱，不敢入內，立刻再放兩箭，把燭光打熄，閃電般退後兩步，飛躍到地面。房內的燭光剛剛熄滅，立刻有十多枝箭向他立脚處處射出，原來房中已經伏下弓箭手，只要他竄入，拔劍刺入羅帳，便卽死於亂箭之下，他沒有竄入房中，且又迅速轉身躍出，故此弓箭手不能傷他。

方世玉當時只知逃走，不辨方向，剛剛脚踏實地，他就給三個武林高手握劍擋住去路，他此行只是想殺高進忠，險些跌入陷阱，可見高進忠早已識破他的詭計，不能够久留，雖有三柄長劍擋住去路，他亦無心戀戰，交手之後，鬥了幾招，卽時向空位躍奔，兩三個起落，已經擺脫他們的糾纏，闖進另外一個院落。

他只知道看見空位就走，想不到那是高進忠的詭計，故意派三人截擊，留下一個空位給他，誘他深入，他不知道其中奧妙，果然上釣，沿着南邊走，第一個庭院較大，無人阻攔，因爲背後殺聲四起，有人大叫發現刺客，另有三人，握劍窮追，他逼於再入一層。

那是第二個庭院了，第一個庭院比較花園靠近假山的空地細小得多，第二個庭院又比第一個庭院細，它仍是空的，月門打開，方世玉不顧一切的闖進去，鐵鑄的月形門自動關上，於是他置身於第三個庭院了，它僅有兩丈多些，是正方形，無路可通，相距三丈高的屋簷，難以飛越，看來有如一個牢獄。

黑暗中傳來了一陣狂笑聲，有人大聲說：「方世玉，你想殺高進忠嗎？我就是高進忠，你快些下手吧。」

聽到這幾句，方世玉更加肯定的證實他已經置身於陷阱了，他趕快俯伏在地，閉口不言，高進忠再問：「方世玉，你帶了多少人來？」又問：「少林子弟隱居何處？」方世玉總是一言不發。他知道高進忠想領功，把他活捉，再向他盤問至善禪師與洪熙官等人的下落，並非急於殺他，未必命令弓箭手放箭，愈是閉嘴，愈加安全，決心忍耐，見機行事。

高進忠一再查問，庭院之內毫無聲息，他逼於施展另外一招，大聲說：「方世玉，看來你想跟我決鬥了，請你站着，我立刻出來。」

方世玉仍然伏地，突見火把伸出，又見小門打開，一人持刀直衝出來，舞刀取勢，意欲斬劈，却又不知方世玉的所在，方世玉眼快，一眼就看出他並非高進忠，而是另外一人扮成高進忠的模樣，他向屋簷打量了一眼，便有了主意，趁着這傢伙還未覺察他的時候，驟然站起來，揮劍衝出，右手握劍，一劍壓住對方的刀，縱身一躍，雙脚飛上對方肩膊，絕不停留，使勁一壓，便卽借力躍到屋簷去，因爲將軍府的屋簷是鐵瓦鐵簷，他能够伸高右手抓住它，就能够翻身躍起。

他倒懸在鐵簷之下，翻身躍登鐵瓦，只憑右手，他的左手仍然握着寶劍，剛剛站在鐵瓦之上，他就把劍旋轉劈殺，埋伏在屋頂的弓箭手，還沒有看清楚下邊決鬥的情形，已經給他攔腰一劍，不死也受重傷。

方世玉認定高進忠仍然留在庭院之內，索性越過屋頂，由另外一邊躍下，剛剛碰着高進忠拔脚離去，打了一個照面，方世玉大喝一聲，卽用八仙劍最凌厲的連環七星招搶攻，出手就連發七招，不料高進忠拚命擋格，並不反攻，步步退後，突然身形一閃，走回大堂，方世玉擔心大堂那邊另有機關，不敢追入，長嘆一聲沿着牆花直上屋頂，向另外一個方向逃去。

他在屋頂奔走，箭如飛蝗，走了幾步，就要停一停，伏在瓦上躲避，因此走得很慢，後來他還擔心弓箭手走上屋頂窮追，不敢留在高處，看見有一條通道在二樓東面，便卽奔向那邊躍下。他置身於二樓的走廊，向前飛奔，無意中走進了一間暗室，突覺房內有三條黑影移動，另有一人，嬌聲叫喊：「高進忠？」顯然那些人會是高進忠的爪牙了，他的殺機頓起，左手仍然握劍，右手却從箭壺拔出幾枝鐵箭來，抖了一抖，五枝箭一齊飛射出去，連聲慘叫，十分刺耳，料想有人中箭身亡。

方世玉不敢留步，轉身急走，剛巧碰着高進忠，兩人碰頭就打，那時忽見房內有一個美女浴血走出，高進忠大叫：「鸞玉！」捨命衝過去，把她抱住，看來就快玉殞香銷。

方世玉知道鐵箭殺了曾鸞玉，總算出了一口氣，因爲高進忠的幾名貼身侍衞，俱是高手，同時迎臉衝來，人到刀到，其中有一名侍衞還用方天畫戟，頗佔上風，方世玉認爲高進忠的孽緣未盡，難以殺他，手中的劍一緊，向前怒衝，另一手連珠射出鐵箭，有如猛虎出柙，誰敢攔他！方世玉終於突圍而出，他回到高牆外邊，找尋方鼎時，火光漸熄，方鼎不知去向，忽然醒悟，料想方鼎也是高進忠的人，不敢回大福押店了，逕向白雲山那邊走，山深林密，追兵胡亂搜索，便卽離去。（完）

新派俠情中篇／文·黃鷹　圖·盧令

毒連環（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水觀音在揚州開設美人樓酒樓，酒醇人美，半年工夫，已名滿揚州。這晚，霧迷濛，雨飄飛，令揚州無數女孩子爲之傾心的鐵面無私金滿樓，突冒雨獨自來到美人樓，購買一瓶美人酒，並向沽酒的女孩子小欣借用筆紙，當他書寫的時候，嫌棄戴在手指上的一隻玉指環妨碍書寫，將之脫下，臨行竟忘却戴回便離去，當小欣追出已不見其踪影，金滿樓這一出現，引起小欣和數女孩的無盡遐思，尤其小欣，整夜竟不能安眠，天剛濛亮，便自起床，驀見金滿樓站在丹桂樹下，小欣奇怪之極，向他走去——

心狠計尤毒　酒醇恨更濃

丹桂尚飄香。

風中葉，雨中花，一片蕭瑟，無限淒凉。

金滿樓人也彷彿因此憔悴起來。

他面向那邊花徑盡頭的一座小樓，一動也不一動。

水觀音也就是住在那座小樓之內。

——他莫非要見老闆。

小欣的脚步放得更輕。

金滿樓好像不知道小欣的走來。

可是小欣一走近，他抬起的頭便垂下，同時轉身，道：「小欣姑娘。」

語聲低沉，正是金滿樓的聲音。

小欣倒給他嚇了一跳。

她怔在當場，口張開，一個字却都說不出來。

金滿樓道：「你忘記我這個人了？」

小欣急搖手道：「我……沒忘記。這麼早你就起來了。」

金滿樓道：「這麼早你就起來了？」

小欣道：「今天是早些，因爲我……我想……」

金滿樓道：「你想怎樣？」

小欣臉一紅，訥訥道：「我想到門外看看，你是否會在門外？」

金滿樓一怔，道：「哦？」

小欣道：「你昨夜忘記了拿回那隻玉指環。」

金滿樓好像這才省起，他抬手一望，道：「真的忘記了。」

他這一抬手，小欣亦發覺他手中拿着一個錦盒。

她正想說什麼，金滿樓已接說道：「近來我的記性壞透了，很多事一放下就忘掉。」

小欣道：「也許是平日要處理的事情太多所影響。」

金滿樓道：「也許。」他連隨問道：「那隻玉指環，你替我收起了？」

小欣點頭嗯一聲。

她忽然省起那隻玉指環留在房中，沒有帶在身上，慌忙道：「我現在就回房去給你拿來。」

金滿樓却將她叫住：「等等！」

小欣脚步舉起又放下，道：「爺還有什麼吩咐？」

金滿樓道：「吩咐不敢，只是有一件事情，先要麻煩你。」

小欣道：「是什麼事情？」

金滿樓又一抬手，道：「替我將這個錦盒拿去給一個人。」

小欣道：「誰？」

金滿樓一字字道：「水觀音！」

小欣一怔，道：「我們老闆？」

金滿樓道：「正是！」

小欣目光落在錦盒上，試探着問道：「這裏頭……」

金滿樓截道：「就放着昨夜我買的那瓶美人酒。」

他連隨將錦盒打開。

錦盒內舖着一層紅絨，紅絨之上眞的放着一瓶美人酒。

那張美人箋亦放在盒內。

——美人樓中何不盡一瓶美人酒？

小欣還沒有忘記美人箋上那行字。

她脫口問道：「昨夜，你告訴我買這瓶美人酒是送給人，難道就是送給我們老闆？」

金滿樓道：「不錯。」

小欣道：「我們老闆可是美人樓的老闆，美人酒的老闆。」

金滿樓道：「就因爲她是美人樓的老闆，美人酒的老闆，所以我才送給她這瓶美人酒。」

小欣苦笑道：「我這就不明白了，到底爲什麼？」

金滿樓道：「只爲了別人絕不會想到送給她這種禮物，她也絕不會想到竟有人送給她這種禮物，送禮物送到這樣才有意思。」

這番話他昨夜已說過。

小欣道：「我也想不到。」

她接又道：「你大清早走來這裏就是爲了這件事？」

金滿樓點頭。

小欣接問道：「誰開門給你？」

金滿樓說道：「我是自己爬牆偷進來的。」

小欣道：「你不怕給人看見，當做賊看待？」

金滿樓道：「我已經很小心的了。」

小欣道：「可是你怎會知道，我一定會在這個時候出來院子？」

金滿樓道：「誰說我知道了。」

小欣道：「哦？」

金滿樓道：「我原是準備自己送去的，可是才準備動身，你就來了。」

小欣道：「原來是這樣。」

金滿樓道：「你來的正好，如果我自己送去，一個不小心，給她看見我，可就無趣了。」

小欣道：「你爲什麼揀今天送禮物給我們老闆。」

金滿樓詫聲道：「你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小欣道：「是什麼日子？」

金滿樓道：「今天，是水觀音的生日呀。」

小欣道：「哦？」

金滿樓又道：「你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

小欣搖頭笑道：「我來了才不過九個月。」

金滿樓道：「這幾天難道她完全沒有在你們面前提過這件事？」

小欣道：「我知道就沒有了。」

金滿樓道：「難道她完全沒有意思給自己慶祝一番？」

小欣道：「也許她的生日不是在今天，你是弄錯了。」

金滿樓道：「豈會弄錯。」

他笑接道：「或者她自己也忘記了這件事，她這個人本來就是善忘得很。」

小欣道：「爺倒是個有心人。」

金滿樓道：「好歹一場朋友。」

小欣道：「爺要我怎樣子將這瓶美人酒送給她？」

金滿樓道：「這個很簡單，你過去敲開她的房門，將這個錦盒，交到她的手上就是。」

小欣道：「她問起來我怎樣回答？」

金滿樓道：「就說今天是她的生日，朋友給她送賀禮來。」

小欣又問道：「她怎知道是爺你送的賀禮？」

金滿樓道：「你這樣敲門，她就知道了。」

他半身一側，屈指在旁邊那株丹桂的樹幹上一重兩輕的連敲了兩遍。

小欣道：「是一重兩輕？」

金滿樓道：「正是。」

他闔上錦盒，將錦盒遞向小欣。

小欣接在手，道：「這就去？」

金滿樓道：「你担心吵醒她？」

小欣道：「現在到底還早。」

金滿樓道：「你現在就算眞的吵醒她，她也絕不會罵你的。」

小欣道：「哦？」

金滿樓道：「今天，畢竟是她的好日子。」

小欣道：「你……」

金滿樓道：「我現在就離去。」

小欣着急道：「那個玉指環……」

金滿樓道：「暫時就放在你那裏，或者午後，我再來一趟。」

小欣道：「你一定來的？」

金滿樓道：「當然。」

他再次一抬手，道：「這一次麻煩你了。」

小欣道：「這那算麻煩。」

她舉步又放下，欲言又止的，道：「我……」

金滿樓道：「你還有什麼不明白？」

小欣訥訥道：「沒有了，我……我只是……」

金滿樓道：「有話不妨對我直說。」

小欣紅着臉道：「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臉。」

金滿樓一怔，道：「我的臉？」

小欣點頭，眼瞳中，充滿了希望，說道：「很久之前，我就想走近去看清楚你的了。」

金滿樓笑道：「這容易。」

小欣大喜道：「那你將竹笠拿下。」

金滿樓抬手揑着笠緣，忽然搖頭道：「現在不可以。」

小欣喜變憂，急問道：「爲什麼?」

金滿樓笑道：「匆忙間如何看的清楚，你何不留待午後?」

小欣這才由憂再化喜，說道：「不騙我?」

金滿樓道：「何必騙你?快去!」

小欣這才高高興興的捧着錦盒，向那邊小樓走去。

她幾乎是一步一回頭。

第三次回頭的時候，金滿樓仍站在原來的地方，可是到她第四次回頭，人就不見了。

小欣仍然不死心，不時的回頭張望。

金滿樓並沒有再出現。

她無奈歎息。

× × ×

花徑並不長。

小欣很快就來到那座小樓。

樓外一片寂靜，樓內也是一片靜寂。

入門是一道珠簾。

走入了珠簾，是一個佈置得非常華麗的廳堂。

廳堂對門的那邊又是一道垂簾。

這道垂簾後才是水觀音的寢室。

寢室內亦是靜寂一片。

小欣並沒有放輕脚步，可是來到了寢室前面，仍然聽不到任何聲息。

她躊躇再三，終於舉起手，屈指在門上，一重兩輕的叩了三下。

寢室內沒有反應。

她正想敲第二次，寢室內突然響起了「悉索」的聲響。

那種聲響既像打架，又像有好幾個人在被窩中爬起來，急急忙忙穿上衣服。

小欣等了好一會，仍聽到那種「悉索」的聲響。

她不由大感奇怪。

因爲她知道，水觀音平日穿的衣服並不多。

可是現在聽聲音，寢室內那個人最少已穿了四五件衣服。

難道裏面除了水觀音之外，還有人?

× × ×

悉索聲終於停下。

寢室內却又回復一片靜寂。

沒有人開門。

裏面到底怎樣了?

小欣忍不住一重兩輕的再在門上敲一次。

又沒有反應。

小欣等了一會，再敲。

這一次她的手才放下，門突然打開。

一個人隨即出現小欣眼前。

——水觀音。

× × ×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花落還開，開的也許比去年更美麗，人却只有老去。

水觀音也沒有例外，她也是一個人。

可是她比三年前，竟還要美麗。

因爲今年她才是二十七歲。

二十七歲跟二十四歲的女人本來就沒有多大的分別，何況她這三年以來的生活，比三年之前，豈止舒適了一倍。

生活舒適的人本來就比生活困苦的人耐老得多。

三年後的今日，她只是變得更成熟，更豐滿。

她身上的衣衫，却比三年前穿得還要少。

這麼少的衣服竟穿了那麼久，小欣實在很奇怪。

她奇怪的望着水觀音。

水觀音也在望着小欣。

她一頭秀髮也是比三年前更漂亮，蛇一樣披散。

衣衫也很亂，一半的胸膛露了出來。

一見是小欣，她的一雙眼亦幾乎瞪了出來。

她瞪着小欣，眼神非常冷。

小欣給她瞪的心都寒了，欲言又止。

第一個開口的還是水觀音。

她的語聲也很冷，道：「方才是你拍門?」

小欣囁嚅着道：「是我。」

水觀音道：「先後幾次都是你?」

小欣道：「都是我。」她連忙一聲：「老闆早。」

水觀音冷冷的道：「你也知道早。」

小欣道：「我知道。」

水觀音連隨問道：「是誰教你那樣子拍門?」

小欣道：「是……」

水觀音道：「是不是金滿樓?」

小欣道：「是。」

水觀音目光一掃，道：「他人呢?」

小欣道：「早走了。」

水觀音道：「你是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

小欣道：「在院子。」

水觀音道：「你這麼早，到院子幹什麼?」

小欣道：「我是睡不着……」

水觀音道：「所以就到處走?」

小欣只好道：「是。」

水觀音道：「怎麼走來這裏。」

小欣道：「是金爺叫我來的。」

水觀音道：「你跟他是什麼關係?」

小欣道：「什麼關係也沒有。」

水觀音懷疑的道：「哦?」

小欣道：「我說的都是事實。」

水觀音又問道：「是你開門給他進來的?」

小欣道：「不是我。」

水觀音道：「是誰?」

小欣道：「是他自己爬牆偷進來，我發現他的時候，他已經在院子了。」

水觀音道：「你怎知道，他爬牆偷進來。」

小欣道：「他說的。」

水觀音道：「爬牆偷進來的人，你居然不叫人把他抓起來?」

小欣道：「我……」

水觀音冷冷道：「你給他迷住了，是不?」

小欣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水觀音道：「你倒也聽話，他叫你怎樣你就怎樣。」

小欣道：「我……」

水觀音又打斷了她的說話，道：「他又有沒有告訴你，偷進來這裏幹什麼?」

小欣道：「他說是來送賀禮給你。」

水觀音一怔，道：「這個老小子又在發什麼高燒，無端走來送賀禮，他賀我什麼?」

小欣奇怪道：「今天難道不是老闆的生日?」

水觀音整個人都怔在那裏。

然後她突然笑了起來，笑得很大聲。

小欣看見她這樣子，反而嚇一跳。

水觀音腰都幾乎笑彎了。

她笑着將小欣拉了進寢室。

寢室內一床亂被，沒有人。

小欣却彷彿嗅到了男人的氣味。

她張目四顧。

寢室右面的一扇窗戶大開，風正從那邊吹來。

風很冷。

打開向風的那邊窗戶睡覺，是不是有些奇怪?

除此之外，寢室內並沒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 × ×

水觀音一直將小欣拉到床前那張彫螭桌子旁邊，才收住笑聲道：「坐下來。」

小欣只好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下。

水觀音扶着桌子又笑了起來。

這一次她笑得好像很淒涼。

小欣忍不住問道：「你……你在笑什麼?」

水觀音笑道：「今天眞的是我的生日，可是連我自己也都忘記了，你說好笑不好笑。」

小欣沒有笑。

水觀音笑聲忽落，道：「我那麼多的朋友，亦竟然一個也都記不起來。」

小欣道：「也許他們很多都記得。」

水觀音搖頭，道：「如果是，這幾天怎麼會不提我!」

她突然一拳打在桌子上，道：「可恨那個王八蛋，也是一個沒心肝的人，我待他那樣，他竟然也記不得，今天是我的生日。」

小欣信口道：「那個王八蛋?」

水觀音恨恨的道：「柳三風?」

小欣一怔道：「柳三風!」

水觀音道：「不就是他!」

她歎了一口氣，又道：「反倒是金滿樓這個老小子，分手一年了，還記着我的生日。」

小欣又一怔。

——金滿樓原來也是她的相好。

水觀音連隨問道：「他的禮物呢?」

小欣忙將手中的錦盒奉上。

水觀音接在手裏，一笑道：「這個老小子，且看他這一次又送我什麼東西。」

小欣好容易忍下，沒有說出來。

水觀音也沒有問小欣，自己將錦盒打開。

她立時脫口一聲：「美人酒!」

× × ×

錦盒之內只是一瓶美人酒，一張美人箋。

水觀音怔在當場。

這的確大出她意料之外。

——金滿樓的目的總算達到了。

小欣暗自歎了一口氣。

水觀音即時轉過頭來，道：「沒有其他東西了。」

小欣點頭。

水觀音也不多問，拿起那張美人箋，在桌上攤開。

「美人樓中何不盡一瓶美人酒?」

她讀着不禁一笑。

小欣道：「老闆大概想不到金爺送的是一瓶美人酒?」

水觀音道：「做夢也想不到。」

小欣道：「聽他說，他原就是要老闆意外一下。」

水觀音道：「他已經達到目的了。」

小欣問道：「老闆是否嫌這份賀禮太薄?」

水觀音道：「你怎會這樣想?」

小欣道：「我看，老闆好像不怎樣高興。」

水觀音道：「誰說我不高興。」

她一聲輕歎，道：「只要有人還記得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就已高興得要命。」

輕歎未久，她又再笑起來。

開懷大笑。

小欣記憶之中，從來都沒見水觀音這樣開心。

水觀音笑着，忽然道：「你怎麼不替我留住他?」

小欣道：「他好像沒有意思留下。」

水觀音搖頭道：「人來了，禮來了，也不肯來見我一面，這個老小子，難道還記着去年的事情?」

——去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小欣不知道，也沒有追問，接口道：「他原是準備親自送來給你的，見到我才改變主意。」

水觀音道：「哦?」

小欣轉問道：「老闆打算怎樣處理這瓶美人酒?」

水觀音道：「當然是喝掉它。」

小欣道：「老闆不是曾經說過喝膩了這種美人酒。」

水觀音道：「我是這樣說過，也的確喝膩了，不過這一瓶不同。」

她拿起那瓶美人酒，道：「這一瓶是我的生日禮物，就是喝膩了，也要喝。」

小欣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水觀音微喟接道：「難得他記着我的生日，我若是不喝掉它，豈非辜負了他的一番好意。」

小欣道：「嗯。」

水觀音又道：「反正我沒有喝這種美人酒已經整整三個月，現在喝起來，必然是別有滋味。」

她說着拔開了那瓶美人酒的封口。

小欣看見，道：「現在就喝?」

水觀音笑道：「我今天起來，最高興就是現在這個時候，現在不喝，到何時才喝?」

她拔開酒瓶塞子。

空氣中立時多了一股香醇的酒氣。

小欣忙站起身子，說道：「我去拿杯來。」

水觀音伸手攔下，道：「不必給我杯，這樣喝反而痛快!」

她仰起脖子，一瓶酒往嘴裏倒下去。

一口，兩口、三口……

她「骨都骨都」，一連喝了好幾口，

才將那瓶美人酒放下。

酒從她的口角滴下來，滴濕了她的胸膛。

她毫不在意，一屁股在旁邊的一張椅子坐下，道：「小欣，你也來一口！」

她的語聲不知何故已變的嘶啞。

小欣也覺察了，道：「你的咽喉怎樣了？」

水觀音給她一問，亦已有所覺，道：

「怎麼我的咽喉好像火燒着一樣？」

她忽然一怔，道：「眼也似乎已開始發花，難道三個月不喝這美人酒，酒量就大減？還是這瓶美人酒，我釀烈了？小欣，你嚐嚐是不是？」她將那瓶美人酒，遞向小欣。

那瓶美人酒却沒有遞出去。

那刹那之間，她忽然發覺自己竟有心無力。

也就在那刹那，她看見小欣的臉竟青了。

她脫口問道：「小欣，你……你看見什麼？」

小欣一雙眼正直勾勾的盯着水觀音的臉龐，聽見這樣問，臉更青，吃吃地應道：「你……你的臉……」

水觀音心頭突然生出了一種不祥的感覺，急問道：「我的臉又怎樣了？」

小欣道：「你的臉正在發紫……」

水觀音一驚而起，道：「什麼？」

她不等小欣回答，衝向放在窗旁的妝枱。

妝枱上有一面大銅鏡。

鏡面磨的光而亮。

在銅鏡之上，水觀音清楚的看見自己的臉龐。

她立時一聲怪叫！

小欣並沒有說謊，她的臉龐的確在發紫！

× × ×

「叮噹」的一聲，那瓶美人酒從水觀音的手中跌下，碎裂在地上！

碧綠色的美人酒，打濕了老大一塊地面。

酒中竟有白烟冒起來。

水觀音都看在眼內。

她突然想起了三年前古剎中，唐十三飲下混入火蜈蚣血的美人酒，毒發身亡的情景。

她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酒中有毒！」她尖叫，反撲往床那邊。

她並沒有忘記在床頭的一個暗格內，收藏着當年她在唐十三身上搜出來的兩瓶解毒丸。

「砰」一聲，她整個人仆倒在床上。

她掙扎着爬起來，爬起來又連隨倒下去。

「小欣！」她嘶聲大叫。

小欣沒有走過來。

她已經被眼前的情景嚇呆了。

水觀音嘶聲尖叫道：「小欣，你——你好狠……」

小欣慌忙搖手道：「不關我事……」

水觀音道：「你……你過來……」

小欣顫抖着走過去，走得很慢。

她的兩條腿事實已軟了。

水觀音顫聲催促着道：「快……快過來替我……替我打開床頭……床頭的那個暗格……」

小欣道：「是……」

她的兩條腿却不聽話。

水觀音連聲催促地道：「快……快……快……」

小欣好容易走到床邊，道：「暗格在那裏……」

水觀音喘着氣，道：「在……在……在……」

她一連說了三個「在」，都無法續下去。

小欣急問道：「在那裏？」

水觀音半身猛的一仰，口張開，並沒有回答小欣。

她拚命的喘着氣，斷斷續續突然說出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話。

「火……火蜈蚣的……血……毒血……天——」

她嘶聲大叫一聲「天——」，整個身子突從床上弓起來！

一弓就收縮，她整個身子倒翻，硬摔在床前地上！

前後也不過片刻，她的臉已彎成紫黑色，七孔竟有血水流出來！

紫黑色的血水！

小欣只看的心胆俱喪，大叫「救命」，狂奔了出去。

× × ×

水觀音並沒有再叫住小欣。

她無疑已經毒發身亡！

好厲害的毒藥！

火蜈蚣！火蜈蚣的血！

她毒發的情形與唐十三一樣，難道在她喝的那瓶美人酒內竟滲入了火蜈蚣的毒血？

火蜈蚣是「美公子」玉無瑕所養的毒蟲。

玉無瑕與唐十三死在那古刹之後，全都落在水觀音的手中。

這世間莫非還有第二個，養下那種火蜈蚣的人？

那個人莫非就是金滿樓？

酒是他送來。

是不是就是他在那瓶美人酒之中滲入火蜈蚣的毒血？

他到底那裏來的火蜈蚣毒血？

他爲什麼這樣做？

——天！

水觀音三年前以一瓶混入了火蜈蚣毒血的美人酒毒殺唐十三，一年後的今日，她亦是死在混入了火蜈蚣毒血的一瓶美人酒之下。

這難道就是天意？

× × ×

揚州城的總捕頭叫石球。

他人如其名，眞的球一樣。

當然並不是一個石球，是肉球。

他用刀，據講，學的是彭家五虎斷門刀。

刀下據講並不含糊。

他今年已經三十六歲，受職揚州城總捕頭已經七年。

七年來他雖然沒有破過大案，小案却已經破過不少。

事實這七年以來，揚州城內外也沒有大案發生。

他有兩個得力助手。

北彪跟了他六年，林雄亦已跟了他五年之久。

北彪用一雙飛蜂鈎，林雄用一支天門棍，兩人的武功，據講並不在他之下。

水觀音的死訊傳到的時候，他們三個人剛好都在衙門之內。

一聽到，石球幾乎彈上了半天。

他跟水觀音，據講也是好朋友。

所以難怪他這樣緊張。

他一躍躍到入了來向他禀告的那個官差面前，大聲喝問道：「什麼？你說誰死了。」

那個公差幾乎沒有給他喝倒地上，忙應道：「水觀音。」

石球好像仍然沒有聽清楚，道：「美人樓的水觀音？」

那個公差道：「揚州城之內只有這一個水觀音。」

石球雙手捧着頭，道：「天，這樣的一個美人，好好的怎麼讓她死了。」

他雙手忽又放下，追問道：「她死在什麼地方？」

那個公差道：「美人樓。」

石球道：「美人樓什麼地方？」

「不清楚。」

石球再問道：「她怎樣死的？」

「不清楚。」

石球拍案道：「混賬東西，什麼都不清楚，你到底怎樣搞的？」

「我……」

石球截口說道：「你是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美人樓來人那裏來的。」

石球道：「怎麼你不問清楚？」

「我急着進來禀告，所……」

石球又截斷了他的話，喝問道：「來人現在在那裏？」

「在門外。」

石球喝道：「快傳他進來，讓我來問他！」

那個公差一聲：「是！」慌忙退了下去。

× × ×

人來了。

是小欣和一個叫小翠的女孩子。

石球竟認識他們，脫口道：「小欣小翠，是你們！」

小欣小翠一福道：「是。」

石球道：「到底是什麼？」

小欣臉仍在發青，顫聲道：「我們老闆給人毒死了！」

石球一驚道：「毒死了？」

小欣猶有餘悸，接道：「她整塊臉都變成了紫黑色，死得很難看！」

石球大驚道：「是誰下的毒？」

小欣囁嚅道：「只怕是……是……」

石球厲聲問道：「是誰？」

小欣衝口而出道：「金滿樓！」

石球這才眞的大吃一驚，他好像懷疑是自己聽錯，再問道：「你說誰？」

小欣道：「金滿樓。」

石球立即壓低了嗓子，道：「東西可以亂吃，說話可不能亂講，說那句話之前，你考慮清楚沒有。」

小欣道：「我只是直說。」

石球道：「哦？」

小欣道：「我們老闆喝下他送來的一瓶美人酒，立即就毒發身亡……」

石球聽的糊塗了，他揮手阻止小欣再說下去，却問道：「美人酒不就是你們老闆釀的酒。」

小欣點頭。

石球問道：「金滿樓從那裏來的美人酒？」

小欣道：「他是在我們那兒買的？」

石球道：「你是說他在美人樓買美人酒，再將酒送給美人樓的老闆？」

小欣點頭。

石球道：「這到底怎樣搞的，你最好給我說清楚。」

小欣給他說清楚。

她口齒伶俐，記性也很好。

由昨夜到今早所發生的事情，她一件也沒有遺漏，清清楚楚的說了出來。

石球居然不用小欣來覆述。

他却聽的怔住在當場。

北彪林雄也沒有例外。

事情實在太奇怪。

× × ×

一直到小欣將事情說完了，石球才開口問道：「你肯定人已死了。」

小欣道：「豈止我，所有見過屍體的人都肯定。」

石球道：「屍體現在是否還在那個寢室內。」

小欣說道：「沒有人敢移動老闆的屍體。」

石球頷首道：「這很好，現場能保持原狀，對我們查案實在方便不少。」

小欣道：「總捕頭要不要去看看。」

石球道：「不去看怎成。」

小欣道：「什麼時候去？」

石球道：「立即就去。」

小欣道：「我們是留在這裏，還是怎樣？」

石球道：「留在這裏幹什麼？隨我回去美人樓，協助我查案！」

小欣道：「是。」

石球連隨一脚將擋在前面的一張椅子踢開，大踏步奔了出去。

北彪林雄當然亦跟着舉步。

他們都想盡快趕到美人樓一看究竟。

每一個人都有好奇心，他們並沒有例外，而且他們的好奇心比一般人還要大。

好像這樣奇怪的事情，也實在少有。

× × ×

也就在這個時候，另一件奇怪的事情亦已在揚州城外發生。

這件事情而且也是與美人酒有關係。

× × ×

揚州的風景可以說都集中在瘦西湖一帶。

出天寧門，泛舟瘦西湖，所過五亭橋，小金山，平山堂，無一不是出名的名勝古蹟。

五亭橋華美，小金山鮮姸。

瘦西湖却眞的瘦得可憐，一束纖腰，楚楚有緻。

沿湖多的是楊柳，一面瘦西湖，簡直

就是一座綠楊村。

只可惜現在已經深秋。

這座綠楊村已經綠不起來了，放目一片淒涼景象。

× × ×

風雨仍漫空。

雨烟迷濛，風吹敗柳蕭蕭。

那一騎人馬走在風雨之下，敗柳之中，更顯得孤獨。

湖畔就只有那一騎人馬。

馬是匹黑馬，人却穿着一身青衣。

青衣外罩着簑衣，人頭頂戴着竹笠，雖則看不清楚笠下的面目，仍然可以分辨得出馬上人是一個少女。

馬鞍旁掛着一支長劍。

這個少女原來還是一個武林中人。

劍不時碰在鞍上，叮叮的作响，馬走的却並不快。

她不像是在趕路。

這個時候，不成她是走來這裏欣賞風景?

這個地方却不是只得她一個人。

× × ×

路那邊突然傳來了急遽的蹄聲。

一騎快馬由遠而近，如飛般奔來。

那個少女沒有理會，一直到那騎快馬奔到，才冷瞟一眼。

她立時一怔！

那騎快馬之上騎的是一個錦衣人。

錦衣人頭上也戴着竹笠，却已因為他飛馬狂奔，給風吹側。

青衣少女看見了他的臉。

× × ×

錦衣人亦自一瞟那個青衣少女。

却看不清楚青衣少女的臉。

他並不在乎，頭也不回的飛馬從青衣少女身旁衝過。

青衣少女亦若無其事。

× × ×

錦衣人那匹馬也實在够快，眨眼間已經去遠。

青衣少女聽着馬蹄聲已去遠，才回頭一望。

她的眼中充滿了疑惑，喃喃自語道：「這個人不就是金滿樓，大清早，他這樣放馬，到底那裏去?」

連隨她又道：「無論他是去那裏，都與我無關，何必理會他?」

她回過頭去，繼續走她的路。

× × ×

未到天寧門，將到天寧門。

青衣少女在臨湖一幢小小的莊院門前停下來。

她翻身下馬，上前兩步，抄起門環往門上叩了幾下。

沒多久，門內响起了腳步聲。

腳步聲一直來到門後。

門並未打開，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出來：「誰?」

青衣少女應聲道：「是我，胡香！」

門立即打開，一個老家人探頭出來，道：「果然是胡鏢師，裏面請！」

——胡鏢師！

這個叫做胡香的青衣少女竟然還是一個女鏢師。

× × ×

揚州附近也就只有胡香一個女鏢師。

獨行女鏢師！

據講她出身飛燕門，二十歲開始就已經走鏢江湖。

只因為她有一個開鏢局的父親。

她這個父親却在她還不到二十歲的那一年，就已被仇家刺殺。

她聞訊趕返，痛殺仇家十八人，隨即就繼承父業，到現在已經整整八年。

八年來她匹馬一劍，鏢走天下，據講從來沒有失過手。

在劍上她當然有幾下子。

現在大清早她走來這個莊院，又是為了什麼事情?

× × ×

門大開，門內是一個院子。

胡香牽馬大踏步而入。

那柄劍已不在馬鞍旁，已繫在她腰左側。

老家人側身讓路，道：「我家夫人已經在大堂等候多時。」

胡香一甩馬韁，說道：「我這就去見她！」

她直向大堂走去。

× × ×

這間莊院的院子很小，大堂也並不大，陳設却頗費心思，整齊而脫俗。

大堂的正中有一張八仙桌，好幾張椅子。

八仙桌再過，是一面屏風。

屏風前面設了一張承臂漆雕椅，一個年紀並不大的女人面向門廊邊，正坐在椅上。

大堂中燃着燈火。

燈火罩在紅紗內，燈光於是也紅了。

那個女人坐在這種燈光下，臉色却仍覺蒼白。

燈光若非如此，她的臉色豈非有如白紙?

事實正是這樣。

她的臉本來就全無血色，甚至整張臉都像畫在一張白紙之上。

她也就是昨夜，繼金滿樓之後，到美人樓買酒的那個女人！

× × ×

大堂門大開。

胡香大踏步走了進來。

她人尚遠在院子花徑之上，那個女人已露出一臉笑容。

現在她臉上的笑容更盛了。

紅色的燈光特別顯得溫暖，她的笑容儘管是那麼冷峻，這種燈光下，也變得溫柔起來。

她笑着站起身子，道：「胡鏢師回來了?請坐！」

胡香道：「仇夫人不必客氣。」

她自己更不客氣，旋即在那個女人對面的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給他稱呼仇夫人的那個女人亦坐了回去，輕呼道：「小蘭。」

一個小丫環，捧着茶盤應聲從簾後轉出。

茶盤中放着一個精緻的杯子。

仇夫人點頭道：「這才是乖孩子。」

說話間，小菊已來到胡香面前，躬身道：「胡鏢師，請用茶。」

胡香一聲「好」，將杯子拿在手中，但連隨又在桌子上放下。

小菊退了下去。

胡香這才道：「仇夫人……」

一聲「仇夫人」出口，就給仇夫人打斷了她的說話：「胡鏢師喝杯茶，緩口氣再說。」

胡香道：「我不是第一次來的了，仇夫人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喜惡?」

仇夫人思索着道：「此前幾次，胡鏢師都沒有將茶喝下，莫非厭惡喝茶?」

胡香道：「厭惡不至於，只是不大喜歡。」

仇夫人道：「酒又如何?」

胡香笑顧那杯茶，道：「這若換轉是一杯酒，早已空了。」

仇夫人一笑道：「如此看來，我的一番苦心倒也沒有白費。」

胡香道：「哦?」

仇夫人却沒有說下去，轉問道：「東西又已送到了?」

胡香道：「我既然回來，東西自然已送到。」

她隨即探懷取出一封信，道：「這是令姊的收條，就像上兩次一樣，她另有信寫給你。」

仇夫人接在手中。

信火漆封口，她前後略看一眼，就將封口撕開，從裏面抽出一張信箋。

信箋上滿寫着字，左下角蓋着兩個朱印。

她也只是約略看一遍，隨手將信箋往身旁几子上一放，道：「她這次的信我已經收到了。」

胡香道：「昨天收到的?」

仇夫人奇怪問道：「胡鏢師，你何以知道?」

胡香道：「這個並不難計算出來，我原也是昨天便可回到揚州，只不過因為中途探望一個朋友，才遲了一天。」

仇夫人道：「你早已決定去探望那個朋友?」

胡香點頭道：「所以我告訴夫人今天早上才回來揚州。」

仇夫人輕嘆道：「你計算日子怎麼這樣準確?」

胡香道：「此前我已經往返了兩次，不準確才奇怪。」

仇夫人道：「這是說，如果我收不到信，今天早上又見不到你的人，一定是出事的了。」

胡香道：「不錯是這樣。」

仇夫人接道：「平安無事的話就一定如期到來。」

胡香道：「一定。」

仇夫人道：「認識胡鏢師的人難怪都說，胡鏢師的信用好得很。」

胡香道：「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最着重的本錢就是信用。」

仇夫人接道：「武功好當然也是一個原因，若沒有胡鏢師那樣高强的武功，信用也好不起來。」

胡香道：「仇夫人過獎。」

她臉上並無任何表情，這樣的稱讚說話她已經聽得太多。

仇夫人道：「我到底沒有找錯人。」

胡香淡笑。

仇夫人又道：「路上大概還好走。」

胡香道：「就像前兩次一樣，一路上都沒有事情發生。」

仇夫人道：「看來，我倒是白担心的了。」

胡香道：「其實那些珠寶大可以一次送去，犯不着分做四次，這一來省得我往返麻煩，也可以省回不少費用。」

仇夫人道：「胡鏢師也是女人，當然知道一般女人的性格。」

胡香道：「這是說那一方面?」

仇夫人道：「一般女人都不容易相信別人，尤其在錢財方面。」

胡香道：「夫人也是這種女人。」

仇夫人道：「我也是。」

胡香道：「所以你將那些珠寶分做四次，不敢一次過交給我帶走?」

仇夫人點頭道：「胡鏢師還不知道一件事。」

胡香道：「是那一件事?」

仇夫人道：「我父母雙亡，嫁夫又不幸早死，膝下也沒有兒女，惟一的保障，就只是那些珠寶，如果那些珠寶也失去，下半生眞不知道如何打算。」

胡香道：「夫人不是還有位姐姐?」

仇夫人道：「我那個姐姐的遭遇與我一樣淒涼。」

胡香道：「不成她也是個嫁夫早死，膝下無兒?」

仇夫人悽然道：「正是。」

胡香不由一聲歎息，道：「在她那裏除了她之外，只見兩個小丫環，原來這個道理。」

仇夫人點頭接着道：「因此我才有這個念頭，舉家遷往她那裏，姊妹倆相依為命。」

胡香道：「這就難怪夫人如此緊張那些珠寶了。」

仇夫人道：「我那麼多疑，胡鏢師不要生氣才好。」

胡香道：「胡香的心胸還不至於如此狹隘。」

仇夫人道：「這我就放心了，否則最後的一批珠寶，那裏找人護送。」

胡香道：「揚州城中並不是只得我一個鏢師。」

仇夫人道：「可是本領……」

胡香道：「本領比我高强的，大有人在。」

仇夫人道：「但據我所知，揚州城中就只得胡鏢師是一個女鏢師。」

胡香道：「女鏢師與男鏢師一樣都是鏢師。」

仇夫人道：「我還是相信女鏢師。」

胡香道：「哦?」

仇夫人道：「因為我畢竟是個女人，自然是比較相信女人，說話也較方便。」

胡香一笑道：「那麼第四批珠寶何時啓程?」

仇夫人道：「怕要在五六天之後。」

胡香道：「還未整理好。」

仇夫人道：「早已整理妥當。」

胡香道：「那等什麼?」

仇夫人道：「等我。」

胡香道：「夫人準備同去?」(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英雄無價（一）

神秘錄音帶

那是一座並不小的城市，但是處在一個偏僻的地點，各方面都不很發達，祇有旅遊事業是比較好一點的，不過這並不是因爲這裏有明秀的山水或任何有歷史價值的名勝古跡，而祇是因爲這裏有一座賭場。

凡是這種畸形發展的城市，治安總不會好的。

這天傍晚，治安欠佳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出現了。

這是一個天氣極好的日子，天上一些雲也沒有，所以天也黑得特別慢一點了。在一條清靜的，遊客很少到的小街上，一個披着大衣的高大男人正從一座花園的門口走出來，沿着行人路慢慢地走，態度是十分悠閒的。

忽然，街口的附近，一直停在那裏的一部黑色大汽車開動了，向他直衝過來。這人微微有點吃驚，便停下來。那部黑色大汽車繼續向前駛行，很快就可以看出，它並不是打算撞向這人的。但這人還是不完全放心，因爲他看到黑車的後座裏，有一個人的動作是頗可疑的。車中那人正在幹什麼？

車子很快駛近面前，可以看清楚了，後座上的那人正舉起一挺輕機槍。

街上那人是沒有可以藏身的障碍物的。這邊是路，那邊是一座花園的高牆。祇有一支街燈柱……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之下，他祇好一跳跳到街燈柱後面，盡量把身子縮小，緊貼在那裏。

機槍響了，嘩啦嘩啦地響，子彈如雨一般洒過來，達達地擊中牆壁，接着街燈柱也承受了二顆，發出「轟轟」的聲音。

街燈柱後面那個人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抵抗的。現在他的手裏已經拿着一把手槍了。他的槍轟然而響，黑車子的前輪擋泥板就凹下了一大塊。車上那人的機槍繼續掃射，但角度已斜了，而車子已遠去。由於受襲的人有槍，所以黑車不敢停下來射擊。而且，它還有一個理由不敢停下來的。那就是，這裏人太多。街雖然靜，但現在，那花園門口已跳出了至少六個人。三個是彪形大漢，三個是兇惡的飛仔。一聽槍聲，他們就跳出來了。其中有三個手上已經拿着槍。

恐怖死亡阱

車子已經轉了角。街燈柱後面那人仍緊緊地貼在那裏。那六個人都向他奔過去。

在這六個人到達之前，那人已經支持不住了。他的手一鬆，槍便掉在地上，而且有血沿着他的手指尖滴下來。跟着，他的身子便離開了街燈柱，而倒在行人路上了。

那六個人到達了他的身邊。

「你……還好吧？」先到的一個趕忙扶着他，慌亂地問。

那人在血泊中極力要坐起來。他雖然流着不少血，但可以肯定他並不是傷在要害的，因爲剛才機槍掃射時，有那街燈柱遮住他的身體的最主要部份。「我……沒甚麼，」他痛苦地說，「但，你們——不要追他們。」

「爲什麼？」他周圍的人詫異地問着。被人槍擊了還說別追兇手，這倒是一件罕見的事情了。

「別問！」那受傷的人着急地說，「祇是不要追，我……快點把我扶進屋裏，請個醫生來。」然後他又仆倒在地下，暈過去了！

六個人連忙動手把他抬起來，抬向他剛出來的那間屋子。一面，他們就展開爭辯了。

「我們得快去追截兇手，」其中一人說，「他們是坐一部黑色大汽車的。」

「對了，」另一個附和着說，「沒有人能在我們的地盤裏這樣胡來的。」

「但老板說過不要追，」第三個顯然是反對派，他提出異議說：「你們都聽見的。」

「但……」

「老板吩咐過我們這樣做，」那個反對派說，「我們就不能亂來。我看，我們現在最應該做的事情還是去找個醫生來。」

「對了，」大家都附和着說，「老板的性命要緊！」

一小時之後，那位「老板」已經醒過來了。他的身上已紮滿了繃帶，一隻手也被繃帶吊在肩上。那一排機關槍子彈雖然沒有取去他的性命，卻也使他傷得相當狼狽的。但現在他已敷過了藥，包紮好了，精神就回復正常了。

「我們已經查過了，」兩個年青的飛仔型的手下向他報告，「那部行兇的黑車是偷來的，已經棄在玫瑰花園的附近。」

「人已不在了？」那位老板問。

「我們找到車子時人已走光了。」那二個年青手下有點難爲情地承認。

「這樣還好，」老板承認，「不然的話，他們會把你們也殺掉的。」

「爲什麼你叫我們不要去追呢？」其中一個年青的打手迷惑地看着他的老板。

「因爲他們會把你們也殺掉，」老板說，「這就是爲什麼了，這是一帮很難對付的人，明白嗎？」

二個青年人怔怔地看着他們的老板。這位老板是一個模樣固執而體格粗壯的人，而他的爲人也和他的外型很配合的，那就是固執而且强頑，天不怕地不怕。但現在他卻顯然地是正在害怕，而且還是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害怕呢！

「不，」這個老板搖着頭，「不要和他們作對。」

「但爲什麼呢？」一個年青的手下沉不住氣，「他們究竟是誰，你會這樣怕他？」

「我猜，」那老板沉重地說，「他們是古爾文派來的人。」

忽然，兩個年輕的手下的神色都沉重起來了。眼前這個他們的老板是個大人物。這位老板叫史松山，是這座城市之中勢力比市長更大的人，因爲賭場全部都是由他所開設的，而且祇有他有足够的辦法和聲威去控制那些跟隨着賭場而存在的三教九流。賭場是這座城市的主要收入來源，如果沒有了賭場，這座城市就會死去一半。因此，控制賭場的人當然也就是最有勢力的人了！不錯，史松山是一個大人物，但是，當史松山提起古爾文這個名字時，還是表示恐懼，可見古爾文也是另一個大人物了，也許更大。

終於，另一個年輕的打手也說：「雖然是古爾文，但這裏是你的地盤，古爾文不能這樣的。」

史松山嘆一口氣：「古爾文有一點誤會，而且，我猜他一定是有點瘋了！」

「我不明白，」一個年青的手下說，「爲什麼你要害怕古爾文呢？古爾文並不比你大。」

他對古爾文知道得不太多，但也不太少，因爲這是一個相當出名的人。古爾文是一個傳奇人物，一個可以說是無惡不作的人，一個賊，一個大刼賊。他的主要技倆就是打刼。打刼銀行，打刼郵車……凡是有大錢在的地方，就是他的行刼對象。這似乎和時代不大配合了，因爲在這個時代，一流的犯罪專家多數退居幕後作策劃，萬一失敗也可以置身事外，很少會親自動手的。打刼是上一個世紀的犯罪方式。但古爾文就是喜歡這個，而且每一次都是親自出馬——也總是成功的。最近一年內他已做過兩次大刼案，一次刼銀行，一次刼一架運金磚的民航機。由於他的成功，古爾文成爲了一個偶像，江湖人物之中有不少人對他欽佩，特別是那些年輕一輩，未經世故的。他們認爲古爾文是一個英雄人物。

「古爾文不是受了傷嗎？」一個年青的手下說，「他該躺在醫院裏才對的，怎麼還有空來殺人呢？」

古爾文受了傷的事也是很多人知道的。

在最近一次，他去械刼一座金庫的時候，終於失手。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槍戰，有人看見古爾文中槍倒下了。但後來，槍戰過後，清理現場的屍體時，卻找不到古爾文的屍體。古爾文已經逃走了！這之後就沒有人知道古爾文到了何處去。他受了傷，躲了起來。但躲在何處呢？警方很希望他的傷勢未癒之前把他捉到，但是不行，一點也找不到古爾文的踪跡。

「你們記得上次古爾文刼金庫嗎？」史松山問。

兩個年輕的手下都點點頭。這件新聞幾乎成了全世界的頭條新聞，記不得才出奇呢！「就是因爲那件事，古爾文就……」

史松山點點頭。「我猜就是爲了那件事，你看，當時很碰巧，我也在那個城市，而且我正在與國際警探的要員卡里接頭。這件事你們大概也知道的，卡里懷疑我和販毒有關，我去向他解釋，我並不是販毒的，祇是我的一個手下私自加入了販毒組織，我叫卡里如果他喜歡的話，他大可以把那人拘捕！當我正在和卡里接頭時，那件事就發生了，而且帶隊去圍殲古爾文的就是卡里。」

「不會是你向卡里告密的吧？」一個年輕的手下問。

史松山搖頭。「當然不是！古爾文是我的老朋友，我怎會出賣他呢？」嘆一口氣，「但顯然古爾文却並不這麼想的，古爾文一定認爲正是我去告密，由於我是他的老朋友，我知道得他最清楚。」

「我們知道你不會做這種事情的，老板！」一個年青的手下非常有信心地說。

「謝謝你們，」史松山又嘆一口氣，「如果古爾文也能有這樣的判斷力，那就好了！很可惜，雖然我對古爾文的爲人知道得很多，但他對我的爲人卻知道得不大清楚。那糊塗蟲！他大概已認定是我告密的了，所以就派人來復仇，他根本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人。」

「如果是這樣，」一個手下說，「他一擊不中，一定會再來的。」

「嗯，」史松山點頭，「他是老虎帮的長輩，很多人供他指揮的。」

「老虎帮？」

「你們年輕的一代也許沒有聽過，」史松山嘆口氣，「這是一個很老的帮會，是古爾文那一輩的江湖人馬創立的，現在那一輩就祇有古爾文活着了。這個帮會最講義氣和輩份，所以古爾文最受尊敬，權力也最大。」

「現在我記起來了，」一個年青的手下說，「老虎帮！是在南方那邊的。那邊的勢力比較大。」

史松山點頭。「總之，古爾文在這個帮會裏的勢力是很大的，當他認爲我對他不起時，他可以派一批又一批的人來向我尋仇，直至把我殺死了爲止。我實在是沒有機會抵抗他。」

「但你也不能就這樣坐着讓他殺死！」那年青的手下咬牙切齒地說。

「不錯，」史松山容忍地點着頭，「我也不能和他開戰，因此，最好的辦法還是跟他打一個招呼。給我紙和筆吧！」

他那二個手下替他拿來了紙和筆，史松山就拿着筆在紙上寫了幾句話，推給其中一個：「阿榮，你替我拿到電報局，拍一個電報出去吧！照這個人名地址。」

那個叫阿榮的手下看了看紙上那句話，不禁皺起眉頭。「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因爲，紙上那句話看來似乎是全無意義的。

史松山微笑。「我和古爾文是多年老友，我們有我們的聯絡方式，這是一句暗語，意思就是：我沒有對不起他，如果他不諒解，繼續逼我，他是會遭到報復的。這個地址的這個人有辦法和他聯絡，收到電報之後自然便會轉知他了。」

「好吧！」那個叫阿榮的人小心地把紙摺好，放進袋裏便出去了。

剩下來他的同伴不屑地冷笑一聲：「老朋友！這種老朋友我就不希罕了！如果他是這樣對你全不信任，動不動就要殺你的，那算什麼老朋友呢？」

「阿昌，」史松山又說：「拿我的錄音機來吧！」

阿昌把房間一角落裏，一隻架子上放着的一副錄音機搬過來了。那是一副精良的高等錄音機，阿昌替史松山弄好了錄音機，而且插了電掣。

「現在你先出去吧，」史松山吩咐阿昌，「我要錄點音，你出去吩咐大家，嚴密一點保護着我的屋子，別讓任何陌生人接近。」

「我們已經保護得很嚴密了。」那個阿昌說，「但我再出去巡一巡吧！」

阿昌出去了，替他關上門，史松山便開動了錄音機，開始對米高峯講話。他差不多講了半個鐘頭，然後才把錄音機關停了，再重播一次，聽一聽自己所講的那番話，覺得相當滿意了。

跟着，史松山就把錄音機帶取了下來，成卷放進袋裏，走出廳子，外面是一座小小的花園，花園之中已經有好幾個打手型的人物在那裏把守着了。平時他們雖然有槍械在身，都是收藏得好好的，但這一次却都露出來了。剛剛發生過的那件狙擊的事情使他們不能不提心吊膽。

史松山一出去，便有二個打手圍過來。

「你要出去嗎？老板？」

「是的，」史松山說，「我得去一趟賭場，替我找一部車來吧！」

「你——應該休息一下的。」一個打手關心地說。

「不要緊，」史松山說，「我實在傷得不重，我不能不去賭場的。許多年來我每天都去一次，從不間斷，今天不能不去。」

平時，史松山總是步行到賭場去的，但今日，形勢有點不同了，他不得不小心一點，改爲坐車子去。最近一次他就是因爲步行去而差不多送了命的！好在他並沒有忘掉昔日在黑社會的低層中掙扎時所學到的本領，在機槍響之前就已經醒覺，能逃出鬼門關。換了別人，也許早就死了。做了賭王之後，過慣了安逸生活，很難想像會有人敢來殺死自己的，特別是在自己的地盤上。但史松山不會這樣，他永遠都保持着警惕，因爲他知道這種王位是不容易安坐的。

車子來了，史松山在三名打手的護衞之下上了車。

車子在前去賭場之前，首先在郵政總局停一停。一個打手下車。進入郵局裏巡視了一遍，看見沒有什麼可疑人物之後，便出來，兩個打手再護着史松山進去。

史松山在郵局裏大約花了十分鐘時間，上車，這一次車子直向賭場駛去。

史松山的賭場生意極好，人山人海地堆滿着的都是遊客。這表示鈔票就像江水一般滾滾而來。這樣一個賺錢的地方，也是一個很容易作弊的地方，要那些工作人員們不作弊，史松山就必須天天到場巡視，不能放鬆。

史松山首先就是到經理室去查看帳簿。經理室是一間隔聲設備的舒服的房間，閒人不准進入，連保鑣也不准進入，因此史松山一個人進去，兩個保護他的打手就祇是在門外等着。

史松山走到那張大如乒乓球桌的辦公桌後面，坐下來，伸手拉開抽屜。抽屜一開，爆炸就發生了，整張鋼桌在他的身前炸開。

房間雖然是隔聲設備，但這麼大的聲音，外面還是不會聽不到的。

而且，房門上那塊方形的花玻璃也炸碎了，好像有一隻大拳頭從裏面打出來似的，他們更不可能一無所知。那二個保鑣馬上就拉開門，衝進去。門一開，迎面衝出來的就是一股濃厚的硝烟，這烟使他們眼淚也流下來，而且不斷嗆咳，但他們是忠心的人，所以仍然是死命衝進去，到了史松山的身邊。

史松山躺在那裏，全身巳經血肉糢糊，那張寫字桌巳碎到不復桌形，祇是在地上散着好些碎片，但史松山却奇跡般地仍然活着。

「找醫生來！」一個保鑣嗆咳着，對另一些聞聲趕到門口來的人叫道，然後說：「你還好嗎？老板？」

這一問是多餘的，事實上近乎自我安慰，因爲誰都看得出，史松山不但不好，而且看來是活不到醫生來的時候了。史松山的嘴唇嚙動了一會，終於說道：「一隻炸彈——在抽屜裏面！」

「媽的！」一個保鑣低聲說：「怎可能有人進來裝了炸彈的？」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史松山巳經閉上了眼睛：「我這間房——不是一向——都看得很緊的嗎？」

「我們會查出來的，」第一個保鑣握拳咬牙，「沒有多少人有機會進來這裏，我們會查出來的。」

史松山苦笑。「很可惜，我却沒有命等你們……查出來了。」

「古爾文，」那保鑣說，「一定是古爾文買通了我們這裏的什麼人，那老鼠！但老板，你別擔心，我們會對付古爾文的，我們會替你對付他。」

史松山搖頭。「你們不能對付古爾文，你們連他在什麼地方也不會找到。但，你們不必替我擔心這個問題，因爲，自然有人會替我對付古爾文的。」

「誰？」那二個保鑣問。

「一位朋友！」史松山閉着眼微笑，「沒有古爾文那麼老，但是比古爾文好的朋友。」

「誰？」

史松山沒有說話，祇是閉着眼睛，嘴巴微微地張開，鮮血不斷從咀角流下。接着醫生就到了。這賭場的樓上就是一家豪華酒店，酒店照例會有一位值班醫生的，所以醫生到得很快。醫生蹲下來，替史松山聽一聽，皺起眉頭，說：「他巳經死了。」

× × ×

幾千哩之外，司馬洛扭開了錄音機的掣，把錄音帶中的聲音放出來。

「司馬洛，」錄音帶的聲音在說，「我是史松山！當你聽到這個時，我想我一定是巳經死了……」

司馬洛嚇了一跳，連忙把錄音機暫時關掉了，走過去拿起廳中的那一大疊舊報紙，翻出幾天之前的一份，打開來。那上面就刋登着史松山被炸死的新聞。那段新聞司馬洛是巳經詳細地讀過了的，而且他也曾因爲史松山的死而感到惋惜。他和史松山並不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有着很不壞的交情。他知道史松山不是一個壞人，事實上在黑社會之中很少有如此正義感的人。他也曾奇怪，是誰會把史松山殺掉，而且誰有這麼神通廣大，能在史松山自己的勢力範圍裏把史松山殺掉？

這卷錄音帶是司馬洛剛剛在郵差手裏收到的，起先他莫明其妙，完全摸不着頭腦，由於錄音帶上並未附有片言隻字。於是他匆匆拆開了，把錄音帶放到錄音機上，播出來。第一句話就讓他知道了這錄音帶是和誰的事情有關的，於是他連忙再看看報紙，重溫一下他對此事的所知。

那段新聞並沒有告訴他很多，祇是把事情的大略輪廓加以報導吧了。那段新聞甚至沒有透露可能的幕後人是誰。司馬洛還是把這段新聞再讀了二遍，有了心理上的準備，然後他才再把錄音機扭開了。「……我要告訴你，司馬洛，殺死我的人就是古爾文，而我知道你是會帮我報仇的！也許你不會因爲我倆的交情而爲我報仇，但你一定會去對付古爾文，由於你是一直都想找到他的。我和古爾文是老朋友，我並不想對他不利，但是他對我完全不信任，他派人來殺我，我就不能不作一些報復的準備了！我在郵局裏有一位朋友，我就錄下了這段錄音交給他，吩咐他萬一我死於非命，就替我寄出。因此，當你收到這卷錄音帶時，我是一定巳經死了！爲了對古爾文報復，我要告訴你古爾文會躲在一些什麼地方。古爾文你是想找到的，你祇是不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而巳。有了一個找尋的方針，你就很容易找到他。我對他的事知得很清楚，他不是一個人人都敢收容的人物，因此，他所躲藏的地方，就必然是那些老虎帮勢力最大的地方。現在你小心聽着，以下我就告訴你那些他會躲的地方，以及那些地方會有些什麼人……」

以下就是一連串的很複雜的叙述，而司馬洛聚精會神地聽着。當錄音帶放完了之後，他把它倒過來，再放一次。聽了兩次之後，他對這段錄音的內容就巳經很熟，差不多可以唸出來了。司馬洛的記憶力就是這麼好的。

最後，他關掉了錄音機，站起來，尋思地在廳中踱來踱去，狂吸着那根巳差不多燒完了的香烟。

史松山是說得很對的，司馬洛的確要找到古爾文。

司馬洛深深地吸着香烟，倚在窗前，遙望着遠處，想着古爾文這個人，也想着史松山這個人。他並不喜歡古爾文這個人，事實上他憎恨古爾文這個人。至於史松山方面，印象則是相反的，他雖然未至會矢誓爲史松山復仇，但總之，他是喜歡史松山的。

史松山沒有對他不起的，古爾文却有。

司馬洛並沒有忘記那一次，當他到達埃利市的時候，莫明其妙地，他兩次受到狙擊，第二次時差點死掉了，好在幸運之神眷顧，祇是大腿上中了一彈。而當他在醫院裏的時候，仍然有人來向他進行暗殺，好在他的枕頭邊預備着一把槍，而他比那兇手先開槍，於是第三次的暗殺企圖失敗了。

查一查那兇手的來歷，發現是一個老虎帮的人。那卽是說，他很可能是受古爾文主使的。不過當時司馬洛不能肯定，因爲他和古爾文完全沒有任何過不去。但他也沒有等着查清楚，便連忙離開了那間醫院，搬到了一個安全而秘密的地方去養傷。

在養傷期內，他不用查也清楚了事情的眞相了。原來在他離開了之後，埃利市最大的一間銀行就遭到古爾文的洗刦。在受到狙擊之前，司馬洛正和那銀行的人事部主任——一位年輕美麗的小姐——過從得相當密。顯然，古爾文害怕司馬洛對他的行刦計劃有所妨碍，所以就要先行把他消滅了。

司馬洛並不原諒古爾文。古爾文這樣一攪，除了使他差點失去了性命之外，並且也使他失去了那位美麗的小姐。當他的腿傷癒後，再到埃利城時，他僅可趕得及參加她的訂婚酒會。她不高興他不告而別，所以選擇了另一個男人。司馬洛是有苦說不出的，他是躲在一個秘密的地方養傷，當然不能告訴她，如果告訴她，那就不成爲秘密了。

總之，司馬洛並不原諒古爾文，他嘗試過去找尋古爾文，但可惜古爾文這個人並不容易找的，因爲在司馬洛之前，就早巳有不少人在找他了。古爾文在幾個國家的情報組織之中都有賞格，而且賞格的數目是相當可觀的！找了一段時間都找不到，司馬洛又有別的事情要做，就祇好暫時擱置了。到底司馬洛是要賺錢生活的。

司馬洛把香烟蒂棄掉了，又把錄音機扭開了，再聽一次，然後便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說：「我要買一點罐頭海龜，請替我接通你們的海龜主任好嗎？」

「請等一等。」那邊女接綫生的悅耳聲音說。

司馬洛等着。過了一會，一把低沉的男人聲音接上來了，問道：「是誰？」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報上名字，「但史勿夫先生，罐頭海龜這暗語眞難聽，其實，你一點都不像海龜。」

「暗語就是暗語。」史勿夫說，「管他像不像？總之你找到我就是了。有什麼貴幹？」

「我想跟你談談，」司馬洛說，「帶支票簿來吧。」

史勿夫一時靜下來了。司馬洛和史勿夫巳經不是第一次交易。史勿夫是一個情報組織的主持人，這個情報組織不大有人才，但出得起錢，而司馬洛這個人通常都喜歡替出得起錢的組織做他自己本來就喜歡做的事情，所以他就常常和史勿夫合作了。史勿夫請他做的事，通常也總是他所喜歡做的那一種，由於史勿夫這個組織並不是一個邪門的組織，它所對付的通常都是壞人。

史勿夫終於說：「你有什麼要出賣嗎？」

「古爾文。」司馬洛說。

史勿夫深吸了一口氣，一如司馬洛所料，由於古爾文是一個史勿夫的組織所渴望要找到的人。「古爾文？他在哪裏？」

「他在等着我捉他，」司馬洛說，「祇要錢一到手，我就可以開始行動。」

「你要多少？」史勿夫問。

「我們不如見了面再談吧！」司馬洛賣關子地說。

「很好，」史勿夫說，「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老地方好了。」司馬洛說。

× × ×

「老地方」就是一間小而情調優美的咖啡館，燈光幽暗而音樂低沉，很適宜於談情，不過談秘密生意也是同樣適合的。

「你好像老了一點！」司馬洛打量着史勿夫。

「媽的，你眞殘忍！」史勿夫吼道：「如果在這樣暗的燈光之下也看得出我是老了，那我豈不是老了很多？」

司馬洛聳聳肩：「你不能和時間對抗。」

史勿夫嘆一口氣：「這一方面我却不能不羨慕你了，司馬洛，你好像永遠都是那個年紀，長春不老。」

「這就是爲什麼我的工作這麼值錢。」司馬洛說：「你認爲這一次又值多少呢？」

「你能够把古爾文活捉到嗎？」史勿夫問道。

「沒有把握，」司馬洛說，「但假如活着捉不到，我也會把他的屍體交給你的。」

「我希望捉到活的。」史勿夫說。

「我盡力吧，」司馬洛點點頭，「你也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嗜殺的人。」

史勿夫掏出支票簿來，在一張空白支票的下端首先塡上了一個阿拉伯字數目，撕下，遞過來給司馬洛看看。「這個數目如何呢？」他問。

司馬洛看一看，點點頭，把它推回。「大致上對了，」他說道，「祇要再在後面加一個零。」

「你在開玩笑。」史勿夫的臉色也變了一點。

「不，」司馬洛搖頭，「這並不是開玩笑。你應該知道，古爾文的後台是甚麼？要捉古爾文，等於是和整個老虎幫作對，在捉到古爾文之前，不知道該殺死多少隻老虎才行！」

史勿夫皺着眉頭，看着那張支票，好一會，終於嘆一口氣，在支票那個數目上再加了一個零，然後簽上了名字。一面，他在搖頭嘆息着：「你這個人眞難交易。」

「我們不是每一次都交易得很愉快嗎？」司馬洛微笑，「有時，我還希望和你互易地位呢！你有機會買到那許多平貨。」

「我也希望有機會和你互易地位，」史勿夫說，「我也希望有你的本事，能賺到那許多錢。」

司馬洛伸手把那張支票拿了過來，放進自己的衣袋裏，對史勿夫微笑：「多謝你，史勿夫先生，我會盡早交貨的。」

史勿夫瞪了他一眼。「你可以稍爲改變一下作風，間中和我聯絡聯絡，報告一點進度情形嗎？不要再像以前一般石沉大海的，敎人由頭擔心到尾好不好？」

司馬洛聳聳肩。「可以的，祇要你也改變作風，不要再派人暗裏跟踪着我。」

史勿夫的臉一紅。「我不過是想帮助你吧了，這一次，你又需要什麼帮助呢？」

司馬洛搖搖頭。「不，我是不需要別人帮助的，我做事喜歡自己一個人做，這一點大概你也不是不知道的。」

史勿夫嘆一口氣。「你這人眞難交易。」他又說一次。

「但，」司馬洛微笑，「希望是仍然在的。當我需要你的帮忙時，我自會和你聯絡。」

× × ×

司馬洛的臉流着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噴出來，通過烟霧看着面前那個人。那是一個肥胖如球的人，此刻汗出得比司馬洛更多，而且在那根雪茄上也啜得更用力。

司馬洛流汗，主要因爲這房間裏太悶熱一點；那人出汗，却因爲面前的籌碼已經很少。

他們正在玩着司馬洛最精的賭博，就是紙牌撲克。司馬洛極精於這一門賭博，固然精於正路地賭，而且也精於騙術的賭。他要出騙術的時候，卽使是大行家，也很難發覺。這一次他究竟有沒有出騙術，就祇有他自己知道了，但總之他是正在大贏。

那個像球一樣的胖子輸得最多，所以在出汗。

這裏是一座賭場裏的一間私家房，桌子是舖了綠絨的，脚下有厚厚的地毡，牆壁是隔聲的，牌由一位美麗的少女從牌桶裏發出來，一切都是最標準的設備，似乎沒有什麼弊可以作的。

司馬洛把幾隻大額的籌碼放到桌子的中央，看着那肥胖的人。那人深呼吸着，把玩着面前僅餘的幾隻籌碼，汗出得更多了。如果他跟進的話，他的籌碼便完全沒有，但他還可以再搏一張牌。這張牌是最後一張，也是決定性的一張，如果來一張好牌，就可以把很大一堆籌碼贏回來了。

那人遲疑了好一會，差點把那根雪茄咬斷了，但他終於把籌碼都推出去。他認爲是值得一搏的，因爲他面前的幾張牌都比司馬洛大。

那位美麗的小姐露着仁慈的微笑，從牌桶裏摸出牌來，先發胖子一張，然後再發司馬洛一張。這兩張是暗牌，讓他們自己翻開。

司馬洛連緊張一下的機會都不給對方，很爽快把牌一翻翻開了。一張點數很小，很空白的牌——一張A，和他牌面上的另一張A成爲一對。

胖子的臉忽然像變成了泥土！他頹喪地，很慢慢地翻開他那一張。也是一張點數很小，很空白的牌，但不過是一張2。一張最小的牌。

司馬洛伸手把籌碼都撥到自己的面前。

胖子掏出一條暗紅色的大手巾來，抹臉上的汗。他的臉皮好像變成了死物，完全沒有彈性，眼珠也是黯然無光的。

「你準備繼續賭下去？」司馬洛柔聲問。

還有與局的好幾個人都看着胖子，他們都等着胖子作最後的決定，以便繼續他們這個牌局。胖子侷促不安地在身上摸索着摸索着，終於摸出了一張摺起來的支票。他把支票放在桌上，以略帶沙啞的聲音說：「我沒有錢，我就祇有這張支票。」

「對不起，先生，」發牌的小姐說，「我們的規矩——」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私人和他兌好了。這張支票多少錢？」

「但——」胖子迷惑地看着他，「你又不認識我——」

「我信任你，」司馬洛微笑，「難道你也不歡迎嗎？」

「好吧！」胖子把支票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打開來，看看支票上的銀碼，便把同等數目的籌碼推過去。「現在，我們再開始吧！」

那個胖子凝視了司馬洛好一會，臉上有着一種奇怪的神情。也許，他在懷疑司馬洛的大贏是有古怪的，但是，發牌的少女乃是賭場所聘用的，最公平不過了，怎能作怪呢？

「如果你在懷疑什麼，」司馬洛惡毒地微笑着，很不客氣地說，「那麼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是用不着出什麼騙術的。對你我用不着。單憑技術，我就可以贏你了。」

那胖子的臉忽然漲紅起來了，紅中帶靑，像一隻還未熟得透的番茄。他極力壓制着牌氣，柔聲地說：「朋友，你還沒有贏！我們還沒有賭完呢！」

「我會贏的，」司馬洛夷然微笑，「因爲今天晚上，幸運之神帮我不帮你。」

「發牌吧！」胖子低沉地說。

於是那美麗的少女開始發牌。司馬洛和胖子之間的這幾句對話，等如是互下戰書，這之後，這個牌局就像是他們兩個人的私人戰場了。其他那幾個變成祇是陪客。而事實上，注碼之豪，也使他們兩個人很自然地成爲了主角，其他的人都難望追得上。

漸漸地，與局的人一個一個退席，於是房間裏祇剩下三個人，就是那少女，司馬洛和那胖子。房中剩下三個人，賭的祇有兩個；那少女是不參加賭博的。

現在，司馬洛和那個胖子是眞正對頭了。

也正如司馬洛所說，今天晚上，幸運之神似乎正在帮他，而不是帮那胖子，因爲胖子面

前的籌碼愈來愈少，而司馬洛面前的籌碼則愈來愈大堆。當然，這也有一部份是由於司馬洛懂得避重就輕。胖子有牌時他就早早放棄，到他的牌比胖子大時他便重注出擊。

腕錶的指針搭正凌晨四時的時候，司馬洛又把一堆相當大的籌碼撥到自己的面前，嘆一口氣。「朋友，爲什麼你不趁早收手呢？你現在還有一點剩下，並未輸光。」

「我們並未賭完。」胖子喝道。他是已經沉不住氣了。司馬洛在心裏微笑；他是最歡迎沉不住氣的對手的，特別是賭撲克，如果沉不住氣，那是敗象已呈了。

「好吧，」司馬洛聳肩，「我們繼續。」

這之後，悶戰忽然結束了，司馬洛開始採取爽快的戰略。此時，他的牌風已旺到了銳不可當的程度，那胖子簡直是無從招架的。

很快，他們已到了最後一手牌了。

像上一次一樣，司馬洛又是把一大堆籌碼推到桌子中間，那堆籌碼的數目，就相等於那個胖子當時所有的全部籌碼。如果他跟進了，而又輸了的話，那他便輸光，而籌碼全都沒有了。那時，牌局便可以結束。但是誘惑又很大，因爲，正如上一次一樣，胖子的牌面很大，他差不多搏到任何一張牌，都可以贏司馬洛的。胖子考慮着。

司馬洛微笑：「我猜，牌局差不多要結束了。」

胖子把雪茄放下，就放在桌面的綠絨上，發牌的那少女連忙替他拾起來，放進烟灰盅。胖子本來拿着雪茄的手伸到桌子下面去了。

「你已考慮相當久。」司馬洛催促地說。

這時，在桌子的下面，胖子的手中已經拿着一把刀子。一把刀鋒有八吋長的童軍刀，很鋒利，閃閃發光的。他用另一隻手把自己的籌碼推到桌子中央去，說：「我跟一張。」

於是那個女孩子又發牌了。先發胖子一張，然後發司馬洛一張。胖子爽快地把他那一張牌翻開來。一張A。對他是沒有很大用處的，如果來K或Q或J，他都可以有一對，但來了A却沒有用處。

司馬洛把他的那一張翻開，也是一張A。

司馬洛對胖子微笑，那個微笑中的神情使胖子覺得很不妙了。他懷疑司馬洛的底牌也是一張A。如果是如此的話，司馬洛便贏定了。

「開牌吧！」胖子以充滿威脅性聲調說。

「你已經沒有錢了，」司馬洛微笑，「但，爲了使這最後一手牌增加興趣，我們用物件加注如何？」說着，他從容不迫地伸手到外衣下面，摸出了一件東西。那是一件使胖子心弦震撼的東西，一把手槍。

發牌的少女差點把牌桶推到地上了，她的兩隻手像蝴蝶似的飛上去掩着嘴巴。

「賭我們的武器，」司馬洛把槍放在桌面，手並沒有拿開，仍然是握着槍柄，槍咀則對着胖子，「我的槍，賭你的刀，這是很便宜的，因爲槍比刀貴得多，雖然殺起人來是一樣死法的！」

「我——不明白，」胖子吶吶地說，「我——並沒有刀！」在桌子下面，他那隻手把刀子收回了。他很明白司馬洛的意思。

司馬洛嘆一口氣。「那算了吧！」他把底牌揭開了，果然也是一個A。他微笑：「我猜牌局結束了吧！」

那發牌的少女十分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勸告地說：「這裏——最好還是籌碼交易。」

司馬洛微笑：「放心吧，小姐，我們不會在這裏打起來的，拿刀子的人，怎會敢向拿槍的人挑戰呢？」

如果胖子有一對A，是仍然可以贏他的。但胖子顯然沒有了。他祇是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臉色變得像三合土一樣。他終於把他的五張牌都覆轉。

司馬洛把那最後一堆籌碼也撥到自己的前面前，零碎的一堆推過去給那發牌的少女作小賬。「多謝先生。」那少女感激地說。

司馬洛從袋裏抽出那張支票來，小心地看看：「這支票眞可以兌到錢的嗎？」

「你可以看到這支票不是我自己開的，也不是開給我的，」胖子說，「這是一張貸欵支票，發票人是一個最可靠的人，他開的支票簡直可以當鈔票用。」

司馬洛點頭：「我相信你。」

「爲什麼？」胖子瞪目看着他。

「爲什麼什麼？」

「爲什麼相信我？」胖子奇怪而充滿懷疑地看着司馬洛，「我又不認識你。」

「但我認識你，」司馬洛說着把支票放進衣袋，站起來，對那發牌的少女指指那堆籌碼道：「請叫帳房開一張支票給我吧，我在酒巴間。」

「好的，先生。」那少女答應。

司馬洛轉身向房門口走去。

「等等，」胖子說，「我有話跟你說。」

「我在酒巴間。」司馬洛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這時已經接近天亮了，外面的賭場之中人比較疏，但仍然不少。司馬洛走到酒巴間的時候，那胖子也匆匆地追上來了。他在司馬洛身邊的位子上坐下來。

「請你喝一杯吧，」司馬洛說，「但別再拿那刀子出來，不然我會把你的腿子轟掉的。我並沒有騙你，我贏錢是全靠技術和運氣。」

「我知道，」胖子說，「但——但——聽我說，朋友，那張支票，我想買回它。」

「爲什麼呢？」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詫異地看着他，「這支票兌不到錢的嗎？」

「不，」胖子說，「不是這樣，你不會明白的。總之，我想把它買回來。」

「好吧，」司馬洛點頭，「拿現錢來，我把它賣回給你吧。」

那胖子搖起頭來。「我沒有現錢。」

「我知道，」司馬洛同情地點點頭，「你的現錢剛剛已經輸光了，不要緊，我把支票留着好了，明天一早你拿現錢來，我把支票賣回給你吧！」

但是胖子仍然搖頭：「我明天仍沒有這許多現錢，我一星期之內也不會有這許多現錢。但我現在就要那支票。」

司馬洛搖着頭，嘴巴裏做出嘖嘖的聲音：「朋友，這似乎就是不大公平的交易了。難道你要我就這樣把支票交給你，等你一星期之後送現錢來嗎？」

「這正是我的意思，」胖子說，「你不是說你認識我的嗎？爲什麼你不能信任我呢？」

司馬洛笑起來，「你在開玩笑了，朋友，卽使你自己的老子，怕也不能信任你。」

「小心說話。」胖子的臉沉下來，「我不是打刼你，我是很講信用的。我會另外簽給你一張欠單。」

司馬洛微笑：「我有一種感覺，覺得一張欠單是及不上這支票那麼有價值的！現在，」他在胖子的酒杯裏斟滿了酒，「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朋友！讓我先告訴你我知道些什麼，我知道你叫符清，你是替羅坤山做事的，對嗎？你替羅坤山做打手和做收帳員，這張支票是羅坤山的貨欵，是你剛剛替羅坤山收回來的，支票上寫着羅坤山的名字。羅坤山知道收的是支票，因此明天，當你交數給他時，你也得交出這張支票。交現錢也不行的，因爲如果沒有支票，羅坤山就會知道你動用過這支票，

就不會再信你。」

「那很好，」符清開心地微笑，「既然你明白我的處境，那是最好的了。」

司馬洛呷了一口酒。「你最遲什麼時候要把這支票交給羅坤山呢？」

「明天晚上。」符清說。

「那麼，」司馬洛點頭，「我們還有時間，祗要你明天替我做好一件事，我明天晚上就還你這張支票。」

符清的眼睛警惕地一抬。「替你做事？做什麼事？」

「符清。」司馬洛說，「你不是老虎帮的人嗎？」

符清的面又變成三合土一般顏色了。他剛剛舉起酒杯想喝，現在又連忙放下。「你怎知道？」他問。

「我知道很多事情，」司馬洛微笑，「這正是我選中你的原因。符清，我不是叫你去殺人放火，我祗要你替我去作一些調查工作。」

符清好像一個待決的死囚一般看着司馬洛，等着司馬洛說下去。司馬洛的聲音仍是那麼柔和的。「符清，你一定知道有個叫做『狼山』的地方的，是不是？」當符清的眼睛恐懼轉動着時，司馬洛又吃吃笑：「你用不着否認，我知道你知道的。你是老虎帮的人，而狼山是老虎帮的地方，我知你是不時會去一趟的。」

胖子符清又瞪着眼：「你想怎樣？」

「我已經說過，」司馬洛說，「我不是叫你去偷東西，也不是叫你去殺人，我祗是叫你去探一些情報。」

「什麼情報？」

「替我探一探，」司馬洛說，「最近狼山上面有沒有來了一位客人在那裏寄住。」

胖子看着司馬洛。「什麼樣的客人？」

「很可能是一個受了傷的人，在那上面養傷，」司馬洛說，「你知道的，狼山是一個私家地方，而且又是嚴密地守衞着的，普通人不能上去。」他對狼山是知道得相當清楚的，狼山是老虎帮的其中一所香堂，老虎帮的人會在這裏上香，而這裏是被視爲外界禁地，不容閒人褻瀆的。事實上，除了上香之外，重要的老虎帮人物還常常在此開會議之類。既然是常人不准到的地方，那就可以保證會議的內容必能保持秘密了。這些都是史松山的錄音帶裏透露的秘密。狼山是第一個古爾文可能躲着養傷的地方。那上面有很好的居住設備，又有好的空氣，是一個理想的休養場所。

「你——不是想偸進山上吧？」符清問，「讓我告訴你，司馬洛，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有外人偸進去，他們會殺之無赦。」

「你別管我是要幹什麼，」司馬洛說，「總之如果你替我查出了我要的情報，你明天晚上就來找我拿回支票好了，你用不着簽欠單，我會送還給你的。」

符清慚愧地低下頭。「似乎我是沒有選擇餘地的。」

「不錯，」司馬洛說，「你是沒有選擇餘地的。」

「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司馬洛，」符清說：「原來你和我賭錢就是爲了這個目的。但，你怎知道你一定會贏我呢？」

司馬洛微笑。「我一定會贏你的，符清，今天晚上我贏你祗是靠技術和運氣，但，假如技術和運氣都仍然不濟時，我就會把騙術加進去了。總之，你太不小心。你不該把那張支票也拿出來賭的。」

符清苦笑：「我——還以爲我可以用刀子取回。」

「別試，」司馬洛正色地看着他，搖着頭警告：「千萬不要試。」

符清低頭喝着酒，司馬洛站起來，把整瓶酒推給他。「請你喝，你想清楚一點吧，我就住在樓上，你可以到樓上去找我——明天晚上之前。」司馬洛轉身離開，符清的手一動，似乎想止住他，有什麼要對他說似的，但司馬洛回轉來時他又沒有話說了。於是司馬洛離開了酒巴間。

原來這座賭場的樓上就是酒店，司馬洛一出了賭場，便進入升降機，乘升降機一直上樓。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間裏，拉開窗簾看看，他才知道外面的天空巳是微現魚肚白了。他在浴缸裏洗了一個澡，然後才上床，馬上就睡着了。當他醒來時，是內綫電話的響聲把他吵醒的。拿起聽筒，他萬分不耐煩地：「什麼事？」

「有一個人拿一封信來見你，」接綫生說，「這封信要等你面覆的。」

司馬洛其實仍然很想繼續睡覺，但是，既然有人送信來給他，也許這封信是很重要的了，現在是做工作的時間，不能全顧睡覺的，於是他打個呵欠。「叫他上來吧。」

來的是一個樣貌老實的男人，打扮也是很老實的。一個普通人，然而却隱有一點不普通的味道，司馬洛也指不出是哪裏不普通，總之，他對這人起着戒心。那人一聲不响地把信遞給他。

司馬洛拆開信來看看。信上是一行潦草的字跡，也沒有上欵下名，祗是一行潦草的字：「見字請卽隨送信人來一晤，切要。」

司馬洛皺着眉，抬起頭看着那人。「這是符清寫的嗎？」

那人點頭。

「我們要到哪裏去？」司馬洛問。

那人搖頭。

「唏！」司馬洛頗感豈有此理地，「你不能就這樣叫我跟你去的。我至少得知道我要去的是什麼地方？」

那人的臉上現出可憐的表情，兩手急速地揮動着。於是司馬洛忽然明白這人不普通的地方是什麼了——這人是個啞巴。司馬洛嘆一口氣；他是不懂啞巴的手語的，所以他祗能找出一支筆來，在那封信的背面上寫出他的問話：「我們要到那裏去？」遞過去。

那啞巴沒有看他所寫的。他祗是大擺其手，大搖其頭。他的意思並非說他不知道他們要到何處去，他是說，他是不識字的。一個不識字的啞巴，你怎能跟他講得通呢？不過，一個不識字的啞巴也自有其好處的，那就是，他能嚴守秘密，很難有人把秘密問出來，也許符清差一個啞巴來就因爲要守着某種秘密？

「好吧，」司馬洛終於嘆口氣，「我跟你一起去吧。」

那個啞巴又指手劃脚起來了，這一次司馬洛則是大略明白他的意思的。他是在表示感激。司馬洛聳聳肩，動手穿衣服。

下午巳經過了大半，外面，陽光巳經斜了。司馬洛要伸手截的士，但是那啞巴却阻止他，司馬洛也不禁啞然失笑，因爲的確，截的士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啞巴又不能告訴司機他們是要到哪裏去，所以，他們祗有步行了。司馬洛倒希望他們現在前去的是一個有東西吃的地方，因爲他的肚子實在餓，醒來之後還沒有機會吃過東西呢。

他們在街上急急地步行着。那啞巴大概是習慣了步行的，走得那麼急，連司馬洛也幾乎跟不上他。一面走，司馬洛就一面留心着周圍，緊記着他們是走過一些什麼地方，由於這並不是一座他太熟悉的城市。

那個啞巴走的路相當複雜，轉來轉去，使司馬洛不容易記得清楚。走了好遠，他們終於到了。那是一座遊樂場。

啞巴回身向司馬洛招招手，便閃身進入了遊樂場的大門。司馬洛也跟着他進去了。遊樂場應該是一個熱鬧的地方，當裏面完全沒有人踪的時候，就會顯得陰森可怖了。現在就是如此，這座遊樂場似乎是巳經暫停營業了的，因爲這個時間，仍是闃無一人。大門是兩度鐵柵，本來用一條鎖鍊鎖住，現在鎖鍊上的鎖巳經開了。在這個偌大的空曠地方，他們的每一下脚步聲都有回聲，而近黃昏的光綫巳不十分充足，使各處的陰影都很濃很重，更增加陰森的况味。

「好了，」司馬洛停下來，「符清呢？」

啞巴伸手指指一個門口。

那是一座小餐廳的門口，門口旁邊的玻璃櫃內仍張貼着菜單，指出當日有些什麼菜式。司馬洛踏入門內。裏面小得可憐，在昏暗中他可以看到祗有大約十張方桌子。並沒有人在着。司馬洛再進去一點，走向餐廳盡頭，一左一右的兩個門口。一個是通洗手間的，另一個則是通廚房，洗手間和廚房裏都沒有人。

司馬洛輕輕解開了上裝的鈕子，以便能隨時摸出腰間的槍來。他急步走回門口去。「唏，」他叫着，「裏面沒有人，你說他在哪裏？」他走出了門口。門外也沒有人；啞巴巳經不見了。

這一次，司馬洛把槍拔出來了。他小心地向周圍那半昏暗之中窺視着。一點動靜也沒有，也完全沒有人踪，啞巴不知躲到何處去了。司馬洛不知道符清究竟在弄什麼玄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得快點離開這裏。

盡可能躲在陰影中，他小心地向遊樂場的門口跑去。跑着的時候，他巳經覺得周圍的黑暗之中有些人影在閃動着。司馬洛沒有去理會。他相信這一定是個陷阱，而他還是盡快離開這裏好些。

當他跑到遊樂場的門口時，他就發覺去路巳被截斷了。剛才開着的鐵柵巳經關上，纏住鐵柵的那條鎖鍊巳經給一把大鎖鎖住。而且那把大鎖是在外頭的，要開槍把它擊破也一時辦不到的。一定啞巴巳溜出去，把門反鎖了。

司馬洛並沒有在那裏久留。他很快就一跳跳離了那個門口，而這時槍聲就在暗中响了。一顆子彈「鏗」一聲擊中了他剛才所站的地方後面的鐵柵。司馬洛連滾帶跳地撲進了一間矮矮的建築物的陰影裏。跪起來，他發覺那是一個射擊攤位。

司馬洛所伏的那個角度，一時是不容易受到射擊的，因此他便提高聲音叫喊起來。「唏，符清，」他叫道，「你在攪什麼鬼？爲什麼我們不可以談談？」

回答他的是一連串的槍聲。子彈穿裂攤位的板壁射出來，在司馬洛的身子兩邊經過，其中一顆還擦過了他的肩。司馬洛的頸上汗毛直豎。原來繞到攤位後面那人是另有見地的，他知道這攤位祗是用脆而薄的木板搭成，子彈隨時可以穿過，因此他就不打算再繞過來找尋司馬洛，而索性隔着木板放槍了。如果不是他的運氣壞些而司馬洛的運氣好些，司馬洛現在可能巳倒在地上。司馬洛反應地也隔着木板還了六槍。

他的運氣果然好些。攤位的後面傳來一聲慘叫，然後一件重物倒下來，嘩啦一聲壓塌了一些木板，跟着便是寂然。司馬洛施展出他以前在馬戲班裏學來的本領，幾個大跟斗便翻過了一段空地，到了另一座建築物的陰影裏。這一座建築物乃是「愛情隧道」，裏面是完全漆黑的，當遊樂場營業的時候，這是最受情侶歡迎的部份，因爲它的玩法就是兩個人坐一部變人的路軌小車子，駛進那間完全黑暗的大屋子裏面，遨遊大約十分鐘。情侶在裏面可以做很多他們所喜歡做的事情。

現在司馬洛就潛入了這間絕對黑暗的屋子的門裏。這一次他很聰明了。他低低地伏在地上，以使任何冷槍都不容易射中他，一面，他就在槍中補進子彈。在那漆黑之中，他看守着光亮得多的門口。如果有人衝進來，他是很容易看見的。他知道他剛才很可能巳殺死了一個人。但這是逼不得巳的，這些人決心殺他，完全不讓他有談判的機會。他奇怪符清是否不打算要那張支票了？

有一些脚步聲在外面輕輕地奔跑，憑這些脚步聲聽來，司馬洛相信外面是至少有三個人在着的。而這三個人可能還不是伏兵的全部。這好極了，符清爲什麼要派這許多人來取他的命？爲什麼符清忽然不打算要回那張支票了？難道符清不知道這樣一攪，就連用現錢換回支票的可能性也沒有了嗎？

司馬洛等着，心裏則在想，當他脫了身之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符清。也許符清不會再來找他，但他是要找符清的。他有更多賬要和符清算了。

脚步聲忽然急速地跑進，接着一個高大的黑影就撲進「愛情隧道」的門口。司馬洛本能地扳動槍機，一連四次。槍聲給困在那有限的空間之內，十分刺耳；但除此之外還有些刺耳的東西，就是子彈擊中的聲音。司馬洛肯定他的每一槍都擊中了那黑影的；然而那却不是擊中人體的聲音。就像擊中了木板。事實上，擋進來的果然不是人，而是幾塊和人一般高，束在一起的木板，那一疊木板跌在地上時的「轟」一聲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緊接着，眞的人就進來了。一個人影一閃進了門內，撲進了右邊的黑暗中。司馬洛把槍擺向他巳來不及了。於是他便索性不放槍，以免槍咀的火光暴露自己的所在。

哼，眞有趣，一個高手，懂得用聲東擊西之計。現在這高手巳經進來了。且看他的摸黑作戰本領又如何？司馬洛緊伏在那地上，一動不動地等着。

門外槍响了，一彈盲目地射進來，打在屋內的牆壁上。由於那是鐵板的牆壁，所以給子彈打得乒乒乓乓的十分刺耳。這顯然是擾亂作用，配合那個進了門的人的攻勢。司馬洛仍然沒有動，祗是等待着。

他差不多巳經測到那人是在何處了，現在他祗是等待着一點點聲音或一點點動作加以證實，就可以放槍了。

但他在等着，那人也在等着，似乎他也在採用同一的戰略。司馬洛知道這樣的時候，對方是比他佔優的。他們的時間多的是，司馬洛却不能久等下去，他還知道時間一拖長了，對方還會有多少人來的。

司馬洛終於先動手了。他伸出手去，摸着身邊的一輛小車，用力一推。那是一部搖籃式的小車子，是走路軌的，可以坐兩個人，情侶進愛情隧道來玩，就是坐這車子。這車子的滑動力是很强的，這遊樂場雖然不知關閉了多久，但車子還是滑得很好。司馬洛一推，車子就動了，車輪吱吱地响着，車子開始沿着路軌滑走。

那人跳起來了。他一定以爲司馬洛是乘那車子走。

司馬洛扳了三次槍機，三响槍聲是那麼接近，差不多混成一响。那人尖叫一聲，司馬洛聽見有一件重物撞在另一架那種車子上，車子又轔轔地滑走，也許是帶着那人的屍體。司馬洛又打了三個滾，離開了他原來所躺的地方，因爲他是害怕槍咀火光會暴露他的所在的。

那二部車子一先一後，沿着路軌轔轔地滑走了，後來，先行的一部首先停下來，而後行

李小龍擊倒拳王奧巴

海雲

近代的迷踪藝掌門人霍元甲，創立精武門，他就是懂得功夫的一個英雄豪傑，有霍大俠之稱，平江不肖生向愷然所寫的一本武俠長篇巨著：「近代俠義英雄傳」，它談過當時俄國大力士邀請霍元甲比武的一種行徑，對方聲明他要戴拳術手套，一雙脚也要穿很厚的棉鞋，不准飛脚踢人，而且不准用手指插眼，手踭也不准用，諸多限制，霍元甲不屑一顧，後來向愷然在書內加上一句：「俄國大力士對於霍元甲挑戰，說出諸多限制，等於請霍元甲到台上捱打，由此可以反映出當時他有自知之明，懂得霍元甲如果徒手摶鬥，一定打贏他，故此，不敢應戰，然後說出這樣多的限制來。」照這樣看，霍元甲對於那樣古怪的決鬥，不屑一顧，不過，他在生的時候，也曾跟外國的武林高手摶鬥過的，那次他雖然對俄國大力士極端不滿，不願意登台跟他打鬥。後來他却因一時高興，跟意大利拳王卡西奴較量高下，那一次交手，並非公開比賽，故此，懂得此事的人並非很多。

當時大俠霍元甲就是完全依照上述那些限制跟對方打鬥的，至於卡西奴這個重達二百四十磅的意大利拳王，也是依照西洋拳的方式打鬥，下邊穿短褲，上面仍然戴着歐美拳鬥時所戴的拳鬥手套，當時卡西奴看見霍元甲的體型並無驚人之處，體重不過一百五十多磅，自信可以戰勝，再又因爲霍元甲的一雙手戴了拳術手套之外，還穿上一對棉鞋，且又不准用手踭撞擊，在這種情況下，以爲自己必操勝券，怎料落場交手了不久，他才知道中國功夫的神妙。霍元甲多次避開他的重拳出擊，左右躲閃，他不能發拳擊中霍元甲的要害，氣湧如山，忽然之間，霍元甲施展中國功夫的一招「童子拜觀音」化爲「大鵬展翅」，兩招就把他擊倒，事後他佩服不已。

童子拜觀音這一招本來沒有甚麼份量的，甚至可以說它有些呆板，因爲這一招先把左右兩個拳頭握緊，衝到對方的前面，然後把手踭屈曲，雙拳向對方下頷撞擊，本來一隻手曲肘衝擊敵人的下頷，這一招稱做「霸王敬酒」，很有氣勢，如果左右兩拳拼在一起，一齊向對方下頷冲上去，那就太過笨拙了，殊不料這一招有許多變化，對方剛剛用手招架，立即把左右兩拳分開，由於使用童子拜觀音的時候，兩人軀體非常接近，突然把雙拳一分，壓住對方的兩隻手，一齊分開，跟着把右膝向對方胸腹之間撞擊，打中胃囊，登時發生劇痛，不能不倒下來，換句話說，童子拜觀音只是誘敵之計，對方伸手擋格時，才把它化爲「大鵬展翼」，靠膝蓋骨的撞擊取勝。

當時，霍元甲因爲給許多條件限制，甚至手踭也不准用作攻擊的武器，迫於靠膝蓋骨取勝，如果他不是認眞熟練中國功夫，怎會施展這一招呢？從這件事情看來，霍元甲不愧有大俠之稱，因爲他不止是俠義爲懷，而且對中國功夫的一拳一脚，都有深入的研究。

李小龍主演精武門這一套電影，把大俠霍元甲以寡敵衆橫掃千軍的功夫，演得有聲有色，就因爲他本人的確苦練多時，眞眞正正的能够運用中國的功夫，擊敗强敵，並非做戲那麼簡單。

李小龍在港演戲這一段時間，他很少跟外人交手，故此他的武功究竟高到甚麼程度，無人知曉，可是，他在紐約唐人街居住時，他却是經常打鬥的，他的名氣愈亮，挑戰的人愈多，跟他比較接近的人，談及當時的情形，指出這一點，他確是碰頭就打的，從不畏縮，有時，他所發的招，出乎意外，並非純然踢起一條攔腰腿取勝。

有一次，李小龍接受南美洲拳王奧巴的挑戰，由於對方高六呎過外，體重一百九十磅，却仍保持猿臂虎腰的身型，顯然是戰鬥力特別强的了，他認爲跟此人打鬥，必須施展絕招，公證人一聲號令，兩人開始作戰，李小龍忽然走近他，站定脚步，竟用背脊對準他，兩人相距只有三呎，誘對方發招，然後出擊。

當時目擊這一塲戰鬥的武林中人稱述，李小龍知道對方發覺他走近又站定脚步，必然窒了一窒，然後發拳向他的後腦或頸子痛擊，他的估計十分準確，剛剛站定，便即俯下他的上半身，趁勢向後撑出一條腿來，因爲他這一脚撑得很低，只是打中對方小腿的照面骨。

對方猝不及防，不但打出去的一拳落空，脛骨還給他撑了一脚，發生痛楚，就在這時，李小龍轉身一拳，打中他的肋骨，他就痛楚不堪，他還沒有變招出擊，李小龍已經把右拳提高，一拳打在他右邊的肩胛骨上面，這一拳十分沉重，打中骨節，對方就痛到跪下來。

李小龍打倒南美洲拳王的一次會戰，雙方都是戴了拳鬥手套然後交手的。

因爲對方有幾百次在繩圈之內打鬥的經驗，胸肌和腹肌堅實如鐵，不容易打傷他，故此李小龍改用重拳打他的骨節。

上述的事情可以證明中國功夫變化多端，戴了拳鬥手套，仍有威力跟强敵周旋。

的一部因爲衝勁比較强，便和它相撞，發出「轟」一聲。

「阿文。」外面有人叫道，「你好嗎？」那聲音是充滿了焦躁和關懷的。

司馬洛吃吃笑，提高一點聲音回答：「他不能應你，因此，看來他是不大好了。」

馬上，一陣子彈向門內射進來。但那祗是狂亂的射，並無目標，因此伏在地上的司馬洛一點也不受影响。

「唏！」司馬洛叫道：「我們不能談判一下嗎？我不想殺那麼多人。」

「我要殺你。」外面那人發出凄厲的狂叫，「我要殺死你。」

「不要。」另有一人叫着，似乎是要阻止他做什麼傻事。但阻止也阻不來，跟着，就有一個人急步奔跑着衝進門口來了。他並沒有馬上投進黑暗中，而祗是站在門口那光亮的框框裏，拿着槍，向周圍掃射。似乎他和剛剛死去的那個阿文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而阿文的死使他深深地受了刺激。這個人進了門之後，射擊的範圍就縮小了，即使是盲目掃射，命中的機會也是高得多的，因此，司馬洛祗能做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扳動槍機。這一次祗是一槍，目標很清楚，不會錯的。

那人的身子打一個轉，跌回外面，仆在地上。他在地上痛苦地支撐着爬起來，極力要爬進掩蔽處以躲避司馬洛的進一步射擊，但是力氣終於不繼，他的手一軟，便仆倒下來了，跟着就是寂靜。

司馬洛忽有所悟，在正常情形之下，外面那第三個人是應該向門口密集掃射，以掩護他這個同伴的撤退的，然而現在却是寂然無聲，因此答案很明顯了：這餘下的一個人是沒有槍的。司馬洛遲疑了一下，脫下外衣，向門外一丢。外衣落地，並未引來槍彈，於是他的人便也一跳出去。

果然是沒有槍彈射向他，不過却有一個人撲下來。是從高處撲下來的，是從旁邊一座不知什麼攤位的頂上直撲下來。好像一隻鳥一樣，刀子高高地舉起。司馬洛從眼角裏瞥見他撲下來，身子便馬上轉側。那人撲了一個空，落在地上，忙要轉身，司馬洛已經用脚一挑他的脚。

那人剛剛能保持平衡，給這麼樣一挑，平衡又失去了，他的運氣眞不好，因爲當他仆下去的時候，刀子剛好跌在前面的地上，人便也仆在刀子上了。刀子揷進了他的腹內。

那人發出來的那一聲尖叫是使人毛骨悚然的。

司馬洛知道他是很難再爬起來的了，因此暫時不去理他，首先，他快速地向四面瞥一眼，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襲擊者。用槍襲擊他的人大概是不會有的了，不然的話，槍彈早就應該來，不過，雖然沒有槍，有用刀的也是並不出奇的。

他沒有看見什麼。

那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司馬洛迅速地奔進幾處陰影之中，看看陰影裏有沒有人。也是無所發現，於是他斷定這裏大概是沒有其他人了，狙擊者都已經給他解決掉！於是他回到那個中刀的人身邊，推他滾轉過來，使他仰天而臥。那人痛苦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對他並不太同情，這些人是決心要殺死他的，完全不給他談判的機會，祗是要殺死他，在這種局面之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一方死亡，另一方勝利，這是很合理解決。

「我——得找個醫生！」那人痛苦地呻吟着，白色的唾沫紅色的血在嘴角交流。

司馬洛看了他一會，終於說：「很好，我替你找醫生來吧，但你先得回答我一些問題。

第一，是符清叫你們來的嗎？」

那人點頭。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爲什麼符清這樣急於殺我？我還以爲，他會跟我談判一下的。」

「沒有什麼可以談的，」那人說：「我們必須殺死你。」

「爲什麼？」司馬洛把這句話提出一次。

那人搖搖頭，忽然閉上了眼睛。司馬洛搖搖他，但是那人祗是發出呻吟，而不再張開眼睛，於是司馬洛知道他已經陷入了昏迷狀態。

司馬洛站起來，把槍收好，走向遊樂場的出口處。那大鐵柵是仍然用鎖鍊纏着的，而把鎖鍊鎖住的鎖，是在外面。那啞吧現在大概已經走得很遠了。司馬洛小心地拉動那條鎖鍊，把鍊上的鎖轉到自己這邊，然後向鎖上放了三槍。子彈擊在那金屬上，响得刺耳，而那鎖馬上就變成了一塊扭曲的廢鐵，跌在地上，這一次，司馬洛很輕易就把鎖鍊解了下來。

離開遊樂場，再走一段小路，繞過了山坳，便是一座巴士站，那裏有巴士可以回到市區去的。巴士站並沒有人在等着他。也許符清沒有那許多幫手，也許他以爲司馬洛是不會從那遊樂場裏逃得出來的。總之，那巴士站並沒有人在等着他。

符清雖然豪賭，但在住的享受方面，他却並不很講究。他祗是住在一間二三流的酒店的一間房間裏。這一點司馬洛是知道的，因爲，正如司馬洛自己說過，他已經把符清的一切查得相當清楚了，雖然他還是不明白符清怎麼會忽然改變主意，決定不要那張支票，而且還要叫人來殺他。這一點，司馬洛相信當他見到符清的時候，就也可以得到解答的了。

司馬洛並沒有循正當手續，由掌櫃通知才上樓去。他認爲這可以使符清聞風先遁的，因此他祗是跑後樓梯上樓去。而這間並不是一流大酒店，管理並不太嚴格，所以沒有人阻止他這樣做。

符清的門是鎖着的，屢敲不開，司馬洛就掏出隨身帶着的百合鎖匙。果然，這門難不倒他了。一如他之所料，符清是在家的，而司馬洛手中的槍是多餘的了，因爲符清並不會反抗他。符清躺在床上，嘴巴吐着白沫，而房中一陣濃烈的藥水氣味。

司馬洛一跳跳到他身邊，執住符清的肩，搖動起來。「唏，符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他吃驚地問。

符清的眼睛慢慢張開來，眼裏是無神的。他的嘴唇捲曲，似乎要露出一個苦笑，不過却不大成功，似乎肌肉已不大服從命令了。「你沒有死，司馬洛。」他以沙啞的聲音說：「很抱歉，我却要死了。」

「你自己喝了這些藥？」司馬洛問着，嗅到那可能是殺虫水之類。

符清點頭。「我非死不可。」

「但爲什麼呢？」司馬洛莫明其妙，「祗要你替我打探那情報，你就可以得回那張支票了。」

符清又閉上了眼睛，搖着頭。「沒有這麼容易，司馬洛，沒有一個老虎帮的人會出賣自己的組織的，尤其是出賣組織的前輩。我們都不會的。我們都不會的。我們都不會的。」

「符清，聽着。」司馬洛又把他搖動。

「我們不會——」符清仍搖着頭，似乎現在他又已陷入了半昏迷狀態。

司馬洛站在那邊看着他，呆了幾秒鐘。

然後，司馬洛拿起床邊內綫電話，按了下面的掣。這間酒店的服務實在不大好，按了許久才有人接聽，而那是一把粗魯的男人聲音，顯得很不耐煩說：「什麼事？」（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鐵劍殘鈎（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商泓洋與衞小萍先後墜崖，幸爲天蠶絲網所救，兩人脫險後，循着小徑找尋出路，見驀兩壯漢押一少女進入一處山洞，商泓洋潛進洞中偵查，知其中囚有無數痳瘋病人，兩人隨又循大漢來路走去，闖入天蠶堡厨房，兩人制服厨子飽餐一頓，此時天蠶堡中人已悄然掩至，將厨房包圍，商泓洋和衞小萍齊將衝進厨房的人用暗器制服，其中一人自稱是梅花劍客楊士雄，警告商泓洋身上所披天蠶絲，必將惹來殺身之禍，衞小萍着商泓洋剝下受制大漢的外衣加上，以免引人覬覦，商泓洋點頭同意她的說法——

殘鈎重出世

商泓洋脫下一個人的黑衫穿上，再向梅花劍客楊士雄道：「對不起，楊大俠，我現在不能解開你的穴道，不過如果我能够獲得解藥，我會來找你的。」

× × ×

兩個時辰過去，天蠶堡依然是靜如止水。

但衞小萍却在這段寧靜之中，有一種惶惑不安感覺。

「大哥！我有點担心。」

「你担心什麼？」

「咱們門窗緊閉，什麼也瞧看不到。」

「你縱然打開門窗，同樣是什麼也瞧看不到。」

「可是……」

「不要担憂，小萍，憑聽覺，十丈以內的落葉飛花也逃不過我的雙耳，而且咱們這樣會使敵人莫測高深，在心理上咱們就佔上風。」

「你說的也許對，但……」

「不要再胡思亂想，妳先去調息一會。」

「不，大哥，我有一個建議。」

「哦，妳說說看。」

「我想，天黑之後咱們就闖出去。」

武林浩劫臨

「闖出去隨時都可以，何必等待天黑。」

「你還是要等？」

「是的，要等，要等得天蠶谷主現身，否則，咱們不僅失去維持生命的食物，也無法找到出谷之路，那時咱們就進退不得了。」

「好吧。」

商泓洋的打算是不錯的，民以食爲天，他們既然誤打誤撞的佔據了厨房，就不能隨便放棄既得優勢。

反過來說，天蠶堡就慘了，他們總不能餓着肚子硬撐下去。

等，是對的，以靜制動，商泓洋的確佔了上風。

當接近薄暮之時，商泓洋的咀角牽起了一絲冷酷的笑意，他忽然雙手齊揚，六隻竹筷分別向兩側破壁而出。

自然，他是聽到了什麼，以他的功力而論，決不會無的放矢。

竹筷穿透板壁，强勁得與彈丸相似，只要是血肉之軀，沒有人能承受這兕猛的一擊。

但破壁而出的竹筷，好像投入汪洋大海一般，商門雪花六出手法，第一次得不到反應。

衞小萍一怔道：「大哥！難道……」

商泓洋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咱們遇到了高人。」

衞小萍道：「高人？六個都是高人？」

商泓洋道：「最少有一個是的。」

衞小萍道：「可是你發的是六隻竹筷，難道……」

商泓洋道：「因接近厨房的並不是人。」

衞小萍道：「我不明白。」

商泓洋道：「用鼻子嗅嗅妳就會明白。」

衞小萍用鼻子深深一吸，立即大吃一驚道：「烟……」

商泓洋道：「不錯，是烟，適才接近厨房的只是幾根竹管。」

衞小萍道：「咱們怎麼辦？」

商泓洋道：「他們這一手很絕，如果厨房佈滿了濃烟，咱們必然忍受不住，如若烟中帶毒，咱們就只有束手待斃了。」

衞小萍道：「咱們快衝出去吧，大哥。」

商泓洋道：「好。」

他拉開房門，懷抱長劍，當先緩步而出。

門外是一條走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站滿了背負長刀的武士。

這般武士只向商衞二人投下冷肅的一瞥，仍默默的靜立原地。

商泓洋微微一哂，逕自昂首闊步，與衞小萍穿過走廊。

走廊盡頭是一片廣場，廣場兩側排列着數十名勁裝大漢。

勁裝大漢的尾部另有五男三女，商泓洋只是流目一瞥，就知這八人全都身懷上乘武功。

他在勁裝大漢丈外之處與衞小萍併肩而立，然後雙拳一抱道：「商泓洋衞小萍誤入貴谷，事出無心，請貴谷主多多担待。」

對面三名女郎之中，有一個身着紅衫，面蒙彩帕的，商泓洋瞧不到她的神色，却隱隱覺得她具有一股領袖羣倫的威勢。

她向商衞二人打量一陣，說道：「閣下姓商？」

商泓洋道：「不錯。」

蒙面女郎道：「你們怎麼進來的？」

商泓洋道：「天上掉下來的。」

蒙面女郎冷哼一聲道：「你敢對本谷主口齒輕薄！」

商泓洋啊了一聲道：「原來姑娘就是谷主，不過妳誤會了，商某說的是實話。」

天蠶谷主道：「這麼說你們是失足墜崖的了。」

商泓洋道：「是的。」

天蠶谷主道：「你們墜崖能够不死，福命倒是十分之大。」

商泓洋道：「託谷主的福。」

天蠶谷主忽然面色一沉道：「很好，本谷主的確應該照顧你們。」

商泓洋道：「多謝谷主。」

天蠶谷主說道：「你們是同意本谷主的安排了？」

商泓洋道：「如何安排，谷主不妨先說說看。」

天蠶谷主道：「加入本谷武士行列，終身爲本谷服務。」

商泓洋道：「好辦法，不過商某也有一項要求。」

天蠶谷主道：「好，你說。」

商泓洋道：「請谷主治癒本谷所有的痳瘋患者，並立即放他們出谷。」

天蠶谷主神色一呆，忽然又哈哈一陣狂笑道：「好主意，還有麼？」

商泓洋道：「還有一點點小意見，希望谷主能够一併採納。」

天蠶谷主道：「一定又是一個好主意了，說說看。」

商泓洋道：「請谷主毀掉本谷種植的毒花毒草，並將醫治痳瘋的秘方公諸於世。」

天蠶谷主怒哼一聲道：「你果然是有目的而來，不過姓商的，你太小看天蠶谷了。諸葛大俠請給他一點教訓。」

一名身着灰衣，年約五旬的老者應聲出場，他摘下一柄窄窄的長刀，陰森森的哼了一聲道：「閣下如果還有什麼未了之事，老夫可以給你一個交待的時間。」

商泓洋輕輕皺了一下眉頭，面色也逐漸變爲凝重。

自然，商泓洋並不怕死，他也勿須交待什麼未了之事。只不過灰衣老者掌中的窄窄長刀，却使他不得不眉頭一皺。

因爲他認出了對方的來歷，他姓商的正面臨一項嚴重的考驗。

× × ×

當代武林使刀的很多，但眞正使刀的名家却只有兩個。

商家奔雷刀法威猛絕倫，舉世無四，一刀揮出，有如風雷交擊。

除了商家，就只有一個刀法別走蹊徑的諸葛家了。

諸葛家的七絕刀法，陰柔詭異，招式大反常規，狠毒之處，則令人防不勝防。

眼前出面挑戰的正是七絕刀法馳譽武林的諸葛長善。

× × ×

山不轉路轉，人有兩條腿總有碰頭的一天，只不過商泓洋會在天蠶谷碰到使七絕刀的，難免覺得有點意外。

其實他不在乎七絕刀，就此與諸葛長善印證一下也是好的。

可惜他只有一柄拾來的長劍，以劍作刀，在招式上難免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

諸葛長善見商泓洋沉吟不語，不由得意的哈哈一笑道：「害怕了，是麼？只要你聽從谷主的安排，老夫可以饒你不死。」

商泓洋道：「你錯了，在下只是爲你惋惜而已。」

諸葛長善道：「哦，是說老夫不該以大欺小？」

商泓洋說道：「不，在下是惋惜閣下成名不易，今日一戰，七絕刀將會因此而除名於江湖。」

諸葛長善微微一怔道：「你能够瞧出老夫的出身，必然不是等閒之人，請問……」

商泓洋道：「在下說過，我叫商泓洋。」

諸葛長善道：「商不邪與朋友你是怎樣稱呼？」

商泓洋道：「是先父。」

諸葛長善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想不到老夫有生之年，終於能够見識到奔雷刀法的傳人，不過你爲什麼不用刀？」

商泓洋道：「在下的兵刃已然失落，這柄劍是臨時拾來的。」

諸葛長善一擰身，由一名武士手中取來一柄長刀，忽然振臂一抖，一片晶芒挾着破風之聲逕向商泓洋奔去。

商泓洋伸出左臂，向着晶芒隨手一抄，已十分準確的抓着刀柄。

長刀入手之際，左臂同時一震，可見諸葛長善功力極深，這一戰也許當眞是一項考驗。

他心中在想，但並未因此失態，接着長刀之後，立即抱刀一禮道：「多謝。」

諸葛長善道：「可能不太稱手，希望閣下將就一些。」

商泓洋道：「很好，前輩請賜招。」

他將長劍插在地上，手橫長刀凝神待敵。

諸葛長善見商泓洋長刀一橫，竟然無形中生出一股凌厲無比的霸氣，不由心中一寒，還未出招，在氣勢上他已落了下風。

但此時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好提足功力，一刀急點而出。

他點出的刀尖，迎風顫抖不已，但見銀花朶朶，晶芒滿天，商泓洋全身的要害大穴，幾乎全部籠罩在他的刀尖之下，如此罕絕的刀法，當得是武林少見。

商泓洋大喝一聲，長刀迎着晶芒揮去。

他這一刀揮出，勢如風雷驟發，對方的銀花晶芒立時盡斂，諸葛長善也向後退了一步。

他們一刀互換，雙方都感到碰到了一個畢生未見的强勁對手，第二招自然更加小心。

一幌六招，他們仍然是榮辱互見，分不出誰勝誰弱。

此時商泓洋忽然大喝一聲，道：「前輩注意了。」

喝聲未歇，長刀再揮，刀勢有如疾雷撼山一般，發出一聲震天的巨響。

同時一股晶芒衝霄而起，諸葛長善急退三步，面頰之上已變得一片慘白。

這一招能使千軍辟易。

這一招也能使風雲失色。

諸葛長善敗了，七絕刀終非商家奔雷刀法之敵。

商泓洋獲得第一戰的勝利，但他並無驕矜之色，他拾回七絕刀交給諸葛長善道：「商某一時收手不及，請前輩多多担待。」

諸葛長善嘆息一聲道：「少俠不愧爲奔雷刀的傳人，老朽輸得不寃，不過今日之事，尙望少俠好自爲之。」

他退回原處，向天靈谷主雙拳一抱道：「老朽無能……」

天靈谷主擺擺手道：「勝敗兵家常事，諸葛大俠不必放在心上。」

這位身着紅衫，面蒙彩帕的谷主，說起話來像出谷黃鶯一般的悅耳，商泓洋如非陷身天靈谷，決難相信她會做出那些傷天害理勾當。

此時她蓮步姍姍，向着商泓洋緩緩走來，她身後跟着兩名面目姣好綠衣少女，只見柳腰豐臀，迎風欵擺，宛如仙子臨凡一般。

衞小萍對此等景象毫無好感，她向她們瞥了一眼，立卽櫻唇一撇道：「大哥！她們想幹什麼？」

商泓洋道：「誰知道她們想幹什麼，咱們只是小心一點就是。」

衞小萍道：「大哥……」

商泓洋道：「什麼事？」

衞小萍道：「我有一點要求，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商泓洋道：「我會同意的，妳說。」

衞小萍道：「如果……如果……」

商泓洋道：「如果什麼呀？小萍。」

衞小萍道：「如果她們向你提出什麼，你在答允之前，先要取得我的同意。」

商泓洋道：「我當是什麼事，咱們風雨同舟，這還要說。」

衞小萍嫣然一笑，脚下一跨，竟向商泓洋的身旁緊緊的貼了過來。

强敵當前，並非兒女私情的場所，衞小萍這麼貼身一靠，不由使得商泓洋大爲錯愕。

他不明白衞小萍何以如此，但他總不能讓衞小萍當衆難堪。因此，他隱忍着。

此時天靈谷主已立在他身前五尺之外，彩帕中目光流轉，接着噗哧一笑道：「鶼鶼雙飛，玉人投懷，商少俠好福氣。」

衞小萍哼了一聲道：「這是咱們夫妻的事，妳管不着。」

商泓洋神色一呆，衞小萍當衆宣稱他們是夫妻，實在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就他們雙方的感情而論，他們確已兩心相許。

不過女兒家應該有所保留，縱然要宣佈，也不應出於衞小萍之口。

自然，衞小萍旣已出口，商泓洋也不便反對，因爲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妻子，應該是一項榮幸。

可是天靈谷主似乎已瞧出商泓洋的神色有異，她向衞小萍深深的打量一眼道：「姑娘說的是，夫婦燕婉之私，本谷主的確無權過問，不過，如果你們是冒充夫妻，就得接受一點懲罰。」

衞小萍心頭一震，她那畧顯蒼白的粉頰，立卽印上一抹紅暈，緊貼商泓洋的嬌軀也不由自主的移開了幾寸。

她決非害怕天靈谷主的懲罰，而是一個少女應有的矜持。

商泓洋瞧瞧天靈谷主，再瞧瞧衞小萍，他終於明白了，却忍不住縱聲一陣狂笑。

「谷主！請妳說話小心一些，咱們夫婦情愛極深，決不容許別人破壞咱們的感情。」

他說話之際，已伸手挽着衞小萍的纖腰，表現出一副憐愛妻子的神情。

衞小萍甜甜一笑，身體就勢緊緊的貼了過去。

天靈谷主呆了一呆道：「好吧，就算你們是夫妻，不過天靈谷由我作主，不管你們是怎樣來的，旣到天靈谷就得聽我的。」

商泓洋道：「谷主如果採納在下的要求，咱們自然聽你的，否則……」

天靈谷主道：「姓商的，別太自負，憑你們夫婦二人，休想在天靈谷撒野。」

商泓洋道：「咱們不想撒野，只是爲了人道將不惜一戰。」

天靈谷主道：「這麼說咱們就無話可說了，你們一起上吧。」

商泓洋道：「咱們不慣以多勝少，由在下一人向谷主討教。」

衞小萍道：「大哥！讓我先上。」

商泓洋道：「好，妳要仔細一些。」

衞小萍道：「我知道。」

她離開商泓洋向前面跨出幾步，長劍平胸一舉，擺出一個屠龍殺虎的招式，道：「谷主請賜招。」

休看衞小萍生得弱不禁風，適才在商泓洋的身側，更如同一隻依人的小鳥。

但此時長劍一舉，竟然生出一股駭人的殺氣。

一個全身都是殺氣的人，沒有人敢將她當作依人的小鳥看待。

劊子手再美麗還是劊子手，無論他怎樣好看，他還是要揮刀殺人。

天靈谷主自然知道這個道理，而且她也瞧出了衞小萍這一招劍式是鐵環莊的絕學。

因此，她面色一肅道：「鐵環莊主衞桓武是妳的什麼人？」

衞小萍道：「我爲什麼要告訴妳？」

天靈谷主道：「妳不說我也知道，妳必然是衞莊主的女兒。」

衞小萍道：「咱們不是訂交，妳勿須知道我是誰，請出招。」

天靈谷主道：「衞桓武的女兒，還不配要本谷主親自出手，左右雙嬌……」

她身後的兩名綠衣少女同時應了一聲道：「屬下在。」

天靈谷主道：「鐵環莊的七殺劍法及鐵環絕技，是當代武林的兩項奇學，難得衞姑娘來到本谷，妳們正好長長見識。」

左右雙嬌道：「遵命。」

這雙姐妹大的叫梅娟，小的叫梅秀，是一雙孿生的姐妹。

她們的劍術造詣頗深，且精擅合擊之術，在天靈谷，除了天靈谷主，無人能敵她們的聯手合擊。

再說天靈谷主是將商泓洋認爲最大的勁敵，她不願先暴露自己的武功，叫左右雙嬌出戰衞小萍，實在是一樁極爲恰當的安排。

左右雙嬌在衞小萍五尺之外併肩而立，雙雙抱拳一禮道：「愚姐妹對敵之際，習慣上是聯手合擊，商夫人如果認爲吃了虧，不妨請商大俠一同出戰。」

衞小萍道：「不必，兩位出招就是。」

左嬌梅娟道：「好，商夫人注意了。」

一劍飛出，狂飆陡生，劍光急如閃電，直刺衞小萍的右臂。

幾乎在同一時間，右嬌梅秀也發動了攻勢，長劍刺向衞小萍的右臂，所指的部位與左嬌分毫不差。

衞小萍心頭一慄，她發覺左右雙嬌不僅功力不凡，配合之妙，當眞是絲絲入扣，令人有一種顧此失彼的感覺。

不過，鐵環莊的七殺劍法究竟盛名不虛，衞小萍雖然是心頭暗震，還不至當眞怕她們。

但見殺氣橫溢，劍如雷鳴，在一陣金鐵交鳴之後，她揮出了七殺劍第一招。

一聲嬌叱之後，三條人影一合卽分。

這一招誰也沒有佔到便宜，左右雙嬌以二敵一，只不過博得一個平手。

她們一退再進，又狠狠的換了一招，但仍然平分秋色，各自退了一步。

自第三招開始，雙方似已打出了眞火，不但叮噹之聲不絕於耳，而且晶芒滿天，劍光匝地，在門場上激起了無邊風雲。

一幌數十招，仍是一個難分勝負的不了之局。

不過此等打法，對衞小萍是不利的，因爲以一敵二，她的眞力必較對方消耗爲多。

她想到了這一缺點，自然不願再與左右雙嬌纏鬥下去，當她再度將對方一劍震退之後，忽然喊了一聲打，身形陡的一個旋轉，兩隻鐵環已閃奔而出。

左右雙嬌的劍術頗高，但却無力逃避衞家名震江湖的鐵環，在兩聲悶哼之後，左右雙嬌同時倒了下去。

她們一個傷了左肩，一個傷了右脅，適才生龍活虎般的姐妹，已失去了再戰之力。

這一下天靈谷的人呆了，他們再也想不到鐵環的威力竟是如此的驚人。

天靈谷主令人攙下左右雙嬌，然後拔出一柄寒光閃閃的長鈎，雙眉一揚，冷冷道：「衞姑娘好功力，本谷主想以這柄殘鈎領教衞家的獨門絕藝。」

在一旁觀戰的商泓洋忽然大喝一聲道：「且慢。」

天靈谷主道：「你不放心尊夫人？好，你們一起上吧。」

商泓洋道：「在下說過，咱們決不依多爲勝，只是適才拙荆已經鬥了一場，我想叫她歇息一下。」

天靈谷主哼了一聲道：「好一個體貼的丈夫，你出招吧。」

商泓洋回顧衞小萍道：「妳退下去，這一場讓我來。」

衞小萍原想鬥一鬥天靈谷主，但不便拂逆商泓洋，只得退了下去。

商泓洋向天靈谷主手中的長鈎瞥了一眼道：「請問谷主，妳手中兵刃可是玉霰殘鈎？」

天靈谷主道：「閣下好眼力，不錯，它正是玉霰殘鈎。」

商泓洋嘆息一聲道：「如此說來，江湖之上將難免一次浩刼了。」

× × ×

據傳說，數百年前武林中出了一雙異人。

他們是一對夫婦，男的名叫風陀，女的名叫玉霰。

這對夫婦不僅功力通玄，世無其四，並對冶煉之學造詣極深。

後來他們巧獲一塊地極鋼母，經三十年冶煉，始鑄成一劍一鈎。

當鈎劍出爐之時，忽然殺氣瀰蓋六合，血光直衝霄漢，使這對夫婦大吃一驚。

他們再經十年冶煉，仍不能除去鈎劍上的殺氣，而且想盡各種方法，也無法將這對鈎劍毁掉。

因爲它們堅逾金鋼，鋒利無比，天下任何神兵利器，也休想動它分毫。

最後風陀玉霰憑藉本身絕頂內功，以鈎劍自相傷殘，也不過劍斷三分，鈎殘一寸而已。

他們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將鈎劍埋藏深山，以免遺禍江湖。

可惜當他們身死之後，那對斷劍殘鈎終於被人掘出。

過去三百餘年，斷劍殘鈎引起了四次殺刼，爲禍之烈，幾使人不寒而慄。

現在玉霰殘鈎，在天靈谷主的掌中，那風陀斷劍也必然會出現江湖，那麼一場可怕的江湖浩刼勢難避免，商泓洋怎能不浩然長嘆。

× × ×

天靈谷主自然明白商泓洋爲什麼嘆氣，她却抿咀一笑，同時將玉霰殘鈎收了起來。

商泓洋瞧不出她面部的表情，那一聲輕笑也令人莫測高深。因而冷冷道：「谷主是不屑賜教？」

天靈谷主道：「奔雷刀法爲武林絕响，本谷主如不領教一下，豈不是遺憾終身。」

商泓洋說道：「那麼谷主爲什麼要收起兵刃？」

天靈谷主道：「你是客人，我不想佔你便宜。」

商泓洋道：「商某感謝谷主的好意，那妳就快換兵刃吧。」

天靈谷主道：「不必，我自信一雙徒手不會比一柄鋼刀差到那裏。」

商泓洋也收起長刀道：「在下也沒有佔人便宜的習慣，對婦道人家尤喜禮讓三分。」

天靈谷主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你是要本谷主先出招了？」

商泓洋道：「不錯。」

天靈谷主道：「如果你知道本谷主是誰，你必然對適才的話感到後悔。」

商泓洋道：「哦，可惜在下虛度二十幾個寒暑，還沒有嘗試過後悔是什麼滋味。」

天靈谷主面色一沉道：「本谷主複姓司馬，雙名湘蓮……」

商泓洋一怔道：「毒姑……」

天靈谷主道：「後悔了吧？」

商泓洋道：「沒有，只感到幸會而已。」

天靈谷主俏目流轉，向商泓洋打量一陣道：「你不知道本谷主長於使毒？」

商泓洋道：「知道。」

天靈谷主道：「那你爲什麼還要讓本谷主先出招？」

商泓洋道：「我說過，商某對婦道人家一向禮讓三分。」

天靈谷主一嘆道：「你是存心找死，我只好成全你了，接招。」

她緩緩伸出右臂，五根嫩葱似的纖纖玉指平平指向商泓洋的前胸。

這實在不像比武過招。

更不能說是生死一搏。

因爲她的動作太過緩慢，就像向商泓洋展示她那美麗的玉指一般。

不過無論她的動作怎樣緩慢，無論她的玉指如何的美麗，商泓洋心弦依然綳得緊緊的。

因爲她是毒姑，那美麗的纖纖玉指，也許就是塗有糖衣的毒藥。

這一次商泓洋又對了，天蠶谷主那翠袖飄香，玉指鬥艷的動作，竟無法使他的精神稍涉游離。

天蠶谷主微微一笑，五指忽然一翻，急抓商泓洋的肩頭，動作的敏捷，宛如電光石火一般。

商泓洋身形微側，右掌急吐，掌沿帶着勁風，劈向天蠶谷主的脈門。

他使的是十分平常的手刀，但天蠶谷主却不得不撤回她的手腕，因爲由那股帶起的勁風推想，這一記手刀決不會比鋼刀遜色。

不過天蠶谷主的招式只撤了一半，五指變爲鋼鈎，突然反拿商泓洋的脈門。

商泓洋見天蠶谷主的擒拿手法十分玄奧，也就集中全力展開反擊，他們連搏二十餘招，竟然是平分秋色。

毒姑司馬湘蓮的年歲雖然不大，在江湖道上可是一個成名的人物。

由她親自出手已經有失身份，再要勝不了的話，豈不砸了毒姑的招牌！

因此，她柳眉一挑道：「閣下好功力，再接我這一招試試。」

這一招名叫「五鬼陰風箭」，是毒姑司馬湘蓮成名的絕學。

她將功力集中五指，粉臂一挺，五指的指尖立即射出五縷勁風。

它叫五鬼陰風箭，其實那五縷指風比勁矢還要凌厲。

而且當勁風射出之際，也同時帶出藏在指甲之中的毒藥，任是功力通玄之人，縱然接得下她的指力也必然被劇毒所傷。

商泓洋就是這樣，五鬼陰風箭他接下了，却忍不住一連打了兩個寒噤。

他知道中了天蠶谷主的計算，天蠶谷只怕就是他埋骨之處。

他不在乎在那裏埋骨，却不甘心讓毒姑繼續爲惡。

因此，當他剛剛中毒之際，忽然奮起全力點出兩指。

這兩指是他畢生功力所聚，威力如同巨雷撼山，無論天蠶谷主功力多高，也無法承受這萬鈞一擊。

一聲痛極的慘呼，天蠶谷主倒了下去，她原以爲自己是一個勝利者，想不到反被商泓洋所傷。

於是，商泓洋放聲狂笑起來。

他實在應該狂笑，擊倒了天蠶谷主，無異積了十萬功德，他縱然中毒身死，也不算虛度此生了。

不過他中毒頗深，適才全力一擊，使毒傷更形惡化。

因此，他的笑聲是時斷時續的，實在比哭還要難聽幾分。

衞小萍知道情形不妙，她顧不得在衆目睽睽之下，竟奔上去將商泓洋抱了起來。

「大哥！你受了傷？」

「我中了毒……」

「啊，那怎麼辦？」

「不要緊，一命換一命咱們並不吃虧。」

天蠶谷另一黑衣老者冷冷道：「你不吃虧？哼，老夫先劈了你再整治你的女人，看你吃不吃虧。」

此人是百殘掌南薰，掌上功力之高，在黑道中算得是第一號人物。

商泓洋不認識百殘掌，但知道此人決不簡單。

他推開衞小萍道：「妳讓開一點，待我會會這位高人。」

衞小萍道：「不，讓我來。」

百殘掌南薰冷酷的一笑道：「鬼門關正爲你們開着，要急着找死就一起來。」

衞小萍柳眉一挑道：「咱們並未存着活命的打算，不過閣下要咱們死還得露兩手讓咱們瞧瞧。」

百殘掌南薰道：「很好，老夫如果一掌劈不死你，今後就不再稱百殘掌了。」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當衞小萍知道這位其貌不揚的糟老頭竟是名震江湖的百殘掌時，難免心頭一懍。

但……

「南兄請退下，我還不想要他們死。」

說話的是天蠶谷主，她已由左右雙嬌扶了起來。

無論百殘掌怎樣暴烈，他終於不敢不聽天蠶谷主的命令，於是，他應聲退了下去。

適才商泓洋曾說一命換一命。

但天蠶谷主沒有死。

不過天蠶谷主似乎十分虛弱，在晚風習習中她好像有點弱不勝衣似的。

她由左右雙嬌扶着向前面走了兩步，再微微一笑道：「我這子午追魂散的滋味如何？」

商泓洋道：「毒姑名震江湖，子午追魂散的滋味自然不太好受，不過商某那兩記指力自信還說得過去。」

天蠶谷主道：「你在中毒之後還能點破我的武功，我實在太小看你了。」

商泓洋道：「我並未點破谷主的武功，妳只是眞力受阻而已。」

天蠶谷主道：「哦。」

商泓洋道：「不過妳先別高興，我那兩記指力，決不比妳的子午追魂散遜色。」

天蠶谷主道：「說明白點。」

商泓洋道：「我這是定時逆經手法，每隔四個時辰，經血倒轉，勢如萬箭攻心，直到四十九日之後閣下必然胸膛爆炸，血肉橫飛，最後，嘿嘿，必將落得屍骨無存。」

天蠶谷主嬌軀一震，她萬萬想不到商泓洋的手法竟是如此的毒惡。

不過，商泓洋已經中毒，衞小萍也一定逃不掉天蠶部屬的圍攻，形勢雖然不利，她仍有討價還價的本錢。

於是她微微一笑道：「這不要緊，歸根結底只不過一死而已。如果我是你就不會出此下策。」

商泓洋道：「聽谷主的口氣，好像另有文章。」

天蠶谷主道：「不錯，想想看，你現在自身難保，尊夫人功力再高，也無法逃過咱們的攻擊。她是一個女人，如果咱們……」

衞小萍嬌叱一聲道：「妳是威脅咱們？」

天蠶谷主道：「不，我說的是事實。」

衞小萍道：「谷主果然厲害，不過妳忘了一點。」

天蠶谷主道：「哦，我忘了什麼？」

衞小萍道：「必要時我可以死，決不接受你們的侮辱。」

天蠶谷主點點頭道：「是的，妳可以死，不過有時候想死也不容易。」

衞小萍道：「此話怎講？」

天蠶谷主道：「妳何不先試試妳功力？」

衞小萍運功一試，她竟然也中了劇毒。

她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很好，咱們鴛鴦同命，免得丟一下個牽腸掛肚的，不過我有點不解，谷主眞力不能提聚，如何還能暗中施毒？」

天蠶谷主道：「我沒有對妳施毒，這是妳命該如此。」

衞小萍道：「怎麼說？」

天蠶谷主道：「尊夫身上有毒，妳却上前抱他，這怎能怪我？不過咱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兩位如果願意化解這場誤會，咱們不妨詳細的談談。」

衞小萍回顧商泓洋說道：「大哥！你看怎樣？」

商泓洋道：「談談可以，但咱們不接受任何威脅。」

天蠶谷主說道：「兩位放心，我是一片善意。」

商泓洋道：「好，談什麼，妳說。」

天蠶谷主道：「第一，你要我毀掉痳瘋花草，治癒患者並送他們出谷，這是辦不到的，除非你有能力毀滅本谷。」

商泓洋道：「咱們暫不談這些，第二是什麼？」

天蠶谷主道：「第二，我給你解藥，你解開我的穴道。」

商泓洋說道：「可以，不過妳必須先給咱們解藥，待在下確定劇毒已除才能解開妳的穴道。」

天蠶谷主道：「你認爲這樣公平？」

商泓洋道：「商某從來不佔別人便宜。」

天蠶谷主道：「我不明白。」

商泓洋道：「在下在無法提聚功力之時，雖想替谷主解開穴道，只怕也力難從心，再說咱們身在狼虎之窖，也不得不多加點防範。」

天蠶谷主略作思忖，道：「好，兩位跟我來。」

× × ×

這是一間陳設極爲華麗的大廳。

但除了獸鼎中飄出縷縷輕烟，幾乎靜寂得落針可聞。

天蠶谷主邀請商衞二人在大廳上落座，立有兩名青衣小婢爲他們奉上香茗。

商泓洋無心酬酢，立即開門見山的道：「解藥呢？谷主，咱們似乎不必浪費時辰。」

天蠶谷主道：「好，小紅小青，妳們帶商大俠夫婦去吧。」

小紅小青就是適才奉上香茗的兩名婢女，她們應了一聲，並向商衞二人躬身道：「兩位請隨小婢來。」

商泓洋一怔道：「有這個必要？谷主。」

天蠶谷主道：「子午追魂散深入肌膚，再由肌肉而滲進血液，故必須以藥物薰洗，才能驅盡餘毒。」

商泓洋道：「原來如此，小萍咱們走。」

他們隨着小紅小青，來到一列精舍之前。

精舍一共九間，每間門窗緊閉，似乎全是空屋。

小紅指着第一第二兩間精舍道：「這兩間已準備薰洗的藥物，兩位可以自行療傷。」

商泓洋道：「多謝姑娘。」

小紅道：「商大俠不必客套，小婢暫時告退。」

商泓洋道：「姑娘請便。」

待小紅小青去遠，衞小萍才哼了一聲道：「這兩個丫頭眞刁，她爲什麼不告訴咱們如何治療？」

商泓洋道：「天蠶谷主說過薰洗，我想必是勿須再作解釋。」

衞小萍面色一紅，她終於明白了薰洗的意義。

置身門窗緊閉的蘭湯之中不就是薰洗麼？只不過洗一個熱水澡吧了，自然勿須再作解釋。

她所以爲之臉紅，因爲她與商泓洋並非夫婦。

不是夫婦，自然不便蘭湯同浴。

想到了這些，她像逃避似的奔向第二間精舍，在推開房門之前，忽然回頭一笑道：「大哥！你去第一間……」

她迅速推開房門，然後閃身入內，同時又迅速的將房門關了起來。

嬌羞，明媚，輕快，活潑，在她適才的行動之中充份的表現了出來，雖然她已經消失在房門之內，商泓洋覺得餘味猶甘，仍呆呆的瞧着第二精舍的房門。

良久，他才長長一吁，緩步走向第一間精舍。

及伸手推開房門一陣熱氣忽然撲面而來。

這是一個三丈方圓的房間，靠近左壁有一個可容數人共浴的浴池。

房中佈滿帶着藥味的蒸氣，四壁射着淡紅色的珠光，人入其中，立即有一種鬆懈散懶的感覺。

商泓洋先將衣履脫下，放置於池旁的石床之上，再縱身入池，將身體泡在熱烘烘的藥水之內。

此時他更散懶了，而且感到睡意甚濃。

他不想睡，但却身不由己，終於，他那雙沉重的眼皮緩緩闔了起來。

× × ×

荊州是我國古代九州之一，襟江帶河，地形衝要，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

東門鯉魚潭，碧波蕩漾，菱荷處處，夏日在潭旁柳蔭之下避暑，品茗嚐菱，閒話平生，也是人生一大樂趣。

鯉魚潭東向半里，有一個曾經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現在這個世家沒落了，數十年來，它不再出現江湖。

× × ×

夜，深沉了。

已逾三更。

這幢曾經名滿江湖的武林世家，仍有一處在燭影搖紅。

那是客房。

房客中有人深夜不寐，也許是天涯遊子，難耐岑寂吧。

× × ×

不錯，他的確是一個天涯遊子，但決非難耐岑寂。

因爲與他深夜淸談，聯床夜話的，是一位嬌滴滴的美人兒。

他似乎剛剛醒來，目光微一流轉，不由面色一變。

「是妳……」

「是的，商少俠，你所中之毒已全部祛除了吧？」

他哼了一聲，不再理會那位情意拳拳的美人兒，逕自雙目一闔，暗中運起功來。

結果他滿意了，眞氣流暢如初，所中之毒已全部祛除。

他雙目再睜，一挺身站了起來。

「她呢？」

「少俠是問衞姑娘？」

「哼，妳既然知道，何必明知故問。」

「衞姑娘與少俠一樣，所中之毒已全部祛除。」

「多謝谷主，在下要與她一談。」

「這個麼……」

「怎麼，不行？」

「咳，少俠，人無信不立，你應該先履行你的諾言才對。」

「這……」

「怎麼，少俠想食言？」

「不，我只是想先見到她。」

「少俠！我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少俠不要見怪。」

「哦，妳說。」

「少俠與衞姑娘靑梅竹馬，兩小無猜，應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妳說這些做什麼？」

「我爲少俠不平及惋惜，怎能不說。」

「我不懂妳的意思。」

「造物者時常會在美好的人生中製造一些缺陷，少俠應該懂得我的意思。」

「什麼，妳是說衞小萍她……」

「她很好，不過她已離開了少俠。」

「我不信。」

「你應該信的，因爲衞姑娘所做的是明智選擇。」

「哼，司馬湘蓮，妳如果在咱們之間製造矛盾，挑撥是非，商泓洋決不饒妳！」

「你錯了，商少俠，你與衞姑娘之間，根本就沒有結合的可能，何須我來製造矛盾，挑撥是非。」

「好，如果妳說不出一個令我滿意的理由，休怪我手辣心狠。」

「唉，少俠，是當局者迷，我只好多費一番唇舌了。」

「不必賣關子，妳說就是。」

「請問少俠，令尊是怎麼死的？」

「這……」

「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少俠放着父仇不報，却與仇人之女郎情妾意，過着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生活，姑不論江湖上那些悠悠之口如何議論，少俠昧於私情，忘却父仇的行爲，又何能對令尊的英靈於地下！」

「住口。」

他要司馬湘蓮住口，其實他已冷汗遍體，認爲他與衞小萍的相好，實在是一件不可原諒的行爲。

於是，他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嘆。

「谷主！她究竟到那裏去了？」

「這裏有她一封留書，你瞧瞧就知道。」

留書十分簡單，只說她去尋找衞桓武，叫他不必以她爲念。

不過他瞧得出字裏行間，留有無窮痛苦。

他收好留書，然後向天蠶谷主司馬湘蓮拍出兩掌，他解開了對方的穴道，却冷酷的哼了一聲道：「咱們現在誰也不欠誰的了，但咱們必須生死一搏。」

司馬湘蓮愕然道：「爲什麼？」

商泓洋道：「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決不能容許妳爲害江湖！」

司馬湘蓮幽幽一嘆道：「你認爲我還能爲害江湖麼？」

商泓洋道：「你不毀掉那些痳瘋花草，自然能夠爲害江湖。」

司馬湘蓮道：「種植痳瘋花草的不止是天蠶谷，我只是受命於人，掌管天蠶谷而已，除非能夠作根本上的解決，否則縱然毀掉天蠶谷也於事無補。」

商泓洋道：「此話當眞？」

司馬湘蓮道：「我爲了救你及衞姑娘出谷，已經叛離三皇教，今後將置身於驚濤駭浪，被人追殺險惡環境之中，我何須欺騙於你。」

商泓洋大吃一驚道：「這是眞的？」

司馬湘蓮道：「不信你可以出去瞧瞧。」

商泓洋實在不相信，他自然要出去瞧瞧。及穿窗而出，躍登屋面，只見雄關當前，雉堞環繞，果然已不在天蠶谷中。

跟在他身後的司馬湘蓮道：「我沒有騙你吧？」

商泓洋道：「這是何處？」

司馬湘蓮道：「荆州，本莊的主人姓謝，荆州謝家，你可能有過耳聞。」

商泓洋道：「鐵衣莊？」

司馬湘蓮道：「不錯，鐵衣莊，可惜謝大俠父子連續遭遇不幸，鐵衣莊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商泓洋道：「這實在値得令人惋惜，現在鐵衣莊是由何人負責？」

司馬湘蓮道：「鐵衣莊一門孤寡，目前是由謝大俠的夫人蕭鸞音主持，我與少夫人陶淑君是閨中密友，所以才將你們帶來此地。」

商泓洋道：「我在此之前一直沒醒麼？」

司馬湘蓮道：「是的。」

商泓洋長長一吁道：「帶着兩個失去知覺之人跋涉長途，當眞辛苦妳了。」

司馬湘蓮幽幽一嘆道：「三皇對待部屬的手段十分殘酷，他們認爲我不該爲你們療毒，要我將你們立卽處死，對我的生死他們則毫不考慮，唉，我如果當眞將你們處死，我就得賠上一條性命，人都是自私的，在無可奈何之中，我只得叛離三皇教了。」

商泓洋道：「三皇教必然是一個十分神秘的組織，江湖之中，似乎從未聽到三皇教的傳聞。」

司馬湘蓮道：「是的，我身爲天蠶谷主，在三皇教負方面之責，但三皇是何人，總壇設在何處，我也毫無所知。」

商泓洋道：「有這等事？」

司馬湘蓮道：「據我平日的觀察，三皇教似乎無所不在，對江湖之事也無所不知，咱們雖能逃來此處，仍隨時可能遭到他們暗算。」

商泓洋豪放的哼了一聲道：「商某只要還有三寸氣在，決不容許三皇教爲禍江湖。」

司馬湘蓮道：「我有一點拙見，不知少俠能否採納。」

商泓洋道：「不要緊，妳說。」

司馬湘蓮道：「三皇教組織龐大，高手如雲，咱們決鬥他不過。再說你殺了鐵環莊主的一徒一子，衞桓武也必定要殺你而甘心，咱們人單勢孤，似不宜跟他們鬥力。」

商泓洋畧作沉思道：「妳說的不錯，咱們的力量實在太單薄了一點。」

司馬湘蓮道：「你是同意跟他們鬥智？」

商泓洋道：「我同意，但不知鬥智該如何鬥法。」

司馬湘蓮道：「隱秘行踪，使江湖上再也見不到咱們兩人。」

商泓洋道：「隱秘行踪可以，但咱們怎能不入江湖。」

司馬湘蓮道：「難道咱們就不能以另一種形態出現江湖麼？」

商泓洋道：「妳是說咱們易容改裝，掩去本來？」

司馬湘蓮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商泓洋搖搖頭道：「任何一種易容之術，多少都能瞧出一點破綻，何況咱們根本不會易容。」

司馬湘蓮道：「不，一個眞正易容的高手，決不會露出半點破綻的，你只是對易容不太深入吧了。」

商泓洋道：「哦，咱們到那裏去找易容的高手？妳會？」

司馬湘蓮道：「我不會，但謝家的少夫人陶淑君會。」

商泓洋道：「她是易容的高手？」

司馬湘蓮道：「你聽過千面秀士陶百濤麼？她就是千面秀士惟一的傳人，易容之精，決不比乃父稍形遜色。」

商泓洋道：「好，咱們可以試試。」

司馬湘蓮道：「走，現在就去。」

商泓洋一怔，道：「現在？這麼晚了方便麼？」

司馬湘蓮道：「我與她情同姊妹，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再說，咱們危機四伏，隨時都可能遭遇危險，易容改扮，自然是越早越好。」

× × ×

謝家少夫人陶淑君，是一個素雅大方，年約四旬的半老徐娘。

她有一個獨子名叫謝鳳台。

謝家兩代遭逢不測，謝鳳台是謝家惟一的傳宗接代之人，因此，老夫人對於這位孫子難免過於溺愛。

溺愛易於養成驕縱的個性，再加上他生性偏激，好逸惡勞，因而他除了游手好閒，也不肯習好武功。

謝家的確沒落了，謝鳳台不學好是沒落的主要原因。

× × ×

陶淑君與司馬湘蓮情誼頗深，她果然沒有拒絕爲他們易容的要求。

而且她還傳了他們一套使用藥物，改變形態的絕技。

當他們辭別陶淑君之際，他們已變爲一對中年男女。

商泓洋虬髯滿腮，是一個粗獷的漢子。

司馬湘蓮半老徐娘，却依然風韻猶存。

其實她不止是風韻猶存，還有一股令人意亂神迷的媚態。

這是天生如此，勿須改扮。

天生的媚態，也不是任何人工所能改變。

× × ×

商泓洋在憂患之中。

但商泓洋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子。任何血氣方剛的男子，都無法拒絕美色的誘惑。

這很簡單，因爲食色性也。

× × ×

當司馬湘蓮接受易容之際，她必須摘下面巾。這一摘竟使商泓洋爲之一嘆。

因爲她美如天仙，艷光逼人，可是她偏偏蒙上一塊面巾，難免令人有明珠藏櫝之感。

現在藥物遮蓋了她的艷光，却無法掩蔽她的媚態，商泓洋伴着這個尤物怎能不有一種飄飄然的感受。

不過商泓洋不是常人，他雖是富於感情，却有超人的理智，和冷靜的頭腦。

因此，當他們回到住處之後，商泓洋立卽下達逐客之令。

「谷主！妳應該歇息了，有話咱們明天再談。」

「不，有些事咱們今晚必須有所決定。」

「哦！」

「咱們不能呆在此地，謝家一門孤寡，決不能爲他們惹來麻煩。」

「谷主說的是，在下明晨就走。」

「不，你聽我說，第一，我已經離開天蠶谷，脫離三皇教，你不應該再以谷主相稱。」

「這……」

「還有，你明晨要去何處？」

「天涯浪子，四海爲家，在下能有什麼打算？」

「這卽是說你不再管三皇教爲禍江湖的事了？」

「不，在下一定要揭發三皇教的罪行，使他們獲得應有的報應。」

「那麼你就應該跟我合作，對三皇教，沒有人比我知道的更多。」

「可是……」

「可是什麼？哼，你們男人就是這麼心如鐵石無情無義，想想看，我爲什麼會落得四面楚歌亡命江湖？難道你竟忘了是爲了你麼？」

「這個……咳，在下十分抱歉。」

「抱歉？抱歉就能解決問題？」

「依姑娘之意呢？」

「很簡單，你不能丟下我不管。」

「對，姑娘，在下的確應該負點道義上的責任，只是男女有別……」

「你太過迂腐了，少俠，只要咱們心地皎潔，何在乎是男是女。」

是的，江湖兒女的洒脫，確是異於常人，男女結伴而行實在算不得什麼。

只是，商泓洋有點害怕。

她是毒姑，據傳說：「毒姑司馬湘蓮美似仙姬，但毒逾蛇蠍，心腸之狠，比冷血動物還要厲害十分。」

再說，她曾經主持天蠶谷，將一些活生生的靑年男女當作痳瘋病毒的試驗品。

這些聳人聽聞的事件實在太過驚人，商泓洋怎能不怕。

其實他眞正害怕的還不是這些，他怕的是司馬湘蓮那動人的神韻。

她易過容，已經掩去她那迷人本來面目。但易容無法改變她的神韻，她仍有令人魂牽夢縈的無比魅力。

而且，當易容之際，她曾經除下面巾，讓商泓洋瞧過她那絕代姿容。

商泓洋只瞧了一眼，但這一眼却永銘心版，畢生難忘。

現在她不再使用面紗，那徐娘的風韻，更足以使天地失色。

這是一個絕代尤物。

也是一個傾國傾城的紅顏禍水。

商泓洋如果與她日夕相處，只怕會弄得片刻安難。

不過，司馬湘蓮說的不錯，她所以亡命江湖，可以說是商泓洋一手造成的。

大丈夫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商泓洋豈能辜負一個婦人女子？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在下的處境，只怕比姑娘還要險惡，姑娘如不在意，咱們結伴而行就是。」

司馬湘蓮嫣然一笑道：「湘蓮如果在乎危險，怎配稱作毒姑？走，到我那裏去，今後的一切，咱們還得作一番研究。」

× × ×

在司馬湘蓮的臨時香閨，她取出一件短衫交給商泓洋道：「你穿穿看合不合適。」

商泓洋一怔道：「這是什麼？」

司馬湘蓮道：「是用你身上的那張天蠶絲做的，此物刀槍不入，且可化解任何力道，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寶衣。」

商泓洋道：「既是刀槍不入，妳怎麼將它造成短衫的？」

司馬湘蓮道：「問得好，普天之下除了我，只怕很少人能動它分毫。」

商泓洋道：「哦。」

司馬湘蓮道：「天蠶絲寶刀寶劍難傷，但可以用一種藥物煑軟再以寶刀分割，我知道用什麼藥物煑，我也有一柄神兵利器玉霰殘鈎，所以我能將它做成衣服。」

商泓洋道：「一飲一啄，數有前定，這眞是太巧了。」

司馬湘蓮道：「一飲一啄數有前定是不錯，但絕不是巧合，實在告訴你，我所以接受三皇教的天蠶谷主之職，就是爲了想得到一張天蠶絲，估不到找遍全谷，除了一個終年毒霧瀰漫之處無法尋找，竟然毫無所獲，現在總算沾了你的光，我與衞姑娘每人分得一件背心，數年辛苦，終於不虛此行。」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臥龍生・文 盧令・圖

春秋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賺得歐陽嵩對他的信賴，收爲衣鉢弟子，那日丐帮中人追踪喬飛娘而來到綢緞莊，歐陽嵩不願露面，立與喬飛娘、楚小楓躲入古井暗道，丐帮人物離去後，歐陽嵩遽向喬飛娘施毒手，要追問池天化來歷，喬飛娘無法說出，歐陽嵩只好親自出馬，帶楚小楓往池天化和五毒玉女僵持的地方，將身中劇毒的池天化擄往一處山坳，向池天化追問師門出身，池天化警告，他若被殺，則五毒玉女身受獨門點穴法無人可解，歐陽嵩不受威脅，他指出五毒玉女若死了，五毒門自會找出那特異手法點穴的兇手——

滿天陰霾湧 遍地荊棘叢

池天化輕輕吁一口氣，道：「看來，這個原因，不會使閣下改變心意了？」

歐陽嵩道：「自然不會。」

池天化道：「好！第二個原因，就和閣下有關了。」

歐陽嵩道：「請說。」

池天化道：「不論你是什麼人？什麼身份，但你如殺了我，必會遭到報復。」

歐陽嵩道：「我殺了你，又沒有人知道，就算他們要報復，也不知我是何人？」

池天化冷冷道：「閣下不覺着太過自信了麼？」

歐陽嵩說道：「姓池的，你是在想拖時間麼？」

池天化道：「事實上，我已經想通了，就算在下說了實話，閣下一樣不會留下活口。」

歐陽嵩道：「那倒未必，咱們只不過是想問出你的來處罷了。」

池天化道：「哦！你要做什麼？」

歐陽嵩道：「救人。」

池天化道：「救什麼人？」

歐陽嵩呆了一呆，暗道：救什麼人，心中全無計劃……。

心中一急，冲口說道：「宗一志。」

池天化道：「你是丐帮中人？」

歐陽嵩冷冷一哼，說道：「老夫是在問你的話。」

池天化道：「我知道。」

歐陽嵩道：「知道就好，答覆老夫的問話吧。」

池天化道：「我來自天池無憂島，這一點，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

歐陽嵩道：「令師是什麼人？」

池天化道：「說了你也不會知道，不說也罷。」

歐陽嵩道：「不說，你就別想活着離開此地。」

池天化道：「說了也是死，不說也是死，而且，說了還可能會死快一點。」

歐陽嵩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來，你是不怕死了。」

池天化道：「怕！不過，如是非死不可，那就不如死的光彩一些了，朋友出手吧！」

歐陽嵩怔了一怔，說道：「姓池的，一個人不管有多大的本領，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大的靠山，要是死了，也一樣常人一樣，人死如

燈滅……」

池天化接道：「剛剛我還眞被你唬住了，沒有仔細想過，可惜，你給了我改變的時間，我想通了這中間的道理，所以，我不會再被你唬住了。」

歐陽嵩冷冷說道：「好！那咱們就試試看，老夫走了數十年江湖，我不信，我沒有法整服你。」

忽然抓住了池天化的右臂，格登一聲，錯開了池天化的右肘關節。

錯骨分筋之疼，椎心刺骨，池天化身上幾處穴道被點，無法運功抗拒，這一陣劇疼，眞疼的他出了一身冷汗。

他盡力忍耐着，但仍是忍不住呻吟出聲。

歐陽嵩實也心狠手辣，立時又抓起了池天化的左臂。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放手。」

聲音就起自身後不遠的地方。

歐陽嵩一語不發放開了池天化的左臂，右手護身，左手一揚，疾向池天化的頭上劈去。

一股暗勁，忽然湧了過來，直襲向歐陽嵩身上大穴。

歐陽嵩固然可以一掌擊斃了池天化，但也無法避開那襲來一擊。

那人選擇的角度，十分微妙，不是歐陽嵩右掌能及之處，就算他想用右手硬接一擊，也是有所不能。

這就逼得他只有閃避一途。

歐陽嵩身軀疾閃，避開了兩步。

一條人影，疾掠而至，揮掌如風，直掃歐陽嵩。

是陳長青，丐帮的長老。

歐陽嵩心頭震動一下，忖道：「難道，他已經認出我是誰了。」

陳長青沒有揭穿他的身份，沒有喝問一聲，只是拳脚如雨，攻了過來。

歐陽嵩無心戀棧，接了幾招，疾奔而去。

陳長青沒有追趕，却行到了池天化的身側，先接上他右肘關節，冷冷說道：「池天化，你還清醒麼？」

池天化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知道，你救了我。」

陳長青道：「老叫化不該救你的。」

池天化道：「你要我如何報答。」

陳長青道：「我想知道什麼人？暗襲『迎月山莊』，什麼人擄走了宗一志？」

池天化道：「這件事，請恕在下，無法回答。」

陳長青道：「你不敢說？」

池天化道：「我只能告訴你，那晚上，我也是夜襲迎月山莊的兇手之一。」

陳長青道：「哦？」

池天化接着道：「別的事，恕我無法奉告了。」

陳長青沉吟了一陣，突然舉手一招，兩個中年叫化子應手行了過來。

陳長青低聲吩咐了兩個中年叫化子幾句，兩人取出一方墨帕，蒙上了池天化的眼睛，裝入一個麻袋，抗了起來，快步而去。

目睹兩人去遠，陳長青才低聲說道：「楚公子，請出來吧！」

原來，楚小楓並沒有跟着歐陽嵩一起離去，歐陽嵩轉身奔逃時，楚小楓却借機躲入了一塊山岩之後。

應聲行了出來，笑一笑，道：「見過陳老前輩。」

陳長青歎口氣，道：「小楓，你師娘思念一志，又擔心你的安危，他已經和我提出兩次，希望你回去。」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就目下看來，歐陽嵩確然已沒有什麼價值，他對池天化瞭解的太少，也不知道一志師弟現在藏身何處？」

陳長青道：「池天化呢？他是不是知道內情？」

楚小楓道：「現在看起來，他好像是唯一知曉內情的人，歐陽嵩，喬飛娘等，都不過是受他的利用罷了。」

陳長青道：「歐陽嵩也是老江湖了，江湖上出了名狡滑人物，怎麼會受人利用呢？」

楚小楓道：「池天化也許能回答這個問題。」語聲頓了一頓，接道：「池天化很怕死，但也很狡滑，除非，你能使他相信，對他確有好處，保障，他才會說出一些內情。」

陳長青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咱們走吧！」

楚小楓道：「不！我還要回到歐陽嵩的身邊去。」

陳長青道：「爲什麼？你不是說他沒有什麼價值麼？」

楚小楓道：「喬飛娘也許會知道一點蛛絲馬跡，不知道歐陽嵩會用什麼手段逼她說出來，我得聽聽去，這幾年，別再去打攪龍翔布莊，如果發現不出什麼新綫索，三兩天我就回去了。」

也不容陳長青再說話，轉身疾奔而去。

他故意繞了一些路，而且，作下了不少的記號，以備需用。

回到龍翔布莊，歐陽嵩早已把喬飛娘給撈了起來。

兩個人對坐在廳中。

楚小楓氣喘不息，閃身入廳。

歐陽嵩道：「林玉，你怎麼逃出來的，丐帮去了不少的人吧？」

楚小楓道：「不少人，我看到他們把池天化裝入一個麻袋中帶走了。」

歐陽嵩道：「那你怎麼跑出來的？」

楚小楓道：「弟子沒有跑，我一跑準被他追上。」

歐陽嵩道：「那你是……」

楚小楓道：「弟子就地躲了起來，等他們離去了之後，我才走的。」

歐陽嵩道：「不錯，這也是一個辦法。」

目光轉到喬飛娘的臉上，冷冷道：「你沒有說對，林玉沒有背叛我，背叛我的是你。」

喬飛娘抬頭望了楚小楓一眼，欲言又止。

楚小楓道：「喬老前輩，有什麼盡管請說，我來自丐帮，難免你心中也有些多疑，不過，我可以解說清楚。」

喬飛娘笑一笑，道：「林玉，你剛才沒有回來，我是說了你兩句，但你回來了，那證明我的看法錯了。」

歐陽嵩冷笑一聲，道：「飛娘，你可是看我收了一個好徒弟，內心中，一直有些不舒服，千方百計的，想使我們師徒分開，是麼？」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可否讓弟子說幾句話？」

歐陽嵩道：「好！你說吧。」

楚小楓道：「師父，喬前輩，弟子覺着目下情形，已不是兩位意氣之爭的時候了。」

喬飛娘道：「說的是啊！這時刻，什麼辰光了，你師父還是一個勁的跟我過不去。」

楚小楓道：「師父，不論喬前輩和池天化之間，有些什麼交往，但他和師父相處，已經快近十年了，池天化那小子精的似鬼一樣，如何會信得過他？」

歐陽嵩道：「林玉，你不知道這位喬姑娘，滿口飛花，能把死人說活。」

楚小楓道：「喬前輩雖然極善口才，但池天化不是輕易說動的人，師父今天動了他，他

一定會懷疑到你是和喬前輩聯手而爲……」

歐陽嵩接道：「林玉，你……」

喬飛娘霍然站起身子，接道：「你們殺了池天化。」

歐陽嵩本來想喝止楚小楓不要他說下去，他相信池天化絕對聽不出他的聲音。

但他聽到了喬飛娘的驚呼之聲，立時住口不言。

他久走江湖的人，一聽之下，已然明白了楚小楓的設計，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會套出喬飛娘內心中很多的隱密。

果然，喬飛娘急急的接口說道：「糟了，糟了……」

歐陽嵩道：「什麼事情糟了？」

喬飛娘道：「你是不是殺了池天化啦！」

楚小楓道：「師父本來想殺死池天化的，但他却被丐帮中人及時救走。」

喬飛娘道：「及時救走，那就更糟了。」

歐陽嵩道：「爲什麼？」

喬飛娘歎息一聲，道：「你認爲，襄陽城中，只有池天化一個人麼？」

歐陽嵩道：「他們的人，都已離去，眼下，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麼？」

喬飛娘搖搖頭，道：「你不知道，他們還有一些人，留在襄陽。」

歐陽嵩道：「在那裏，都是些什麼人？」

這正是楚小楓要知道的事，凝神傾聽。

只聽喬飛娘說道：「我不知道。」

歐陽嵩道：「妳不知道……」

喬飛娘接道：「不錯，池天化這小子口風之緊，就算是久走江湖的人，也無法相比，我知襄陽城中，仍有他們的人，還是由他一句無意之言中聽得，但他立刻警覺，就沒有再說下去。」

楚小楓道：「這個，只怕是他故弄玄虛的吧？」

喬飛娘道：「你憑什麼作此推斷？」

楚小楓道：「我憑兩件事，一是，池天化身中毒傷，竟無人趕去助他，第二是丐帮中人，把他刼去，也沒有見人出手救他。」

喬飛娘道：「你怎知那些丐帮中人，不是他的人改扮的。」

歐陽嵩道：「那個人是陳長青，丐帮中長老。」

楚小楓道：「我可以爲師父作證，那人是陳長老。」

喬飛娘道：「唉！丐帮擒去了池天化，那是非逼到他們出手不可了。」

楚小楓心中一動，回頭望着歐陽嵩道：「師父，江湖之上，那來的這一股神秘勢力，連師父，和喬前輩都不知道。」

歐陽嵩道：「這等隱密的行踪，江湖上也是絕少見聞，除了池天化這小子之外，都不肯露出本來面目。」

楚小楓道：「他們在逃避什麼？」

喬飛娘道：「他們在逃避春秋筆。」

歐陽嵩道：「春秋筆？」

楚小楓也聽師父談過春秋筆，但他知道的太少，忍不住插口問道：「春秋筆？那是什麼人？」

歐陽嵩道：「是一支筆，一支普普通通的毛筆……」

楚小楓接道：「那有什麼可怕？」

歐陽嵩道：「可怕的很，一支劍，可以取人性命，但春秋筆殺死的，却是一個人的聲譽，一個人的靈魂。」

楚小楓心中暗道：「看來，就算是很壞的人，也有羞恥之心。」

口中却說道：「有這麼厲害？」

歐陽嵩道：「林玉，一個人死了，那就一了百了，但春秋筆却不會要你的命，他把你公諸武林，一筆記下，那就百口莫辯，春秋筆下的人，不但好人要殺你，壞人也要逃避你，那等於在你臉上刻了一個招牌，一個洗不去，抹不掉的招牌，使你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覺。」

楚小楓道：「哦！春秋筆不過是一支筆罷了，但弟子相信，一支筆不會自己寫字，應該是有一個執筆人。」

歐陽嵩道：「這是武林之中，百年以來，一直無法解開的隱密，春秋筆十年出現一次，記下了江湖上十年的事情，一秉大公，絲毫不苟，屈指數來，已然八次，還有兩年，就是春秋筆第九次出現的時間，八十多年，春秋筆出現了八次，每一次出現，江湖上就會有一次變動……」

楚小楓道：「什麼變動？」

歐陽嵩道：「沒有人知道春秋筆來自何處，但它却是如萬目萬手，詳細記述了十年來各種事情。」

楚小楓道：「師父，那春秋筆既有執筆人，爲什麼不把他找出來呢？」

喬飛娘突然接口說道：「找出來，談何容易，如是能够找出那個執筆的人，豈不是天下太平了。」

楚小楓道：「其實，也不用太重視那春秋筆的作用。」

喬飛娘道：「怎麼說？」

楚小楓道：「一個人，既然敢殺人，難道，還怕人家叫兇手麼？」

歐陽嵩道：「孩子，你不懂，這種事，很奇怪，江湖罪惡，就像隱藏在黑暗中的垃圾，它不怕髒，就怕太陽一照，孩子，眞正的惡名四揚的惡人，那就算不得眞正的惡人，隱在暗中作惡的人，表面上，却又是浩浩正正的大好人，那才是眞正的惡人，八十年來，春秋筆出現了八次，一次比一次震動人心，遠的不說了，八年前春秋筆第八次出現，揭開了十件江湖大惡，事實經過，寫的歷歷如繪，逼死兩個大門派的掌門人，使江湖上七個俠名卓著的人，暴露了本來面目，無顏見人，一死了之，另外却使一個名不見的經傳的年輕人，一夕成名，成了江湖上人人敬重的大俠。」

楚小楓道：「弟子在丐帮中，也聽到了不少江湖事，那個一夕成名，是什麼人，怎麼弟子沒有聽過。」

歐陽嵩道：「那人叫薛山嵐，天心劍，薛山嵐。」

楚小楓道：「哦！原來是他。」

喬飛娘道：「薛山嵐一夕成名，事情不大，但却招惹起了很多人羣起效尤，都希望能够學他，一夕間成名武林，名利雙收。」

楚小楓道：「這個，倒也難怪……」

喬飛娘接道：「哼……這就弄得不少小伙子，苦練武功，事成了，專門和武林道上的人作對。」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欲言又止。

歐陽嵩冷冷地說道：「孩子，你在歎什麼氣？」

楚小楓道：「我在想，既然有春秋筆這樣的人物，爲什麼還有池天化這樣的人？」

歐陽嵩道：「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了春秋筆，揭發了罪惡，却把罪惡逼到了更隱密的環境中去。」

楚小楓突然一笑，道：「師父，咱們怕不怕春秋筆？」

歐陽嵩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咱們談不上怕，但如春秋筆在上面記了一筆，那倒也是一件很煩惱的事。」

楚小楓道：「師父，你看弟子背叛丐帮這件事，將來會不會落在春秋筆的手中。」

歐陽嵩笑一笑，道：「像我這身份，春秋筆還找不上，何況是你，不過，這種事，要是被春秋筆碰上了，也許會順手記上一筆。」

楚小楓道：「那豈不是要被江湖人所不齒了。」

喬飛娘道：「春秋筆可怕之處，也就在此了。」

楚小楓道：「唉！這支春秋筆實在討厭，江湖中那樣多大豪英雄，爲什麼沒有人找出來把他殺了？」

喬飛娘道：「哼！殺了，你說的倒是容易，八十多年來，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春秋筆，但却從來沒有一個人找到過他。」

楚小楓道：「這春秋筆，既是如此的愛管閑事，難道還不好找麼？」

喬飛娘道：「可怕的，也就在此了，那春秋筆雖然是記述江湖上的善惡，但那執筆人，從來不捲入江湖的恩怨之中，他可能就在你的身側，但他隱藏的太好，沒有人能發覺他。」

楚小楓道：「唉！這麼說來，這個人很神秘了。」

喬飛娘道：「神秘極了，百年之中，從沒有一個人，發覺春秋筆是個什麼樣子人物？」

楚小楓沉思不語。

喬飛娘說道：「林玉，你這小子，人很機靈……」

楚小楓接道：「喬前輩，你誇奬了，我現在就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歐陽嵩道：「哦，什麼事？」

楚小楓道：「那春秋筆，已經在江湖上出現了八十多年，難道那執筆人，已經活了一百多歲？」

歐陽嵩一怔道：「這件事，我倒是沒有想過！」

喬飛娘道：「我想，這不會是一個人，大概，他也有傳人吧！」

歐陽嵩點點頭，目光轉到喬飛娘的身上，說道：「飛娘，咱們不談春秋筆的事了，武林中，只有這一支筆，未必就會叫咱們那麼巧碰上……」

語聲一頓，接道：「還是談談池天化吧！你對池天化還知道好多？」

喬飛娘道：「唉……你一定要信任我，池天化這小子，雖然很狡猾，但我相信，我還能鬥得了他……」

歐陽嵩接道：「那是說，你化的工夫還不够了，難道要老子多戴幾次綠帽子才行？」

喬飛娘對歐陽嵩心中似是已經生出了畏懼，不敢再出言頂撞，吁一口氣，道：「別說的這樣難聽，我套不出池天化心中之密，可能不是他不肯說……」

歐陽嵩接道：「那又是爲了什麼？」

喬飛娘道：「好像有一種力量束縛着他，使他不敢說了。」

歐陽嵩道：「哦！」

楚小楓突然接道：「師父，弟子有一種奇怪的想法，不知道該不該說？」

歐陽嵩道：「你說吧。」

楚小楓道：「是不是池天化也不知道太多的內情？」

歐陽嵩怔了一怔，道：「這個，不太可能吧……那晚上攻襲迎月山莊一批人，大都是他帶來的。」

楚小楓道：「師父，那些隱在暗中的人，如是有意的逃避春秋筆，自然是盡量不讓人知道他們眞正身份，池天化公開活動，也許，他們不會讓池天化知道的太多。」

歐陽嵩道：「這也有道理。」

喬飛娘道：「林玉這麼一說，連我也有些懷疑了，如是他知道的很多，相信我會多套出一些內情了。」

楚小楓道：「師父，聽你和喬前輩的口氣，兩位都被他利用了？」

歐陽嵩道：「這才叫陰溝裏翻船，唉！我走了數十年的老江湖，想不到栽倒在一個後生小子手裏！」

楚小楓道：「師父，丐帮是個很龐大的組合，聽說丐帮帮主，已然親到襄陽，必然會帶來文丐任奇……」

歐陽嵩接道：「文丐任奇，聽說這個人，博古通今，是丐帮中運籌帷幄的人物。」

楚小楓道：「是！」

歐陽嵩道：「你是說文丐任奇，能够查出那池天化的來路！」

楚小楓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從來沒有見過文丐任奇，也沒有見過帮主，我只是聽人說過，他是丐帮中才慧最高的人。」

歐陽嵩道：「不錯，這個人在江湖上的名氣很大，但他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武林中人，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大名，但却大都沒有見過他。」

楚小楓道：「師父說的是，就是丐帮中人，也很少見到任長老。」

歐陽嵩道：「聽說他不會武功？」

楚小楓道：「弟子在丐帮中職位卑小，對於任長老的事，知曉不多，這些，都是聽人家說的。」

喬飛娘道：「也不要太高估那位文丐任奇的能耐，我滿口飛花，飛不出池天化那小子的底細，只怕，文丐任奇，也一樣問不出什麼名堂。」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師父，其實，這件事發展到現在的境界，池天化的底細，用不着咱們再費心了！」

歐陽嵩道：「這小子，許給了咱們很多願，一個也沒有還，偷鷄不着蝕把米，不但被他騙了，而且，還被他把咱們都玩在股掌之上，挖不出他的底子，實在叫人不甘心。」

楚小楓道：「師父，如若那池天化很重要，自然會有人救他，如是沒有人救他，那就說明了，池天化也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脚色。」

歐陽嵩道：「對啊！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

喬飛娘道：「是啊！這襄陽城中，既然留有他們的人，池天化落在丐帮手中一事，他們自然早知道了。」

歐陽嵩哈哈一笑，伸手拍拍楚小楓的肩頭，笑道：「林玉，看來，三五年後，你就靑出於藍了。」

喬飛娘道：「這小子，如若眞是虛幌的一招，那可就把咱們騙苦了。」

歐陽嵩道：「飛娘，妳一向自信口能飛花，騙術高明，這一次，算是把跟斗栽到家了，眞是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喬飛娘臉色漲紅，但似又不敢發作。

楚小楓低聲道：「師父，喬老前輩還有穴道沒解麼？」

歐陽嵩道：「不錯啊，她如是沒有幾處穴道被點，早就撒起波了。」

楚小楓道：「師父，應該解了喬前輩的穴道了。」

歐陽嵩道：「爲什麼？這女人的厲害，你還沒有見過，要師父落在她的手中，至少，要把我整的慘過十倍。」

喬飛娘道：「我幾時整過你了。」

歐陽嵩道：「還不够，池天化那小子不是你給引見的麼，妳賠上了身體，給老子弄了一頂綠帽子戴，但妳問出了什麼？」

喬飛娘閉上嘴吧，不敢多言。

楚小楓道：「師父，照弟子的看法，喬前

輩還是向着你的，他對付池天化不過是權宜之計，那小子又奸又滑，實在不好對付……」

語聲一頓，接道：「師父，你和喬前輩搭檔了好多年，彼此患難相共，何苦爲這一點事，鬧的翻臉絕交呢？」

歐陽嵩怔了一怔，道：「倒也有理。」

突然哈哈一笑，接道：「飛娘，我想通了，我認識你時，妳已經不是好人，自然，不能要求妳三貞九烈……」

掌指揮動，解了喬飛娘身上的穴道。

喬飛娘伸展了一下雙臂，道：「歐陽嵩，這一次，你整的我很够瞧的。」

歐陽嵩道：「妳心中記恨了。」

喬飛娘笑一笑，道：「沒有，我心中反而很高興，我沒有想到你還有這樣大的醋勁，那是證明對我挺認眞了。」

歐陽嵩哈哈一笑，道：「這十多年來，對你都是假的麼？」

喬飛娘道：「是眞是假，我就不知道，不過，現在，我知道了，你這樣妬我和池天化的來往，好像是很認眞的。」

歐陽嵩道：「過去的事，不用談了，今後，你要學着守些婦道。」

喬飛娘點點頭，笑道：「以後，我會去學着遵守三從四德。」

歐陽嵩道：「我只要妳遵守一德，也就行了。」

喬飛娘道：「我知道，我會改過來，綠帽子雖不壓人，但對一對有情的男女，却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担。」

歐陽嵩道：「飛娘，想不到妳還知道這麼多事？」

楚小楓心中暗道：「這一對無恥男女，談的倒是津津有味，也不怕別人聽得嘔心。」



楚小楓飛身上屋避過釘梢的丐帮弟子。

心中念轉，口中卻緩緩說道：「師父，眼下最重要的事，好像是應該設法去探聽一下丐帮的行動，是不是眞有人去救天池化？」

歐陽嵩道：「對！咱們應該想法子探聽一下。」

楚小楓道：「問題是咱們要如何探聽？」

歐陽嵩道：「這個，實在是一件很爲難的事。」

喬飛娘道：「林玉，我和你師父，如若失去了池天化的支持，决無法和丐帮對抗，何況，還有排敎中人？」

楚小楓道：「師父，喬前輩，我想一想，池天化也許眞的有股隱密的力量，在支持着他，像夜襲無極門那批人……」

歐陽嵩接道：「說來，也是奇怪，那麼多的人手，還帶着了幾個無極門的人，怎麼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跡。」

楚小楓心中暗道：打到點子上了，但他不敢多問，歐陽嵩，喬飛娘，都是老江湖了，欲速則不達，只要稍爲一露急象，就可能會使兩人動疑，所以，他在靜靜的等着。

果然，喬飛娘說道：「他們如若在陸路上走，很可能逃不過丐帮的耳目，水路上，有排敎中人，這水陸上兩個最大的江湖組合，耳目遍佈，那些人又怎能逃過監視。」

楚小楓道：「莫不是他們還留在襄陽。」

歐陽嵩道：「這個，也並非全無可能。」

楚小楓道：「弟子覺着，他們如若還留在襄陽城中，池天化也許知道，這就有兩個可能了。」

喬飛娘道：「林玉，你說說看，那兩個可能？」

楚小楓道：「一個是，他們會想法子打救池天化，一個是殺他滅口，那就要看池天化在他們心目中的份量了。」

喬飛娘目光一掠歐陽嵩道：「我瞧，這件事，咱們不用管了。」

歐陽嵩道：「妳覺着咱們應該如何？」

喬飛娘道：「三十六計，走爲上策，咱們惹不起丐帮，也惹不起排敎，不論那一方面找到咱們，都是個不了之局。」

歐陽嵩道：「嗯！說的也是。」

目光轉注到楚小楓的身上，接道：「林玉，你看，咱們走得了麼？」

楚小楓道：「機會不大，丐帮襄陽分舵，已經全數出動，分守在各處要道之上，水路上，更是嚴密無比，生翼難渡……」

歐陽嵩接道：「難道咱們就這樣坐以待斃不成。」

楚小楓歎口氣，道：「除非，咱們能把自己改扮的叫他們完全認不出來！」

歐陽嵩沉吟了一陣，說道：「這個機會不大。」

喬飛娘沉吟了一陣，道：「我倒有一個主意，不知是否能行得通？」

歐陽嵩道：「說說看！」

喬飛娘說道：「用棺材，咱們躲到棺材裏去？……」

楚小楓心中一動，這倒是一記絕招，丐帮中人，絕不會打開棺材瞧看。口中却說道：「買棺材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還要有孝子隨行。」

喬飛娘道：「不是買，咱們找一個人眞的混入棺材中和死人躺在一起，另外兩人，混入孝子行列之中。」

楚小楓忖道：這辦法眞還不錯，虧他想得出來。

口中却說道：「這要得先找到死人，而且，還要在近日出殯。」

喬飛娘道：「襄陽城這樣大，怎麼會找不

到一個死人？」

楚小楓道：「問題是丐帮中的耳目，他們在城中只怕佈有不少耳目，咱們如何找到有死人的地方，而又不爲丐帮中人發覺，只怕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喬飛娘道：「就算是要冒險吧？也冒的很值得。」

歐陽嵩道：「這法子不錯，目下丐帮，排敎，在水旱兩路，佈下了天羅地網，咱們要離開襄陽府，只有用飛娘這個辦法，才有離開這裏的希望。」

楚小楓道：「師父，難道咱們不要打聽池天化的隱密了。」

歐陽嵩道：「現在，顧不得這件事了，池天化不可信任，咱們又無法和丐帮及排敎中人對抗，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早些離開這裏了。」

楚小楓道：「師父說的是……」

喬飛娘接道：「林玉，你想想看，咱們這三個人，誰應該去找那一家死了人？」

楚小楓苦笑一下，說道：「自然，應該弟子去了，我在這裏住了很久，地方熟，容易辦事！」

喬飛娘回顧了歐陽嵩一眼，看他有沒有反應，緩緩接道：「對！林玉，這件事應該你去，但不知你要幾時動身。」

楚小楓道：「好像現在就應該去了。」

喬飛娘道：「林玉啊！你要小心一些。」

楚小楓道：「好！我會小心，决不會連累到師父跟喬前輩。」

歐陽嵩輕輕吁一口氣，道：「林玉，你有把握麼？」

楚小楓道：「有事弟子服其勞，沒有把握也得去一趟。」

喬飛娘道：「歐陽兄，看來，你收這個徒弟實在是不錯。」

楚小楓道：「喬前輩誇奬了。」

喬飛娘道：「林玉，來！我替你改扮一下，不能讓他們瞧出你來。」

楚小楓很隨和，點點頭行了過去。

喬飛娘帶着楚小楓行入了一間雅室，狗不改吃屎，雙手抱住了楚小楓的臉，親了一下，才動手替他改裝易容。

楚小楓出來時，完全改變了一副模樣，藍衫，富履，但原本紅裏透白的一張臉，現在却變成了一片淡黃，看上去約三十左右。

喬飛娘笑一笑，道：「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就算襄陽分舵主看見你，也不會認識。」

楚小楓笑一笑，道：「喬前輩的易容之術，晚輩自然是相信得過。」

一抱拳，轉身而去。

望着楚小楓的背影，喬飛娘輕輕吁一口氣，道：「你這個徒弟，實在不錯，小小年紀，却有着一種久歷滄桑的沉着，唉！看他那種輕淡生死，舉重若輕的神情，實在叫人羨慕。」

歐陽嵩道：「說的也是，他那份臨危不亂的沉着，似乎連我們都得遜他三分……」

喬飛娘道：「你對他動了懷疑？」

歐陽嵩道：「出了常情之外，自然是值得懷疑了。」

喬飛娘道：「我的看法倒是和你有些不同了？」

歐陽嵩道：「怎麼說呢？」

喬飛娘道：「他初來之時，我是對他有些懷疑，但現在，我倒覺着他……」

歐陽嵩接道：「怎麼樣？」

喬飛娘道：「用不着再懷疑他什麼了。」

歐陽嵩道：「爲什麼？」

喬飛娘說道：「你想想看，他如是丐帮派來這裏的人，你剛才，就逃不回來，他如果要出賣咱們，似乎是早就出賣了，用不着再等下去。」

歐陽嵩點點頭，嗯了一聲。

× × ×

且說楚小楓離開了龍翔布莊之後，一路上仔細觀察，發覺巳有不少人，在暗中包圍了布莊。

包圍的人，不全是丐帮中人，這顯然，另有生力軍加了進來。

但這包圍的很有技巧，都遠在數十丈外，布莊中人，很難感覺得出來。

這些人，楚小楓一個也不認識。

很快的，楚小楓發覺有人釘了上來，立時折轉入一條巷子之中。

那是個身着青衣頭戴瓜皮帽子的年輕人，一看楚小楓折入一條小巷中，快步直衝上來。

楚小楓一提氣，飛過了一座屋脊之後，眼看那人，快步奔出小巷。

擺脫了追踪之人，楚小楓折回原處，但却未料到，巷口處早巳站了兩個叫化子。

一個四十多歲的叫化子，打量了楚小楓兩眼，道：「朋友是龍翔布莊的人？」

楚小楓點點頭，道：「是！」

中年叫化子道：「你是想在大街上衆目睽睽之下和咱們動手呢？還是準備跟隨咱們離開這裏？」

楚小楓道：「我跟兩位走！」

兩個叫化子一前一後，把楚小楓挾在中間，向前行去。

楚小楓被帶入了不遠處一座宅院中，兩個叫化子突然出手，一左一右的抓住了楚小楓行入大廳。

楚小楓沒有掙扎，也沒有抗議，被拉入大廳。

大廳中坐着三個人，陳長青、白梅，和一個身體枯瘦的老叫化子。

三個人中，兩個熟人，楚小楓的心定了下來。

只聽那中年叫化子沉吟說道：「回報長老，這小子是龍翔布莊中出來的。」

陳長青哦了一聲，道：「放開他，你們快去守住原來的位置，歐陽嵩、喬飛娘，奸滑的很，稍有疏忽，就可能被他們溜了。」

兩個叫化子放開楚小楓轉身而去。

望望楚小楓，陳長青緩緩說道：「說吧！你叫什麼名字？」

楚小楓道：「晚輩楚小楓！」

白梅一怔，道：「小楓，是你。」

他巳聽出了楚小楓的聲音。

陳長青道：「咱們昨夜才分手，怎麼又改了樣子。」

楚小楓道：「他們要我出來，勘查、安排一下逃走的路綫，方法。」

陳長青道：「那龍翔布莊中，都還有些什麼人？」

楚小楓道：「歐陽嵩和喬飛娘……」

語聲一頓，接道：「陳前輩，那池天化招了什麼沒有？」

陳長青道：「這小子口緊的很，問不出一句話。」

楚小楓這才回過頭，對白梅躬身一禮。

那身體枯瘦的老叫化子，輕輕咳了一聲，道：「這一個，就是你們說的楚小楓了。」

白梅說道：「啊！小楓，快去見過皇甫前輩。」

楚小楓急急轉過身子，撩衣拜倒，道：「末學晚進楚小楓，拜見前輩。」

陳長青沒有阻止楚小楓的大禮拜見，白梅也沒有阻，皇甫度只好揮揮手，道：「起來，起來。」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偵騎（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章福霖在殷維九手上奪獲價值連城的一盒珠寶後，殷維九交予唐標清、小桃兒二人處理，他剛走出殷府，便爲鐵慶國率隊截住，章福霖在鐵慶國耳邊說了幾句話，竟把鐵慶國欲進入殷府查究的行動阻住了。唐標清脅誘殷維九前往保安隊辨認自稱白大爺的人是眞是假，當殷維九確認那人是眞正的白大爺之後，誘唐標清和小桃兒押着殷維九悄悄退出保安隊，最後，他們要殷維九說出當年收買他三粒東珠的人是誰，殷維九堅不肯說，他認爲說不說都是死路一條，已是必死，倒不如固守江湖道義還要好些——

驚濤衝石壩　鐵腕捉奸徒

小桃兒半晌沒吭氣，這時又忍不住開口了：「殷大爺！如果你想死，我們就乾脆處決你吧！」

殷維九輕輕地笑了起來：「二位！眞象已經從你們嘴裏說出來了，現在再來唬我，我會相信嗎？」

「小唐！他既然不信，就給他瞧眞章。」

唐標清果眞聽話，立刻就拔出了一把鋒利的匕首。

殷維九雖然表面上很鎭定，心頭還是很恐慌，因爲他實在摸不透這兩個人眞正動機到底是什麼？

小桃兒冷冷地說：「殷大爺！現在開口還來得及。」

「我懷疑一件事。」

「何事？」

「你們眞敢在保安隊的隊部殺人嗎？」

「絕對敢！」唐標清狠狠地說：「你任何時候都可以張嘴大叫，但我可以在你發出聲音之前刺穿你的心臟。」

殷維九以很謹慎的目光打量唐標清，顯然想分辨這句話的眞假；月色黯淡，他實在也難以看清對方的臉色。

小桃兒以勸慰的口氣說：「殷大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人有走運時，也有晦氣的時候。走運時就揚眉吐氣，晦氣時就不妨忍着點。殷大爺，你低低頭就過去了，又何犯着要大爺脾氣呢？」

「唐兄弟！」殷維九的氣勢又較弱下來：「要我低頭我就低頭，不過，我得問問，這眞是最後一個問題嗎？」

「殷大爺！我說話絕對算話就是。」

「那我就告訴你，收買那三顆東珠的人是秦康元。」

「是他！」小桃兒與唐標清同表一驚。

「沒錯。」

「殷大爺！」唐標清追問了一句：「你可以對質嗎？」

「當然可以。」

唐標清擺擺手，說：「殷大爺！你可以走了。」

「唐兄弟！容我問一句，以後我再也沒有麻煩了嗎？」

「沒有了。」

殷大爺深深吸了一口氣，那神情，就好像甓得太久透不過氣來似的，然後才轉身緩步離

去。

他才向前走了三步，唐標清就飛快上前，掄掌如刀，猛力切在殷維九的後頸窩上，這一掌，少說也有百兒八十斤的力量，殷維九身子一軟，立刻踣地不起。

小桃兒掏摸出預先準備的細麻繩，將殷維九綑了一個四馬鑽蹄，繩子的另一端還拴上了院落中一根樹幹上。

她又從身上摸出一塊硬紙片，紙片切裁三角刀的形狀，如同死囚插着的標籤，上面寫着兩行字——命案兇犯殷維九。保安隊隊長鐵慶國查收。標籤插上了殷維九的後領。實在難以想像，這竟然是一件禮物。

唐標清向小桃兒打了一個手勢，然後悄然逸去。

在朱家大院的西頭有一座馬圈，主人多年不玩馬，早就將這裏廢棄了。鐵慶國將這裏加上了粗大的木柵，改成了臨時囚押人犯的牢房，秦康元等人就關在這裏。

院子裏有蚊蚋侵人，而且夜深露重，看守的人貪享受，就將櫈子搬到長廊下，抱着槍桿衝盹兒。

當唐標清重實的鐵掌敲在他的後頸窩上時，他還在那兒大作其春秋夢哩。

唐標清從昏厥的看守者的身上摸出牢房的鑰匙，提起馬燈走過去。一面開鎖，一面輕喊着：「秦康元？」

一個人影立刻來到牢房的門前。

唐標清看也不看，打開門，又說：「隊長提堂。」

秦康元走出了牢房，他顯得很安份，沒有一點兒趁機逃走的意思，也許他認爲自己根本就沒有罪。

唐標清鎖上門揮揮手說：「請走吧！」

秦康元走在前面，唐標清在後面跟着。

穿過長廊，再往前走，就是鐵慶國問案的屋子，左轉，就是通過側院走向側門，在轉角處，唐標清突然快步上前，右手搭上了秦康元的肩頭，冷叱一聲：「站住。」

「怎麼啦？」秦康元免不了一楞。

「左轉，悄悄地跟着我走，如想妄動就沒命。」

「怎麼啦？老大？」秦康元倒還沉得住氣。「你要帮我逃獄？那可就沒事變大事啦！」

「春秋萬兒！要活命就聽話兒。」

（註：秦字係春一半，秋一半的組合。江湖人稱姓秦的爲之春秋萬兒。）

秦康元是兔子他爹——老跑的。一聽這句話，就知道背後這個人不是眞正的獄卒了，而且，肩膊頭上那隻手也告訴他，背後這人不好對付，於是，他悶不吭聲地聽命照辦，左轉彎，向側院緩步走去。他是個不吃眼前虧光棍。

小桃兒還站在樹蔭下等候着，這時，唐標清又向她打了一個手勢。然後，押着秦康元離開了朱家大院。

× × ×

殷府的門前雖然有許多人，却沒有半點聲響。這時，鐵慶國所帶來的人已經分散開來，或坐，或站，有的甚至抱着槍桿衝盹兒，沒有絲毫緊張氣氛存在。

只有鐵慶國和章福霖還精神奕奕地站在殷府門前。

「章老弟，還要等多久？」鐵慶國的話聲打破了寂靜。那盒珠寶雖不重，但他却從右手換到了左手中。

「快了。」章福霖的語氣很穩定。

「章老弟，說句你不要見怪的話，我對於你的身份到現在還是將信將疑。以往，省城偵緝隊若是要派人到縣裏來查案，總會出封公文，並要求縣保安隊協助。你老弟却是平空一句話，教我怎麼能信呢？你倒說說看。」

「鐵隊長，說起來倒也眞是教人難信。只因爲這件案子太大，數十萬元的贓物，殷維九在地方上又是大戶。隊長莫見怪，咱們怕他跟縣保安隊有勾結，事先通知，怕走漏風聲，所以就派我悄悄來了，到必要時再向鐵隊長表明身份。」

鐵慶國道：「章老弟，你的話合情，合理，問題是……」

「鐵隊長，珠寶在你手裏，人在你面前逃不掉，也飛不脫，你難道還有什麼顧忌嗎？」

鐵慶國啞然了，他委實不該有什麼顧忌。沉默半晌，鐵慶國又問：「你說四條命案都是殷維九作的。」

「應該這麼說，殷維九是前三條命案的唆使者，眞正的兇手是萬風堂，萬風堂是被殷維九殺害的。」

「萬風堂已死，四件命案都落到殷維九的頭上了，可是……章老弟，審案定罪都是要憑據的。」

「合理的推斷，再加上殷維九的自白，足够了。」

「章老弟，你也辦過案，犯人是隨時會翻供的。」

「放心，我在離去前，會將這件事交待得清清楚楚。」

二人談到這裏，突見一個人從東頭上快步跑來。

那個來人是小桃兒，章福霖却是絲毫不動聲色。

「是誰？」鐵慶國喝問一聲。他的人也紛紛持槍相對，嚴陣以待。

「章爺！」小桃兒氣喘吁吁地說：「已……經妥啦！」

「人呢？」

「送到隊上去了。」

章福霖轉過身來對鐵慶國說：「鐵隊長！殷維九在隊上，你趕緊去連夜審問，問不出話，我再來。」

「你要上那兒去？」鐵慶國的神色有些猶豫。

「我的案子還有一條尾巴拖着哩。」

「那麼，這盒珠寶……？」

「鐵隊長！這盒珠寶暫時交貴隊長保管，日後由貴隊送到省城去，或者咱們派人帶公文來領取都行。」

「好吧！就這麼辦吧。」鐵慶國顯然放心了。

「鐵隊長，還有一件事要向你說明。」

「什麼事呀？」

「那個姓白的人暫時還不能釋放。」

「爲什麼呢？」

「鐵隊長，不管是你辦的命案，還是我辦的這宗追贓案，他都是個關鍵性的人物。不過，你最好暫時不要問他，免得他有了驚覺，想好供辭，就難以對付了。」

「章老弟，你現在就要回省城嗎？」

「不，我的案子還沒有辦完全，而且，殷維九那邊還需要我指證，大概天明的時候我會到隊上來。」

「章老弟，你還需要我派人支援嗎？」

「用不着，我自己就够對付啦！」

「好吧，祝你順風，我在隊上等你。」

鐵慶國走了；毫不起疑地走了，那盒珠寶似乎就是對章福霖的保證。這個世界上，金錢好像左右一切。

「章大哥！」小桃兒埋怨地說：「那盒珠寶咱們費盡千辛萬苦才到手，咱們怎麼就輕易交給他呀？」

章福霖道：「小桃兒，妳知道那盒珠寶值

多少錢嗎?」
「一定值很多錢。」
「不見得。」
「哦?」
「看上去璀璨奪目，其實價值並不高，充其量只值三、五萬塊大洋，要不然，殷維九那肯拿出來?」
「章大哥!三、五萬大洋也不少呀!」
「那不是咱們來到此地的目標。」
「那麼，咱們的目標又是什麼呢?」
「另外三粒東珠，那要值好幾十萬哩!對了!殷維九已經吐實了嗎?」
「說了。」
「收買那三粒東珠的人是誰呀?」
小桃兒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是秦康元。」
章福霖似是未曾想到，不禁深吸了一口長氣。
小桃兒又說:「小唐已經將秦康元從牢裏弄出來，帶同如意賭館，等你去發落哩。咱們快去吧!」
一路上，章福霖沒有說半句話，似乎有什麼問題盤據在他的心頭。
如意賭館的門虛掩着，門口放了一條長板櫈，那是一切安全的信號，顯然是唐標清放置的。
裏面也很安靜，可是，當章福霖推門進去的時候，才發現賭館內能保持如此寧靜可眞不簡單，因爲裏面有十幾個人。除了秦康元在唐標清嚴密的控制下之外，其餘的人都井然有序地站在一邊，誰也沒有吭聲。
章福霖先關上門，然後打了一個手勢。小桃兒和唐標清就像牧羊人驅趕羊羣似的將那十幾個人趕到裏面去了。
偌大的場子裏現在只剩下章福霖和秦康元兩個人了。
「秦老大，你明白是怎麼回事嗎?」
「不明白。」
「當然，你的漏子太多，不知道犯了那一條。」
「章老大，我春秋萬兒，雖然跑的日子不多，招子倒也不算黯，最少，我了解你不是好人。」
「何以見得呢?」
秦康元道:「如果你是好人，怎敢玩刼獄那套把戲?」
「不錯，你的招子很亮，只希望你更亮一點。」
「什麼意思?」
「我問你一句，你答一句，我要什麼，你就趕緊拿出來，你好過，我也好過，要不然，你就看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陽。你心頭一定明白，我姓章的不是好惹的。」
「問吧!」
章福霖道:「殷維九賣給你三粒東珠，有這回事嗎?」
也許是由於章福霖的威脅生效，秦康元的回答很爽快:「有這回事，不過，你老兄也許沒弄清楚，收買那麼大的珍珠我姓秦的還不夠格，買主另有其人，我只是居間介紹，抽份佣金而已。」
章福霖好像在大熱天突然落進冰凉的井水中，如果秦康元所說屬實，那麼，一切夢想都將成爲泡影。
問題是——如何去分辨秦康元的話是眞是假。
當然，從許多情況可以判斷出秦康元的話是眞的。因爲:他如果買得起那三粒東珠，又何必開這家如意賭館?
不過，這個答案不是絕對的。有的人貪得無饜，有了錢還想更多的錢。開賭場正是一條賺錢的捷徑呀!
章福霖鎭定心神，然後才不動聲色地說:「我相信你的話，不過，你總得告訴我，那個人是誰呀?」
「章老大，你是明白人，買這種值錢東西的人都很謹愼，誰也不願引起歹徒的覬覦，張三說是受李四之托，李四說是代王五出面，到底是誰買的，連我也不知道。」
「秦康元!你明明知道，這麼搪塞，是絕對過不了關的。如果你打算拿自己性命鬧着玩兒，你就看着辦吧。」
「章老大，你莫生氣，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是人呢?你想想看，事隔這麼多年，有好多中間人恐怕早已作古了。就是你有耐性讓我循綫去找，只怕都辦不到啦。」秦康元可眞有一套，搶着把話說絕，免得章福霖再往下問。
章福霖自然明白秦康元這番話的眞正用意，套句說書人的辭兒——眞箇是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怒是怒，他可沒發作出來，因爲他深深明白，對付秦康元這種人，用硬招，使狠手段，未必會有什麼效果。
「秦康元!」章福霖緩緩地說:「向你說句老實話，我這回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那三粒東珠，花了那麼多心血，花了那麼多的錢，我肯空手而回嗎?」
「章老大，您吩咐，我該怎麼辦?」
「你總得給我一個交代，是嗎?」
「章老大，不瞞你說，東珠的事實在沒法子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爲了表達歉意，我願意略表孝敬之意。」
章福霖道:「這倒是一句漂亮的話，怎麼個孝敬法?」
「如意賭館不大，開銷也不小，靠我省吃儉用，也攢積了幾文，數目不多，只能貼補一下章老大的車馬川資。」
「多少?」
「這個數。」秦康元豎起三根指頭。
「三十萬大洋嗎?」章福霖故意將數目提高。
「章老大，你太抬舉我啦，三十萬?我這一輩子都沒見過，我是說三萬大洋，在我來說，已經像天般大了。」
章福霖暗暗得意，因爲他的戰術已經逐漸生效了，如果秦康元沒有一筆龐大的財富，他可能一出手就是三萬嗎?而且，章福霖並沒有用嚴厲的手段去逼他呀!
「秦康元，你太客氣了，你說你這一輩子也沒見過三十萬大洋，那分明是欺人之說。殷維九就差你那個數。」
「那只是賭債，討不討得到，那還不一定呢!」
章福霖道:「如果你沒法子要賭債，又何必開賭館?」
「話不是那麼說，——嘿嘿!」秦康元一個勁兒地裝笑臉。「就算是討得到，那也是以後的事呀!」
「秦康元，咱們不用磨菇，若是你打算拿三萬塊錢這個小數目就想將我打發走，你可就大錯特錯啦。」
「章老大!你得替我想想，三萬塊，已經是……」
「秦康元，那三粒東珠是你經手的，值多少錢你是一清二楚的，是嗎?」
「那是當然，三粒東珠的賣價是八十萬大洋。」
「八十萬?那麼，你抽佣了多少呢?」
「居間一成半，有三個人分，我只拿了四萬塊。」
「我來，只爲了那價値八十萬的東珠，你只想以三萬塊錢就打發我走，兩者之間懸殊太厲害了呀!」

「章老大，你既然這麼說……好，我春秋萬兒交你這個朋友，當初我分的四萬塊錢原封不動，再加上幾年來賭館的三萬塊錢，一共七萬，全部孝敬，行了吧?」
章福霖笑着說:「你可眞够意思!」
「章老大，我剛才就把話放明了，誠心誠意要交你這個朋友，你可千萬不能跟我爲難才好。」
「當然，當然，不過，我有一件事很不明白。」
「何事?」
「我既然沒有威脅你，又沒有敲詐你，你爲什麼忙不迭地要拿錢打發我呢?而且出手又是這樣大?」
秦康元不禁一楞，一時答不上話來。
章福霖一字一字用力地說:「那只有一個理由。」
秦康元深深吸了一口氣，仍然沒有答話。
章福霖又接着說下去:「理由只有一個——你希望我盡快離去。你甚至不惜犧牲七萬塊錢。那麼，你一定有更大的利益，所以，我猜想那三粒東珠一定在你手裏。」
「章老大!」秦康元連忙解釋:「你誤會了。」
「秦康元，那麼你自己說吧，爲什麼要孝敬我這樣大一筆錢。這一筆錢有許多人一輩子不吃不穿也存積不起來。」
「因爲我不孝敬你，我就活不成。」
「秦康元，我這樣說過嗎?嗯?」
「你沒有說過，事實上你會這樣作。」
章福霖道:「我的確會這樣作，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秦康元道:「那麼，七萬塊錢可以買我一條命了吧?」
「不行。」章福霖回答得斬釘截鐵。
秦康元道:「章老大!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
「秦康元，你聽清楚:三粒東珠交出來，沒有你的事，我負責教殷維九把家當拿出來賠你。」
章福霖的措辭非常嚴厲，一看就知不是虛聲恫嚇。不過，秦康元儘管軟弱，却不懦種，他緩緩地說:「章老大……你明知道這是辦不到的事情。」
「爲什麼辦不到?」
「因爲收贓的人並不住在本地呀!」
「住在那裏?」
「省城。」
「我不信。」
「章老大，你不信也得信。如果你肯給我一點時間，我或許可以給你一個較爲圓滿的交代。」
章福霖耐性已經不存在了，他沉聲叱道:「不行。」
「不行?」秦康元並無畏懼之色。「您的意思是……?」
「如果你今晚交不出那三粒東珠，就只有死路一條。」
「章老大!你已經下定決心了嗎?」
「不錯。」章福霖說得很用力，他顯然想給予對方更深刻的印象，以便使秦康元就範。
他如此作，並非沒有道理，事實上任何人都怕死，尤其像秦康元這種市井人物一定會更加珍視生命。
不過，有時用一種方法，因爲時，地，人的不同，却經常會出現不同的效果，就拿現在來說吧!
秦康元非但沒有更加畏懼，反而笑了。
章福霖厲叱道:「秦康元，你笑什麼?」
「章老大，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用這種唬小兒的手法來對付我?你應該有更好的方法才對。」
「怎麼?你以爲我是在嚇唬你嗎?」
「難道不是?」秦康元臉上的笑容更加濃厚了。
「秦康元!你爲什麼有這種想法呢?」
「因爲你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你當然會明白利害關係。你殺死我，你將一無所得，如果你讓我活着，最少你可以得到七萬塊大洋，而且以後還有追贓的機會。」
章福霖臉上的猙獰之色突然消失了，陰陽怪氣地笑了起來。「哈哈!幸虧你提醒我，不然，我可就犯了一個不可彌補的大錯啦……好!七萬塊錢拿來吧!」
秦康元道:「章老大，破財消災，這句話不會錯吧?」
「當然。」
「那麼，我破了財，當眞能够消災嗎?」
「放心，我只要收了錢，就不會再來找你了。」
「可是，鐵國慶也不會找我嗎?」
「哦?」章福霖不禁一楞，他的臉色又沉了下來，「秦康元!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明說吧!」
「章老大，你不知道是那兒飄來的幽魂，天將明，鷄一叫，你就會悄然引退，而我呢?還要在這兒待下去，一件唆使殺人的疑案還沒有澄清，現在又加上一條刼獄之罪。章老大，試想想鐵國慶會放我過門嗎?」
「秦康元，你難道就不能一走了之?」
「這塊地很肥，我實在不願走。」
章福霖道:「那麼，我就爲你向鐵慶國打一聲招呼。」
「哈哈……」秦康元突然放聲狂笑起來。
生命在死神的威脅下，秦康元還能無所顧忌地狂笑，這不是有些反常嗎?章福霖簡直以爲自己弄錯了。
沒有錯，秦康元還在笑，而且，是愈笑愈狂。
章福霖只有一個想法:這種笑是陰謀，是詭奇。甚至可能是一個連絡的訊號。
一想到這裏，章福霖立刻採取了行動，他一個箭步衝上前去，一手揪住秦康元的衣領，一手鎖住對方的咽喉。
秦康元的笑聲戛然停止，因爲他再也笑不出來了。
章福霖厲聲問道:「你在笑什麼?」爲了要得到對方的回答，他那隻鎖住咽喉的手稍稍放鬆了一些。
「我笑你並不高明。」
「什麼意思?」
「章老大，你跟我是同樣的一票貨色，都是在這險惡的江湖中討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你比我狠。不過，狠只能致人於死，並不能使自己成富。沒有錢，你照樣活不下去。」
「秦康元，想想你的處境，就不該對我說這些廢話。」
「我比誰都了解我自己的處境，目前，可以說是我這一生中最危險的時刻，破產，坐牢，甚至喪命。因此，我只有低頭屈服，可是，我不願受騙，不願被愚弄。」
章福霖厲聲道:「莫拐彎，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方才說過，要爲我向鐵慶國打一聲招呼……」
「是呀!看在那七萬大洋的份上，我應該這樣作。」
「可是，鐵國慶他會聽你那一套嗎?」

「當然會，因爲我跟他的交情不同。」

「我來本地好多年了，對鐵慶國的爲人非常了解，他是一個絕不徇私的人，只怕你辦不到。」

「秦康元，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呀？我方才不就說過了嗎？因爲我跟他的交情，格外不同……」

「鐵隊長作事是不講交情的。他爲人不但不徇私，而且還非常精明，他絕不受騙。章老大，說到這裏，我可要提醒你一下，整個晚上你來去自如，事事稱心，由頭到尾，鐵隊長的人都沒有出面干涉，只怕不是什麼好兆頭。」

章福霖不禁一楞，揪住秦康元領口的那隻手也不由自主地放鬆了。冷冷地說：「秦康元！往下說吧！」

「章老大，別以爲我春秋萬兒招子不亮，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若說你絕妙的方法唬住鐵慶國，那也只能唬他一時，唬不了永遠，他不是一個輕易就會受騙的脚色。」

「少廢話，快些把七萬大洋拿出來。」

「章老大，破財消災，如果你無法使我消災，我爲什麼要拿錢？章老大！你總得給我一個交代呀！」

章福霖發現秦康元是在跟他泡磨菇拖時間了，不禁怒火上衝，雙眼圓瞪，沉叱道：「你是要死要活？」

若說秦康元不怕，那是假話，但他很能沉得住氣，緩緩地說：「章老大，我很清楚，殺人不是你此行的目的。」

「我的確不願妄殺人，但，我會被迫而殺人。」

「章老大，你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鐵隊長爲人正直，一絲不苟，他絕不會交上你這種朋友。」

「好吧，姓秦的，你既然想找死，我就成全你。」

「章老大，你有把握殺死我嗎？」

「你爲魚肉，我爲刀俎，死活由我。」

「未必。」

「未必？你的人都被禁制住了，你還能怎樣？」

「章老大，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忘了一個人！」

「誰？」

秦康元道：「那個胖胖的百萬富豪，每賭必勝的人。」

「他？」章福霖的確許久沒有再想到他了。「他怎麼樣？」

「他並沒有被你的人禁制，也許隨時都會出現。」

「他出現又能怎麼樣？他胖得連路都走不穩。」

「以貌取人，那就表示你太淺薄了。」

「再說，他只是一個遠道來的賭客，也沒有理由出面帮你的忙呀！」

「章老大，如果我說他是我的朋友，你有什麼感想？」

「我不會相信。」

「如果我說他就是那個收買三粒東珠的人，你又有什麼感想呢？」

章福霖的眼睛瞪得像銅鈴，他吃驚的程度簡直無法形容，但他憤怒的程度也同樣高於頂點。

「秦康元，如果你在說笑話，唬唬人，你就犯下一個天大的錯誤了。你應該了解嚴重的後果。」

「最嚴重的後果也比不上死亡呀！」

「你說，他就是收買三粒東珠的人？」

「不錯。」

「他現在還在客棧中嗎？」

「你應該問他爲什麼跑到本地來。」

「那就請你現在告訴我吧。」

「他早已聽到風聲，聽說有人要找殷維九，所以他才跑來觀察動靜。」

「他來此的目的我已經知道了，那麼，現在請告訴我，他的人在何處？」

「章老大，你是聰明人，你想想看，這件事已經鬧得如此沸沸騰騰，他還會老老實實地躭在客棧裏嗎？」

「秦康元，你有把握當你在危急時他會突然出現爲你解危嗎？」

「沒有把握。」

「可是你方才說……？」

秦康元道：「那只是希望，而且，他也有這個義務。」

「秦康元，你有希望，他也有義務，但是，他有這個本事嗎？」章福霖顯然在作一種試探。

「章老大，老實告訴你吧，靠賭維生，或者靠賭致富的人所擔當風險並不見得比跑江湖的少，因此，他們都有一套防身的絕技，如果他搶主動，那就是有一套攻擊的絕技。章老大，如果你不在意，那就錯了。」

章福霖目光流動，似乎在找尋什麼東西。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只有一隻碗，一隻擲骰子的碗。

他一伸手，將那隻碗抓在手裏，然後用力一甩。

只聽嗆啷一聲，懸吊着的那盞馬燈被砸碎了，在油花飛濺的那一刹那，火光更熾，但很快地就消失了光亮，整個大廳趨於黑暗，大概章福霖認爲如此才有安全感。

「章老大，出什麼漏子啦？」隔室傳來小桃兒的喝問聲。

「沒事，妳跟小唐看緊那夥人就行了。」

「章老大，」秦康元感覺頸項上的壓力加大了，不禁惶恐地問道：「你——你要幹什麼呀？」

「秦康元，你就聽清楚我所說的每一個字，情況演變至此，已經到了玩命兒的階段，你，我，都隨時會遇到殺身之禍，誰最冷靜誰就有活命的機會，希望你能冷靜。」

「章老大，你教我冷靜，而你自己却不冷靜。」

「我已經够冷靜了，要不然，你現在還活着嗎？」

「章老大！你要我怎麼辦呢？」

「帶我去找你的財神爺，當面把事情交代清楚。」

「我當然願意帶你去，可是，上那兒去找他呢？」

「咱們先上客棧，客棧不在再說。」

「好吧！咱們去吧！萬一遇到了保安隊的人……？」

「由我來應付，不過，我要先行打一聲招呼，如果你在途中想玩什麼花樣的話，那你就死得快了。」

秦康元道：「你放心，我不會拿自己性命開玩笑的。」

「走！」章福霖猛力一推，使秦康元身不由主地走了出去。他在身後還以凝重的語氣加以警告：「我身上有槍也有刀，不管任何花樣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秦康元不再說什麼，他大概也知道說什麼也是多餘的。

街上一片漆黑，在天亮前天空特別黝黯，夜風沁人，秦康元與章福霖都有點兒凉颼颼的感覺。

突然，前邊街簷下傳來一聲冷叱：「姓章的！」

秦康元很安詳地在街心站定，他似乎唯恐引起章福霖的誤會而惹來殺身之禍。

章福霖也很冷靜地站在街心，因爲對方既然先開了口，就不會有什麼突擊手段，他也就用不着躲藏了。

對方並沒有立刻現身，仍然站在街簷下。

「誰？」章福霖不得不開口發問了。

「你用不着問我是誰，我問幾個問題，想請你回答。」

「什麼問題？」

「你要把秦康元帶到那兒去？」

「那是我的事。」

「姓章的，我突然出面你大概也明白不是沒有原因的，如果你不回答我的問題，恐怕你會有麻煩。」

「朋友，你不要滿口大話，你連面都不敢照，簡直像鑽洞的老鼠，有種你就亮亮你的寶相金身吧！」

颼！一條黑影自街簷下流竄而出，那黑影快得出奇，越過街心，又落入對街街簷下的陰影中。

「姓章的，我亮相了，你看清楚了嗎？」

「對不住！驚鴻一瞥，沒有看清楚。」

「那是因爲你的觀察力太差，說穿了，也就是你的功力不够。我看，你也就不要跟我較量了。」

「朋友，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要管閒事。」

章福霖道：「你要管，你就管……秦康元！咱們走！」

秦康元倒很聽話，又連忙向前走去。

突然，街簷下又竄出一條黑影……不是一條，是兩條，三條……在颼颼連聲中，四個大漢橫在街心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章福霖心頭一寒，發現情勢已不如他想像中那樣單純了。其中好像有了攪局的人。

他沉聲喝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雙河溝白家堡的人。」那四個大漢同聲回答。

章福霖大吃一驚，是什麼原因使他昏了頭呢？他不是明明知道姓白的帶了一帮人在暗中活動嗎？怎麼自己會忽略了呢？

「白家堡？」章福霖表面上，倒還很鎮定。「我好像跟貴堡沒有來往，也沒有什麼過節呀？」

「姓章的！」又是那個站在街簷下的人開口說話。「你不用裝糊塗！咱們堡主白大爺跟你不是有協訂嗎？」

「不錯，是有協訂。」現在，章福霖總算明白了。原來姓白的是個老江湖，還留了這麼一手伏棋。

「那麼，你遵守協訂了嗎？」

「我是依照雙方的協訂在進行呀！」

「你沒有。」

章福霖道：「你說說看，我那些地方沒有遵守協訂？」

「第一，珠寶到手之後，按協訂你應該交給白大爺，然後由他分配，你却交給了鐵隊長，第二，現在鐵隊長又將白大爺扣住不放人，這明明是你在暗中搗鬼。」

「你老兄不了解實際情況，有許多事情是要臨機應變的。如果照雙方協訂一成不變地進行，準會砸鍋。」

「姓章的，不管你怎麼說，我們認定了你一定圖謀不軌，在耍花樣。」

「要怎樣才能够使你們相信，我並無異心呢？」

「很簡單，只要把這個姓秦的交給我們，你呢？乖乖地回到客棧去睡覺。咱們辦妥了，少不了你那一份。」

「老兄！你知道我帶這個姓秦的上那兒去嗎？」

「當然知道。老實說，咱們沒有不知道的事情。」

章福霖默察情勢，知道自己無法逞勇，只有委屈求全，點點頭說：「好吧！一切照你吩咐去辦就是。」

「姓章的！算你識相……咱們走。」

那四個大漢立刻簇湧着秦康元走了，爲首者，仍然在街簷的陰影下離去，他顯然不願意在章福霖面前亮相。

爲什麼不肯亮相呢？原因只有一個，怕章福霖認出他是誰，那麼，他一定是非常熟的人了。

現在，章福霖似乎是一無所有了，但他好像並不氣餒，這從他朗健的步履中就可以看出來。

他一絲也沒有猶豫，又快步向如意賭館跑去。

他要立刻撤回小桃兒與小唐，重新再作佈署。

他離去時，如意賭館是一片漆黑，現在却亮上了燈。

章福霖猶豫了一下，還是推門走了進去。可是，當他前脚跨進去時，後脚就突然僵硬了。

爲什麼呢？原來大廳中坐着一個人，這個人是章福霖萬萬想不到的鐵慶國。

只有他一個人坐在燈下，那盞燈也是新拿出來的，從這一點跡象不難看出，在他離去後的這一段時間裏，這裏的情勢已有了改變，不可想像的改變。

章福霖知道已無法退避，只有硬着頭皮走了進去。

「坐！」鐵慶國很簡略地說了一個字。

章福霖一面落座，一面環顧四週，他想：鐵慶國總不會一個人跑到這兒來，事實上，他連一點人聲都聽不到。

鐵慶國的臉色木然，看不出一絲喜怒哀樂的表情。章福霖即使想忖測一下對方的動機也辦不到。

「章老弟！」鐵慶國終於開口了：「你很意外吧！」

「可以說很意外，也可以說毫不意外。」

「你這樣回答，倒反而使我意外了。」

「鐵隊長！我的話是有解釋的：意外的是，你怎麼會一個人來？毫不意外的原因是，你非常精明，如果想騙過你，實在不容易。」

「那麼，你是在承認你在騙我了？」

章福霖肩頭一聳，訕訕地說：「有那麼一丁點兒。」

「一丁點兒？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只有一件事情是騙你的。」

「那一件？」

「我不是什麼省城偵緝隊的包打聽。」

「這我知道，而且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那你爲什麼不拆穿我呢？」

「因爲我調查過你的底細，許多許多的事情都是眞的，比方說令尊曾經受騙啦！你要復仇等等……」

章福霖有些激動地截斷了對方的話：「鐵隊長！這我就不明白了，你曾經告訴我不要在你的轄區內幹復仇的勾當，而你又縱容我去找殷維九的碴兒……」

「章老弟！我不是一個糊塗蛋，雖然對那幾件命案一無頭緒，但是，我還是有一個偵查目標。」

「我知道，你的偵查目標是殷維九。」

鐵慶國道：「對的。所以，我讓你去和殷維九發生磨擦。我才能利用這個機會去發現事

實眞相……」

章福霖道：「鐵隊長！你完全不以爲我另有居心嗎？」

「本來還有一點懷疑，可是，後來又打銷了。」

「何時打銷的呢？」

「就在你將那盒珠寶交給我之後。」

「幸好，我沒有貪婪的意念。」

「章老弟！你想知道，這裏發生過什麼事嗎？」

章福霖點點頭說：「當然想知道。」

「你一走，我就到了，所有的人都巳帶去保安隊。」

「就你一個人留在這兒等我回來？」

「是的。」鐵慶國臉上流露了一絲詭譎的笑意。

「何以見得我就一定會回來呢？」

「章老弟！你先別問我，有幾個問題務必請你老實回答。我不想破壞你的計劃，你也不能忽視我的責任。」

「我明白。」章福霖很誠懇地點着頭。

「這批珠寶的原主人到底是誰？」

「省城老字號——百珍齋珠寶店。」

「我記得你說過，是一個姓郭的女人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交給殷維九的，那麼，這批珠寶怎麼到那女人手裏去的呢？其中原委，想必你一定弄清楚了。」

「雙河溝白家堡堡主白大的兒子是個有名的江洋大盜，姓郭的女人是這大盜的姘婦，他們合夥作案，刼了這批珠寶。男人在逃亡途中被殺，女的僥倖逃脫……」

「追緝姓郭的女人的那批人，是什麼來路呢？」

「是一批職業保鑣，就是護送那批珠寶的人。」

「姓郭的女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將那批珠寶交給了殷維九，後來，她的命運又如何了呢？」

「她仍然難逃追踪者的狙殺。」

鐵慶國輕嘆了一聲，臉上浮現惋惜之色，隨後他又說：「章老弟！現在要談到你跟這批珠寶的關係了。」

鐵隊長！我以前跟你提到過，先父當年是百珍齋珠寶店的頭櫃，有一次上了巨騙殷維九的大當，而損失了一大批珠寶……」

「嗯！」鐵慶國很認眞在聽。

「店東很厚道，認爲殷維九的手法太高明，任何人都難免受騙，並不要先父賠償，而先父堅決不肯，就以家傳之寶三粒東珠作賠。店東推辭不掉，就以無法估計三粒東珠的價值爲理由，暫時將三粒東珠留下。並說，俟米日巨騙落網，贓物收回後，再將三粒東珠歸還先父。隔不多久，先父就因鬱悶在心，而與世長辭了。」

鐵慶國吁嘆了一聲，似有不勝唏噓之態。

章福霖又接下去說：「先父過世之後，百珍齋店東就要將那三粒東珠送還，由於先父遺命甚嚴，我當然不敢收。正巧北京有一顯赫人家要買大批珠寶，店東就將那三粒東珠連同另外一盒珠寶派人護送進京求售。當時言明，三粒東珠脫售之後，扣除當年百珍齋受騙的損失，餘數交給我。店東如此作，可說仁盡義至，公平得很。」

「嗯！天底下想不到還有如此厚道的買賣人。」

「想不到這批珠寶竟然在途中遭刼。」章福霖停歇了一下，才又接着說：「當時我年紀雖小，却巳發下了重誓，一定在有生之年，追回這批財物，尤其是那三粒東珠。」

「這以後，你就從未放棄追查？」

「是的。」

鐵慶國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顯得很有興趣：「章老弟！你現在該說說殷維九拿到這批財寶以後的情況啦！相信你早就調查得一清二楚啦！」

「幹騙子這一行的，膽子都不大，殷維九並不敢吞下這一筆巨大的財物。他依照姓郭的女人的交代，前往雙河溝白家堡去找白大爺，想不到白大爺竟然拒收。」

鐵慶國挿口問了一句：「他爲什麼要拒收呢？」

「道理很簡單，自己的兒子是江洋大盜，來人又身份不明，他當然要防上一防，你說是不是？」

「有理！有理！」鐵慶國連連點頭。

「姓白的當然有他一套，暗中將殷維九的身份調查之後，又反過頭來找殷維九。殷維九是老江湖，對方拒受，顯示這批珠寶來路不明，於是，就起了異心。」

「他想吞下這批珠寶？」

「是呀！於是，他就將姓白的誘到山崖邊，狠心將對方推下萬丈深谷，從此他就當起富翁來了。」

「可是，那個姓白的並沒有死呀？」

「這是奇蹟，連殷維九都沒有想到。」

「嗯！章老弟！你緊追秦康元又是什麼用意呢？」

章福霖道：「他是替殷維九賣掉那三粒東珠的中間人。」

「本地還有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在活動，他們又是什麼來路呢？」

「他們是雙河溝白家堡的人。」

「哦？他們來此的目的又何在呢？」

「鐵隊長！」章福霖訝異地低聲嚷了起來道：「這還用問嗎？他們當然也想得到這批珠寶呀？」

「章老弟！姓白的密告殷維九神龕下的密屜中藏得有毒，搜出來却是珠寶。姓白的帶來不少人，實力不弱，如果他想得到這批珠寶，直接下手也可能達到目的，又何必轉彎抹角，大費週章呢？我看，情況不是如此簡單吧！」

「在事先，他曾經跟我有過協商。」

「協商？」

「是的。姓白的對藏寶的地方沒有把握，所以利用鐵隊長出面，他料到你不會過問這盒珠寶的事。因爲殷維九是本地富豪，家有珍寶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跟你是如何協商的呢？」

「珠寶到手後一人一半，如果他在鐵隊長那邊有麻煩，就由我出面緩頰。」

「他眞以爲你跟我的私交不錯嗎？」

「他大概巳經注意我很久了，看我行動自如，完全沒有遭到你的干涉，他當然會有這種錯覺。」

「你剛才帶秦康元上那兒去？」

「去找那個收買三粒東珠的人呀！」

「他在本地嗎？」

「嗯！」

「是誰？」

章福霖道：「鐵隊長！這個人是誰，只怕你想不到。」

「只因爲想不到，我才問你呀！」

「就是那個每賭必贏的大胖子。」

「他！」鐵慶國笑笑，又迷惑不勝地皺起了眉頭。「他跑到這裏來，純粹是爲了賭錢的嗎？」

「據秦康元說，他知道有人在追查殷維九侵呑鉅欵財寶的事，所以，趕緊跑了來看看動靜。」

鐵慶國喃喃地說道：「這好像不太合情理吧？」

「怎麼呢？」

「如果你是收贓者，你會怎麼辦呢？你一定暫時藏匿，避避鋒頭，那會跑到這裏來惹火燒身？」

「也許……」

「不要去猜測……現在，秦康元上那兒去了？」

「中途被人截走了。」

「對方是什麼來路？」

「白家堡的人。」

「他們如此說的嗎？」

「是的。」

「怎見得他們說的是眞話呢？」

「第一，本地除了有白家堡的人馬在活動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人馬；第二，姓白的也在追索這批財寶，他們帶走秦康元與我有相同的目的，這自然不會假。」

「你爲了這三粒東珠，曾經許下重誓，化費了不少心血，這樣重要一個關係人，怎可以輕易放手呢？」

「敵衆我寡，迫於情勢，這是沒有法子的事。」

「那麼，你重回賭館的目的何在？」

「找我的幇手，然後俟機挽回頹勢。」

鐵慶國突然站了起來，以極爲奇異的目光盯着章福霖，久久，才開口：「章老弟！頹勢只怕永遠也挽不回來了。令尊是個敗將，而你呢？也注定了是一個敗將。」

「哦！」章福霖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氣。以他的閱歷，立刻就感覺到鐵慶國這番話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鐵慶國的神態大變，給人的感覺是：他不是一個勇於負責，忠於職守的保安隊隊長，而是一個奸佞的小人。

他那兩道目光變得異常深沉，死冷冷地盯在章福霖的臉上，看了許久，才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章老弟！你曾經發誓，要追回那三粒東珠，是嗎？」

章福霖眞夠種，他明知氣氛不大對勁，仍然點點頭，很用力地說：「不錯，我發誓要追回那三粒東珠。」

「你可知道，也有人曾經發過誓，一定要找到那個發誓要追回那三粒東珠的人？」

「哦？」

「你不想知道那個人究竟是誰嗎？」

「我當然想知道。不過，根據我的猜測，好像不必多此一問了。」

「你是說，你巳經知道那個人是誰了？」

「是的。」

「何不說出米聽聽？」

章福霖道：「除了你鐵隊長之外，難道還有別人嗎？」

「不錯，正是我。」

「鐵隊長！我實在不明白。我發誓追回那三粒東珠，並不犯法，你却發誓要找到我，是爲了什麼呢？」

「嘿嘿！」鐵慶國冷笑道：「章老弟！這就是你注定是一個失敗者的原因，因爲你永遠不明白你所作的事對別人是否有傷害，每一個人都會保護自己的利益。」

章福霖不管有多笨，也聽得懂話中的含意。但他不敢相信這樣一句話竟然出自一個正直的保安隊隊長之口。

「章老弟！還要我說得更明白一點嗎？」

「鐵隊長！你最好讓我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要不然，我下一輩子還可能依然是一個失敗者。」

「好！」鐵慶國的臉上閃過一絲陰險的笑容。「首先我要讓你瞭解一件事，我的本名並不叫鐵慶國。」

章福霖沒有作聲，靜靜地等待下文。

「你剛才提起白家堡出了一個江洋大盜，你可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白青鐵！」

「如果你把白青鐵三個字倒過來唸，是不是跟我現在的名字有點兒相似？」

白青鐵？鐵慶國？章福霖突然看到一道閃光，那道閃光從他心靈上劃過，使他感覺隱隱作痛。

「最後那個字好像有一點兒差，那是因爲要紀念我的太太，我老婆姓郭，『郭』與『國』讀起來就差不多了。」

一個江洋大盜竟然搖身一變，成爲地方上一個治安首長，這可能嗎？章福霖連連搖頭，他絕不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這個事實又擺在他眼前，不容他不信。

「不知道你的消息不正確，還是故意隱瞞了事實眞相。白青鐵在被追緝的途中並沒有死，那他的老婆在將那批珠寶交給殷維九之後却慘死了，我沒有說錯吧？」

「你就是當年橫行江湖，殺人無算的白青鐵了？」

「不錯。」

「你不是。」

「我是。」

「你不是。」章福霖吼了起來。

「以我現在的地位，我會傻得承認自己是個江洋大盜嗎？你爲什麼不想想？」

「你不是。」章福霖仍然很堅持。

「你說個理由聽聽，我爲什麼不是？」

「近幾年來，你在地方上表現不錯，大夥兒都認爲你正直，負責，如果你有一顆邪惡的心，不可能有如此傑出的表現。你不是當年的白青鐵，絕對不是。」

「章老弟，由此可見，你是太嫩了。你分得清什麼是大惡？什麼是小奸？大惡的人善於掩飾自己，你看到的只是他的外表，如果他能抑制他那份與生俱來的貪婪，他可能就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好人，你明白嗎？」

「如果你是白青鐵，怎麼可能爲本地的保安隊隊長？人家不是瞎子！」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大惡的人最善於掩飾自己；包括他的行跡和外貌，當時此地正好招募保安隊隊員，我來應徵，然後我老老實實地幹，很快就竄起來了。我有許多發財的機會，但我都放棄了。那些發財的機會，整個加起來也比不上那一大批珠寶，你該是最清楚的了。」

章福霖道：「你知道那批珠寶在殷維九手裏嗎？」

「知道。」

「知道多久了？」

「兩三年了。」

「以你保安隊隊長的身份，掠回那批珠寶應該是很容易的事。」

「不錯。」

「那麼，你爲什麼一直不動手呢？」

「因爲我在等一個人。」

「等誰？」

「當然是等你呀！你不是多此一問嗎？」

「我與你的掠奪計劃又有什麼關係？」

「早在五年前我就聽說你的追踪計劃了，所以我在等，我一直要等到你出面之後我才動手掠回那批珠寶，否則，那是自找麻煩的事。吃了這麼多苦，我學會了忍。」

「不過，我却認爲你忍耐的功夫，還不到家。」

「這話怎麼說？」

「你揭露了你眞實的身份，好像太早了一

點。」

「哦？」白青鐵笑了，笑得很傲，也很詭譎：「難道還要等我動了手，在你嚥氣的前一刻才告訴你嗎？」

章福霖很冷靜地說道：「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你等待的人總算讓你等到了，而你想要追回的珠寶却沒有完全到手，那三粒東珠你可能追不回來啦！」

「章老弟，你說話未免誇大其辭了。」

「事實如此，如果你想除去我，一定要費上一點手脚，而那個收買三粒東珠的人，正在暗中窺伺，他還不趕緊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嗎？」

白青鐵一聲冷笑，緩慢地探手入懷。

章福霖也飛快地探手入懷，手握槍柄，他盤算，暗中也許還埋伏了槍手，不過，他不在乎。即使他中槍倒地，那一瞬間也能拔槍將眼前這個假貌僞善的江洋巨盜射殺。

他對他那迅雷不及掩耳的槍法，充滿了信心。

白青鐵探手入懷的動作很慢，將手抽出來時更慢，唯恐引起章福霖誤會似的。

而章福霖也沒有貿然拔出腰間的槍。

白青鐵的右手緊握着，然後翻轉來緩緩張開，掌心裏赫然呈現三粒光華燦爛的珍珠，耀眼奪目。

章福霖不禁大吃一驚：這傢伙手脚眞快呀？三粒東珠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弄到手了？

「認得嗎？」白青鐵神氣活現地問。

章福霖眞想一把搶過來，可是，他並沒有如此衝動。不過，他那隻手仍然緊握腰間的槍柄。

「你窮追多年，目的就是這三粒東珠，是嗎？」

「不錯。」

「現在已經擺在你眼前了，你怎麼不動手呢？」

「世上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我看，你好像要安排一個掠奪未遂，而被你射殺的局面，是嗎？」

白青鐵道：「那麼，你認爲我在賭館四週埋伏了人，一等你動手搶珍珠，就數槍齊舉，百彈齊發……」

「不錯，你所說的跟我想的完全一樣。」

「錯了。」

「錯了？」章福霖不禁冷笑一聲，說道：「哼！你既然有這種安排，爲什麼不敢承認？難道……？」

「章老弟，我向你保證，除了你我之外，這賭館左右再也沒有第三個人。你不信，可以出去看看。」

「對了，我應該想得到的，你的秘密絕不會讓別人知道。不過，這種一對一的局面對你太不利了。」

「爲什麼呢？」

「論槍法，你絕對不是我的對手。」

「哦？如此說來，你身上帶了槍了囉？」

白青鐵道：「當然，我以槍法馳名江湖，又怎會不帶槍？」

「那很好，一對一，不是很公平嗎？」

「一對一？」章福霖精神不禁一振。「的確很公平。不過，我很難相信你願意一比一地與我拚個高下。」

「不必不信，拔出槍來，立刻就可以開始了。」

章福霖並沒有立刻拔槍，他飛快地移動身子，改變了一個背部靠牆壁的位置，他始終懷疑對方不可能一個人來。雖說秘密不欲外洩，但他總會有幾個心腹死黨啊！

白青鐵笑着說：「現在，你總可以安心了吧？」

「你打算如何跟我比法？」

「你既然自認爲槍法很好，那就跟你比槍吧！」

「你的槍呢？」

「你永遠也不用想看到我的槍。」

「你的意思是……？」

「不讓你看到槍，而你已經中彈了。」

「天底下竟然有這樣神奇的槍法嗎？」

「今天，你就可以領教、領教了。」

章福霖的右手倏地拔了出來，速度比平常還要快，而且他下定了決心不給對方任何機會，槍口一亮出來，食指就扣動了扳機。

先發制人往往是一種最厲害的戰術。

可是，空槍並不能殺死人。章福霖手裏拿着的就是一支空槍，這大概是他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原來，膛內並沒有子彈。

白青鐵臉上浮現着詭譎的微笑，他的雙手伸得筆直，一動也不動。

章福霖先是一楞，接着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猛地一拉機頭，再扣扳機，仍然是「嗒」地一聲空響。

彈匣是空的。

那麼，子彈是何時被卸走的呢？

根據白青鐵臉上笑容的推斷，這應該是他的傑作，可是，這怎麼可能呢？槍一直沒有離開過腰間呀！

「章老弟！」白青鐵冷冷地說：「你太嫩了。」

「哼！想不到你會玩這種卑鄙手段。」

「你爲什麼不怪你自己大意呢？」

「好！輸了要服，栽了要認，但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槍裏的子彈，你是如何動手脚卸走的。」

「我的手絕對沒有碰過你的槍。」

「難道說，你還會什麼魔法嗎？」

「並不是什麼魔法，而是我在你身邊安排了一個人。」

「誰？」

「你爲什麼不想想？」

「小唐？」

「小唐是你的心腹死黨，怎麼可能。」

「小桃兒？」

「不錯。」

「你胡扯！」

「章老弟，你太自信，也太粗心，你知道女人需要的是什麼嗎？」

「你知道？」

「我至少比你更了解人性。」

「那麼請教，女人最需要的是什麼？」

「女人最需要的是安定。」

「安定？」章福霖似乎不明白這兩個字的意義。

「你以爲金錢就能使女人安定，對嗎？所以，你許給小桃兒大筆金錢爲報酬，殊不知女人最需要的是感情，她們渴望有一個男人忠誠地愛她們。就因爲我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毫不費事地將小桃兒奪過來了。」

「我不信。」

「你不信，你不信。」白青鐵開始咆哮了，「你樣樣都不信。你相信你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了嗎？你相信轉眼之間就要橫死當場，而且還要揹上一項重大的罪名嗎？」

章福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章老弟！你想想看，如果我死了，你謀殺當地保安隊隊長的罪名一定逃不掉，如果你死了，那只是格殺了一個刦匪。每一個人都相信我，絕不會相信你的。」

「你的安排很好，那爲什麼還不動手？」

「有一件事情我很想弄個一清二楚。」

「何事？」

「你是如何找上殷維九這條綫的？」

「因爲他性喜拈花惹草，而且出手大方，夏家姊妹在省城就幹那一行，殷維九送給她們一人一件首飾，我就是從那裏得到的綫索，然後出重酬請她們到這裏來……」

「往下的情節，我都知道了……她們因你而死，因你被殺，你在良心上，不覺有些兒歉疚嗎？」

「的確很不安，所以我要將殷維九繩之以法。」

「這一點心願我倒可以代你完成，天亮前他就會在牢裏自縊身死，罪犯畏罪投環，那是順理成章的事。」

「你呢？就從此逍遙法外了嗎？」

白青鐵冷笑着說：「章老弟，眞難得你還會想到我。……我的退路早就想好了，幾件命案我都不宣佈偵破，藉此引疚辭職，鐵漢鐵慶國從此也就銷聲匿跡了。」

「難道你的良心就不會永久不安嗎？」

「放心！」白青鐵自嘲似地聳聳肩。「一個江洋大盜，是不會有良心的……對了！章老弟，再向你打聽一件事。你請夏家姊妹帮你的忙，對她們說過原委嗎？」

「說過。」

「這件事，她們又對別人提過嗎？」

「我關照過她們守口如瓶，她們不會對別人說的。」

「那……」白青鐵吁了一口長氣，一股如釋重負的輕鬆表情在他臉上漾開。「……我就放心了。」

白青鐵再度伸手入懷，看起來他是將那三粒東珠放進懷裏，可是當他抽出來時，手裏已經多了一柄手槍。

是一支精緻的象牙柄的小手槍。

章福霖深深吸了一口氣，此時此境，他除了閉目等死之外，實在也沒有別的法子。他很安詳，因爲他已經看出劣勢已定，無法挽轉。不過，他不無遺憾的感覺，因爲他只顧追贓，而忽略掌握贓物的悍盜……

「章老弟！你還有什麼要求嗎？」

章福霖冷冷地一哼，反問：「你何必如此仁慈？」

「章老弟，你好像對死亡無所懼。」

「世上沒有不怕死的人，可是，當死亡已無可避免的時候，怕又有什麼用？姓白的，開槍吧！」

槍聲立刻就響了，憑藉章福霖玩槍多年的經驗，就辨明槍聲是來自屋外，射擊者絕不是白青鐵。

現在，白青鐵的名字應該倒過來讀了，他的臉色鐵青白，手中的槍已脫手而飛，而他的手並沒有負傷。這證明了一件事──狙擊者的槍法奇準無比，絕無閃失。

「誰？」白青鐵忍不住沉聲喝問。

「偵騎。」聲音深沉，措辭簡短有力。

「你到底是誰？」白青鐵再次喝問。

「偵騎，你難道不明白，這兩個字的意義嗎？」

白青鐵喝道：「聽清楚，本保安隊隊長正在捉拏刦匪，你如果膽敢從中攪和，管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屋外突然響起一陣狂笑。

章福霖想抖出白青鐵的底細，但他此刻還沒有摸清楚屋外那人的身份與來意，因此不敢造次。

「你到底是誰？」

「白青鐵，我說過了，我是『偵騎』，你還要我說幾遍？白青鐵！這幾年來，你在保安隊隊長的寶座上幹得有聲有色，你已經從一個壞人變成了一個好人，白青鐵已經死了，鐵慶國是一個新人，可惜，你放過了這個機會，我眞替你惋惜。」

「你……你到底想幹什麼？你……」

「我來逮捕你歸案，一個積案如山，殺人如麻的江洋大盜難道不該歸案嗎？這大概就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吧？」

「你是從那兒差遣來的？」現在，白青鐵在外表上已經冷靜多了。

「你不用管我是從那裏差遣來的，反正我代表正義，代表王法，總是不會錯的，你在本地負責治安多年，對王法兩個字，總不會陌生的吧？」

進來了四個大漢，二人拿着鎖鍊，二人拿着長枷，四個人一副典型──標準的牢頭禁子，拘提捕快。

白青鐵一見那副長枷，就知道不是唬人的。他雙腿猛力一彈，倏地飛身躍起，看情勢，他是想突圍而逃。

卻料不到那兩個持長枷的漢子輕功更是驚人，同時間飛身躍起，三個人都還在半空中，兩副長枷就合二爲一地將白青鐵的頸項卡住了。另兩個大漢也飛身向前，再在白青鐵的頸項上套上了粗大沉重的鎖鍊。

白青鐵被帶走了，章福霖還如痴如迷，楞在那裏。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想看看這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偵騎」到底是何許人物，可惜他只看到了一個又胖，又粗的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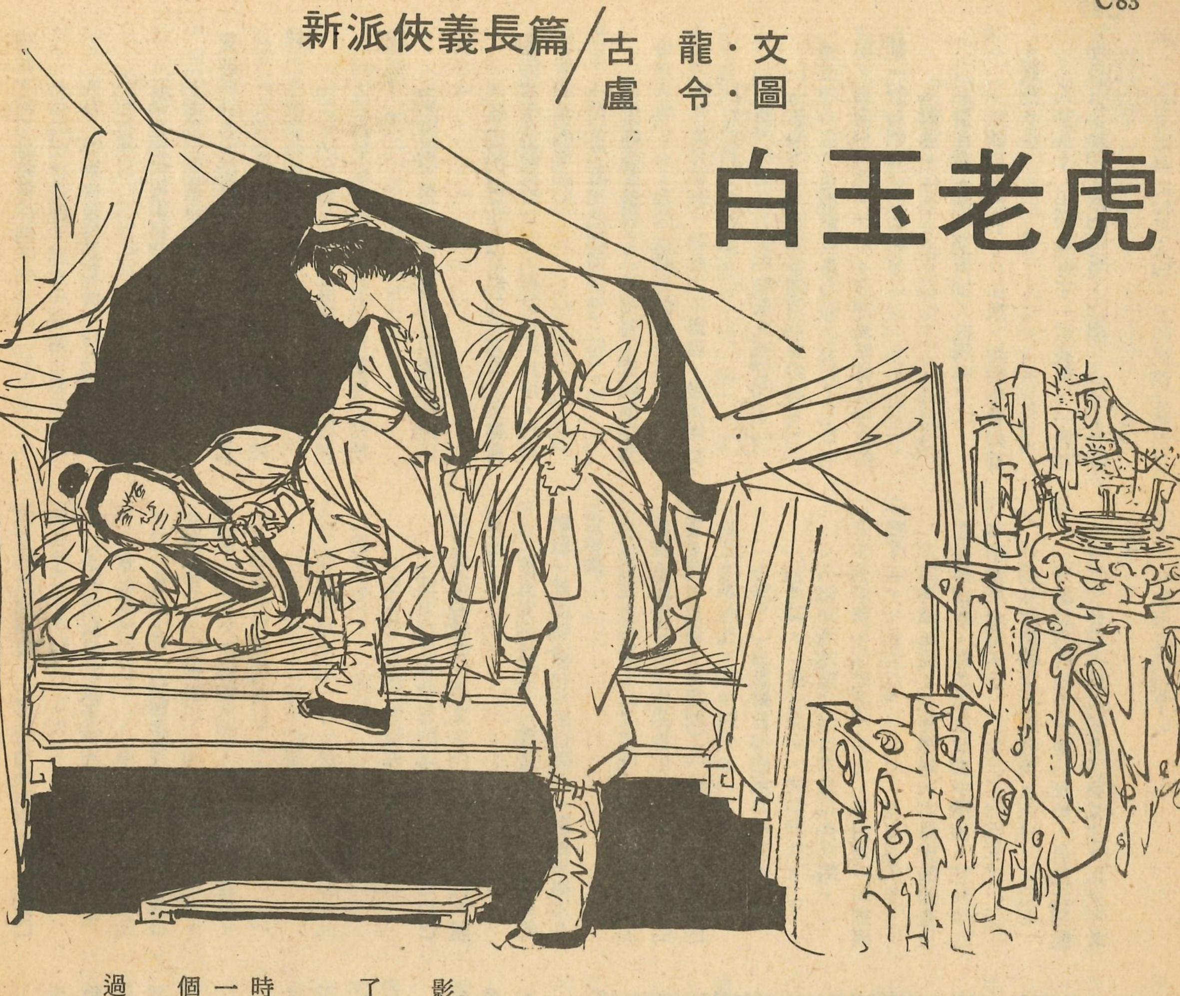
是誰又有什麼關係？反正他是代表法律與正義。這話眞沒錯兒。

（續完）

新派俠義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趙無忌夜探唐家禁地，陷身花陣，洩露行藏，危急間，突自地底鑽出一人，招手叫他鑽入地洞，避過唐家的搜拿，在地底的一處洞穴中，趙無忌方知那援手的人，竟是霹靂堂主雷震天，他被唐家毒瞎雙眼，勒令他製造一種叫「天女散花」的厲害暗器，他求生心切，不管趙無忌是什麼人，他只要求趙無忌能幫助他通知他的友人或舊屬，他願意以身犯險，掩護趙無忌回去，趙無忌依他安排，竄出地洞，遁入樹林，依照雷震天所教步法進三退一，左三右一，驀聽一個人冷冷的說，像你這樣，一輩子都走不出去——

驚心動魄夜　生死一髮間

第十一部　虎子

——▲西施▼——

（一）

四月二十三，晴。

晨有霧。

晨霧迷漫。

乳白色的迷霧中，有一條乳白色的人影，看來彷彿幽靈。

如果眞的是幽靈鬼魂，無忌反而不怕了，他已看出這影子是個人。

一個女人，很美很美的女人。

看到無忌吃了一驚，她就笑了，笑的時候，一雙美麗的眼睛就瞇成了一條綫，一條彎彎曲曲的綫，絕對可以繫住任何一個男人的心。

無忌看見過她，在那胭脂舖門外看見過她，而且已聽雷震天說起過她的名字。

這女人竟是唐娟娟。

雷震天新婚的妻子唐娟娟。

她的丈夫被人像野狗般鎖在地洞裏，

她却在這裏笑得像是個仙子。

× × ×

無忌的心沉了下去。

他知道有些女人看來雖然像是個仙子，却總是要把男人帶下地獄。

幸好他已經恢復鎮定，臉上立刻露出愉快的笑容，道：「早。」

唐娟娟道：「現在的確還早，大多數人都還睡在床上，你怎麼起來了？」

無忌道：「你好像也沒有睡在床上，你好像也起來了。」

唐娟娟眼珠轉了轉，道：「我起來，只因爲我的老公不在，我一人睡不着。」

無忌道：「如果我有你這麼樣一個妻子，就算用鞭子抽我，我也不會讓你一個人睡在床上的。」

唐娟娟忽然沉下了臉，道：「你好大的胆子，你明明知道我是誰，居然還敢調戲我。」

無忌道：「我只不過把我心裏想說的說了出來而已，說眞話好像並不犯法。」

唐娟娟用一雙大眼睛瞪着他，道：「

你心裏還有什麼想說出來？」

無忌道：「你眞的要我說？」

唐娟娟道：「你說。」

無忌道：「如果我不知道你是誰，如果這裏不是唐家堡，我一定……」

唐娟娟咬着嘴唇，道：「你一定會怎麼樣？你說呀。」

無忌笑笑道：「我一定要你陪我去睡覺。」

唐娟娟忽然衝過去，一個耳光往無忌臉上摑了過去。

無忌的動作比她更快，一下子就抓住了她的手，把她的手擰到她的背後。

唐娟娟的身子忽然軟了，嘴唇微微張開，輕輕的喘息。

她好像已準備無忌下一步要幹什麼。她的態度並不是在拒絕。

可惜她算錯了。

× × ×

無忌又在冒險。

他並沒有忘記自己扮的是個什麼角色，他也相信自己不會看錯唐娟娟是個什麼樣的人。

對什麼樣的人，就應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但他却還是不敢做得太過份，他已經把她的手放開了。

唐娟娟非但不感激，反而冷笑道：「你既然敢說，爲什麼不敢做？」

無忌道：「因爲這裏是唐家堡，因爲我也惹不起雷震天。」

唐娟娟冷笑道：「你當然惹不起雷震天，誰都惹不起雷震天。」

無忌道：「所以，我現在只有兩個字可說。」

唐娟娟道：「那兩個字？」

無忌道：「再見。」

× × ×

說完了這兩個字，他掉頭就走，他實在不想再跟這位姑奶奶糾纏。

可惜唐娟娟却偏偏不讓他脫身。

她的腰纖細而柔軟，輕輕一扭，就擋住了無忌的路，冷冷的說道：「我說過，像你這麼樣走法，一輩子都走不出這爿樹林裏。」

無忌道：「那麼我就在這爿樹林裏逛逛，天氣這麼好，我正好散散步。」

他乘機解釋：「我本來就是想出來散散步的。」

唐娟娟冷冷道：「你眞的是出來散步嗎？」

無忌道：「當然是眞的。」

唐娟娟道：「你知不知道這裏昨天晚上來了個奸細？」

無忌笑了，道：「我這人有個毛病，我很容易就會相信別人的話，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不管她說什麼，我都相信。」

他忽又板起臉，道：「只可惜你說的話我却連一個字都不信。」

唐娟娟道：「你爲什麼不信？」

無忌冷冷道：「唐家堡怎麼會有奸細？有誰敢到唐家堡來做奸細？」

唐娟娟盯着他，道：「就算你不是奸細，如果被人抓住了當奸細辦，豈非更寃枉。」

她悠然接着道：「如果你知道唐家堡抓住奸細後是怎麼處治的，你一定就會求我了。」

無忌道：「求你幹什麼？」

唐娟娟道：「求我把你帶回你的那間房，求我把你送上床去。」

無忌道：「那麼，我應該用什麼法子求你？」

唐娟娟道：「你應該用什麼法子，你自己應該知道的。」

她又咬住了嘴唇。

她的眼睛又瞇成了一條綫。

無忌也在看着她，用一種並不太正經的眼光看着她，看了半天，忽然又嘆了口氣，道：「可惜！」

唐娟娟道：「可惜什麼？」

無忌說道：「可惜我還是惹不起雷震天。」

唐娟娟眼珠子又轉了轉，道：「如果雷震天忽然死了呢？」

無忌道：「他有病？」

唐娟娟道：「沒有。」

無忌道：「他受了傷？」

唐娟娟道：「也沒有。」

無忌道：「既然無病、無痛，怎麼會死？」

唐娟娟道：「如果有人用一把劍刺進他的咽喉，他就死了。」

無忌道：「有誰敢用一把劍刺進他咽喉？」

唐娟娟道：「你。」

無忌好像嚇了一跳：「我？」

唐娟娟冷冷道：「你用不着瞞我，也用不着在我面前裝佯，我知道你是幹什麼的。」

無忌道：「我是幹什麼的？」

唐娟娟道：「你是殺人的，只要給你十萬兩銀子，什麼人你都殺。」

無忌道：「可是你總不會要我去殺你的丈夫吧。」

唐娟娟道：「那倒不一定。」

無忌吃驚的看着她，道：「你……」

唐娟娟道：「我雖然一時拿不出十萬兩銀子來，可是，我也不會讓你白去殺人的。」

她的身子已靠了過來，一雙手已摟住了無忌的脖子，在無忌耳邊輕輕的說：「只要你肯聽我的話，什麼事我都依你。」

她的呼吸芬香。

她的身子柔軟而溫暖。

她實在是個非常非常讓男人受不了的女人。

× × ×

無忌好像也已受不了，忽然倒了下去，倒在潮濕的泥地上。

他忽然想起了他身上的泥。

無論誰在那麼長一條地道裏爬出爬進，都難免會有一身泥的。

現在霧很濃，唐娟娟雖然沒有注意到，可是遲早會有人注意到的。

現在他躺下去，在這濕潮的地上動一動，正好可以解釋，他這一身泥是怎麼來的。

唐娟娟當然想不到他心裏是在打什麼主意。

她以爲他是在打另外一種主意，彷彿又吃驚，又歡喜。

「你……你難道想在這裏？」

「這裏不行。」

「這裏當然不行，因爲……」

她沒有說下去，有人替她說了下去：

「因爲這種事是絕不能讓別人參觀的。」

（二）

唐缺來了。

唐娟娟走了。

不管她有多兇，不管她的臉皮有多厚，她還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無忌已站起來，正在拍身上的泥。

唐缺忽然嘆了口氣，道：「這女人是個花痴。」

無忌道：「你不該這麼說的。」

唐缺道：「爲什麼？」

無忌道：「因爲這女人是你妹妹。」

唐缺道：「不錯，我的確不該這麼說的，我應該說，我妹妹是個花痴。」

無忌想笑，却沒有笑。

因爲唐缺的臉色實在不太好看，又扳着臉道：「只要是長得還不錯的男人，她都想試試，唐家堡的男人不敢碰她，她就去找外面來的。」

無忌道：「我是外面來的，我長得還不錯。」

他不等唐缺說，自己先說了出來。

唐缺反而笑了，道：「其實我並沒有反對你的意思，只不過……」

無忌道：「只不過你剛巧在旁邊，這種事又剛巧是不能讓別人參觀的。」

唐缺大笑，道：「完全正確，正確極了。」

他忽然又壓低笑聲，道：「但是你以後一定要特別小心。」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我雖然不反對你們，可是一定有人會反對。」

無忌道：「你說的是雷震天？」

唐缺笑了笑，道：「如果你是我的妹夫，你反不反對我的妹妹找別的男人？」

無忌道：「天下絕沒有一個男人喜歡戴綠帽子的。」

唐缺道：「所以剛才來的如果不是我，如果是雷震天。」

他嘆了口氣：「那麼我現在如果要見你，恐怕已經要一片片把你拼湊起來。」

無忌也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霹靂子的厲害，可是有件事我却不明白。」

唐缺道：「什麼事？」

無忌道：「他們新婚還不久，他爲什麼要讓這麼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嬌妻獨守空閨。」

唐缺道：「這道理很簡單，你應該會想得到的。」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說道：「因爲他已經另外有了新歡。」

無忌故意作出很吃驚的樣子，道：「你說他另外又有了一個女人。」

唐缺道：「他已經吃盡了女人的苦頭，怎麼會再去找一個女人。」

無忌道：「他找的不是女人，難道是男人！」

唐缺微笑，說道：「如果你也有他那麼多經驗，你就會知道，男人比女人好得多了。」

他笑得眼睛也瞇成了一條綫，就像是他妹妹看着無忌的時候一樣。

無忌忽然覺得想吐。

他忽然想到了「小寶」，忽然想到了唐缺和小寶之間的關係。

他居然沒有吐出來，實在很不容易。

唐缺居然還拉起他的手，道：「還有件事你也應該特別小心。」

無忌勉強忍耐住，總算沒有把他這隻手擰斷，只問道：「什麼事？」

唐缺道：「這幾天你最好不要隨便出來走動。」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昨天晚上，我們這裏來了個奸細。」

無忌失聲道：「眞的？」

唐缺道：「我怎麼會騙你。」

無忌道：「什麼人敢到唐家堡來做奸細？」

唐缺道：「當然是些不怕死的人。」

無忌道：「你知道是誰？」

唐缺道：「現在我們還沒有查出來，所以只要是昨天晚上留宿在唐家堡的外來客，都有嫌疑。」

無忌道：「這麼樣說來，我當然也有嫌疑。」

唐缺道：「只有你是例外。」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我昨天晚上去看過你，你睡得就像是個小孩子，而且還在說夢話。」

他輕輕拍着無忌的手，微笑道：「我知道你一定在担心我們會要你走，連做夢的時候都在求我，其實你根本用不着担心，只要有我在，絕沒任何人敢要你走。」

無忌沒有做夢，也沒有說夢話。

昨天晚上，他根本沒有睡。

是誰睡在他床上，替他說夢話？

他第一個想到的人當然又是郭雀兒，可是郭雀兒如果睡在他的床上，那個替他將埋伏暗卡引開的人又是誰呢？

× × ×

無忌想不通。

可是他臉上居然還是不動聲色，淡淡的問了句：「你有沒有想到那個小鳥？」

唐缺道：「你說的是郭雀兒？」

無忌道：「除了他還有誰？」

唐缺道：「也不是他。」

無忌道：「你怎麼知道不是他？」

唐缺道：「因爲我有件事託他去做，天還沒有黑就走了。」

× × ×

昨天晚上，替無忌將埋伏暗卡引開的那條人影竟不是郭雀兒，睡在無忌的床上，替無忌說夢話的人當然也不是郭雀兒。

因爲他根本不在唐家堡。

無忌沒有開口。

他雖然還能保持鎭靜，可是在這一瞬間，他實在說不出話來。

唐缺又在用那雙尖針般的笑眼盯着他，道：「看來你好像很希望他是奸細？」

無忌淡淡道：「我只希望你們能快點把這個奸細找出來。」

唐缺說道：「你放心，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有多大本事，都休想活着離開唐家堡。」

他的態度彷彿很悠然，就像是個已經揮起了殺人大斧的劊子手，只要他的斧頭一落下，那奸細的頭顱也必將落下。

他顯得十分有把握。

無忌忍不住的說道：「你已經有了綫索。」

唐缺悠然道：「就算現在還沒有綫索，也可以找得出綫索來。」

無忌道：「哦？」

唐缺道：「昨天晚上應該在房裏睡覺，却沒有在房裏的人，每個都有嫌疑，這就是條很好的綫索。」

無忌道：「你已經查出了幾個？」

唐缺道：「現在已查出了七八個。」

無忌道：「奸細却只有一個。」

唐缺冷笑道：「寧可殺錯，也不能放錯。」

他笑得就像是個眞的孩子：「殺錯了七八個人，也不能算太多。」

無忌明白他的意思。

如果找不出眞正的奸細是誰，這七八個人都難免要因此而死。

他們並不怕錯殺無辜。

唐缺道：「就算這七八個人都不是奸細，眞正的奸細還是逃不了的。」

無忌道：「哦？」

唐缺道：「就在奸細出現的那一刻，我已下了禁令，在奸細還沒有被捕之前，只要是在唐家堡裏的人，無論是誰，都絕不准離開這地區一步。」

無忌道：「我聽說唐家堡的門戶一向開放，並不禁止新人進來。」

唐缺道：「不錯。」

無忌道：「那麼昨天晚上一定也有些普通的商旅和遊客留宿在唐家堡。」

唐缺道：「一共有二十九個。」

無忌道：「你的禁令還沒有撤除之前，連他們都不能走。」

唐缺道：「我說過，無論誰只要走出唐家堡一步，就格殺勿論。」

他又用那雙又白又胖的小手握住了無忌的手。「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發出的命令一向很有效。」

無忌不說話了。

唐缺道：「我想你現在一定很餓了，現在正好是吃早點的時候，最近我的味口雖不好，多少也可以陪你吃一點。」

他笑得更愉快：「我也可以保證：這裏的蝦爆鱔麵和湯包，做得絕不比杭州奎元館差。」

（三）

一個眞正會說謊的人，在沒有必要的時候，是絕不會說謊的。

唐缺說的果然都不假。

這裏的蝦爆鱔麵和小籠湯包，做得果然不比杭州奎元館差。

無忌的床上也果然有人睡過。

他的睡像一向很好，昨天晚上他雖然也在床上睡過，可是他臨走時，床褥還是很整齊，現在却已凌亂不堪，正像是有人在上面做過惡夢的樣子。

這個人是誰？

× × ×

除了郭雀兒外無忌又想到了一個人。

──西施。

這是他的秘密。

他一直將這秘密埋藏在心底，連想都不敢去想，因爲他生怕自己會露出痕跡，生怕會被唐缺那雙尖針般的笑眼看出來。

大風堂曾經派出無數「死士」到敵方的地區來做「死間」。

他們不但隨時都準備爲他們的信仰効忠効死，而且絕對不惜犧牲一切──男的不惜犧牲名譽，女的不惜犧牲貞操。

可是他們大多數都失敗了，其中只有一個人已滲入唐家堡的內部。

這個人就是大風堂埋伏在唐家堡裏的唯一一着棋。

這個人是男是女？叫什麼名字？

無忌完全不知道。

因爲這是大風堂機密中的機密。

這件事是由司空曉風親自負責的，這個人也由司空曉風直接指揮。

有關這個人的秘密，除了司空曉風外，絕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無忌只知道他和司空曉風連絡時所用的一個極秘密的代號。

──西施。

× × ×

古往今來，最成功的一個奸細就是西施，犧牲最大的一個也是西施。

因爲她不但犧牲了自己的名譽和幸福，也犧牲了自己的情感和貞操，犧牲了一個女人所最珍惜的一切。

大風堂的這個「西施」呢？（本章終）

──▲第三個朋友▼──

（一）

誰是西施？

這問題無忌一直拒絕去想，拒絕猜測，就算有人告訴他，他也會拒絕去聽的。

他根本不想知道這秘密。

因爲這秘密的關係實在太大，知道了之後，心裏難免會有負担。

他更不想讓這個人，爲了他而受到連累。

可是現在這「西施」彷彿已出現了，而且正是爲了救他而出現的。

如果不是「西施」替他引開埋伏，現在他很可能已死在那樹林裏。

如果不是「西施」睡在他床上，替他掩護，現在他無疑是嫌疑最重的一個人，唐缺很可能已對他下手。

但是「西施」只有一個。

替他引開埋伏，替他作掩護的却有兩個人，另外一個人是誰？

無忌又混亂了。

不但混亂，而且後悔！

昨天晚上，他實在不該冒險的。

他的輕舉妄動，不但讓「西施」受到連累，而且連累了無辜。

如果唐缺要殺唐家的人，不管殺錯了多少，他都不會難受。

那二十九個外來的商旅和遊客，如果也因此而死……

他不願再想下去。

他發誓，從今以後，絕不再做沒有把握的事。

但是「有把握」的機會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會來呢？他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接近上官刃？就算有了機會，是不是就能有把握將上官刃置之於死地？

他還是沒有把握，完全沒有把握。

現在他雖然已到了唐家堡，距離他的目標却還是很遠。

前面還有好長好長的一段路要走，這段路無疑要遠比他以前走過的更艱難，更危險。

他是不是能走得過去！

× × ×

無忌忽然覺得很疲倦，疲倦得甚至想拋開一切，疲倦得甚至想哭。

他不能拋開一切，也不能哭。

但是他至少可以睡一下。

他閉上了眼睛，只覺得自己整個人都在往下沉，沉得很慢，却很深，很深……

（二）

窗戶半開。

窗外一片青綠，空氣乾燥而新鮮。

忽然間，一個人燕子般從那一片青綠中掠入了這窗戶。

一身華麗的緊身衣，一張英俊的臉，行動輕捷而靈活。遠比他平時的表現快得多。

他的手裏緊握着一把刀。

他一步就竄到無忌床頭，他手裏的刀鋒對準了無忌的咽喉。

陽光從窗外斜斜照進來，雪亮的刀鋒在陽光下閃動。

可是這一刀並沒有刺下去。

× × ×

無忌也沒有動。

他並沒有睡着，這個人一進來他就已發覺。

他在奇怪。

以這個人現在行動的輕捷靈活，他那一拳是絕不可能打在他鼻上的。

那一拳却的確打在他鼻子上了，他的鼻子已經被打得破碎而扭曲。

他爲什麼要挨這一拳？是不是因爲他故意要無忌低估他，他才有機會來行刺。

無忌的確低估了他。

也許大多數人都低估了他，都認爲「小寶」只不過是唐缺一個沒有用的「朋友」而已——也許對唐缺有用，對別人來說，却是絕對無用的。

可是現在這個沒有用的人，却表現得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矯健冷靜。

他握刀的手絕對穩定，他的臉上連汗珠子都沒有一粒。

無忌已張開眼，冷冷的看着他。

「是你……」

「當然是我。」

小寶的聲音也同樣鎮定：「我說過，我一定要殺了你！」

無忌道：「我記得。」

小寶道：「我現在來殺你，只因爲白天殺人比晚上容易。」

無忌道：「哦！」

小寶道：「因爲無論誰在白天都比較疏忽，晚上的警戒反而嚴得多。」

無忌道：「有理。」

小寶道：「所以現在如果有人來，有人發現了我，我就是來殺你的。」

這句話說得很奇怪。

無忌忍不住問：「如果沒有人發現你，也沒有人到這裏來呢？」

小寶忽然笑一笑，道：「如果我眞的要殺你，又何必自己出手？」

他笑得很奇怪，也很神秘，忽然壓低聲音：「你知不知道唐家堡裏有多少人想要你頂上這顆頭顱？」

無忌也笑了笑，道：「他們要我的頭顱幹什麼？」

小寶笑得更神秘，聲音壓得更低，又問道：「你知不知道趙無忌的頭顱現在的市價是多少？」

無忌的臉色沒有變。

他已經把自己訓練得變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表情的人。

但是他的瞳孔已收縮。

「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應該知道我的。」小寶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我就是西施。」

（三）

無忌還是沒有什麼表情。

雖然他已有八分相信小寶就是西施，但他已養成絕不把任何情感表露到臉上的習慣。

小寶道：「昨天晚上我已來過。」

無忌道：「哦？」

小寶道：「我來過的時候，你剛好出去。」

無忌道：「哦！」

小寶道：「我看見你走入樹林，可是我知道你一定走不出去的，因爲要穿過這爿樹林，也有個秘訣。」

他說的秘訣也是：「進三退一，左三右一。」

拳壇新訊

摔角冠軍向拳王挑戰

雪山

最近有許多觀衆在電視的螢光幕上面看到一個驚人的新聞，那是武林裏面一宗盛事，由日本摔角冠軍豬木向現時世界拳王奇利挑戰。這一場搏鬥不但是兩個國家的拳迷有機會欣賞，而且將會在一千多個電視台放映，由於它在日本東京最大的角力場正式比賽，門劵分幾種，最高級的門劵，售價三百美元，收入不菲，另加電視和電影的版權，收入更多了，故此，這一場戰鬥，輸的仍有一千萬美元可得，贏的就更加不止此數了，將來分派多少呢？看情形而定，可是，輸的是可以拿到一千萬美元，已經得到日本摔角協會的保證。

拳王奇利當然是很有興趣接受這個挑戰，最可惜的是李小龍，如果李小龍未死，這一千萬就落在他的手中，何況李小龍未必輸給奇利呢？那是他倒霉短命早死的損失，不必多贅。

上次世界拳王抵港，就已經想跟李小龍談判如何安排一項重要的節目，舉行世界性的戰鬥，西洋拳與中國功夫之戰，但因阻力太大，況且李小龍的銜頭亦非特別响，恐怕收入不大，沒有談妥，現時向拳王奇利挑戰的豬木就大不相同了，日本的武林中人一致認爲如果李小龍跟豬木戰鬥，必然打輸，因爲豬木近這兩年來，連續擊敗十七個國家的摔角冠軍，升爲世界摔角冠軍，簡直可以說是天下無敵。

拳王奇利當衆表演，揮拳向計算拳力的機器一拳打去，那一拳極爲沉重，達到九百磅，李小龍在加拿大健身院揮拳向拳力計算機突擊三次，最高的紀錄是三百五十磅。由此可以反映出奇利的雄風，再者，他發拳的速度，快過子彈，子彈從槍口射出，初時並不很快，離開槍管之後，逐漸加速，然後發生閃電似的快速，但當它剛剛離開槍管的一瞬，那種速度竟然比不上奇利發拳那麼快速，奇利能够多次躍登拳王的寶座，確有道理，最低限度也能够保持最快的發拳以及最沉重的打擊，普通拳師確是無從抵禦的，相信李小龍跟他交手，也未必能够抵擋，因爲李小龍的體重不過一百三十磅左右，拳王奇利的體重經常保持二百二十六磅之間，重過他將達一百磅，那種體力，絕非李小龍能够比得上。

目前向他挑戰的日本豬木就大不相同了，豬木的體重也超過二百磅，而且拳擊和脚踢，極有份量，他曾經在角力圈作戰，飛身用一雙脚把對方重達二百四十磅的摔角冠軍踢出繩圈之外，因此獲勝，總之，豬木是現時唯一有辦法跟拳王奇利交手的人，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較早的時期，拳王奇利擊敗傅利沙之後，就想退休，但因他一生從未跟中國功夫，空手道，或摔角的高手發生戰鬥，一直都是戴着拳術手套在繩圈之內角逐，他自己也不知道解開了拳術手套跟那些高手正式比武，誰勝誰負，故此，他一直都沒有退休，等候一個有份量的摔角冠軍向他挑戰。

在奇利這方面說，退休之前，如果打贏了對方，奪取更大的勝利，證明西洋拳密集攻擊的重拳能够打贏任何一種搏鬥的方式，對他說，那是最大的欣慰，反之，就算打輸，他能够得到一千萬美元的進賬，以後總可以很悠閒的過活，不必擔心日後生活，那仍是很有意義的，故此，他十分高興接受這一場挑戰。

在奇利這方面說，他已經如此興奮，豬木就更加興奮了，他一向都渴望在世界上碰到一個能够擊倒他的人，可惜辦不到，他非常謙虛的告訴記者：「我確實有這種願望，渴望找到一個强敵，能够把我擊倒，使我知道在現有的搏擊當中，還有更厲害的手法，不過，這個願望顯然是無法達到了，我不相信奇利能够把我打贏，雖然我沒有充份把握一定戰勝他，但却認爲最低限度我會跟他打個平手的，因爲我的年齡比較他輕了幾年，氣力充沛，而且我並非像他那麼經常比賽，捱了不少拳頭，以至體力打了很大的折扣，因此，我有充份的自信心跟他交手。」

交手之際，豬木打算使用那一種絕招對抗西洋拳呢？關於這點，豬木沒有很明顯的答覆記者，只是笑了笑，說：「所有體育界的人都知道，我學習過羅馬摔角，日本柔術，日本空手道，以及中國功夫，到時我將以這四種拳術混合爲一個整體，抵抗沉重的攻擊，或者候機反攻，至於我最擅長的一招，却是凌空飛起用雙脚撐向對方的軀體，我曾經以飛脚擊敗了七個很有名氣的摔角冠軍，不過，對付奇利，我却不一定冒險施展這一招，因爲飛躍出擊，給對方閃過，可能他會從我的背後，展開凌厲的攻勢，我就吃了大虧。」

豬木這番話，說的全是事實，由此可以反映出他的爲人相當豪爽，絕不矯扭做作。

這一場龍虎鬥，暫時預算在今年六月六日在東京新建角力場舉行，如果有些地方未能完成，要在時間上稍爲延遲一點，那就會得在六月下旬，或者一個兩個月，無論如何，今年一定會舉行這一項重要的競賽，相信到時必然引起無數拳迷坐在電視機前面欣賞。

由於中國功夫突然創下了輝煌的戰績，李小龍連獲兩屆萬國自由搏擊空手道冠軍，震驚全世界，美國還一度掀起了中國功夫熱，甚至舞廳裏面也有中國功夫舞，同時有許多健身院入加一項練習拳術保健的健身操，至於自衞術，更加少不了它，美國的西洋拳協會，認爲中國功夫太過蓬勃，影响到一般青年不學西洋拳，要學習功夫，故此，他們早就想安排一項挑戰式的摔角冠軍向奇利挑戰，所用的招不知道是甚麼，無論如何，一定不是西洋拳，這一項競賽也使美國西洋拳協會的重要份子覺得興奮。他們一致認爲奇利必可擊敗豬木，重振西洋拳的聲威。

這是相當有趣的，日本拳擊界一致認爲豬木必贏，美國的拳迷以及拳術專家則認爲奇利一定打贏豬木，到時誰勝誰負呢？確是難以預卜。

在電視台上面最近介紹過這兩個拳師，讓他們二人站在一起給記者拍照，那時拳王好像開玩笑似的向豬木連發三拳，豬木側身閃過，如果兩人站在一起，拳王奇利的拳頭和手臂都比較豬木粗壯得多，不過，說到一雙脚，那就豬木比較奇利更强，而且更加粗壯，到時兩人搏鬥，必然是一個用拳出擊，另外一個用脚橫掃飛踢，由於拳頭和脚都是很堅强的武器，究竟那一個拳師搶攻得手呢？不止是他們本身的武功決定贏輸，更重要的是機會，換句話說，那一邊的拳師有機會可乘，奪取勝利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

不管這一場龍虎鬥產生甚麼效果，它的影响性是非常重大的，究竟眞正的打鬥，以沉重的一拳出擊好呢？抑或飛脚踢倒對方較爲合算呢？這個問題，自從李小龍奪取世界空手搏鬥冠軍之後，就一直反覆辯論，至今仍然沒有答案，相信就快在東京舉行的世界自由搏擊冠軍爭霸戰，會給這個問題找到結論。

豬木現時積極備戰，每天依時起床練習，進食也有限制，何時休息，做甚麼娛樂，以及晚間在甚麼鐘點上床睡覺，全都依照專家指定的去做，他故意把自己看做機器，盡量貯蓄體力，加强鍛鍊各種絕招，希望一戰擊倒現任的世界拳王奇利。

豬木這個名字有一個豬字，確是名符其實，他比較普通人高了很多，面部特別長，下頷向前兜起來，看來很像野豬，他一度給日本雜誌選做最醜陋的男子，那時他只是在棒球場做棒球手，沒有甚麼名氣，後來他苦練摔角，多次奪取錦標，進升做世界摔角冠軍之後，他就寫了一本專書叫做「男性的美容與保健」。奇怪的是該書十分暢銷。

日本的女人瘋狂地愛上了他，以醜爲美，認爲最醜陋的男人跟最英俊的男人同樣有價值，因爲這兩種人都是比較突出的，而且豬木有輝煌的成就，身爲摔角冠軍，更加容易得到靚女的垂青。

日本小學生談及健身，全部課本都是把豬木看做英雄造像的，可見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經是一個英雄人物，如果他能够擊倒拳王奇利，那就簡直變成了他們想像中的神。

無忌現在才知道今天早上他爲什麼走不回來了，因爲這是從小樓這邊走出去的方法，要從外面走回來，就得用相反的法子。

雷震天在匆忙中疏忽了這一點，竟幾乎要了他的命。

——無論多麼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致命的錯誤。

他也從痛苦的經驗中得到個教訓。

小寶道：「那時你已經走得很遠，我想趕過去告訴你，你已掠上樹梢，我知道你只要一上去，行踪就會被發現。」

無忌道：「所以你也竄了上去，想替我把埋伏引開。」

小寶道：「我本來是想這麼做的，可是已經有人比我快了一步。」

無忌道：「那個人不是你。」

小寶道：「不是。」

他顯得很驚訝：「難道你也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無忌苦笑，搖頭。

小寶沉思着，過了很久，才接着道：「我也知道你的行踪一露，立刻就會有人來查看你是不是還留在房裏。」

無忌道：「所以你就來代替我睡在這張床上。」

小寶道：「我用棉被蒙住了頭，假裝睡得很熟，不久之後，外面果然就有人來了。」

無忌道：「但是你並不一定要說夢話的。」

小寶道：「我也知道並不一定要說夢話，只不過我剛好有種本事。」

無忌道：「什麼本事？」

小寶說道：「我會模仿別人的聲音，無論誰說話的聲音，我都能夠模仿得很逼眞。」

他又道：「跟我同時派出來的一批人，都受過這種訓練。」

無忌道：「你知道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小寶道：「我沒有看見他，也不敢去看，可是我猜想大概是唐缺。」

他又補充：「因爲唐家堡的警衛和治安，都是由他負責的。」

無忌道：「那麼你也應該想到，他很可能也會去查看你是不是留在房裏。」

小寶道：「他絕不會懷疑我。」

無忌道：「爲什麼？」

小寶笑了笑，道：「你應該看得出的，我跟他的關係不同。」

他在笑，笑容中却充滿了痛苦。

爲了自己誓死効忠的目標和信仰，他雖然不惜犧牲一切。

可是這種犧牲無論對誰來說都太大了些。

想到他和唐缺之間那種不尋常的親密，想到「西施」這兩個字中所包含的那種特別的意思，無忌當然也可以想像到他所忍受的是種多麼慘痛的屈侮。

無忌忍不住在心裏嘆了口氣，道：「不管怎麼樣，你都不該露面的，也不該跟我連絡，你付出的代價太大了，絕不能冒險。」

小寶又笑了笑，道：「可是，你付出的代價也不小，我怎麼能眼看着你身份暴露？」

無忌看着他，心裏充滿了歉疚，感激，和佩服。

直到現在他才相信，世上的確有不惜爲了別人犧牲自己的人。

就因爲世上有這種人，所以正義和公理才能永遠存在。

所以人類才能永存。

小寶微笑道：「何況我們之間已經有了種很好的掩護，別人都以爲我恨你入骨，時時刻刻都想要你的命，怎麼會想到我們是朋友？」

無忌道：「我也想不到，我在這裏，還有你這麼樣一個朋友。」

他在這裏已經有了三個朋友。

× × ×

小寶的態度變得很嚴肅，道：「有幾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他說：「唐家和霹靂堂的聯盟，本來就是因爲他們要互相利用，現在他們的關係已經變得很惡劣，雷震天很可能已經被軟禁！」

「這是我們的機合，如果我們能好好利用，讓他們自相殘殺，我們就一定可以從中得利的。」

雷震天的被禁，顯然還是件極機密的事，連小寶知道得都不太清楚。

想不到無忌却已經知道了。

小寶又說：「現在霹靂堂的主人雖然已被瓦解，有的已被暗算慘死，沒有死的也被驅出了唐家堡，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相信他們一定還有人潛伏在唐家堡裏，伺機而動。」

無忌道：「這一點，我一定會特別留意。」

小寶道：「唐玉中的毒極深，短期內絕不會復原，這一點你倒可以放心。」

無忌忍不住問：「蜜姬呢？」

小寶道：「蜜姬？」

無忌道：「蜜姬就是和唐玉一起被那口棺材運回來的人。」

小寶問道：「是不是雷震天以前的妻子？」

無忌點頭，又問道：「她是不是已經遭了毒手？」

小寶道：「她還沒有死，但是她的下落我却不知道。」

這種事他當然不會注意。

他當然絕不會想到雷震天的前妻和無忌之間，會有那種微妙的感情。

小寶道：「我知道你到這裏來，是爲了要手刄上官刄爲令尊復仇。」

無忌承認。

小寶道：「無論你能不能得手，七天之內，都一定要離開唐家堡。」

無忌道：「爲什麼？」

小寶道：「因爲他們昨天已派人連夜趕到皖南績溪去，查證溪頭村是不是有你這麼樣一個人。」

無忌動容道：「你認有爲他們派出去的人，十天之內就能趕回來？」

小寶道：「人雖然趕不回來，鴿子却一定可以飛得回來。」

× × ×

鴿子。

無忌立刻想到了，那羣將唐敖戰勝的消息帶回來的那羣鴿子。

他的心沉了下去。

小寶道：「我也知道，你這次行動的艱險，要想在七天之內完成，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你已經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想了想，又道：「嚴格來說，最安全的期限還不到七天。」

無忌問道：「你認爲安全的期限是幾天？」

小寶道：「五天！」

他算了算，又說道：「今天是二十三，二十八的黎明之前，你一定要離開唐家堡！」

無忌道：「我會記住。」

小寶道：「時間雖然倉促，但你却還是不能貪功急進，輕舉妄動。」

他的表情更嚴肅：「你自己白送了性命，死不足惜，如果因此而影響了大局，那就連百死都不足以贖罪了。」

無忌道：「我怎麼會影响大局？」

小寶道：「唐家早已有進犯大風堂的野心，他們特意結納上官刄，就是爲了要讓上官刄做他們的帶路人。」

無忌道：「這一點我已想到。」

小寶道：「現在他們自己雖然認爲時機還沒有完全成熟，可是，根據我的判斷，以他們現在的實力，要毁滅大風堂並不難。」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接着道：「以我的估計，最多只要三個月，他們就能毁了大風堂！」

無忌手心又有了冷汗。

小寶道：「你若輕舉妄動，萬一觸怒了他們，使得他們提前出手，那麼……」

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

無忌的冷汗已濕透了衣服。

小寶沉思着，忽然又道：「還有一件事。」

無忌道：「什麼事？」

小寶道：「除了我之外，我相信我們一定還有個人潛伏在唐家堡。」

無忌道：「你怎麼知道的？」

小寶道：「因爲我有幾次遇到了困境，都有人在暗中替我解決了。」

他又道：「我本來還不敢確定，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相信我的推測沒有錯。」

無忌道：「因爲除了你之外，還有個人在暗中維護我，替我引開了埋伏。」

小寶反問道：「你有沒有看清那個人的樣子？」

無忌搖頭，道：「我只看出了那個人的武功極高，身法極快。」

小寶道：「他是男是女？」

無忌道：「大概是男的。」

他想了想，忽又搖頭：「但是也說不定是個女的，只不過身材比較高大些。」

小寶又在沉思，表情顯得很奇怪。

無忌道：「你是不是已經想到可能是誰？」

小寶點點頭，又搖搖頭，喃喃道：「我不敢說，可是如果我猜的不錯……」

他沒有說下去。

外面的樓梯上，彷佛已有脚步聲响起，小寶的人已竄出窗戶。

臨走的時候，他還在再三叮嚀！「小心，珍重，莫忘記二十八以前一定要走。」

× × ×

現在已經是二十三的正午，無忌的期限已經只剩下四天多了。

他只有一把劍和三個朋友。他要對付的人却不知有多少。　（本章終）

——▲試探▼——

（一）

正午，正是吃午飯的時候，唐缺正是來找無忌去吃飯的。

只要是人，就要吃飯。

所以唐缺最近的胃口雖然很不好，却還是要勉強自己吃一點。

因爲他最近實在太瘦了。

無忌也不能說他胖，比起某些動物來，他的確不能算胖。

他至少比河馬瘦一點，他的腰圍至少比河馬要少一兩寸。

爲了補救這種不幸，今天中午他一定要勉强自己，努力加餐。

可惜他的胃口實在不好，所以他只吃了四個豬蹄，三隻鷄，兩碗大鹵麵，和一隻跟他差不多瘦的香酥鴨子。

最後當然還要吃點甜食，否則怎麼能算吃飯？

所以他又吃了十二個豆沙包子，六個豬油桂花千層糕，和三張棗泥鍋餅。

飯後當然還要吃點水菓，他也只不過吃了十七八個香瓜而已。

× × ×

無忌實在不能不佩服。

他簡直無法想像，這個人胃口好的時候要吃多少。

他的胃口一向很好，可是他這半個月來吃的東西，加起來還沒有唐缺這一頓吃的多。

唐缺還在發愁，看看桌上還沒有吃完的幾個香瓜發愁。

他搖着頭，嘆着氣，喃喃道：「怎麼辦？我吃不下了，怎麼辦？」

無忌道：「我有個辦法。」

唐缺道：「什麼辦法？你快說。」

無忌道：「吃不下就不吃。」

唐缺想了想，拊掌大笑，道：「好主意，吃不下，就不吃，這麼好的主意我怎麼想不到？」

他笑得不但像一個孩子，而且像個傻子。

他看來簡直就像是個白痴。

幸好無忌現在總算已經知道這個白痴是個什麼樣子的白痴了。

這個白痴把你出賣了的時候，你說不定還會替他點銀子。

× × ×

現在唐缺總算已吃完了。

在一個銅盆裏洗過他那雙又白又胖的小手之後，他忽然問無忌：「你會不會看相？」

「看相？」

無忌就算知道看相是什麼意思，也要裝作不知道。

因爲唐缺這問題問得很奇怪，他回答時不能不特別小心。

唐缺又道：「看相的意思，就是能從

別人的相貌上看出來那個人是個什麼樣的人。」

無忌道：「哦？」

唐缺道：「一個人是好是壞？是善是惡？會看相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來。」

無忌道：「我明白了。」

唐缺微笑，道：「我就知道你一定會看相的。」

無忌道：「爲什麼？」

唐缺道：「因爲你會殺人。」

無忌道：「會殺人的人，一定要會看相？」

唐缺道：「如果你不會看相，怎麼知道什麼人該殺？什麼人不該殺？什麼人能殺？什麼人不能殺？」

無忌不能不承認，他說的多少有點道理。

一個以殺人爲業的人，確實要有一種擅於觀察別人的能力。

不但要能察言觀色，還要能看透別人的心——這就是看相。

一個能够卜卦算命，能够說出別人過去和未來的術士，所倚仗的也就是這種本事。

唐缺說道：「你能不能够替我去看看相？」

無忌在笑：「你這人多福多壽，又富又貴，只可惜最近胃口有點不好。」

唐缺大笑，道：「你看得準極了。」

無忌道：「我當然看得準，因爲我早就知道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不必看我也知道。」

唐缺笑笑又道：「我也不是要你看我的相。」

無忌道：「你要我看誰的？」

唐缺道：「你還記不記得那二十九個人？」

無忌道：「你說的是昨天晚上住在這裏的那二十九個人？」

唐缺道：「我說的就是他們。」

無忌道：「我記得唐家堡好像也有客棧。」

唐缺道：「唐家堡什麼都有。」

無忌道：「我也記得，你說過的一句話。」

唐缺道：「什麼話？」

無忌道：「你說過，一個人就算住客棧，客棧的掌櫃也會問他，貴姓大名？是從那裏來的？要往那裏去？到這裏來有何公幹？」

唐缺確實說過這句話，他只有承認無忌的記憶力確實不錯。

無忌道：「昨天晚上，這二十九個人是不是住在你們的客棧裏。」

唐缺道：「是。」

無忌道：「你們是不是也已問過他們的姓名和來歷。」

唐缺道：「是。」

無忌道：「現在你既然已經知道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又何必再要我去看。」

唐缺道：「因爲有件事隨便我們怎麼問，都問不出的。」

無忌道：「哦？」

唐缺道：「我們總不能去問他們，是不是奸細？」

無忌道：「就算你們問了，他們也絕不會說。」

唐缺道：「所以我要請你去看看他們究竟是不是奸細？」

他微笑又道：「做奸細的人，總難免心虛，心虛的人，樣子看起來總有點不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看得出的。」

他的笑眼中又閃出了尖針般的光，一個白痴眼睛是絕不會有這種光的。

毒蛇的眼睛才有。

——他又有什麼陰謀？

——那二十九個中，是不是有大風堂的子弟？

難道他已對無忌的身份開始懷疑？

無忌的反應並不慢，就在這一瞬間，他已將每種可能會發生的情況都想過。

他只問：「那些人在那裏？」

唐缺道：「他們也在吃飯，每個人都要吃飯的。」

（二）

二十九個人，分成三桌在吃飯。其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他們裝束打扮都不同，吃飯的樣子也不同，有的在狼吞虎嚥，埋頭苦吃，有的卻吃得很斯文秀氣，只看他們吃飯的樣子，已經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身份。

其中吃得最慢，吃像最好的一個人，赫然竟是曲平！

無忌的心提了起來。

他已聽說過曲平和千千間的事，曲平既然在這裏，千千想必也在附近。

他們到這裏來幹什麼？難道是來找他的？

他既然認得曲平，曲平當然也能認得他！

只要曲平露出一點異樣的神色，他就死定了！

×　×　×

三個大圓桌，擺在一個很陰涼的院子裏，六菜一湯，四葷兩素。

曲平正在吃一盤搾菜、豆干、紅辣椒炒肉絲。

他看見了無忌。

但是他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筷子也挾得很穩，連一根肉絲都沒有掉下來。

曲平一向是個非常沉得住氣的人，而且很可能也已認不出無忌。

無論誰都絕對看不出他和無忌之間會有一點點關係。

千千不在這裏。

和曲平同桌吃飯的三個女人，都是無忌從來沒有見過的。

無忌的心總算定了下來。

唐缺悄悄的問他：「你看這些人怎麼樣？」

無忌說道：「我看，這些人都不怎麼樣？」

唐缺道：「你看不看得出他們之間有誰可能是奸細？」

無忌道：「每個人都可能是的，每個人都可能不是。」

唐缺道：「那麼你說我是該殺？還是該放？」

無忌淡淡道：「你說過，寧可殺錯，不可放錯。」

唐缺道：「你肯不肯替我殺他們？」

無忌道：「有錢可賺的事，我爲什麼

不肯，二十九個人，兩百九十萬兩。」

唐缺伸出了舌頭，半天縮不回去，苦笑道：「要我拿出這麼多銀子來，還不如殺了我算了。」

無忌道：「那麼你就只有自己動手，我知道你殺人一向免費的。」

唐缺道：「我殺人免費？你幾時看見過我殺人？」

無忌的確沒有看見過，有些人殺人是不用刀的，也用不着自己出手。

唐缺忽然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不該找你來看的。」

無忌道：「你應該找誰？」

唐缺道：「上官刃！」

×　×　×

只要一聽見上官刃的名字，無忌的血就在沸騰，心跳就會加快。

如果上官刃眞的來了，如果他看見了上官刃，他是不是還能控制住自己？

他完全沒有把握。

如果他忍不住出手了，是不是能將上官刃刺死在他的劍下？

他更沒有把握。

唐缺道：「據說上官刃是個武林中百年難見的奇才，不但文武雙全，而且還有過目不忘的本事，只要被他看過一眼的人，他一眼就能認得出，大風堂門下的子弟他大多都看過，如果我找他來，他一定能看得出誰是奸細。」

無忌道：「你爲什麼不去找他來？」

唐缺又嘆了口氣，道：「現在他的身份已不同了，怎麼會來管這種鷄毛蒜皮的小事。」

他忽然走過去，向吃飯的人拱了拱手，瞇着眼笑道：「各位遠道而來，我沒有盡到地主之誼，實在抱歉，今天的菜雖然不好，飯總要多吃一點。」

有人忍不住在問：「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走？」

唐缺道：「各位如果要走，吃完了飯，就可以走了。」

這句話說完，已經有一大半人放下筷子，連嘴都來不及擦就想走了。

唐缺居然沒有阻攔。

於是別的人也紛紛離座而起。

大家都知道唐家堡有了奸細，誰都不願意被牽連，誰都不願意再留在這是非之地。

唐缺忽然又問無忌：「你眞的沒有看出誰是奸細？」

無忌搖頭。

唐缺道：「幸好我看出來了。」

他又瞇起了眼，微笑道：「其實我早就知道這裏有個奸細。」

無忌道：「是誰？」

唐缺道：「趙無忌。」

（三）

趙無忌。

聽見這名字，最吃驚的一個人當然就是趙無忌自己。

唐缺却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二十九個人幾乎已全都走出了院子，只有一個人走得最慢。

唐缺那雙尖針般的笑眼就盯在這個人身上。

這個人赫然竟是曲平！

唐缺忽然冷笑，道：「別的人都可以走，趙無忌，你也想走？」

曲平沒有反應。

他不能有反應，也不會有反應，因爲他本來就不是趙無忌。

他還在繼續往前走，走得雖然並不快脚，步却沒有停。

再走兩三步，他就可以走出這院子。

但是他沒有走出去，因爲唐缺忽然間就已擋住了他的去路。

這個身材長得像河馬一樣的人，身法竟比燕子還輕巧，動作竟比豹子還矯健。

曲平顯然也吃了一驚。

唐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好幾眼，瞇着眼笑道：「我佩服你，你眞沉得住氣。」

曲平道：「我？」

唐缺道：「我本來也不敢請你留下來，的可惜我又怕別人知道。」

曲平道：「知道什麼？」

唐缺道：「如果有人知道趙無忌趙公子到了唐家堡，唐家竟沒有一個人好好的接待你，我豈非要被天下人恥笑。」

曲平道：「可是我既不姓趙，名字也不叫無忌。」

唐缺道：「你不是趙無忌？」

曲平道：「我不是。」

唐缺嘆了口氣，道：「如果你不是趙無忌，誰是趙無忌？」

他忽然回頭，吩咐家丁：「你們能不能派個人去替我把牛標請回來？」

×　×　×

牛標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禿頭大漢，一雙眼睛很有神，顯然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

他剛才也在這裏吃飯，就坐在曲平對面，吃得又多又快，好像一點都不担心自己會被牽連到這件是非中。

唐缺也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好幾眼，才問道：「你就是牛標？」

牛標道：「我就是。」

唐缺道：「你是幹什麼的？」

牛標道：「我是三泰鏢局的鏢師，已經在三泰躭了十來年。」

唐缺道：「你到這裏來有何公幹？」

牛標道：「我常來，因爲這家客棧的管事是我的大舅爺。」

唐缺微笑，道：「原來你也是唐家的女婿。」

這家客棧是屬於唐家堡的，客棧的管事叫唐三貴，也是唐家的旁系子弟。

唐缺道：「你雖然是唐家的女婿，但是我若有話問你，你也得實說，絕不能有半句虛言。」

牛標道：「江湖中的朋友都知道，我牛標別的好處沒有，却從來不敢說謊。」

唐缺道：「好，好極了。」

他忽然指着曲平，道：「我問你，你以前見過這個人沒有？」

牛標毫不考慮，立刻回答道：「我見過。」

唐缺道：「在什麼地方見過？」

牛標說道：「是在保定府的一家酒樓上。」

直到現在，無忌才明白唐缺爲什麼要找這個人來問話。

保定府正是大風堂的主力所在地。

唐缺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牛標道：「算起來已經是兩年以前的事了。」

唐缺道：「兩年前見到過的一個人，你兩年後還能記得？」

牛標道：「我對他的印象特別深。」

唐缺道：「爲什麼？」

牛標道：「因爲當時還有個人跟他在一起，那個人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唐缺道：「那個人是誰？」

牛標道：「那個人就是大風堂的三大堂主之一，江湖中人人看見都害怕的老狐狸，司空曉風！」

× × ×

他說的是實話。

趙無忌都看得出他說的不假，因爲曲平的臉色已有點變了！

牛標道：「那天我們是特地去向司空曉風賠罪的，因爲我們有趟鏢經過保定時，一時疏忽，忘了到大風堂去投帖子，大風堂就有人傳出話來，說我們這趟鏢的安全，大風堂不再負責。」

唐缺嘆了口氣，道：「你們也未免太大意了，江湖中誰不知道大風堂的規矩一向比衙門還大，你們有多大的本事？敢這麼張狂？」

牛標道：「我們自己也知道闖了禍，所以才急着去找司空大爺賠罪。」

唐缺道：「他怎麼說？」

牛標道：「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唐缺道：「那你們豈非慘了。」

牛標道：「幸好當時有這位公子在旁邊，若不是他替我們求情，我們那趟鏢只怕休想能走得出保定府的地面。」

唐缺指着曲平，道：「替你們求情的人就是他？」

牛標道：「是的。」

唐缺道：「你沒有看錯？」

牛標道：「我絕不會看錯。」

唐缺道：「就因爲有他替你們求情，司空曉風才沒有追究你們的無禮。」

牛標道：「不錯。」

唐缺笑了笑，道：「這麼樣看來，他說的話連司空曉風都要買賬的。」

他又用那又尖針般的笑眼盯着曲平：「這麼樣看來，你的本事倒不小。」

× × ×

曲平一向非常鎭定，非常能沉得住氣，可是現在他的臉色也已發白。

那天司空曉風故意要讓他替「三泰」求情，本來是爲了要建立他在江湖中的地位，讓江湖中的朋友對他尊敬感激。

司空曉風的作風一向是這樣子的，隨時都不會忘記提携後進。

當時他當然絕不會想到，這麼做竟反而害苦了曲平。

唐缺悠然道：「如果你不是趙無忌，你是誰？和司空曉風是什麼關係？他爲什麼要聽你的？」

現在曲平還能說什麼？他只能說：「我不是趙無忌！」

唐缺道：「你還不肯承認？」

曲平道：「我不是趙無忌。」

他已下了決心，不管唐缺問他什麼，他都只有這一句回答。

因爲他的確不是趙無忌。

× × ×

只有無忌才知道他不是趙無忌。

他是不是也知道站在唐缺身旁的這個人才是眞的趙無忌。

如果他把眞的趙無忌指認出來，他當然就可以安全脫身了。

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每個人都難免怕死的，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他是不是會把無忌出賣？

無忌不敢確定，連曲平自己恐怕都不能確定。

這時唐缺居然又暫時放過了他，又回頭去吩咐他的家丁：「你們能不能派個人去把唐三貴找來？」

（本章終）

新派武俠長篇／文·蕭逸　圖·盧令

心冰骨鐵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施展玄功，把貪夜來侵的邊威震傷，成玉霜不願寇英傑多樹强敵，出面緩頰，寇英傑遂縱之使去。郭彩綾負氣離開寇英傑後，苦練郭白雲所遺的越女劍之深奧探討究習新篇，功力初成，隻身前往宇內二十四令風雷堡，目睹堡中警戒森嚴，乃改變初衷，守在風雷堡外，伺機行動，那日與宇內二十四令的內堂地堂堂主秦漁、乾堂堂主歐陽不平相遇，歐陽不平心忿郭彩綾傲氣凌人，急欲斃之，縱身撲攻，秦漁意欲生擒，急發聲阻攔，由他先上，歐陽不平遂施展上乘輕功縱身退後——

虎頭釘虎虱　龍潭發龍威

明眼人如郭彩綾者都已看出歐陽不平實具非常功力，一進一退全憑足尖點勁之力，一雙膝蓋壓根兒連彎也不曾彎一下。

尤其驚人的是隨着他進退的身勢，俱都帶有一股凌厲的强風，誠所謂上乘武功中的「御風之術」——能够具有這般身法之人，當然大大不可輕視！

郭彩綾原是冰雪聰明之人，她又何嘗不知道對方「宇內二十四令」乃當今天下最爲强大之黑道組織，壇下高手如雲，自己人單勢孤，勢難與對方之主力抗衡，她原意只是出手狙擊對方零散的力量，想不到誤打誤撞，居然會惹出了對方兩位堂主，先時一鼓作氣，尚還不知厲害，這時一冷靜下來，才猝然覺出了不妙，心裏未免有些忐忑不安起來！

「風雷手」秦漁素知這位「乾堂堂主」歐陽不平，平素應敵，出手奇毒，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對方非死卽傷，此人尤其有一怪癖，對於年輕貌美女子更具奇特之惡感——這個因素，據說乃是由於他中年喪偶之故，他那位死去的妻子據傳頗具姿色，夫婦二人鶼鶼情深，一旦死別，人天永隔，乃使其精神上遭受到極爲重大之打擊，自此以後性情迥異，乃至恨盡天下女子——

有了以上這層因素，所以「風雷手」秦漁深懼他猝然向彩綾出手，造成不幸。

「風雷手」秦漁爲人雖非正派，對郭彩綾亦無心庇護，只是對於郭白雲的不幸遭遇，內心却深具同情，因此憐鳥及烏，也就不忍心郭氏之獨生愛女就此喪生！

——雖然如此，他也絕無意放過了彩綾，而是打算將她擒住送回總壇，聽憑總令主鐵海棠發落。

這麼做顯然有兩點用心：第一，在職責上他有所交待，第二，他深知彩綾之母成玉霜與總令主之沾親帶故，就憑這一點，鐵總令主也絕不輕於殺害彩綾性命，無形中也就合了自己心意！

基於以上兩點理由，秦漁才會搶先歐陽不平出手。

自然，他的這番苦心，却不爲郭彩綾所知道。

她自忖目前逃走無望，也就不惜放手與對方一拚，這時見對方二人爭相要向自己出手，似乎顯示着自己性命，早已操置在他二人之手中，不禁怒從心起，當時貞力內聚，向前踏進一步。

「你們用不着爭先恐後！」她冷冷的道：「乾脆就一齊上來吧，看看我是不是就怕了你們！」

一面說長劍直伸出去，劍上光華銀芒吞吐，顯示出深湛功力，劍尖指向秦漁面門，儼然一副有恃無恐模樣。

「風雷手」秦漁森森一笑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也許妳還不知道我二人究係何人，我不妨告訴你吧——」

話聲微停，他手指歐陽不平道：「這一位乃是職掌宇內二十四令內四堂『乾』堂的歐陽不平堂主，老夫姓秦名漁，職掌『地』堂堂主，在我二人面前，妳要想討得了什麼好去，不如識趣丟下兵刃，且隨我二人轉回，聽候發落，果眞不識進退，可就是自取其辱了！」

「風雷手」秦漁確是用心良苦，滿以爲憑自己與歐陽不平名字，武林中無人不知，郭彩綾震於二人聲威，說不定不戰而退，自是上上之策！

那裏想到，他的這番用心却是白費了。

郭彩綾聆聽之下，毫無所懼——其實她一聽對方報出名號，心裏還眞是害怕，只是生性要强慣了，絕不甘心向對方認罪服輸，箭在弦上不容不發，既然非動手不可，不如出其不意予對方一個厲害再說。

心裏這麼想着，表面上却是不動聲色，陡地縱身而前，掌中劍「玉女投梭」，閃出一道光華，向着正面的「風雷手」秦漁當心就扎！

「風雷手」秦漁是沒想到對方會有此一手，見狀既驚又怒，叱了聲：「大膽！」

——隨着他翻然翻出的身子，緊挨着對方的劍刃，滴溜溜一個快轉，彩綾這一劍緊緊擦着他的衣邊滑了過去，看來確是險到了極點，雖是有驚無險，却也令秦漁震怒十分！卽見他右手向外一探，暗施「一指神功」；倏地曲指一彈，只聽得「噹！」的一聲脆响！竟把彩綾手中長劍彈得嗡然蕩起。

郭彩綾若非用力把持住，這口劍幾乎脫手而出——饒是如此，却也由不住掌心一陣發熱，這才知道對方果然並非浪得虛名之流！

一驚之下，隨着對方遞出的掌勢，猛可裏凹腹吸胸，向後挪退了三尺，只覺得這個秦漁非祗是指力驚人，這一掌亦同樣眞力內斂，大大的非比等閑，不禁把一腔傲氣頓時打消了一個乾淨！

「風雷手」秦漁一雙鋼針似的長眉，猝然一挑，盛氣凌人的道：「好個丫頭，竟敢偸襲於我，今天却要妳嚐嚐厲害，莫怪本堂主以長欺幼，對妳這個後生小輩沒有打過招呼。」

一面說時，他的兩隻手已經摸揷於身後長衣大襟之內，陡地向兩面一分，手上各自執出一隻稀罕的物件。

那玩藝兒通體精鋼打製，具有很多稜角刃口，扁扁的折疊在一塊兒，一時看不出是什麼傢伙！

可是緊隨着秦漁抖動的雙手，只聽見「琤琤！」兩聲脆响，兩把傢伙才抖了開來。

——竟然是武林中罕見的一雙奇形兵刃——「跨虎籃」！

這對「跨虎籃」，每一隻都約有衙門口的紅紙燈籠那麼大小，上面有一雙手提的把柄，通體上下閃爍出刀劍一般的銀光，却在籃邊四週挺生出十二個鋒刃的稜鋒——不消動手嚐試，只看上一眼已知其威力驚人！

「風雷手」秦漁雙手執着一雙跨虎籃，頻頻冷笑不已，他一籃當胸，一籃側提，細長的一雙眸子，交熾出冷厲的凶光——

「來吧！」他頻頻冷笑着：「大姑娘，把你劍上的功夫儘量的施展出來，看看你家堂主怕也不怕？」

郭彩綾一見對方這對兵刃，已知不易對付，眼前情勢除了施出全力，放手與對方一搏之外，別無良策。

當下，她一聲不哼，腦子裏却思慮電轉，忽地向前一上步，掌中劍「大地沉眠」，霍地盪出一天銀光，直向秦漁頭上落下來。

秦漁左手跨虎籃向上一轉，却以伸出的刃子去鎖對方的劍鋒——

郭彩綾自然不容他的兵刃相接，臨時向下一挫劍身，一頓一挫，這其間可就大有名堂，隨着她陡然擰轉的手腕子，修長的嬌軀霍地向右面一個快轉，掌中劍「唰！」地射出一泓寒光，直向秦漁腰眼上扎來。

這一劍由於彩綾的處心積慮，施展出來果然極具功力，下沉的劍鋒間以凌厲的去勢；眞有魚躍鳶飛之速！「風雷手」秦漁頓時卽感覺出一股尖銳的劍風直透中衣——

一驚之下，迫得他不得不急手招架。

一式「提籃跨虎」——「嗆啷啷！」震耳聲中，架住了對方的劍勢，隨着他左手上撩，「金燈照路」，直向彩綾頭上招呼了過去。

郭彩綾只覺得對方跨虎籃上勁力至猛，方才一架之勢，已使得她手臂發麻，面迎着當前之勢，可不願再冒然硬接硬架，倏地擰腰，反縱出丈許以外。

「風雷手」秦漁冷哼一聲，喝道：「那裏去！」

足尖點處，電閃般的湊了過去。

郭彩綾身子向後一偏，左手猝揚，發出了一枚「銀頭小弩」，「嘶——」一縷尖風直襲向秦漁面門，後者跨虎籃往上一提，琤！一聲脆响，已把這枚暗器擊落一旁。

郭彩綾雖然只與對方動了三招兩式，却已知道這個秦漁武技精湛，大大不可輕視，自己如果一對一的與他奮死相爭，固然不知鹿死誰手，然而她却不能不顧忌到一旁尚有另外一個大敵歐陽不平，一個秦漁已使她難以招架，如果再加上一個歐陽不平，自是對她更爲不利，況且先時被她所傷的那個「冷面陰差」馮德令，此刻說不定已將返回總壇，一待對方大批援軍趕到，只怕她雙生翅脇也是難以逃脫了！

有了這一層顧慮，郭彩綾才忽然想到「臨陣脫逃」這個念頭，不意那個「風雷手」秦漁，竟然跟踪得如此之緊，寸步不離——

卽使暫時站仕一旁觀戰的那個「瀟湘俠隱」歐陽不平，也不會離開片刻，依然緊隨一旁，毫無任她逃走之意！

歐陽不平似乎已經看出了郭彩綾的心意，身形一連兩個快閃，已經攔住了郭彩綾欲去的退路——

他雖然暫時仍然保持着旁觀的身份，但是却在在顯示出狠厲的姿態——決計不容郭彩綾逃開的姿態！

郭彩綾心裏的指望，頓時爲之幻滅！當下長劍一揮，叱道：「閃開。」

長劍落處，幻成一道銀虹，隨着撲進的身勢，直向當前歐陽不平攻了過去。

歐陽不平長眉猝揚：「放肆的丫頭！」

描金摺扇倏地向上一揚，「噹！」一聲磕在了郭彩綾的劍身之上，雖在白晝天光之下，仍可見飛濺而出的一點火星。

這個歐陽不平端的是好身手，緊跟足下踏前一步，左手箕開着向外一抖喝聲：「去！」

一股巨大凌厲無匹的風柱，隨着他的手掌遞出之勢霍然擊出。

郭彩綾偬促之間，簡直是無從招架，急切裏，霍地向後一個倒仰，騰翻出兩丈開外，落身在一塊聳立的巨石之巔。

一個頭戴大笠，一身素黃衣衫的漢子，正自倚身石上，臨江垂釣！——由於他倚身坐處，正當巨石之凹處，那根長長的釣竿又是極爲細小，如非彩綾落身石上，正當其上，幾乎難以發現。

此刻這一猝然發現，不禁使她大大吃了一驚！

什麼人這等雅興？——外面早已打鬥得天翻地覆，死傷多人，此公竟然還能保持着這份休閑鎭定？只此氣魄已顯示出斷非常人！

黃衣人身材甚爲高大，雖然坐着看起來也極魁梧軒昂——他一心注目着水面之上，似乎對於身側頭頂所發生之一切漠不關心。

——是以，郭彩綾只得由上側面看知一個大概，不由她不爲之心裏驚得一驚——蓋這釣者到底是否敵人一面尚還不得而知，果眞如此，三面爲敵，可無倖理！心中一急，站在石上眞有上下不得之勢。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郭彩綾身子方自縱落石上之一刹，「風雷手」秦漁已自側面快速襲到——

足下踐踏着水中凸出的礁石，這位「地」堂堂主顯然施展出武林罕見的「凌波踩雲」步法，「颼！颼！颼！颼！」一連四五個起落，由斜刺裏猛然趕到了近側，陡然向上一長身，捷如鷹隼已撲向郭彩綾所立身的巨石之上。

看樣子這位堂主顯然已爲郭彩綾所激怒，決心要給對方一個厲害，是以身子一經撲上，提在雙手，銀光閃爍的一對跨虎籃，陡地同時掄起，直向對方兩肋上擠撩過去，其勢絕猛；眞有排山倒海之勢！

郭彩綾顯然由於分心足下釣者，一時沒有

顧及到對方攻勢如此之猛，當時被迫得直由石上飄身而下！——情不自禁落身在釣者身旁。

「風雷手」秦漁緊跟着飄身追下——一眼發現了那個垂釣的魁梧漢子，不禁驚得一驚，反側間已轉出丈許以外。

在他來說，黃衣釣者的出現，簡直是不可思議之事！

須知「風雷手」秦漁，「瀟湘俠隱」歐陽不平，郭彩綾這幾個人，俱是當今武林中身手極見傑出的健者，高手臨陣，講究的是「眼觀四路，耳聽八方」，這樣情形之下，竟然會未能發覺到眼前這個黃衣釣者的出現，簡直是有點難以想像！

觀諸眼前這個黃衣釣者的出現，顯然絕非偶然，由他那副「處變不驚」悠然神情上判來，似乎在這裏已經盤桓了一些時候，三個這等高手，竟然會沒有一個早早發覺，的確稱得上怪事一宗！

人影再閃，「瀟湘俠隱」歐陽不平從另一面閃身而前，當他猝然發覺到面前的黃衣釣者，亦不禁神色一凝，吃了一驚！

「風雷手」秦漁銳利的一雙眸子，遠遠的在黃衣人身上轉着，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冷笑！——

「尊駕眞是好興緻！只可惜你選錯了地方，」他冷冷的笑着：「還是挪挪身子，換個地方釣你的魚去吧。」

黃衣釣者偏過頭來看了他一眼——赫！好軒昂的一副相貌，濃眉大眼，鼻正口方，廣闊的天庭，襯以厚圓的地閣，尤其是那一雙烱烱有神的眸子，在他目光注視之下，「風雷手」秦漁竟然情不自禁，下意識的打了一個寒噤。

對方這副軒昂的面相，乍看之下，竟然給人一種「天子之威」，「風雷手」秦漁竟然莫明其妙的呆住了！

隨着黃衣人長竿起勢，只聽得「唰！」的一聲，一尾銀魚，已脫水而出，掠起當空——

或許因爲這尾出水的銀魚，黃衣釣者才不再理會任何人，魚兒在地面上跳躍潑刺不已，他抓住牠放入簍子裏，然後重理魚綫，再次慢條斯理的垂竿水面，却不再理會面前人，一心一意的注視向水面上，却不發一句言語。

這人膚色或許因爲長時間與大自然爲伍，色作古銅，他兩膀開闊，肌肉紮實，如果站起來，怕不在七尺開外，這等神偉的漢子，卽使武林之中亦不多見。

「風雷手」秦漁在對方目光囘向水面之後，才似無形中心情爲之一鬆——

以他昔日在帮裏的威風，言出必踐！說過的話一定算數，鮮得有人敢與抗衡，他既已命令這個黃衣釣者離開，就不容他敢以不遵。

然而，這一刹，不知是一種什麼的感觸，忽然使得他下意識的對於這個陌生的釣者；感覺到一種潛在的畏懼——也許「畏懼」這兩個字形容得過份了一些，總之，却使得他感覺出對方的不易招惹。

爲什麼他會有這種感觸？——可眞是莫明其妙！

秦漁心裏有了這種微妙的感觸，對於他的抗命不去，居然也就不再追究——

他足下一連踏進幾步，目光逼向郭彩綾道：「丫頭，眼前妳大勢已去，且隨本座轉囘，也許尚有一綫生機，否則哼哼……就算本堂主對妳有姑息之心，只怕歐陽堂主也是放妳不過，何不放聰明一點，豈不是好？」

郭彩綾原以爲黃衣釣者係對方之人，心裏未免還有些嘀咕，這時才知自己錯担了心，非但如此，由方才黃衣人凌人的眼神，以及他對於秦漁所採取「不予理睬」的神態上看來，很可能這個人還是一個强硬的角色！

因爲這裏方圓數百里內外，無人不識「宇內二十四令」總壇所在，又有幾個不要命的人，膽敢跑到「宇內二十四令」總壇門外來討生活的？

以此而判，這個黃衣釣者的身份，動機，可就不得不令人有些疑心了！

郭彩綾先時在黃衣釣者側目之際，已不禁震驚於對方那雙精氣四溢的豐朗眸子，從而也就斷定出這個人的絕非易與之輩！是以，在她走投無路之際，也就自然而然的把他當成了自己一邊，原以爲他們雙方一言不合，很可能大打出手，自己也就多了一個帮手，却沒有想到對方却是好涵養，竟然無睹於當前的拚殺搏鬥，一心一意只在他手上的釣竿，看起來這個架還是要自己打下去，心裏未免有些失望！

雙方既然陌不相識，郭彩綾自無要求對方爲自己賣命拚殺之理！

眼前「風雷手」秦漁出言逼迫，不禁又激發起她好勝之心，當下一緊掌中劍，冷笑道：「想要我不戰而屈，你是休想！有本事你們就殺了我。」

「風雷手」秦漁嘿嘿一笑道：「本主堂對妳已是破格容忍，且莫要不識好歹！」

一旁的歐陽不平似乎對於這個黃衣釣者十分在意，一雙明銳瞳子，自一見對方之始，卽頻頻在他身上轉移不已，顯然已察覺到對方的非比尋常。

——這時他身子向側方一轉，重新攔住了郭彩綾的去路，手中摺扇一指彩綾道：「姓郭的丫頭，秦堂主已對妳再三容忍，再不識進退，本座第一個就饒妳不得——本座還不信，什麼人有天大的膽子，竟敢揷手管『宇內二十四令』的閑事，除非是他活的不耐煩了！」

這番話很明顯的已亮出了字號，分明是意在警告那個黃衣釣者，要他少管閑事。

那知話聲方自出口，耳聽得水聲一响，銀光一閃，一尾活生生的鮮魚，隨着黃衣釣者甩起的竿勢，突地脫水而起，直向着那位歐陽不平臉上飛去。

歐陽不平怒叱一聲：「敢爾！」

描金摺扇「唰！」的一揚，迎着撲面來魚只一搧，已將那條奔面的銀魚撥向當空。

驀地裏，只見那尾閃爍着銀光的鮮魚，隨着黃衣釣者揚起的釣竿，忽悠悠，夾着一縷尖銳的勁風，竟然反向「風雷手」秦漁的身上飛去！

「風雷手」秦漁怒吼一聲：「大膽！」跨虎籃霍地向上一掄，吭喳聲中，已把那尾撲面的鮮魚鎖入刀梭之內——

黃衣釣者這種飛魚襲面，跡近遊戲，其實是絕大侮辱的動作，加諸在「宇內二十四令」兩位堂主身上，簡直極盡挑撥凌辱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對於秦漁，歐陽不平來說，莫不感到極大的羞辱！相繼怒由心起。

「風雷手」秦漁再次的怒嘯了一聲，那隻鎖住對方鮮魚的跨虎籃，用力的抖動了一下，決計便利用跨虎籃的十數把刀刃，先將對方那尾釣起的鮮魚，連同對方釣魚綫一併絞個粉碎再說——

那裏想到這麼一個簡直不成問題的小小動作，却也不能順其心願。

他這裏功力內斂，跨虎籃幌搖得嘩楞楞漫天直响，奇怪的是鎖在籃內那條鮮魚，仍然在裏面活蹦亂跳不已，十數把鋒利的刀刃絞削之下，休說是一條血肉凝聚的鮮魚，就是一塊青石，也當絞成粉碎，妙哉那條鮮魚却通體上下看來未曾傷着分毫！

非但如此，就連那根細若無睹的魚綫，也依然完好如初，依然緊持有力的連結在黃衣釣

者手中釣竿之上。

這番景像，太奇妙了！奇妙得簡直不可思議！

「瀟湘俠隱」歐陽不平原待向黃衣釣者撲上的身子，在目睹着這等詭異奇情的一刹，忽然定住不動。

郭彩綾也驚嚇得目瞪口呆！

現場最感尷尬，羞窘的莫過於「風雷手」秦漁本人了——憑他一身精湛的武技，三十年風塵歷練，走南闖北，掌中一對「跨虎籃」，不知令過多少成名的英雄俠士，摘下過多少人的「萬兒」！然而像眼前這種怪事，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驚懼、震怒、羞忿——一股腦的壓迫着他，使得他把心一橫，越加的要與對方這個人別別瞄頭，見個眞章兒！由是第二次提聚眞力，跨虎籃搖幌得嘩楞楞陣天價的一陣子脆响。

妙的是那尾啣結在對方魚綫上的鮮魚，仍然是在刀梭子裏活蹦亂跳不巳，休說是如其想像的絞爲肉泥，簡直片鱗未脫，全身上下不見一些兒血漬。

令人更驚嚇的是，那個倚石垂釣的黃衣釣者，却仍然保持着原樣，端正的坐在石上，甚至於連身子也沒有回轉過來。

這番動作太奇特了！從而使得「宇內二十四令」內四堂的兩位堂主打心眼兒裏起了一陣子兢驚！

「跨虎籃」鎖着鮮魚，魚連着綫，綫又連着魚竿，魚竿持在黃衣人的手裏——這一連串的巧妙關係，使得黃衣釣者與那位「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之間，形成了暫時不可分開的微妙關係。

「風雷手」秦漁的狼狽尷尬與不能自巳，似乎只有那位「乾」堂堂主「瀟湘俠隱」歐陽不平最能體會——事實上他二人到底是一條綫上的；有着「榮辱與共」的切身厲害關係！

目睹着「風雷手」秦漁的這份尷尬，歐陽不平也情不自禁的紅了臉！

在一陣兢驚之後，他鼻子裏發出了一聲冷哼，手中描金摺扇倏地闔起，肩頭略傾，箭矢也似的直向黃衣釣者坐處猛然狂襲了過來。

雖說是到目前爲止，這個黃衣釣者只不過僅僅露了這麼一手，可是就這麼一手就足够了——足够使得兩位堂主體會到來人實在是他們畢生所僅見的一位傑出高手！

既巳動手，就能分出個勝負高下。

「瀟湘俠隱」歐陽不平一身武功，較之「風雷手」秦漁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宇內二十四令」能够身任內四堂堂主之一，當然必有過人身手。

這時他身子一經撲上，手下絕不留情，掌中描金摺扇倏地掄起，夾附着一股尖風，霍地直向黃衣釣者當頭打落下來。

對於一旁觀戰的郭彩綾來說，歐陽不平的身法實在當得上「驚人」二字！

隨着他落下的身勢，形成了一股狂風，地面上灰沙在他身形落下的一刹，霍地四下裏飛散揚起——那一柄描金摺扇，却是撥風盤打直下，猛厲的向着黃衣釣者當頭頂門大笠直揮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那柄描金摺扇閃爍着金光的扇骨，眼看着巳將擊中在對方頭頂的一刹那之間——那個黃衣釣者忽然身子微微向左邊偏了一下。

身軀的移動，配合着他揚翻而起的一隻左手，那種動作看起來實在並無「高明」之處，只是極其從容自然而巳！

然而，在他這個普通的動作裏，必然含蓄着令人驚異的功力，這一點，事實上巳由歐陽不平的動作裏得以證實——

黃衣釣者這一手「揮手斜陽」，的確含蓄有那種像夕陽黃昏揮手致別的詩情畫意——然而武林中越是精厲絕倫的功力，却每每溶進於這類看似完全「自然」的動作之中！

「瀟湘俠隱」歐陽不平在對方這等從容的一個手勢裏，登時大見張惶！

他來得快，去得也快。

一來一去，其勢有若「疾雷迅電」——眼看着他下襲的身子，鷹隼般的就空一個倒折，夾附其軀的是一陣「噗嚕嚕」衣帶風聲——歐陽不平巳落身三數丈外。

憑着他傑出的輕功，犀利的見識，使得他暫時躲過了黃衣釣者那一式看似無奇的揮手之姿——只是他的驚懼與狼狽却巳在在難掩。

在地上一連踉蹌倒退了十八步，才站住了身子，那張臉却因爲「過於驚嚇」之故，在極短的一刹間，連續的變幻了好幾次顏色。

郭彩綾雖然無從感覺出黃衣釣者的功力如何，却能體會出對方那種純粹溶洽於自然的出手功力；必係極爲驚人！她忽然憶及了一句「老生常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之印證於眼前這個黃衣釣者，却令她有這種感觸！

對於那位「乾」堂堂主歐陽不平來說，黃衣釣者那一手「揮手夕陽」，確實使得他大夢初醒——他忽然發覺到自己的功力與對方簡直難以相比，頓時使得他愕在了當地動彈不得！——這個架必然還要打下去，但是將要如何一個打法，却得好好觀察思索一番。

黃衣釣者掌退歐陽不平之後，這才緩緩的由地上站了起來！

他手裏兀自拿着那根長長的釣竿——事實上他與「風雷手」秦漁之間的一段爭執，尚還在持續之中。

郭彩綾原本就猜測着這個黃衣釣者，必然身材極爲高大，這時在他站起來的身勢裏，果然得到證實——足足有七尺開外的高度，闊肩巨臂，襯以他軒昂的氣勢，端的是十足的一個偉丈夫！

「風雷手」秦漁仍然是不死心，只是他却是無論怎麼個使勁兒，就是割不斷對方手上的那根魚綫——這使他苦惱忿怒萬分！

黃衣釣者那雙灼灼神采的眸子，一直注視着他，莊嚴的面頰上自一開始就不曾顯現出任何表情——現在依然如此。

他一隻手平舉着釣竿，由釣竿漸漸彎曲的程度看起來，似乎那根魚竿上，巳逐漸加諸了力量。

漸漸的，那根魚竿越形彎曲——「風雷手」秦漁的一隻跨虎籃，巳不如像先前那般搖動的劇烈了——最後漸漸趨於靜止。

釣竿越形彎曲！

「風雷手」秦漁的表情也越形的不自然！

他們二者之間必然借着那根細細的釣綫的橋樑，互相較量起功力來了。

瞬息之間，秦漁巳漲紅了臉，他必然巳施展出全身的功力來抗拒對方釣竿上的奇大的力道！相形之下，他早巳不支，只是身爲一堂堂主，顏面攸關，却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鬆手認輸，這麼一來，就爲他自己帶來了更大的痛苦！

黃衣釣者漸漸抬高了他的手，手上釣竿在他加諸的巨大力道之下，變成了一張弓的形狀——「風雷手」秦漁身子忽然起了一陣子戰抖，黃豆大小般的汗珠子，一顆顆的由他臉上滾落下來。

驀地——

隨着黃衣釣者振臂揚起的那根釣竿，「風雷手」秦漁整個的身子，活似一條大魚般的凌空彈飛直起！——忽悠悠足足飛起了兩三丈高下，才又霍然重重摔落而下。

——饒是「風雷手」秦漁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經不住這等巨力的貫摔，登時雙籃出手，整個人在地上一連翻了幾個滾兒，才勉强躍身站起。

「颼！颼！」兩條疾勁的人影，相繼縱落面前，現出了黃效平，李威兩名弟子。

——不知何時，那艘金漆大船巳駛到了近前，兩名弟子正是由船身躍下，相繼奔向秦漁身前。

「風雷手」秦漁身上多處巳掛了彩，過份的驚嚇，使得他面白如紙，一時眞有點張惶失措——在兩名弟子扶持下，他簡直無以自處！

這一手飛竿釣人，如非郭彩綾親眼看見，她是萬萬也難以想像的，從而也就證實了這個黃衣釣者，果然身負有罕世難能的功力！

郭彩綾不自覺的看直了眼。

猛可裏面前清風一陣，那個高大體魄，意態昂然的黃衣釣者，巳經站在了她面前。

郭彩綾心中一震，只覺得在對方這等超然神威之下，自己彷彿變成了極爲渺小，渺小得微不足道似的——

四隻眼睛對看之下，郭彩綾忽然有所驚覺的點了下頭，吶吶道：「你……謝謝你——」

黃衣釣者銳利的目光，緩緩自現場每一個人面前掠過，凡是爲他目光掃過的人，無不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最後這兩道目光，才又落在了彩綾身上。

郭彩綾下意識的後退了一步，因爲對方直到現在爲止，還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並不能因爲他的出手，就直覺的判定他是自己這一邊的。

「你……」郭彩綾幾乎有點害怕了：「你到底是誰？你要幹什麼？」

黃衣釣者看着她徐徐的點了一下頭，抬起一隻手來，向着一旁指了一下——

郭彩綾順其手指處看去，忽然發覺到自己騎來的那匹愛馬「黑水仙」，遠遠的拴在那邊林子裏。

她忽然明白了！

「你是要我走麼？」

黃衣釣者黯然點了點頭，郭彩綾這才把對方看了個清楚——濃眉大眼，鼻正口方，約莫在三十五六的年歲，可能還要大一點，在他廣厚的下顎上，衍生着一叢短而密的鬍髭，根根見肉——這等神威的像貌，似乎只有在歷代帝王的畫像，或是那類自古以來武將的相譜上才得看見。

在他身邊，從而使得你感到一種「神威不可侵犯」的拘束之感！

他雖然沒有說一句話，然而這個手勢，也巳明顯的表露了他心裏的意思。

那意思是要郭彩綾趕快離開！

金漆大船就在眼前泊岸，船上軟簾深垂，除了李、黃二弟子之外，另有四名年輕弟子侍立在船舷兩側，實在難以想像這金漆羊座舟之內，除了載有內四堂的兩位堂主之外，另外還會有什麼聲名顯赫的人物？

黃衣釣者的示意，不禁使得郭彩綾心裏怦然一驚——只是在道義上來說，自己惹了這等大禍，却要對方一個陌生人來爲自己擔待，似乎有點說不過去。

「你……你不走麼？」

——半天，郭彩綾才說了這麼一句。

黃衣釣者搖搖頭，面色越加的冷峻，似乎對於郭彩綾未能即刻遵命而去，巳經感覺到不快！

他再次的指了一下那匹馬，用力的揮了一下手。

郭彩綾怪不好意思的點點頭，道：「好吧——大恩不言謝，我看我在這裏，實在也幫不上你什麼忙，不過，最起碼，你也應該把你的大名告訴我，也好使我……」

話還沒說完，黃衣人巳用他神威的目光制止了她下面的話，並且第三次的揮手令去。

郭彩綾心裏是說不出的納悶兒：「奇怪，他難道是個啞巴？怎麼不說話呢？」

心裏想着，由不住更加注意的向對方打量不巳——然而即使他眞的是啞巴，也萬萬不能由外表上觀察出來的。

黃衣釣者冷峻的目光，簡直使得她無法抗拒——

「好吧！」郭彩綾悻悻的說道：「既然你不肯把名字留給我，也就算了……反正我心裏記着你的這份恩惠就是了！我叫郭彩綾，家住與隆山，白馬山莊……以後有機會，歡迎你來玩！」

黃衣釣者原在憤怒之中，然而當她聽到對方報名「郭彩綾」以及道及住處時，顯然臉上現出了一片驚異，那雙眸子裏由不住泛出一片異采——宛若思及故人那般的充滿了喜悅！

然而畢竟「他」大異凡俗，長久的修爲，早巳使他不驚於任何世俗，一顆皎皎赤心，確能包容天底下任何人與人之間一切人事困擾！

面對着這個他顯然希望能見到的女孩子，他微微點了一下頭，表示他巳明白對方的心意，然後再次揮手令去。

郭彩綾確實也不能再說什麼了。

當下，她點點頭向對方告別，遂即大大方方轉過身子來，向着那邊樹林子走去。

現場各人，目睹着這一切，內心都不無憤慨——當着「宇內二十四令」內堂兩位堂主面前，如果眞要聽令郭綾彩就此而去，一旦事傳江湖，那可眞是笑話了！

「慢着！」

隨着歐陽不平咀裏的一聲輕呼，這位職掌「宇內二十四令」內堂的堂主聲出人現，只是一閃，巳攔在了彩綾身前。

「姑娘，妳還不能走。」

一面說着，這位外貌恂恂儒者風範的歐陽堂主，倏地臉上罩上了一層青霜，那雙深邃的眸子却直直的視向一旁的黃衣釣者——

「閣下武功當世罕見，的確是高明之至！」歐陽不平雙手抱了一下拳：「這位姑娘傷斃了敝帮多人，守着敝帮大門口，要想就此一走，只怕沒有這麼容易，請閣下賞在下薄面，暫時置身事外，容在下先行拿下了這個肇事的姑娘之後，再與閣下全義論交，怎麼樣？」

黃衣釣者就在歐陽不平橫身攔阻的一刹，臉上倏地罩起了一片怒容，容到歐陽不平發話完了之後，他才搖了一下頭，表示出不同意對方的說法。

是時，另一面的「風雷手」秦漁，也巳拾起了一雙「跨虎籃」，一副咬牙切齒的樣子，他雖然被對方釣竿重重的摔了一下，到底沒有傷了筋骨，少事調息之後，自信仍有再戰之力，就這麼敗下陣來，那可眞是王八現眼——

他自信敵不過那個黃衣釣者，可是若能將郭綾彩搶到手裏，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腦子裏一經觸及，身子快速一個旋轉，巳撲向綾彩的身邊，怒聲道：「歐陽堂主，還有什麼好說的，你先對付他一陣，且容我先把這個丫頭擒到手裏再說。」

輕鬆的一句話，即把那個燙手的熱山芋扔到了歐陽不平手裏，歐陽不平當然也不是傻子，可是他心裏却另有打算——偷眼向泊在一旁的那艘金漆大船瞄了一眼——這一眼却帶給了他無比信心，因爲他相信即使船裏的那個人，涵養再好，可是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絕不會逃過他的眼睛，最終他也必將會被捲入這個漩渦裏面——那就正合了自己的心意！

有了這個念頭，他才敢再次往捋「黃衣釣者」的虎鬚。

「風雷手」秦漁話聲一完，不待歐陽不平出聲應諾，當下雙籃一舉，腳下一上步，已向郭彩綾身前襲過去。

郭彩綾原本就覺得這麼走怪不好意思的，秦漁既然橫加攔阻，正好合了她的心意，當下長劍一挺，正待迎上前去。

不意就在在此俄頃之間，眼前黃衣一閃，有如飛雲一片，那個身材高大，意態軒昂的黃衣釣者，卻已介於二者之間。

「風雷手」秦漁萬萬料想不到，居然第二次又遭遇到了他，心中一急，大吼一聲，兩隻跨虎籃交叉着直向對方身上揮去。

黃衣釣者這一次卻是空着兩隻手，連那個長釣竿也沒拿着，面迎着「風雷手」秦漁的兩隻跨虎籃，他猝出右手，腳下微微向前踏進一步——

又是極其隨便自然的一招。

「風雷手」秦漁此生遭遇過無數高人奇士，然而確信沒有一人的出手與對方這個黃衣釣者相彷彿，從而也就拿不出一套能夠自信制勝對方的戰略——

隨着黃衣釣者的掌勢，他腳下一陣子踉蹌，蹬蹬蹬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只覺得對方黃衣釣者手掌上凝聚着萬鈞巨力，隨着他前進的那一步，更是含蓄着極其神秘的威力，如果秦漁不趕快退後，接下去的一招，將使他感覺到簡直無以防範！

「風雷手」秦漁早已是驚弓之鳥，然而他心裏卻十分清楚——自己所遇見的這個主兒，武功之高高不可測，簡直無法取勝，設若不迅速退身，必將要再次出醜！

他腦子方自興起這念頭，待要即刻退身時，已經慢了一步，陡然間，他感覺出由對方黃衣人身上襲出來一股奇熱無比的勁道！

秦漁再想退身時，那裏還來得及？——雙方乍一交接，秦漁再想退身時，即被那股奇熱如焚的勁道緊緊的吸住，其勢有如磁石引鐵，休想移動分毫！

——這眞是他生平從來未曾有過的奇異感覺——自此，黃衣釣者每向前面跨進一步，那種奇熱如焚的勁道，也就更加强了一些，他的身子也就被吸得更緊。

眼看着黃衣釣者一步步來到了他身邊，在距離他身前三尺左右站定下腳步。

秦漁在領受着對方身上，那種奇異的勁道時，只覺得遍體奇熱，似乎全身的血液在對方那種勁道之下，俱都爲之沸騰了。

一剎時，他奇熱難耐，由不住汗下如雨！

黃衣釣者一雙炯炯雙瞳，凌厲的注視着他，顯然已爲他所激怒，情不自禁的舉起了一隻手掌——

這隻手掌上凝聚着無與倫比的勁道，待要向秦漁當胸擊出時，忽然他那雙眸子裏的凌厲光采消失了——

一個像他這般功力的奇人，是絕不會輕而易舉的動手就隨便殺人的，况乎他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麼仇恨！

「風雷手」秦漁作夢也不曾想到，自己這條性命在對方轉念之間又得了生機，隨着黃衣人平推的掌勢，他身子球也似的滾了出去。

這一輩子秦漁還眞不曾這麼丟過人，偏偏一身武功，在與對方這個怪人交手時，竟是一些兒也用不上。

在黃衣人奇異的武功招勢之下，他簡直就像是一個小孩子，根本就挿不上手，丟人現眼在所難免！

隨着黃衣釣者劈空一擊的掌勢，秦漁足足滾出了丈許以外，手裏的一雙跨虎籃再次脫手，臉上也多處擦破，和剛才一樣，雖然說不上受了什麼大傷，臉可是丟大了，連羞帶嚇，却使他再也不敢輕舉妄動。

偏偏那位職掌「乾」堂的歐陽堂主，却自信有可乘之機，驀地由身後猛襲而進。

——他身子快速的往前面一個上步，掌中描金摺扇陡地向前一探，力透扇梢骨，發出了尖銳的一股勁風，直向黃衣釣者背後「志堂穴」上點到。

黃衣釣者似乎不曾發覺，他宛若無知的神態，使得歐陽不平心中大喜，一時力透扇梢，加急點出——

他內力精湛，尤其擅施「隔空點穴」手法，此刻功力凝聚，更具十分威力，眼看着遞出的扇梢，幾幾乎已經沾着了對方的衣邊，忽然間只覺得對方身上彈出一股勁道。

這股彈出的勁道，無巧不巧的正好迎着了歐陽不平遞出的扇梢，由於角度的適當，雖只是一彈之力，却可收「四両千斤」之妙，歐陽不平這一扇子，只以毫厘之差，而錯走偏鋒，點了個空。

這一手未嘗不在歐陽不平意料之中，一招走空之下，他身子極其輕捷的向外一閃，描金摺扇「唰！」地張開來，却以張開的扇面，在一個反手的勢子裏，再次向黃衣釣者的臉上揮來。

休看這一揮之勢，其中却暗含着幾種變化狠厲的絕招，由於那扇面質地，乃係九合金絲細細編織而成，厚薄如刄，在歐陽不平內力灌注之下，簡直無異一口鋼刀，一經收合，更可作棍棒鞭鐧，間或「判官筆」的施展，變化萬千，端的厲害至極！

歐陽不平當然知道對方的厲害，是以他一上來即全神貫注，面面俱到，唯恐不用其極，描金摺扇方自揮出，左掌一沉，點金耀波般再向對方下腹擊去。

這一勢雙招，施展得極爲老到，看起來這位歐陽堂主決心是要致對方以死命，才會這般不顧一切的拚命施展。

扇面，掌勢，形成兩種不同形態，而却各具奇險殺着的凌厲招式，彼此距離又近，黃衣釣者設非有出乎意料的奇招化解，看來簡直不能躲過。

看到這裏，就連一旁的郭彩綾也由不住嚇了一跳，發出了一聲驚呼！

形勢的變遷，有如電光石火。

郭彩綾的這聲驚呼方自出口的一剎那，猛可裏，就只見那個黃衣釣者的身子霍地向後面微微一坐——這一式「老子坐洞」施展得却是恰到好處——幾乎在同一個勢子裏，右手向上一撩——「呼嚕嚕！」一陣衣襟飄風之聲響起，却已將身上那襲寬大的黃衣掄起。

這一手端的出人意料！

試看黃衣釣者掄出的衣面，有如漁夫撒網般的奇妙，歐陽不平恰似漁網下的一條巨魚，一迎一兜，網了個正着，隨着黃衣釣者順風扯大旗般的向外一抖，歐陽不平陡地被翻上了半天！

這一手看來幾與剛才那一手「飛竿釣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力道顯然較諸那一手「飛竿釣人」更要猛厲的多——眼看着歐陽不平飛在當空的身子，足足騰起來四五丈高下，一逕直向着眼前淺水亂石間墮落下來。

以歐陽不平這一身傑出的功夫，承受黃衣釣者奇異的勁道之下，也難以在空中保持住平衡下落之勢，眼看着他翻起半天的身子，一連折了幾個凌空觔斗之後，頭下腳上，一逕的向着亂石嶙峋的河岸上倒栽下來。

陡地，一道白光由斜刺裏電射而出。

郭彩綾站的那個角度，看得十分清楚，只

見在危機一瞬之間，那艘停泊在岸邊大船的船簾子忽然「嘩啦！」一下子揭了開來。

——一個形相極爲怪異的長身老者，陡地自艙內電閃而出，隨着他快出的身子，右手抖處，發出了數丈長短的一根白色長綾，乍然看起來，直似白光一道，銀河倒瀉般的直迎着下墮的歐陽不平身上捲去，不偏不倚，迎了個正着。

隨着那怪異老人的一聲斷喝，長綾霍地向後一收，却已把歐陽不平下墮的身子硬生生的拉了起來。

白色長綾一放一收，其勢有如銀河倒捲，歐陽不平原來倒栽直下的身子，經此一來，陡地再次反捲而起，飄飄然的落向一隅。

眼看着那條白色的綾帶，有如銀虹倒捲般地又收了回去，在空中自相裏纏成爲一團，落在了那個面相十分怪異的長身老者手上。

對於郭彩綾來說，簡直是出乎意料！

想不到對方這艘金漆座船之內，除了那兩位武技深湛的堂主之外，竟然還另有高人。

這個形像怪異的長身老者，對於郭彩綾來說，顯然是前所未見，十分陌生——

只見來人身材瘦高，兩肩奇寬，鳩首鵠面，狀似野番，稀稀落落的一小綹白髮，挽成核桃般大小的一個髮髻，頂在頭頂正中，一身皂色長衫，十分肥大——

最令人吃驚的是，此老臉色奇特，包括他露出衣袖外的那一雙鳥爪般的怪手，都像是毫無血色，而且白中透青，臉上，手上，青筋暴露，乍然看上去，眞像是深山大谷裏不見天日的山魈木客，確是能把你嚇上一跳！

這個人的甫然出現，非但使得郭彩綾嚇了一跳，即連那個黃衣釣者在一度注目之下，也由不住微微皺了一下眉毛！

眼前的氣氛，似乎由於這個怪異的青面老者霍然現身，忽然顯現得一片陰沉！

青面老人一經現身，那雙鷹鳩也似的眸子，瞬也不瞬的已經盯在了黃衣釣者身上。

遂見他一雙袍袖倏地向後一甩，「呼嚕嚕！」風聲一响，直立船首的瘦長身軀長橋臥波般地已落向彼岸。

觀之他這一手進身之勢，似乎僅僅憑藉着兩袖後甩而搧起的風力使然，除此之外，甚至於連他的一雙膝蓋彎也不曾彎動一下。

在場各人，俱都當得上一流身手，目睹如此，無不心裏有數。

即以郭彩綾來說，也都看出了青面老人這種身法，正是傳說中的輕功極上境界「御風之術」，以此而判斷，來者這個怪異的老人，實在是有非常身手了。

包括歐陽不平，秦漁兩位堂主在內，臉上俱都情不自禁的浮現出一種喜悅之色！尤其是歐陽不平更不禁私心竊喜，甚感得計。

黃衣釣者除了在對方甫一現身之際，略表驚異之外，一直都顯現得十分平和——這時，當他目睹着對方施展出這一手「御風之術」之後，英昂的面頰上更不禁微微現出一片冷笑。

每個人的一雙眼睛，都在注意着現場的這兩個「超級强人」。

青面老者一落向地面，緊接着身子再次彈起，起落之間，已至三丈開外，落向黃衣釣者正面，可是他却又快速的向後退出了丈許——

等到他站定之後，那張白中滲青，青筋暴現的瘦臉上却由不住帶出了一種驚異的希罕神態！

一旁的「乾」堂堂主歐陽不平，容對方站定之後，遂即上前一揖見禮道：「多謝厲前輩對敝堂之賜以援手，感激不盡——」

話聲微頓，他遂以手中摺扇指向郭彩綾道：「此女乃是白馬山莊郭前莊主之後，前輩兩位高足，據悉就是傷在她同門師兄寇英傑之手，前輩若能就此將此女擒到手裏，即不愁那寇小輩不上門送死，對前輩與敝帮來說，都有好處！」

這番話自是極具搧動挑撥性，姓「厲」的青面老人聆聽之下，頓時神色一變，那雙小如彈丸的眸子裏，頃刻間湧現出一片凶光。

歐陽不平察神觀色，知道自己這番話算是用對了地方，正是「火上添油」，眼前大有可觀，自己等正可退居一旁，坐山觀虎鬥，何樂不爲？

話聲出口，心裏十分得計，偷眼向一旁的「風雷手」秦漁遞了個眼色，二人遂即匆匆退向一旁，現出一副休閑的觀望神態！

郭彩綾雖不知來者何人，可是觀其出手，以及由歐陽不平對其執禮甚恭的神態上看來，當知來人必具非常身份，而且在武林中輩份甚高！

眼前情形，敵衆我寡，自己方面只得二人，郭彩綾情不自禁的乃向着黃衣釣者身前走近過來。

黃衣釣者原意要她離開，可是由於眼前這個青面老者的忽然現身，迫使他不得不臨時改變了心意。

——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鎮定，用着那雙深邃，極具關切的眼睛，向彩綾注視着。

郭彩綾向着他苦笑了一下，道：「不是我不走，看樣子暫時我是走不了啦——又得給你添麻煩了！眞不好意思！」

黃衣釣者面上不着表情，用手指了一下身旁的一塊巨石，示意她到那邊去。

郭彩綾對於他的始終不開口說話，心裏實在是大惑不解：納悶得很，若非是眼前形勢特殊，自己非得要激一激他，好歹也逼着他說話不可。

然而眼前她豈能這般胡鬧任性？當下只得依着他姍姍走到對方指定處，倚石坐下。

那塊大石一面背水，高高踞上，黃衣人所以把她安置在這裏，大可放心——因爲敵方如有任何圖謀對他不利舉動之前，必欲先要衝過黃衣人這一關隘。

青面老者目睹及此，由不住發出了一陣子陰森的怪笑——面色益見陰沉！

他焉能不知道面前這個黃衣人的厲害？是以自現身之始到現在爲止，除了擺定了姿態之外，一直遲遲不曾出手，這當然是有道理的。

越是所謂的高手對招，越是吝於出手，常常殫精竭慮的結果，只作一招之搏，這一招也就是決定彼此生死存亡，抑或勝負之分的關鍵所在。

兩個當事人遲遲不出手不打緊，倒是幾個旁觀的人看得心裏沉不住氣！

當然，以「風雷手」秦漁與「瀟湘俠隱」歐陽不平這等閱歷見識之人，自不會膚淺到看不出眼前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微妙情勢！他們兩個甚至於更能體會出他們雙雙所以遲遲不出手的原因，俱不禁暗中爲他們彼此捏上一把冷汗！

青面老者與黃衣人四隻眸子對視了甚長的一段時間——奇怪的是青面老者自從離船上岸之後，即與黃衣人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一直不曾向前逼近。

黃衣人自始自終也只守鵠着足下方寸之地——由於他心裏一直記掛着郭彩綾的安危，生恐與對方青面老者鏖戰之際，歐陽不平與秦漁兩位堂主的乘虛而入，他二人合力之下，郭彩綾勢將不敵，必然要吃大虧——這是黃衣人所不樂意的。

正因爲如此，他才緊守着眼前方寸之地，絕不予對方任何人以可乘之機。

青面老者在幾度運施內力與對方抗衡之後，已清楚對方的用心。

登時，他青白的瘦臉上，再次罩起了一片怒容！

「這位朋友——老夫給你取個商量！」休看他一副鷄皮鶴髮，老態龍鍾模樣，一開口說話，却是清脆的童音：「你我之間，說起來全係局外人，犯不着拚個你死我活，這麼吧……」青面老人眼神如鷹，直直的注視着面前的黃衣人：「你老弟退一步，我退兩步，你意思怎麼樣？」

大概是沒有得到預期的回話，青面老人冷笑一聲，繼續道：「老夫的意思是——你老弟只管扭頭走你的，我們這邊人誰也不許攔阻你，只是——我們要留下這個姑娘！」

黃衣人臉上不動聲色。

青面老人道：「怎麼樣？而且老夫可以答應你，絕不傷害這個姑娘，你應該知道，我只是用她作爲人質，目的在迫使與她同一師門的那個姓寇的小輩自投上門。」

提起了這個姓「寇」的，青面老人眸子裏兇光迸現，由不住連聲發出了一陣子冷笑！

殊不知這個姓「寇」的，對於那個黃衣人與郭彩綾所引起的感應，更爲深刻强烈！絕不在青面老人之下，只是一方寄以深情關懷，一方意在仇恨！深痛惡絕，兩個極端罷了。

「怎麼樣？」青面老人神色已似不耐：「老夫只等你老第一句話。」

那一句話還是沒有出口。

——只是黃衣人却作了一個搖頭的否定表示，表示對於青面老者的提議不予贊同。

「哼——」青面老者冷哼了一聲：「這麼說來，你便非要與老夫我動手不可了。」

黃衣人冷笑不語！——只見他的一隻手，緩緩將那根揷在地上的釣魚竿拔出來。

青面老者頓時面色一怔，現場各人也無不大現緊張，只以爲黃衣人要出手了。

然而猜錯了。

但見黃衣人釣竿劃動，在地面上寫了幾個字——

「你莫非是來自苗疆鐵花塢厲鐵衫麼？」

青面老者登時一呆，獰笑道：「原來你有嘴一張，却是不能言語，不錯，老夫正是厲鐵衫，足下你又是何人？」

黃衣人唇角帶起了一絲傲慢，搖搖頭，繼續用釣竿一端，在地上書寫——

「少小出家江湖老，不識姓名久矣！」

一筆狂草，雖然是信手揮來，却是力透三尺——

厲鐵衫冷冷一笑道：「你是不肯實說罷了，一向在那裏盤桓？」

黃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力透竿梢，寫下八字：「幕天蓆地，四海爲家！」

青面老者厲鐵衫嘿嘿一笑：「好狂的口氣，今天你我適逢其會，就此討教！」

話聲出口，只見他一雙鳥爪般的瘦手，陡地一合，即聞得一陣清脆的骨响之聲，密如貫珠，厲鐵衫的兩隻脚隨之向兩邊跨了出去。

現場登時有了一番異樣，沿着厲鐵衫站立之處三尺範圍之內，頓時形成了一個氣渦，只聽得一陣沙沙之聲，無數灰沙小石，遂即在那團向外擴充的氣機裏，開始緩緩移動起來——

漸漸地，環繞在厲某人身側的那個內力圈子，似乎越來越大，厲鐵衫的那一雙眼睛，情不自禁的也就眯成了一條綫，透過一綫目光，瞬也不瞬的盯視向眼前那個他絕對不敢輕視的陌生大敵。

黃衣人偉岸的身子，一動也不動的仍然站在原處。

對於厲鐵衫這般功力，他當然有所感受，淡棕色的面頰上，忽然顯出了一番凄凉，長竿探出，繼續作書，在地面上寫着——

「你有今日成就，確是成功不易，毀於一旦未免可惜！勸你還要三思！」

厲鐵衫眼神越見凌厲，枯瘦的面頰上現出冷森森的笑容：「話倒是兩句好話——只是光說不練，看來你倒是個外家，可知老夫所施展的是什麼功力？」

黃衣人面現微笑，揮竿道：「內提三虛，外形三罡，謂之『混元霹靂』，此功倡之崑崙雷鳴子，終不脫前人巢臼！」

厲鐵衫神色一變，點頭道：「好見識，這麼一說足見高明，說到前人巢臼，莫非你一身所學，豈能無師自通？」

黃衣人點點頭，寫下道：「然！我之武功皆脫胎於自然天機，前所未見，你欲勝我萬萬不能，我要勝你却是容易之至！你不可不愼重其事！」

一對一答，各人俱目睹耳詳，對於黃衣人的這番自負，未免不心裏暗自猜疑。

厲鐵衫忽然發出了一聲冷笑！「足下過於自信，只怕未必，老夫擇居化外，已數十春秋不問外事，這一次承鐵總令主惠書相邀，千里作客，這件事照說不便我這個客人多事，只怪你行事過份猖狂，二位堂主存心禮讓，與你好言相商，居然毫不知情，這等行徑，分明大悖武林道義，老夫實在看不下去，說不得揷手管上這件閑事——你自不量力，休怪老夫手下無情，不必多說，即請出手快快賜教！」

黃衣人聆聽之後，臉上興起了不屑之色！只見他往左跨出一步，「噗！」一聲將長竿揷入地面，入地尺許，極見功力。

厲鐵衫雖然話聲不絕，却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姿態，兩隻手依然合十在胸，足下大闊步的跨出，看看內功已凝聚成形，冷哼了一聲：「開罪！」

二字出口，那一雙形若鳥爪般的瘦手，已抖顫顫的向外徐徐推出——

頓時就有一片成形的罡力，自他抖顫的十指間向外湧出。

黃衣人與他對面而立，間隔距離約在丈許之間，他偉岸的身子佇立在當地，就像打入在地裏的一根石樁，絲毫也不移動。

厲鐵衫發自十指的罡力，該是何等的威力？——這一點只須觀諸他面前飛沙走石的情景即可想知，然而黃衣人却是那等的無動於衷，一副宛若未覺模樣，非但如此，甚至於他身上那襲寬大的黃色長衣，也像他昂然的軀體一樣，連衣角也不曾飄動一下。

洶湧的風力，事實上已在他身側四週，早已形成了威力，拳大的石塊咕嚕嚕向後面滾動着，然而偏偏黃衣人儼然無覺。

郭彩綾站在黃衣人身後約有兩丈遠近，却已感覺到正面風力的罡勁，對於厲鐵衫的功力大感驚異，對方雙掌只不過才作勢推出，已是如此，一旦全力擊出，其威力可想而知。

這麼一想，她心裏那能不爲面前的這個黃衣人有所懸心？

果然，隨着厲鐵衫緩緩推出的那雙手掌，眼前所形成的空氣壓力漸漸加劇。

厲鐵衫那雙推出的手，不像是在凌空運功，倒像是在着力推動一座山——

只見他雙掌抖動的那麼厲害，微微下蹲的身子，雖然剛挺如故，只是所擔當的力道必屬驚人——這一點只須注意他那一雙踏在地面上的脚步即知！——那一雙脚步，不知何時已深深陷入地面寸許有餘。

好厲害的「混元霹靂」掌功！

在他推動的掌力之下，三數丈範圍之內，地面上已無可移動的浮物。倒是那幾塊一人多

高的巨大石頭，尙挺立如昔，再剩下的就只是那個黃衣巨人。

黃衣人岸然不動的身子依然如昔，儘管他身側四週石潑土削，他却能依然自我，那雙炯炯的目神，既經注定厲鐵衫之後，就再也不曾移動過。

厲鐵衫的雙手已推出了一半——

他顯然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那未推出的一半，却是較已推出的要吃力得多，簡直難以推出。

凡是有耳朵的人，都能清楚的聽見自他掌力下所形成的那種「轟轟」低鳴聲——這也正是何以冠名爲「混元霹靂」中的「霹靂」二字。從而也就可以聯想到；一旦這種掌力推出之後，所形成的音波功力，該是何等駭人！

然而，厲鐵衫却並不能如他心意的有所發揮。

漸漸的他看來如鐵柱磨盤般結實的身子，也開始動搖了——一連搖動了好幾下，遂即又吃他死命的定住。

一片紅雲起自厲鐵衫削瘦的臉上——甚至於他的一雙眼睛也都變成了血紅顏色！

旁觀的幾個人；看到這裏都禁不住暗自驚心！

事實明擺在眼前，厲鐵衫雖然是發動人，似乎却是「自討苦吃」，對方黃衣人雖然站着不動，甚至於連手臂都不曾抬動一下，但是在眼前雙方暗較之下，他已經毫無疑問的佔了上風。

雖在厲鐵衫的這一雙手，可應了「羞刀難入鞘」那句話，眼前是前進無力，後退不能。

每個人耳鼓間都發出一陣隆隆之聲，强大的氣壓力道繼續有增無止！

厲鐵衫那雙手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又向前推進了寸許——他那張臉已由原來的「紅」變成了「紫」色！一根根青筋顫抖着，像是無數條小蛇在蠕動着。

——他似乎已盡到了他所有的能力。

直到這時，黃衣人臉上才現出了一片欣慰的笑容，只見他邁動足下，徐徐向前跨進了一步。

這一步，在他來說，似乎並不十分吃力，可是相對的加諸於厲鐵衫身上，可就大不輕鬆！——驀然間，他身子搖盪得那麼厲害！

黃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一雙光華內斂的眸子逼視着他，臉上微現怒容——

他已經給對方顏色看了，怪在厲鐵衫仍然夢想求勝，不自量力，因是這雙眸子裏的光采，含蓄着凌厲的責怪之意，像是予對方最後的一種警告！

厲鐵衫身子在一陣劇烈的搖盪之後，竟然又爲他穩了下來。那雙踏立在地面上的脚步更見深入，幾乎沒陷及足踝部位。

有一種十分怪異的現象。

——那就是先前爲厲鐵衫功力逼運離開的土礫石塊，這時竟然紛紛的又向回移轉回來，非但是紛紛回來了，而且更超過了原來停置之處，飛沙走石，較諸先前情景有增無已，更生奇趣！

郭彩綾與對方的兩位堂主；看到這裏心裏俱都雪亮，妙在他們竟無從體會自黃衣人身上所發出的功力——顯然不同的是；厲鐵衫的功力是有形，而黃衣人的功力却是無形，似乎這種「無形」的勁力，已取得了眼前勝利！

厲鐵衫既然硬撐着死不敗陣，黃衣人就不得不再予以顏色，當下他冷冷一笑，霍地向前又跨進了一步。

跨進了一大步。

厲鐵衫陡然神色一陣大變，身子一陣大幌，倏地後退了三步，發出了一聲輕咳——

似有一股急起的怒血，直湧喉結，却硬生生的又被他嚥到了肚子裏！——

那張枯瘦的臉顯然已不再是紫紅顏色，一刹間變成蒼白，大顆的汗珠，由那張瘦臉上流滴下來。

看着黃衣人，他什麼也沒有說，只作出了一個苦笑，歐陽不平與秦漁兩位堂主；看到這裏不約而同的向着他偎近過來。厲鐵衫緊緊咬着牙，不發一言，然而他已經敗了，敗得相當的慘！

黃衣人臉上帶着一絲冷笑，再也不願在眼前這個地方逗留一下。

由地上拔起了魚竿，他轉身步向郭彩綾身邊，指了一下前方，郭彩綾會意，就同着他一併離開。

身後面的人，再也沒有一個敢與阻攔，一個個怒目凸睛的目送着二人的背影消失眼前。

× × ×

郭彩綾同着黃衣人一逕的來到了林子裏，——就在彩綾乘騎的那匹愛馬「黑水仙」面前定下脚步。

黃衣人指了一下馬，示意要她上馬離開。

郭彩綾實在忍不住，道：「你這個人實在奇怪——爲什麼不說話？莫非你是個啞巴？」

黃衣人搖頭，臉色並不忿怒，却很凄凉！

「不是——」郭彩綾更奇怪了：「那你爲什麼不說話呢？眞是一個怪人！」

黃衣人又搖搖頭，表示不願談這個問題。

郭彩綾無奈的道：「可是我這條命是你救的……你是我有救命大恩人……我可以問你的名字麼？」

黃衣人想了一下，用手裏的魚竿在地上寫着：「我的一切，寇英傑最清楚，妳問他就知道。」

「寇英傑？」郭彩綾驚了一驚：「你認識寇英傑？」

黃衣人點了一下頭，臉上現出一片故人情誼！

郭彩綾驚喜道：「你們是好朋友？」

黃衣人點一點頭，竿下書寫道：「情同手足！」

郭彩綾笑道：「這麼一說，我們就不是外人了……他是我師兄——」

黃衣人頻頻點頭，表示他很清楚。

郭彩綾奇怪的道：「你們認識很久麼？」

黃衣人搖搖頭。郭彩綾會意道：「這麼說，你們認識並不多久，難怪我沒有聽他提起過你！」

提起寇英傑，她却情不自禁生出一種哀怨，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嘆息，不再多說。

黃衣人凝視着她，遂即用釣竿寫道：「我與他相處年許，砥勵切磋，情同手足，無所不言，你們之間的誤會，他曾告訴過我，你父臨終曾將妳終身大事，許配交付與他，而姑娘顯然聽信二位師兄讒言，對他心生誤解，誠乃痛心之事！」

郭彩綾一邊認一邊看，看着看着，禁不住悲從中來，眼淚只在瞳子裏打着轉兒。

黃衣人並不因她傷心而中止繼續寫道：「寇兄弟眞純正直，仁愛可風，他無日不爲姑娘安危與白馬門興亡爲念，姑娘當要體念其苦心，同心合力，助其完成未來之艱鉅任務，切記不可再意氣用事，自誤誤人，愧對妳父在天之靈！」

郭彩綾眼淚不停的淌着，先是頻頻冷笑，繼而手足失措，忽然忍禁不住，伏在馬背上泣出聲來！

黃衣人表情驚愕，那雙炯炯的眸子，盯視着她，似乎是在思索着她，何以會如此傷心的原因！

郭彩綾傷心了一陣，回過眸子看着黃衣人，忍着淚道：「你說的這些，當我不知道麼！既然你與寇英傑師兄情同兄弟，幹嘛你不去問問他去？再說……這些事你也管不着，我幹嘛非要去求着他？沒有他我一樣也能爲我爹報仇！一樣也能復興白馬門的聲威……他也別看不起我。」

越說越難受，越說越傷心，大顆大顆的眼淚，滴滴打打的濺落下來。

忽然，她躍身上馬，倏地策馬疾馳如飛而逝——

黃衣人先是愕然，繼而臉上現出笑容！

他雖然貴爲皇子，久處深山，然而畢竟也曾享有過綺麗多采的愛情時光，小兒女惺惺作態的那一套，他焉能不懂得？

這件事他倒是不再爲寇英傑担心了。

他是誰？

「哀皇孫」——朱空翼！

× × ×

朱空翼仍然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倚坐石畔垂釣——

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却是「臨淵垂釣不在魚」！一條條的魚釣起來，再被他放回水裏——

白晝漸逝，黑夜來臨！

夜風在江面上迴盪着，四下裏一片黝黑！耳際漸次响起了夜虫的低鳴，繼而是蛙類的鼓噪——他揷穩了釣竿，打開了隨身的革囊，取出了幾樣瑣碎的東西。

一盞燈、一罐水、一團包有竹葉的冷飯。

「燈」是經過特製，適宜於露天燃點的那一種，一經燃起，頓時放射出栲栳大小的一團碧光。

他把它端起來，放置在邊的石頭上；然後倚石用餐——抬起的眸子，遂即注意到，隔江對岸的那片龐大的建築物——風雷堡。

這時候堡裏也已亮起了燈光，數千團光華燦爛的明滅燈火；花團簇擁般的聚積在每一座樓閣裏，彼此對映，金碧生輝，遠遠看去，有如一片密集的星海。

遼闊的江面上，靜靜的不見一艘歸舟，和諧的浪花，一片片揚起來，又落下去……更顯得夜的單調與沉寂！

天空裏陳列着恆河沙數的繁星——朱空翼仰首靜靜的觀望着——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的智慧與靈性，已經發展到與繁星爲伍，並能由此善察人世的盛衰氣數，每試不爽，「星相」並顯示了許多高深莫測的學問——那些也只有像他這般深具慧心、獨具慧眼的人，才得善以體會，有所領悟！

於是不久之後，這「夜觀星相」也就成了他極具趣味探討的必修課程之一。

× × ×

「堡壘廳」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八名金衣衞士，左右抱刀佇立，總司全堡安危的四堂堂主，俱都在座，他們是「天」堂堂主「天馬行空」晏三多，「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乾」堂堂主「瀟湘俠隱」歐陽不平，和「坤」堂堂主「墨羽」吳琪。

四位堂主左右對坐，也都面色深沉，不發一言——

另外，負責調派全堡武力幹勇，新領「總提調」之職的「龍虎枴」呼延雷斜坐側面——他身後是四名年輕身壯的分令令主，各領「陸戰」「水戰」「封鎖」「游擊」職司，每人捧着一面三角形金色令旗——他四人表情嚴肅，隨時待命出戰，一副「如臨大敵」模樣。

這一切的一切，在在顯示出今夜「宇內二十四令」遭遇到了不平凡的事情——要不然經易不見露面的總令主鐵海棠絕不會親自出面主持！

鐵海棠居中而坐——

一襲雪白長衣，金色的披風，鑲有藍色寶石結子的風帽……這一切把這位聲勢顯赫，黑道第一瓢把子，「宇內二十四令」的總令主襯托得極其特出，雍容高貴！

鐵夫人披着百雀羽的華麗披風，一聲不吭的輕偎在他身邊，她的臉看上去較昔日更爲蒼白，一些兒不見笑容——她是昨天才由興隆山「白馬山莊」轉回總壇的，從那個時候起，她那張美麗的臉上，就再也沒有看見一絲笑容！

比較起來，倒是這位黑道盟主，總魁首——鐵海棠要顯得鎭定得多——

大家都知道這位總令主在今春二月，參透一部失傳武林的「火海眞經」之後，幾乎已成不死之身，一身原已登峯造極的武功，更不禁大大的向前跨進了一步。

又有人知道，鐵氏的「劍術」，目前也已練到「劍以氣使」的地步，凌厲的劍氣，每每能在寶劍出鞘的一刹那，殺人於不知之間。

鐵氏武功既然有了如此境界，莫怪乎他更將目空四海，不把天下任何人看在眼裏了。

然而這「任何人」三個字，事實上却有修正的必要——起碼就有兩個人，目前使得他很是頭痛！

說來奇怪的很，這兩個令他不得不爲之「重視」的人，出現得都極其突然，包括今夜在內，不過是前後兩天之內，先後都顯現出來。前者寇英傑，已經令他頭痛萬分，不旋踵間，却又來了後者這個莫測高深，不見傳聞的黃衣奇人！

能够在舉手之間擊敗「宇內二十四令」兩位堂主的人，武林中簡直極其罕見，尤其驚人的是，有「苗疆一怪」，「陸地神仙」之稱的「青毛獸」厲鐵衫，竟然也在來人手上吃了敗仗，甫一進門，就臥傷病榻——這樣的大敵，焉得不令鐵氏刮目相待？焉得不令他視之爲「大敵」？

更不解的是，那個黃衣怪人在重創「宇內二十四令」威名之後，竟然未曾離開，仍然守在總壇大門對岸遲遲不去，這才不得不令總令主以次各人大爲震驚——

今夜這場不平凡的聚會，原因正在於此。

爲了不予敵人的觀察，偌大的堡壘廳內，僅僅只燃點了兩盞高脚架燈，各置大廳兩角，光度僅容辨物，整個大廳裏於是就顯現出一片陰森氣氛！

既名「堡壘廳」，顧名思義當然有「堡壘」的涵意在裏面——事實上這座大廳高舉揷天，整個暴露在外，是「金沙堡」最近外圍的一所高出建築，甚至於有一半的地基柱石，都建築在水裏。

大廳共分上中下三層，每一層都面積極爲寬敞，除了第一層，用爲各有關職司發號施令之外，第二第三層都用以本堡攻殺武力的聚結，一次聚結三五千人，並不會顯得太擁擠。

這座規模至爲龐大的巍峨建築，全係一色的堅固黃色花崗石塊所建築，全樓共有八處進出口，一聲令下，可以在極短的時間裏調遣攻防——尤其是屬於「水戰令」的三十六艘戰船，平常原本就收藏在最下層的船塢裏——

「船塢」其實就是「堡壘」最下層的一部份，只須一聲令下，絞開臨江的活動門扉，三十六艘金甲快船可以一鼓而出，在遼闊的水面上展開攻殺，在普通的情況下，三十六艘戰船根本無須全數出動，只消出動數艘，已能盡殲來敵！

時令雖巳是暮春的四月，却也有幾分春寒的料峭，陣陣寒風，由圓形大廳不同方向的十六扇敞窗裏襲進來，氣氛益加顯得陰森！

鐵海棠面向窗外，隔着遼闊的江水，注視着對岸那一盞星星之火巳經很久了。

四位堂主也俱似在全神貫注——

大體說來，這幾個人都能保持着鎭定，敵人雖然莫測高深，到底不過只是一個人，再說眼前尙有鐵總令主親自坐鎭，無須大驚小怪！

——在任何情況之下，本堡都寄予總令主無比的信心，在他們的印象裏，即使天塌下來，只要鐵氏在場負責，也可以高枕無憂！

「鐵海棠」三字大名，對於「宇內二十四令」上下近萬的手下說，有想像不到的魔力，在這個名字驅使之下，即使喪失性命亦在所不計！

座中那位新領本堡總提調的「龍虎枴」呼延雷，說起來，在幾位高階職位裏，算是年紀最輕的一人。

這個人看來頂多三十出頭，身材偏高，生得豹頭環眼，眉濃而挺，雙顴高聳，兩太陽穴高高隆起，一望即知是擅於權術，多機智而有內功精湛的卓然之輩！

呼延雷原非本帮之人，據說早先是海南「雙燕峯」「黑衫客」邊震手下的股肱愛將，自爲鐵海棠收容之後，愛其武功，在短短一年之內不次擢昇，由一個分令令主，提昇到今日「總提調」的職位。

這個職位原是「晴空一隼」鷹千里——鷹九爺把持經年的寶座，自從不久前鷹千里因叛逆之罪，遭受整肅伏刑之後，曾經空懸經月。「龍虎枴」呼延雷的上任是經過鐵氏一再衡量推敲之後才明令發表。

果然，呼延雷在即位之初，即表現了他過人的長才，對本堡二十四分令，九十六舵，作了一番新的佈署更換，尤其對於每一位令主，舵主有一份精確的考核分析，註明花册，呈現總令主，用以今後調遣任免的憑藉。

年輕人畢竟不同於年長者的老成！

在長時間的靜寂觀變之後，呼延雷首度現出了不耐。

由座位上站起來，踱向窗口，他舉起了昔年海島爲寇時，得自海盜梟首的一架精緻「遠望鏡」，拉出鏡管，湊於眸子上，向外觀看了一下。

收下「遠望鏡」，呼延雷來到了鐵氏座前，前傾上軀，恭敬的請示道：「總座——以卑職所見，這個人也許並非意在本堡……」

鐵海棠不等他的話說完，遂即搖搖頭：「不不不……他的意志巳經很清楚，是針對我們來的。」

微微一頓，鐵氏偏向身側，那位倚爲股肱的四堂之首的「天」堂堂主「天馬行空」晏三多道：「三多，你看呢？」

晏堂主七十開外的年歲，長眉朗目，細鬚修髯，望之即知其卓然不羣——

聆聽之下，他微微一笑，一隻手輕捋着那一部飄然長髯，打着一口含有百粵口音的官話道：「總座所見甚是，屬下也是這個看法——此人竟在肇事之後，不思脫逃，反倒暴露身份，其用心實在耐人尋味，却又不像公然與本堡對敵模樣，這就更叫人費思不解了！」

鐵海棠冷冷一笑，道：「能够以內力擊敗厲先生的人，武林中尙前所未聞，只是此人貌相清奇，顯得十分陌生，以本座數十年之閱歷，竟然翻遍腦海，也想不出江湖武林中，有此一人。」

「唔！」晏三多搖搖頭，輕輕嘆道：「怪事……怪事，屬下也實在猜不出這人是什麼來路——」

鐵海棠目光轉向「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後者十分汗顏的窘笑了一下，搖搖頭。

歐陽不平在一旁冷哼了一聲道：「此人功力大悖傳統，怪異得很，以日間與屬下交手而論，屬下感覺出他練有一種異功，不知總座可有見地？」

鐵海棠點頭道：「你且說來。」

歐陽不平點點頭：「此人可以靜立不動，自身上放出一種潛力，其熱如焚，而又深具吸力，一經加之人身，受害者非但難以消受，簡直轉動俱難，此功足以消蝕對方元氣——以屬下想，厲前輩很可能就是敗於這怪異功力之下，屬下不敏，對此功力竟是前所未聞，尙請總座開釋，以解愚頑！」

鐵海棠先是驚得一驚，既而發出了一陣子呆，遂即點了一下頭，喃喃道：「是了——你等當知所謂『三火之功』……相火遊行於周身上下，內火延燒於五臟六腑，神火燒逝於夢虛幻境，斯爲『三昧』，此三火在我等武者，擇一而練，已難於有成，如得合一，即剛柔由心，發放由意！」

輕嘆一聲，他遂即又道：「陰有陰勁，陽有陽罡，二者相輔，無柔不硬，無硬不柔，加輔以三火，即與歐陽堂主所述那黃衣人所施之功力相彷彿——」

四堂堂主各自點頭，對於總令主這番精闢見地，十分欽佩——

「天馬行空」晏三多遂即點頭道：「總座這麼一說，屬下倒想起來……昔年似乎曾聽先師提起過，有一門奇異的功，乃是借助於自然的培練……」

「不錯！」鐵海棠冷冷一笑：「罡風暴體，水火同濟，即能成功……但是這類功力，非意志極堅，而又生具過人異稟者不堪承受……莫非此人……？」

「這就行了……」久不發言的秦漁忽然點頭道：「那黃衣人自承他一身功力拋離前人巢臼，全係得於自然，看來必如總座所說了。」

鐵海棠聆聽之下，半天不曾說話，那張冷峻的臉，看上去簡直更是傲骨的冷！

聽到這裏，一直敬陪末座，始終不曾說過一句話的那位「坤」堂堂主；「墨羽」吳琪，忽然發出了一聲喟然長嘆——

這聲嘆息顯然有感而發，因而聲驚四座，使得每人目光俱都不約而同向他集中。

吳琪苦笑的看向鐵海棠道：「方才歐陽兄這麼一說，倒使得屬下想起了那個寇英傑，顯然與眼前這個黃衣人的武功路數如出一轍，這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鐵海棠長眉微歛，看向身邊的沈傲霜道：「是麼？」

沈傲霜點點頭道：「確是這樣，如就這一門功力來說，他二人確是有相似之處，莫非他們是一路的？——總令主，莫非就任憑這人在堡外逗留不去麼？」

鐵海棠冷笑道：「我只是等着看他下一步意欲何爲，既然他久無行動，我倒要碰一碰他了。」

「龍虎枴」呼延雷巴不得他有此一說，當下抱拳道：「卑職之意，打算先派幾個精通水性的兄弟，就近觀查他的行動，再待機給以顏色！」

鐵海棠搖搖頭道：「這樣是沒有用的——我倒是有一個想法——」

冷冷一笑，他緩緩的道：「這個方法固然是過於小題大作，只是却可以給他嚐些厲害，如果湊巧的話，說不定還能把他一舉就殲，倒是不妨一試。」

「龍虎枴」呼延雷道：「總座莫非打算命『水戰令』全體出襲？」

「不不不……」鐵海棠慢吞吞的說道：「建築本堡之時，你還不在這裏，莫怪乎你不知道——」

「天馬行空」晏三多立時會意，「哦——」了一聲，說道：「總座說的是頂上的四門火炮？」

鐵海棠臉上頓時帶出了一片笑容：「不錯——這四門炮原是打算一旦官兵來襲，拿來對付他們用的，那裏想到多年來太平無事，只怕炮管都已生銹，今夜何妨拿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輩發發利市？」

各人臉上頓時現出一片驚喜！

「龍虎枴」呼延雷笑道：「總座這一妙想，實在太好了——卑職這就着手安排。」

說罷轉向身後四位漢子道：「封鎖令主聽令！」

四人中一個頭頂金盔的矮壯漢子，頓時跨前一步，抱拳道：「卑職在。」

呼延雷道：「頂樓火炮平日由你維護，性能如何？」

職掌「封鎖令」令主的這個黑矮漢子，叫齊飛猛，人稱「十刹閻羅」，此人生就火眼金睛，慣以夜間作戰，復精水性，由他職領總壇「封鎖」令主，實在是十分恰當。

當下他趨前一步，躬身道：「回總提調，四門大炮屬下常有審視，維護如新，十箱鉛丸都在庫房安置如故，隨時可以開火。」

鐵海棠一笑道：「很好，齊令主看看火炮射程，能否達到彼岸？」

「這個——？」齊飛猛前跨了幾步，站向窗前打量了一刻，吶吶道：「看來似乎略遠了些——！當日安裝操習時，用以試炮的靶子，都在江面正中……倒不曾打向對岸，射程能否到得了對岸，却是難說……」

呼延雷把手裏的「遠望鏡」交給他道：「你仔細看看，目標是射向對岸那個黃衣人。」

「十利閻羅」齊飛猛接過來，抽開細看了一下，——由於江面上罩有沉沉的一片水霧，天又是異常的黑，所幸有一那麼一點燈光，標明所在，否則將一無所見。他看了一會，收下遠望鏡，點頭道：「四門火炮中有一門威力特强者，只消調整一下炮位，定可命中。只是屬下只見燈光，却是不曾看見總提調所說的黃衣人。」

呼延雷接過遠望鏡親自看看，皺眉道：「起了霧了！——所幸還能看見那一點燈光。」

「天馬行空」晏三多嘿嘿一笑：「這可是他自尋死路，這點燈光正好標明了位置——」

這位「宇內二十四令」首堂堂主，一邊說一邊手捋着那部俊美修長的鬍子，神態極見從容！

「總座！」他轉過臉看向鐵海棠道：「怎麼樣，現在就開炮？」

鐵海棠五隻手指輪流的在椅子把柄上輕輕敲着，顯示他心裏正在想着什麼。

聆聽了晏三多話後，甚久他才冷冷笑道：「我只是在爲這個人那一身武功可惜，火炮威力至猛，一旦開火，焉能還會有他的命在？……這麼就似乎……」

然而這種「仁慈」的意念，只不過在腦子裏閃了一下，遂即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他那種一代梟雄殺之而後快的兇殘本性，當下略微猶豫，遂即點頭道：「好吧！」

目光一轉，盯在「封鎖令」令主「十刹閻羅」齊飛猛的身上：「齊令主，我知道你過去出身軍旅，而且任職火炮營『總旗』之官，可有此事？」

齊飛猛躬身道：「總座眞是無所不知，卑職却曾在『承天衞』當過差，確曾任過火炮營司炮總旗之職。」

「那好極了！」鐵海棠微微點頭道：「我對我手下的每一名親信都知悉得很清楚，正因爲如此，所以本座才任命你今日這個封鎖令令主之職，正是要借助你在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爲本幫効命！」

齊飛猛受寵若驚的道：「卑職謹愼任事，平素絕不敢絲毫怠忽職守，如有差遣，萬死不辭！」

「好！」鐵海棠目光遠眺對岸那一點星星之火：「我希望你能僅開一炮，而又一炮命中，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能做到麼？」

齊飛猛微微一怔，遂即躬身抱拳道：「卑職可以做到。」

「那好極了——」鐵海棠臉上帶起了兩道笑容：「你應該明白本座的心意，本座是有恐炮聲驚動了遠處駐軍，雖然我們如今實力已不足畏，但是畢竟還是不要過於招惹他們好。」

各人這才明白他何以要「只開一炮」的原因，俱不禁對於總令主的細心與顧慮週全心生欽佩！

鐵海棠臉上含着微笑，接下去道：「再說，我們正可借此機會，也瞻仰一下齊令主你還始終不曾顯露過的高技，我想你一定能克盡職守，不使大家失望！」

「十刹閻羅」齊飛猛雖是身任一令令主，只是由於這個職位在總壇來說，充其量只算得一個中下的位置，平常由於職務的關係，雖常可見到身膺總責的鐵氏，但是嚴格來說，自他就任令主之後，並沒有幾次機會，能像今夜這般與鐵氏對面互答，近承威柔。

那鐵海棠不愧爲黑道魁首，平素對手下絕不假以詞色，信賞必罰，是以才得使上萬子弟手下爲其忠勇効命！

齊飛猛只覺得這位總令主自有一種威儀，却能使自己等一千手下聽令驅馳，死而無憾！即以此刻而論，短短數言，却給他「咫尺天威」不勝鼓舞的激勵，當時只顧着連口稱是，再也不敢對當前的鐵氏再看一眼。

聽到這裏，一旁的「總提調」——「龍虎枴」呼延雷，遂即上前一步，朗聲道：「總座已有交待，必須不辱使命，齊令主你就領命去吧！」

「卑職遵命！」——

說起來堂堂一名總壇「封鎖令」令主，够神氣了吧！可是在今天這個情況下，在場的人，除了與他平行的另三名令主之外，幾乎每一個人都是他的上司，都够資格招呼他。

齊飛猛當下匆匆行禮離開，出得堡壘廳長長吁了一口氣，才得吐出心裏的緊張，遂即匆匆帶領幾名手下開庫拿取炮彈鉛丸，然後直奔頂樓負責開炮。

鐵海棠容得齊飛猛去後，目光轉向豹頭環眼的「總提調」呼延雷道：「齊令主雖說是曾任炮隊總旗，但是本座却担心他年久生疏，老實說是否能一炮命中，大有疑問，果眞一炮命中，自無話說，如果一炮不能命中，對方即已有了警覺，往下那怕再開上十炮八炮，也休想再能傷着對方分毫——」

「龍虎枴」呼延雷一驚道：「總座所慮極是——總座的意思是……？」

鐵海棠道：「你速令『游擊』、『水戰』二令備戰，如果一擊不中，那厮自此而去倒也罷了，如有侵犯本堡之意，當把他格殺於江面之上。」

呼延雷抱拳道：「屬下遵命，請總座放心，屬下絕不容那厮覦心得手。」

鐵海棠冷冷的道：「這人陸上功夫，只怕非你所能抵擋，我意若能乘其渡江中途，將他翻在水裏，情形將會大見不同——總之，絕不容許他踏近本壇，你這就速速安排去吧。」

「龍虎枴」呼延雷領命之後，速速帶領着「水戰」「游擊」二令主離開。

（未完）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